云楼

卷十 人物 邪臣

徐道人 著

目录

门子 1
净虚（张施主，金哥，守备之子，李衙内） 7
张如圭 11
封肃 14
焦大 16
王狗儿 20
霍启 24
戴权 25
王成 28
王熙凤 33
秋桐 139
张德辉 143
碧痕 145
秋纹 149
茜雪 157
柳家的 161
夏金桂 168
卍儿 175
王善保家的 177
邢岫烟 182
藕官 192
柳家的的哥哥与嫂子 197
柳湘莲 198

门子

人物：门子。
别称：无。
人物原型：姚广孝。
命名思路：
门，字形与“广”有相似之处。
子，“孝”字形含“子”字。
门子，官衙中侍候官员的差役。

姚广孝作为僧人，却是朱棣的第一谋臣，辅佐朱棣夺得皇位后，也不求高官，也不求金银，犹如侍候朱棣的差役。姚广孝去世后，朱棣封其为荣国公。

原文解析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按那石上书云：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街内有个仁清巷，巷内有个古庙，因地方窄狭，人皆呼作葫芦庙。

书中故事从苏州开始。门子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弥。隐面下的依据为：门子的原型为姚广孝，其为明成祖靖难之役的第一谋臣；姚广孝为南直隶苏州府常洲县人（今江苏省苏州市）[①]。

如今且说雨村，因补授了应天府，一下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乃是两家争买一婢，各不相让，以至殴伤人命。彼时雨村即传原告之人来审。那原告道：“被殴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不想是拐子拐来卖的。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银子，我家小爷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子，再接入门。这拐子便又悄悄的卖与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去找拿卖主，夺取丫头。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倚财仗势，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仆已皆逃走，无影无踪，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作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犯，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地之恩不尽！”

元至正十六年（1356 年），朱元璋将集庆路改置为应天府。至正二十四年（1364 年）即吴王位，王都应天府。明洪武元年（1368 年）八月称帝，仍以应天府为都城，称京师应天府，在今日南京市。建文四年（1402 年）七月十七日，朱棣在应天府登基即位，改元永乐。永乐十九年（1421 年）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南京成为留都。

“且说雨村，因补授了应天府”，隐面下的依据为：贾雨村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贾雨村“补授了应天府”的事件原型为朱棣在应天府（南京）登基成为永乐皇帝。

雨村听了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因发签差公人立

[①] zh.wikipedia.org/wiki/姚廣孝

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令他们实供藏在何处，一面再动海捕文书。正要发签时，只见案边立的一个门子，使眼色儿不令他发签。雨村心下甚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时退堂，至密室，侍从皆退去，只留门子服侍。这门子忙上来请安，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子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雨村听了，如雷震一惊，方想起往事。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弥，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欲投别庙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凉景况，因想这件生意倒还轻省热闹，遂趁年纪蓄了发，充了门子。雨村那里料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原来是故人。"又让坐了好谈。这门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贫贱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则此系私室，既欲长谈，岂有不坐之理？"这门子听说，方告了座，斜签着坐了。

海捕文书，官府通令各地衙门捕获逃犯的公文，犹如现在的通缉令，简称"海捕"。海，喻地域之广大。海捕，即在全国范围内追捕。

贾雨村对案件的初始态度为秉公办案，"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

葫芦庙在苏州。门子"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欲投别庙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凉景况"。门子本来是在苏州修行。隐面下的依据为：门子的原型为姚广孝；姚广孝是苏州人；苏州在元朝末年为张士诚占据，张士诚对当地文人才士礼敬有加；朱元璋在灭了张士诚后报复追随张士诚的苏州文人并征收很重的税赋；这样具备一身文才的姚广孝当然"无处安身"了；姚广孝有反当前朝廷之心，犹如"欲投别庙"。

贾雨村与门子与曾经在同一个胡芦庙居住。隐面下的依据为：贾雨村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门子的原型为姚广孝；胡芦庙的原型为明南京太庙，指代建文帝的庙堂，即建文朝廷；朱棣与姚广孝都是建文朝时的臣子；永乐迁都北京，明南京太庙随之迁往北京；姚广孝去世于永乐十六年（1418 年），朱棣去世与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洪熙元年（1425 年）明仁宗洪熙帝朱高炽特命将姚广孝配享明太宗庙庭，这样姚广孝与朱棣的牌位就同时供奉在明北京太庙中了。

门子"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弥"，但"蓄了发，充了门子"，从寺庙转到官衙中侍候官员。隐面下的依据为：门子的原型为姚广孝；姚广孝十四岁剃发为僧，建文年间密劝朱棣起事，辅佐朱棣打赢靖难之役，登上皇位；姚广孝的经历正是从寺庙转到官衙中侍候朱棣。

贾雨村对门子说"贫贱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则此系私室，既欲长谈，岂有不坐之理？"隐面下的依据为：贾雨村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门子的原型为姚广孝；洪武十五年（1382 年），高皇后驾崩，明太祖选高僧侍奉各亲王，为其诵经荐福，道衍被其朋友宗泐举荐，道衍在选拔的会场上与燕王朱棣相谈甚欢，请求入燕，朱棣同意，于是抵达北平；姚广孝是燕王朱棣的谋士，担任北平庆寿寺住持，时常出入王府，行迹非常秘密，经常与朱棣密语；姚广孝还在燕王宫道中训练部队，并在地下修建地穴，以厚墙环绕，周围养鸡鸭等动物，以掩盖地下的修建兵器活动的噪音[①]。

雨村因问方才何故有不令发签之意。这门子道："老爷既荣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能作得长远！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

[①] zh.wikipedia.org/wiki/姚廣孝

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方才所说的这薛家，老爷如何惹他！他这件官司并无难断之处，皆因都碍着情分面上，所以如此。”一面说，一面从顺袋中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递与雨村，看时，上面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谚俗口碑。其口碑排写得明白，下面所注的皆是自始祖官爵并房次。石头亦曾抄写了一张，今据石上所抄云：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甲戌侧批：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甲戌侧批：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住者十房，原籍现居八房。】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甲戌侧批：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后， 共十二房。都中二房，馀皆在籍。】

丰年好大雪，【甲夹批：隐“薛”字。】珍珠如土金如铁。【甲戌侧批：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分。】

雨村犹未看完，忽听传点，人报：“王老爷来拜。”雨村听说，忙具衣冠出去迎接。有顿饭工夫，方回来细问。这门子道：“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今告打死人之薛，就系丰年大雪之‘雪’也。也不单靠这三家，他的世交亲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雨村听如此说，便笑问门子道：“如你这样说来，却怎么了结此案？你大约也深知这凶犯躲的方向了？”

门子取出“护官符”并分析给贾雨村听，暗示了门子具有对四种势力的分析能力。隐面下的依据为：门子的原型为姚广孝；姚广孝是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役夺取皇位的第一谋臣。

阿房宫是一组始建于秦朝的宫殿，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 212 年），秦朝灭亡前后废弃，相传其被项羽纵火焚毁。史家的住所竟然比阿房宫还大，必然为皇家。唐代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又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护官符是什么含义呢？作书人通过比原文还长的脂批进行了详细暗示。护官符描述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贾家的最高代表为贾政与贾元春；史家的最高代表为史老太君贾母与史湘云；王家的最高代表为王夫人与王熙凤；薛家的最高代表为薛姨妈与薛宝钗。四句都含有“金”字。含有“白玉”二字的为贾家、王家。这两家的脂批都有“十二房”三字。另外两家史家与薛家都有“八房”两字。显然，贾家、王家是一组，史家、薛家是一组。

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祖籍都在金陵。这说明金陵是个发源地。王夫人的祖籍也是在金陵。阿房宫，是秦朝灭亡前后被废弃的秦朝宫殿。贾家，有白玉。王家，也有白玉，但要把白玉送给东海龙王。贾家，金作马。薛家，金如铁。四大家族的四句话都有“金”字。隐面下的依据为：史家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家；朱元璋建立大明，以南京为京师；王家的原型为朱棣迁都前的南京皇宫之家；贾家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迁都后的南北皇宫之家；薛家的原型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家；金，指后金；海，指大清；龙王，薛蟠表字文“龙”，原型为大清摄政“王”多尔袞；“金陵王”的原型为在明南京皇宫篡位登基的燕王朱棣；朱棣在南京登基后重用太监，太监祸国为大明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崇祯十七年（1644 年），大清摄政王多尔袞带领大清入京取代了大明；多尔袞入住明北京皇宫，就如“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让出皇帝的寝床龙床。王家的王子腾是金陵四大家族中最高级别的实权派官员，王子腾的原型为谁呢？

贾、王、薛、史，谐音“家亡血史”。隐面下的依据为：史老太君贾母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史家的原型为朱元璋家；贾府祖宗宁荣二公与王夫人的原型都为明成祖朱棣；王家的原型为朱棣迁都之前在南京的家；贾家的原型为朱棣迁都北京后的明南北皇宫；薛姨妈的

原型为后金开国大汗努尔哈赤；薛家的原型为努尔哈赤家；薛宝钗与史湘云的原型都为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八”子；后金时代的八位和硕贝勒曾代表“八”旗议政，因此脂批提“八房”；“家亡血史”指朱元璋建立大明，朱棣篡位迁都、努尔哈赤在万历帝在位后期建国后金攻打大明，皇太极改后金国号为大清继续攻打大明，最终大明被大清取代的“家亡血史”；这四位君主朱元璋与朱棣及努尔哈赤与皇太极为两对父子；贾母姓史，为“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后”太讽刺，因“龄”谐音清顺治帝福临的“临”，正是清顺治帝福临在北京登基成为了大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大明初期京师为金陵南京，国土巨大，当然犹如“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大明传十六帝，共计 276 年，加上南明四帝 18 年，共 294 年，正是“三百”年。清朝，从 1616 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称汗建金开始，到 1912 年宣统帝退位结束，历经十二帝，有 296 年的历史，竟然也是“三百”年。

门子笑道：“不瞒老爷说，不但这凶犯的方向我知道，一并这拐卖之人我也知道，死鬼买主也深知道。待我细说与老爷听：这个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个小乡绅之子，名唤冯渊，自幼父母早亡，又无兄弟，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产过日子。长到十八九岁上，酷爱男风，最厌女子。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见这拐子卖丫头，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头，立意买来作妾，立誓再不交结男子，也不再娶第二个了，所以三日后方过门。谁晓这拐子又偷卖与薛家，他意欲卷了两家的银子，再逃往他省。谁知又不曾走脱，两家拿住，打了个臭死，都不肯收银，只要领人。那薛家公子岂是让人的，便喝着手下人一打，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家去三日死了。这薛公子原是早已择定日子上京去的，头起身两日前，就偶然遇见这丫头，意欲买了就进京的，谁知闹出这事来。既打了冯公子，夺了丫头，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他的路。他这里自有兄弟奴仆在此料理，也并非为此些些小事值得他一逃走的。这且别说，老爷你当被卖之丫头是谁？”雨村笑道：“我如何得知？”门子冷笑道：“这人算来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小姐，名唤英莲的。”雨村罕然道：“原来就是他！闻得养至五岁被人拐去，却如今才来卖呢？”

乡绅，乡里中有学问、有道德或作过官的人。甚受乡里中人的尊重。

门子说冯渊是“小乡绅之子”，“最厌女子”，“看上了”贾雨村的“大恩人”甄士隐的女儿甄英莲，却被薛蟠打死。

门子道：“这一种拐子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十一二岁，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当日这英莲，我们天天哄他顽耍，虽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岁的光景，其模样虽然出脱得齐整好些，然大概相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认。况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痣，从胎里带来的，所以我却认得。偏生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问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万不敢说，只说拐子系他亲爹，因无钱偿债，故卖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了，只说：‘我不记得小时之事！’这可无疑了。那日冯公子相看了，兑了银子，拐子醉了，他自叹道：‘我今日罪孽可满了！’后又听见冯公子令三日之后过门，他又转有忧愁之态。我又不忍其形景，等拐子出去，又命内人去解释他：‘这冯公子必待好日期来接，可知必不以丫鬟相看。况他是个绝风流人品，家里颇过得，素习又最厌恶堂客，今竟破价买你，后事不言可知。只耐得三两日，何必忧闷！’他听如此说，方才略解忧闷，自为从此得所。谁料天下竟有这等不如意事，第二日，他偏又卖与薛家。若卖与第二个人还好，这薛公子的混名人称‘呆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而且使钱如土，遂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英莲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这冯公子空喜一场，一念未遂，反花了钱，送了命，岂不可叹！”

雨村听了，亦叹道：“这也是他们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这冯渊如何偏只看准了这英莲？这英莲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才得了个头路，且又是个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这

段事来。这薛家纵比冯家富贵，想其为人，自然姬妾众多，淫佚无度，未必及冯渊定情于一人者。这正是梦幻情缘，恰遇一对薄命儿女。且不要议论他，只目今这官司，如何剖断才好？”门子笑道：“老爷当年何其明决，今日何反成了个没主意的人了！小的闻得老爷补升此任，亦系贾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贾府之亲，老爷何不顺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王府。”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岂可因私而废法？是我实不能忍为者。”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子’。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

面对企图正常断案“实不能忍为”的贾雨村，门子的分析与劝说都条理清晰，具有煽动性，用“大丈夫相时而动”、“趋吉避凶者为君子”来鼓动贾雨村为攀上贾府而徇情枉法、胡乱判案。隐面下的依据为：门子的原型为姚广孝；朱元璋死后，建文帝朱允炆刚即位后就开始大范围的削藩行动；姚广孝于是密劝朱棣起事，朱棣说“民心都支持他们朝廷，我们能怎么办呢？”，姚广孝说“臣只知天道而已，何必讨论什么民心！”，于是朱棣渐渐下决心，并私下选派军官，勾结部队，并招募勇敢异能的人[①]。

雨村低了半日头，方说道：“依你怎么样？”门子道：“小人已想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在此：老爷明日坐堂，只管虚张声势，动文书发签拿人。原凶自然是拿不来的，原告固是定要将薛家族中及奴仆人等拿几个来拷问。小的在暗中调停，令他们报个暴病身亡，令族中及地方上共递一张保呈，老爷只说善能扶鸾请仙，堂上设下乩坛，令军民人等只管来看。老爷就说：‘乩仙批了，死者冯渊与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狭路既遇，原应了结。薛蟠今已得了无名之症，被冯魂追索已死。其祸皆因拐子某人而起，拐之人原系某乡某姓人氏，按法处治，余不略及’等语。小人暗中嘱托拐子，令其实招。众人见乩仙批语与拐子相符，余者自然也都不虚了。薛家有的是钱，老爷断一千也可，五百也可，与冯家作烧埋之费。那冯家也无甚要紧的人，不过为的是钱，见有了这个银子，想来也就无话了。老爷细想此计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或可压服口声。”二人计议，天色已晚，别无话说。

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果见冯家人口稀疏，不过赖此欲多得些烧埋之费，薛家仗势倚情，偏不相让，故致颠倒未决。雨村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也就无甚话说了。雨村断了此案，急忙作书信二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等语。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雨村又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业。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他才罢。

贾雨村本来要正常断案，结果由于门子的干涉并且给了他详详细细的断案指导，导致本来没有邪念也不具备能力的贾雨村不顾“被卖之丫头”还是自己的“大恩人”的女儿，“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隐面下的依据为：门子的原型为姚广孝；贾雨村的原型为燕王朱棣；正是姚广孝密劝燕王朱棣起事并为之谋划，最终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役夺取了亲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成为了永乐皇帝。

贾雨村经过门子指点意识到断案能为自己带来的利益后，并不表露出来，而是声称“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断案后，为了徇私枉法之事不被泄露，贾雨村将门子“远远的充发了”。从个人利益来说，门子是帮了贾雨村大忙的，贾雨村竟然过河拆桥，达到目的后，就把帮助过自己的人一脚踢开。

贾雨村断案之后，写信“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这暗示贾雨村准备未来从贾政

[①] zh.wikipedia.org/wiki/姚廣孝

与王子腾处获取利益。

冯渊，谐音“逢冤”。在关汉卿的杂剧《窦娥冤》中，窦娥唱到：

> 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著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贾雨村正是“怕硬欺软”、“顺水推船”、“不分好歹”、“错勘贤愚”。善者被打死，恶者却逍遥，有冤无处诉，正义无法伸张。被薛蟠白白打死的冯渊犹如窦娥，冤魂岂肯善罢甘休？

净虚（张施主，金哥，守备之子，李衙内）

人物：净虚。
人物关系：徒弟为智善、智能。
人物原型：姚广孝。
命名思路：

净，干净。姚广孝在其著作《道余录》中提到“净”字：“此妙真如性，本然清净，岂容外物之所污染？”在第五回中，《红楼梦曲》最后说“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虚，逃虚子。姚广孝号独庵老人、逃虚子。姚广孝在其著作《道余录》的序言中的落款为“永乐十年岁在壬辰冬十一月长至日逃虚子序”。

原文解析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周瑞家的因问智能儿：“你是什么时候来的？你师父那秃歪剌往那里去了？”智能儿道：“我们一早就来了，我师父见了太太，就往于老爷府内去了，叫我在这里等他呢。”周瑞家的又道：“十五的月例香供银子可曾得了没有？”智能儿摇头儿说：“我不知道。”惜春听了，便问周瑞家的：“如今各庙月例银子是谁管着？”周瑞家的道：“是余信管着。”惜春听了笑道：“这就是了。他师父一来，余信家的就赶上来，和他师父咕唧了半日，想是就为这事了。”

歪剌：牛角中的臭肉，指卑劣下贱的人，古时多用于妇女。如“难道你不听得？任凭这老乞婆臭歪剌骂我哩。[①]”

余：姓；我；剩下的；农历“四”月的别称；字形与“朱”相似。

信：不怀疑，认为可靠。

净虚为尼姑，周瑞家的无缘无故就骂净虚为“秃歪剌”。智能儿并不替师傅反驳，将余信称为“于老爷”，说净虚去“于老爷府内”了。周瑞家的说各庙月例银子“是余信管着”。贾惜春说余信家的与净虚“咕唧了半日”。隐面下的依据为：净虚的原型为僧人姚广孝；朱棣为朱元璋第“四”子；姚广孝辅佐朱棣造反篡位，当然是“秃歪剌”；姚广孝在北平担任庆寿寺住持时，时常出入燕王府，行迹非常秘密，经常与朱棣密语，两人当然会“咕唧了半日”[②]；姚广孝曾自称“秃厮”，他在一幅自画像上题诗说“这个秃厮，忒无仁，闻名垂千古，不值半文。惜自悟之晚也。[③]”

第一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即今秦氏之丧，族中诸人皆权在铁槛寺下榻，独有凤姐嫌不方便，因而早遣人来和馒头庵的姑子净虚说了，腾出两间房子来作下处。

原来这馒头庵就是水月庵，因他庙里做的馒头好，就起了这个浑号，离铁槛寺不远。当下和尚工

[①] 元代无名氏《货郎旦》第二折
[②] zh.wikipedia.org/wiki/姚廣孝
[③] 《姚广孝集》，第 2 页，商务印书馆 2016 年

课已完，奠过晚茶，贾珍便命贾蓉请凤姐歇息。凤姐见还有几个妯娌们陪着女亲，自己便辞了众人，带着宝玉、秦钟往水月庵来。原来秦业年迈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钟等待安灵罢了。那秦钟便只跟着凤姐、宝玉，一时到了水月庵，净虚带领智善、智能两个徒弟出来迎接，大家见过。凤姐等来至净室更衣净手毕，因见智能儿越发长高了，模样儿越发出息了，因说道："你们师徒怎么这些日子也不往我们那里去？"净虚道："可是这几天都没工夫，因胡老爷府里产了公子，太太送了十两银子来这里，叫请几位师父念三日《血盆经》，忙的没个空儿，就没来请奶奶的安。"

不言老尼陪着凤姐。

第二十九回中，贾珍说"第三本是《南柯梦》"，"贾母听了便不言语"。《南柯梦》指戏剧《南柯记》，明剧作家汤显祖作，讲述了淳于棼梦入蝼蚁之槐安国为南柯郡太守的故事。《南柯记》剧本第二十三出《念女》中提到了"血盆经"："到问契玄禅师，他说凡生产过多，定有触污地神天圣之处，可请一部血盆经去 ，叫他母子们长斋三年，总行忏悔，自然灾消福长，减病延年。"《血盆经》是《目连正教血盆经》的简称。这是一部伪经，并非佛教经典，为骗取钱财而伪托是佛祖所传。

净虚说"请几位师父念三日《血盆经》"，隐面下的依据为：净虚的原型为姚广孝；姚广孝为僧人，他做的事不是修行而是劝说并辅佐朱棣通过血流成河的靖难之役来夺取皇位；姚广孝就如念伪经的僧人，并非是真正的僧人。

净虚说 "胡老爷府里产了公子，太太送了十两银子"。太太，指王夫人。王夫人熟悉净虚与胡老爷，送十两银子给净虚，让其给胡老爷府里念《血盆经》。公子，"诸侯之子称公子。[①]"这位公子的出生为全书仅有的一次小孩出生事件，显然非同寻常。贾府没有孩子出生，胡老爷府里有男孩出生，这预示两府的实力此消彼长，未来胡老爷府的势力可能盖过贾府。

金荣母亲为胡氏，也姓胡。胡，胡人。胡人是中国古代对非中原的周边民族通称，通常是指中国北方以及西方（现今蒙古、黑龙江及新疆等地）的游牧民族，包括女真。

凤姐也略坐片时，便回至净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时众婆娘媳妇见无事，都陆续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过几个心腹常服侍小婢，老尼便趁机说道："我下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太，先请奶奶一个示下。"凤姐因问何事。老尼道："阿弥陀佛！只因当日我先在长安县内善才庵内出家的时节，那时有个施主姓张，是大财主。他有个女儿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庙里来进香，不想遇见了长安府府太爷的小舅子李衙内。那李衙内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发人来求亲，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守备的公子的聘定。张家若退亲，又怕守备不依，因此说已有了人家。谁知李公子执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儿。张家正无计策，两处为难。不想守备家听了此信，也不管青红皂白，便来作践辱骂，说一个女孩儿许几家，偏不许退定礼，就打官司告状起来。那张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来寻门路，赌气偏要退定礼。我想如今长安节度云老爷与府上最契，可以求太太与老爷说声，打发一封书去，求云老爷和那守备说声，不怕那守备不依。若是肯行，张家连倾家孝顺，也都情愿。"

净虚说的故事的大概为：张家女儿金哥与原任守备的公子相好，这时来了金哥不认识的李衙内，张家想要托关系退掉原任守备的公子的定礼，结交手握权势的李衙内，认为这样才能获取更大利益，否则拒绝李衙内合情合理合法，无需花钱托关系。"张家连倾家孝顺，也都情愿"更是说明张家的真实目的是要权要势要财。

[①] 《仪礼·丧服》

凤姐听了笑道：“这事倒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这样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也可以主张了。”凤姐听说笑道：“我也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净虚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叹道：“虽如此说，张家已知我来求府里，如今不管这事，张家不知道没工夫管这事，不希罕他的谢礼，倒像府里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的一般。”

净虚作为一个尼姑，却管俗事，很有谋略地用激将法让王熙凤帮张家去结交李家。隐面下的依据为：净虚的原型为姚广孝；姚广孝是僧人；姚广孝是朱棣靖难之役的第一谋臣；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永乐元年（1403 年），姚广孝收大太监郑和为菩萨戒弟子，法号福吉祥[①]。

凤姐听了这话，便发了兴头，说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老尼听说，喜不自禁，忙说：“有！有！这个不难。”凤姐又道：“我比不得他们扯篷拉纤的图银子。这三千银子，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作盘缠，使他赚几个辛苦钱，我一个钱也不要他的。便是三万两，我此刻也拿的出来。”老尼连忙答应，又说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开恩也罢了。”凤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处少了我？既应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结。”老尼道：“这点子事，别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么样，若是奶奶的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够奶奶一发挥的。只是俗语说的‘能者多劳’，太太因大小事见奶奶妥贴，越发都推给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体才是。”一路话奉承的凤姐越发受用，也不顾劳乏，更攀谈起来。

王熙凤要“三千银子”。太太，指王夫人。

凤姐想了一想：凡丧仪大事虽妥，还有一半点小事未曾安插，可以指此再住一日，岂不又在贾珍跟前送了满情；二则又可以完净虚那事；三则顺了宝玉的心，贾母听见，岂不欢喜？

凤姐便命悄悄将昨日老尼之事，说与来旺儿。来旺儿心中俱已明白，急忙进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贾琏所嘱，修书一封，连夜往长安县来，不过百里路程，两日工夫俱已妥协。那节度使名唤云光，久受贾府之情，这点小事，岂有不允之理，给了回书，旺儿回来。且不在话下。

却说凤姐等又过了一日，次日方别了老尼，着他三日后往府里去讨信。

第一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凤姐已是得了云光的回信，俱已妥协。老尼达知张家，果然那守备忍气吞声的受了前聘之物。谁知那张家父母如此爱势贪财，却养了个知义多情的女儿，闻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将一条麻绳悄悄的自缢了。那守备之子闻得金哥自缢，他也是个极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不负妻义。张李两家没趣，真是人财两空。这里凤姐却坐享了三千两，王夫人等连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也不消多记。

张施主是大财主，没说话。张家女儿金哥与无权无势原任守备的公子相好，这时来了金哥不认识的有权有势的李衙内，张家父母如此“爱势贪财”想要托关系退掉无权无势原任守备的公子的定礼，结交有权有势的李衙内。王熙凤在净虚的挑拨下，收三千银子，伪造文书，借贾琏的权力，让金哥死了，接着守备之子投河而死。“张李两家”中的李家为李衙内家。守备家没有点出姓氏。张家与守备家都死人了，李家没有死人。

[①] zh.wikipedia.org/wiki/鄭和

隐面下的依据为：张施主的原型为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张母的原型为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金哥的原型为后金开国大汗努尔哈赤；原任守备的公子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净虚的原型为姚广孝；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时大太监魏忠贤；万历十年（1582 年）张居正病逝，之后万历帝下令籍其家，共查抄张家在京庄房值价一万六百七十两，原住宅内抄没金二千四百余两，银十万七千七百余两，金器三千七百一十余两，金首饰九百余两，银器五千二百余两，银首饰一万余两，玉带一十六条[①]，确实是“大财主”；万历帝朱翊钧年幼的万历前十年，主要大权均掌握在张居正手中，当然“爱势”；万历帝朱翊钧亲政后，为了增加内库的内帑和税收，向各地征收矿税银，与农民争夺利益，当然是“贪财”，后又征收辽饷，这埋下农民起义的肇因，之后催生了李自成这样的农民军领袖，李衙内与李自成皆姓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万历年间，努尔哈赤虽然崛起，但其势力还较小，犹如万历帝朱翊钧的“女儿”“金哥”；天启六年正月（1626 年）明朝和后金进行宁远之战，袁崇焕打败努尔哈赤，明军取得胜利，后金军战败，这也是首次明军打败后金军，此时大明的皇帝为天启帝朱由校，当然为“守备之子”；天启六年（1626 年）八月，后金开国大汗努尔哈赤在宁远之败后病逝，犹如“金哥”“自缢”；一年后，天启七年（1627 年）八月，天启帝朱由校因在西苑与魏忠贤泛舟落水，被救后病重而去世，犹如“守备之子”“投河而死”；天启年间，魏忠贤篡权当政时期，大明打败了后金，清太祖努尔哈赤病死，天启帝朱由校落水而死，犹如王熙凤篡权之时“金哥”与“守备之子”先后自尽；魏忠贤大规模搜捕杀害东林党人，各地官吏阿谀奉承，朝中正人被驱逐，导致朝廷极度败坏，到崇祯帝朱由检继位后，明廷无法积累足够多的文武人才，无法给出解决内忧外患有效对策，终至覆亡；魏忠贤祸国，犹如王熙凤因害死人命而祸害贾府；大明被李自成直接覆亡，犹如张家父母“爱势贪财”要结交李衙内而带来恶果。

>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
> 鸳鸯笑道：“好没脸，吃我们的东西。”凤姐儿笑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琏二爷爱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做小老婆呢。”

王熙凤说自己的丈夫贾琏爱上了金鸳鸯。这呼应了第一十六回中守备之子与金哥的关系。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与原任守备的公子的原型都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金鸳鸯与金哥的原型都为后金开国大汗努尔哈赤。

[①] zh.wikipedia.org/wiki/張居正

张如圭

人物：张如圭。
别称：无。
人物关系：同僚为贾雨村。
人物原型：张信。
命名思路：

张，张信之姓。

如，像、去、依照。

圭，《说文解字》：“圭，瑞玉也，上圜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

张如圭，谐音“璋如圭”。《诗经·大雅·板》：“天之牖民，如埙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携。”璋与圭都是古代贵重的玉制礼器。“如璋如圭”，像璋和圭一样，比喻人的品质高尚或仪表轩昂。

张如圭，谐音“张如鬼”，含贬义，脂批点出此谐音。

张如圭，由张信之名而来，因朱棣登基后封张信为隆平侯，而“侯执信圭”。

原文解析

第二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原来，雨村因那年士隐赠银之后，他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期，不料他十分得意，已会了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府知府。虽才干优长，未免有些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员皆侧目而视。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寻了个空隙，作成一本，参他“生情狡猾，擅纂礼仪，且沽清正之名，而暗结虎狼之属，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语。龙颜大怒，即批革职。

隐面下的依据为：贾雨村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贾雨村入都后升了本府知府的事件原型为，洪武十三年（1380 年）燕王朱棣就藩北平府；贾雨村被人控告而被皇帝批准革职的事件原型为，建文元年（1399 年）六月齐泰将燕使邓庸下狱审讯，得到燕王将举兵造反的证据，于是发兵逮捕燕王府的官员，并密敕张信逮捕燕王朱棣[①]；张信当时掌北平都指挥使司，为燕王旧部。

那日，偶又游至淮扬地面，因闻得今岁盐政点的是林如海。

明初置淮安府、扬州府，管辖范围相当于今天江苏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今天地理意义上的“淮扬”大体等同于明清时期的“淮扬”，以淮安、扬州为主，兼及泰州、盐城、南通以及镇江、南京部分地区。

[①] zh.wikipedia.org/wiki/張信_(鄖國公)

方欲走时，又听得后面有人叫道：“雨村兄，恭喜了！特来报个喜信的。”

张如圭对贾雨村说的话，书中仅记载了一句，特别点出为“喜信”。隐面下，张如圭“特来报个喜信”，点出“张”“信”二字。

第三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却说雨村忙回头看时，不是别人，乃是当日同僚一案参革的号张如圭【甲戌侧批：盖言如鬼如蜮也，亦非正人正言。】者。他本系此地人，革后家居，今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之信，他便四下里寻情找门路，忽遇见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见了礼，张如圭便将此信告诉雨村，雨村自是欢喜，忙忙的叙了两句，遂作别各自回家。冷子兴听得此言，便忙献计，令雨村央烦林如海，转向都中去央烦贾政。雨村领其意，作别回至馆中，忙寻邸报看真确了。次日，面谋之如海。

张如圭“系此地人，革后家居”。即张如圭是淮扬人，并且曾经为官，现已被朝廷革职。张如圭“忽遇见雨村，故忙道喜”，“见了礼”后“将此信告诉雨村”，这说明张如圭与贾雨村之间非常亲切，而且张如圭极为支持贾雨村。张如圭是“当日同僚一案参革”，即张如圭是贾雨村在官场的同僚，一同工作过。贾雨村由于遇到张如圭得到“都中奏准起复旧员之信”，才有“金陵城起复贾雨村”之事。因此，张如圭对于贾雨村是一个很重要之人。由于张如圭的消息，贾雨村才有了机会重返官场，命运获得转机。贾雨村有了这个机会，又经过冷子兴、林如海、贾政三层关系的协助，才真正得到“起复”的机会。贾雨村见到了“圭”，可这“圭”又不是现实中的物体，全书“圭”字仅此处出现了两次。

隐面下的依据为：贾雨村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张如圭的原型为张信，其为河南行省凤阳府临淮县（今安徽省凤阳县）人；建文帝朱允炆登基后，为了提防燕王谋反，于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谢贵、张信为北平都指挥使，随后又命都督宋忠屯兵驻开平，并调走北平原属燕王管辖的军队；燕王朱棣在建文元年（1399 年）孙子明宣宗朱瞻基诞生（二月九日）前夕做了一个梦，梦见明太祖元璋授予他大圭，并要求他“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建文元年（1399 年），朱棣装病，使建文帝把作为人质的朱棣三子朱高炽、朱高煦、朱高燧回燕藩；之后由于属下被朝廷处死，遂装疯，但因王府长史葛诚告知朝廷，装疯被发觉；六月，燕王遣使入金陵奏事，使者被齐泰等审讯，被迫供出燕王的异状，于是朝廷下密旨，令张昺、谢贵逮捕燕王府的官属，张信逮捕燕王本人；张信为燕王旧部，张信经过考虑，将此事告知朱棣，于是朱棣和僧人姚道衍等进行举兵的谋划，令张玉、朱能将八百勇士带入府中潜伏，以待变故 [①]；随后朱棣夺据北平，历时三年的“靖难之役”爆发；张信的通风报信对于朱棣极其重要，没有张信的消息，朱棣很可能就被逮捕了，有了张信的消息，朱棣才谋反发动靖难之役，而后夺得大位；朱棣见到张信，就如贾雨村见到张如圭，确实是看到“圭”了；“成祖德信甚，呼为‘恩张’”[②]，张信对于朱棣来说，正是品质高尚“如璋如圭”。

“张如圭”三字旁有脂批“盖言如鬼如蜮也，亦非正人正言”。《诗・小雅・何人斯》中有“为鬼为蜮，则不可得”之句。鬼蜮，比喻阴险狠毒在暗地里害人的人。“如鬼如蜮”很奇怪，因为张如圭看上去并没有“如鬼如蜮”。隐面下，张信对明廷阳奉阴违，确实“非正人”；“亦非正人正言”中的“人”“言”二字组成“信”字；张信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不是逮捕朱棣而是帮助朱棣，而朱棣是大明覆亡的根本原因所在，从这个意义上张信确实“如鬼如

[①] zh.wikipedia.org/wiki/明成祖
[②] 《明史》卷一四六

蜮”。

“蜮”同音“玉”。蜮，《说文解字》：“短狐也。似鼈，三足，以气躾害人。从虫或聲。”在第七十八回中，贾宝玉杜撰芙蓉诔说“呜呼！固鬼蜮之为灾，岂神灵而亦妒。”

另，建文帝次子朱文圭在朱棣靖难之役成功进入南京时只有两岁，之后便被明成祖禁锢于中都凤阳广安宫。另，朱棣曾封靖难之役将领陈圭为泰宁侯。另，万历初首辅张居正幼名张白圭。

封肃

人物：封肃。
别称：无。
人物关系：女儿封氏，女婿甄士隐。
人物原型：李景隆。
命名思路：

封肃，取自北魏时期的封肃之名。北魏时期的封肃是京兆王西征时的军事高官，西征回来后卸掉官位。《魏书·卷八十五·列传文苑第七十三》记载：“封肃，字元邕，勃海人，尚书回之兄子也。早有文思，博涉经史，太傅崔光见而赏焉。位太学博士，修起居注，兼廷尉监。为还园赋，其辞甚美。正光中，京兆王西征，引为大行台郎中，委以书记。还，除尚书左中兵郎中，卒。肃性恭俭，不妄交游，唯与崔励、励从兄鸿尤相亲善。所制文章多亡失，存者十馀卷。”

封肃，谐音“封树”。《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

隐面下，封肃的原型为朱元璋外甥李文忠之子李景隆；李景隆袭父爵封曹国公，是建文帝朱允炆派出的北伐中央军的大将；建文二年（1400 年）李景隆大败于朱棣后还京，被要求处死，建文帝不听，最终李景隆降于朱棣；李属木，李景隆无军事才能却被建文帝封为大将，犹如树被秦始皇封为五大夫。

原文解析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士隐只得将田庄都折变了，便携了妻子与两个丫鬟投他岳丈家去。他岳丈名唤封肃，本贯大如州人氏，虽是务农，家中都还殷实。今见女婿这等狼狈而来，心中便有些不乐。幸而士隐还有折变田地的银子未曾用完，拿出来托他随分就价薄置些须房地，为后日衣食之计。那封肃便半哄半赚，些须与他些薄田朽屋。士隐乃读书之人，不惯生理稼穑等事，勉强支持了一二年，越觉穷了下去。封肃每见面时，便说些现成话，且人前人后又怨他们不善过活，只一味好吃懒作等语。士隐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再兼上年惊唬，急忿怨痛，已有积伤，暮年之人，贫病交攻，竟渐渐的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在甄士隐家被火烧之时，封肃对于自己的女婿女儿的态度是“半哄半赚”与埋怨，而不是倾力支持他们东山再起。甄士隐的态度是“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隐面下的依据为：甄士隐的原型为建文帝朱允炆；封肃的原型为李景隆；李景隆夸夸其谈，却被建文帝朱允炆拜为大将军，统领几十万大军北伐朱棣，大败；建文帝朱允炆用人失误，导致在靖难之役中攻守形势逆转，当然是“心中未免悔恨”。

李景隆小名九江，朱元璋外甥李文忠之子，袭父爵封曹国公。朱棣对李景隆评价为：“李九江，豢养之子，寡谋而骄矜，色厉而中馁，忌刻而自用，况未尝习兵，见战阵而辄以五十

万付之，是自坑之矣”，“李九江志大而无谋，喜专而违众，……数子皆匹夫，徒恃其众耳。[①]”

幸而身边还有两个旧日的丫鬟伏侍，主仆三人，日夜作些针线发卖，帮着父亲用度。那封肃虽然日日抱怨，也无可奈何了。

至晚间，正待歇息之时，忽听一片声打的门响，许多人乱嚷，说：“本府太爷差人来传人问话。”封肃听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祸事。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却说封肃因听见公差传唤，忙出来陪笑启问。那些人只嚷：“快请出甄爷来！”封肃忙陪笑道：“小人姓封，并不姓甄。只有当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问他？”那些公人道：“我们也不知什么‘真’‘假’，因奉太爷之命来问。他既是你女婿，便带了你去亲见太爷面禀，省得乱跑。”说着，不容封肃多言，大家推拥他去了。封家人个个都惊慌，不知何兆。

贾雨村要找甄士隐没找到，却与封肃见面了。隐面下的依据为：贾雨村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甄士隐的原型为建文帝朱允炆；封肃的原型为李景隆；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攻入南京皇宫时，李景隆变节投降，开金川门迎降朱棣，因此朱棣先见到的是李景隆；朱棣攻入南京后，建文帝朱允炆放火后下落不明；朱棣没有找到建文帝朱允炆，犹如贾雨村没有找到甄士隐。

那天约二更时，只见封肃方回来，欢天喜地。众人忙问端的。他乃说道：“原来本府新升的太爷姓贾名化，本贯胡州人氏，曾与女婿旧日相交。方才在咱门前过去，因见娇杏那丫头买线，所以他只当女婿移住于此。我一一将原故回明，那太爷倒伤感叹息了一回，又问外孙女儿，我说看灯丢了。太爷说：‘不妨，我自使番役，务必探访回来。’说了一回话，临走倒送了我二两银子。”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心中伤感。一宿无话。

贾雨村，即贾化，谐音“假话”。贾雨村说“我自使番役，务必探访回来”，实际上书中并无此事，贾雨村应未落实。后文门子告知贾雨村甄英莲的下落，贾雨村也无动于衷。

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答谢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书与封肃，转托问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封肃喜的屁滚尿流，巴不得去奉承，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成了，乘夜只用一乘小轿，便把娇杏送进去了。雨村欢喜，自不必说，乃封百金赠封肃，外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令其好生养赡，以待寻访女儿下落。封肃回家无话。

封肃“在女儿前一力撺掇成了”还得到了贾雨村的“百金”封赠。这暗示贾雨村娶娇杏并非基于二人的感情，而是有内应，有贿赂。隐面下的依据为：贾雨村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封肃的原型为李景隆，朱棣的燕军于建文四年（1402 年）六月抵达金陵后，先是徐增寿（徐达子，徐辉祖弟）作内应被朱允炆亲自诛杀，后是守卫金川门（位于南京城西北面）的朱橚和李景隆望见朱棣麾盖，开门迎降，是为金川门之变；朱棣即位后，封李景隆为奉天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增岁禄千石[②]。永乐二年（1404 年），李景隆被削爵圈禁，永乐末年去世。

[①] 《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之四上》
[②] zh.wikipedia.org/wiki/李景隆

焦大

人物：焦大。
人物原型：大太监郑和。
命名思路：

焦，同燋，说文解字注为“火所伤也”。《周礼》曰：“以明火爇燋也。”焦，与明火有关系。大明五行属火。焦伯为焦姓的得姓始祖。焦姓是由于家族对当时的皇帝（周武王）有功而得姓焦，这点与明成祖朱棣对马和赐姓“郑”并授职的方式表达他对有功之臣封赏与恩宠类似。

大，“太”字少一点；从“和”字中取出来的字形。“太”监郑和年龄“大”，功劳“大”。

焦大，谐音“骄大”，骄傲自大之意，符合焦大性格。

原文解析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吃毕晚饭，因天黑了，尤氏说：“先派两个小子送了这秦相公家去。”媳妇们传出去半日，秦钟告辞起身。尤氏问：“派了谁送去？”媳妇们回说：“外头派了焦大，谁知焦大醉了，又骂呢。”尤氏、秦氏都说道：“偏又派他作什么！放着这些小子们，那一个派不得？偏要惹他去。”凤姐道：“我成日家说你太软弱了，纵的家里人这样还了得了。”尤氏叹道：“你难道不知这焦大的？连老爷都不理他的，你珍大哥哥也不理他。只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来给主子吃。两日没得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不过仗着这些功劳情分，有祖宗时都另眼相待，如今谁肯难为他去。他自己又老了，又不顾体面，一味吃酒，吃醉了，无人不骂。我常说给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全当一个死的就完了。今儿又派了他。”凤姐道：“我何曾不知这焦大。倒是你们没主意，有这样的，何不打发他远远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说着，因问：“我们的车可齐备了？”地下众人都应道：“伺候齐了。”

秦可卿对焦大的态度是尊重的，是知道焦大的功劳的，说“偏又派他作什么”、“偏要惹他去”。隐面下的依据为：秦可卿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焦大的原型为朱棣的大太监郑和；朱棣派郑和六下西洋；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派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正是“又派他”。

尤氏说焦大“只因他从小儿跟着太爷们出过三四回兵，从死人堆里把太爷背了出来，得了命”。隐面下的依据为：太爷们指宁国公与荣国公；宁国公与荣国公的原型都为明成祖朱棣；焦大的原型为马和；马和出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 年），洪武十三年（1381 年）冬，大明军队进攻云南，马和仅十岁，被明军副统帅蓝玉掠走至南京，接受了宫刑而成为太监之后，服侍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马和在河北郑州（今河北任丘北）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 年），明成祖朱棣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和郑姓，以纪念战功，史称“郑和”[①]。

尤氏说焦大“他自己喝马溺”，点出马和的“马”字。这个马姓，源自阿拉伯语 Mahmud

[①] zh.wikipedia.org/wiki/鄭和

的汉化写法“马哈茂德”。

凤姐起身告辞，和宝玉携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厅，只见灯烛辉煌，众小厮在丹墀侍立。那焦大又恃贾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怎样他，更可以任意洒落洒落。因趁着酒兴，先骂大总管赖二，说他不公道，欺软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别人，象这等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我。没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想，焦大太爷跷跷脚，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把子的杂种王八羔子们！”

正骂的兴头上，贾蓉送凤姐的车出去，众人喝他不听，贾蓉忍不得，便骂了他两句，使人捆起来，“等明日酒醒了，问他还寻死不寻死了！”那焦大那里把贾蓉放在眼里，反大叫起来，赶着贾蓉叫：“蓉哥儿，你别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儿。别说你这样儿的，就是你爹，你爷爷，也不敢和焦大挺腰子！不是焦大一个人，你们就做官儿，享荣华，受富贵？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到如今了，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凤姐在车上说与贾蓉道：“以后还不早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倘或亲友知道了，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贾蓉答应“是”。

焦大骂宁国府大总管赖二是“没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接着又骂赖二是“杂种王八羔子”。然后还骂“这些畜牲”“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王八”一词仅这里出现一次，此后出现的都是“忘八”。

焦大说“焦大太爷跷跷脚，比你的头还高呢。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别说你们这一起杂种王八羔子们！”焦大称自己为太爷，将自己提到与宁荣国公同辈分的位置。隐面下的依据为：焦大的原型为郑和；郑和为内官监太监，官至一品；永乐二十年（1422 年），这一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国；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要到宣德五年了，并于返航中去世；从永乐元年到永乐二十年，太监郑和是受朱棣重用信赖的高官，当然 “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

焦大骂贾蓉“别说你们这一起杂种王八羔子们！”。在第四十八回中，平儿骂贾雨村是“半路途中那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两处皆提到“杂种”。隐面下的依据为：贾雨村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据某些史料，朱棣的生母并非马皇后；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在大明覆亡国难之际，朱由崧即位后，却下令在南京四处搜寻淑女入宫，搜刮数十万两银子用于个人享受，还因“梨园殊少佳者”而闷闷不乐，确实当得起“杂种王八羔子”这个称号。

宁国府的焦大骂贾蓉说“你祖宗九死一生挣下这家业”，表面上指宁国公以武功起家。隐面下的依据为：焦大的原型为大太监郑和；贾蓉的原型为南明第一位皇帝弘光帝朱由崧；朱由崧在南京登基；贾蓉的“祖宗”为宁国公，宁国公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朱棣发动历时三年的靖难之役推翻建文帝朱允炆而在南京登基。

建文元年（1399 年）七月，燕王朱棣起兵发动靖南之役。建文二年（1400 年）十二月廿五，燕军至东昌；朱棣仍然亲自率军冲锋，盛庸开阵将朱棣诱入，然后合围，张玉被中央军包围战死；次日，燕军再次战败，遂北还。建文四年（1402 年）四月廿二，燕军与中央军战于齐眉山（灵壁县西南三十里），中央军大胜，次日燕军众将要求北返，朱棣不同意，说“欲渡河者左，不欲者右”，大部分人站于左侧，朱棣怒，朱能这时强力支持朱棣，表示“汉高祖十战九不胜，卒有天下”，坚定了燕军坚持的决心。建文四年（1402 年）七月十七日，

朱棣登基即位，改元永乐，时年四十二岁，是为明成祖。[①]

焦大说“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为醉后之语，本来应为“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隐面下的依据为：焦大的原型为大太监郑和；红，即朱，朱明；白，即雪之色，象征东北的后金大清；崇祯十七年（1644 年）大明覆亡，被大清取代，即如从红变为白；大明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太监祸国。

> 众小厮见他太撒野了，只得上来几个，揪翻捆倒，拖往马圈里去。焦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众小厮听他说出这些没天日的话来，唬的魂飞魄散，也不顾别的了，便把他捆起来，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他一嘴。
>
> 凤姐和贾蓉等也遥遥的闻得，便都装没听见。宝玉在车上见这般醉闹，倒也有趣，因问凤姐道：“姐姐，你听他说‘爬灰的爬灰’，什么是‘爬灰’？”凤姐听了，连忙立眉嗔目断喝道：“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混唚。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细捶你不捶你！”唬的宝玉忙央告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

焦大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太爷”指宁国公。隐面下的依据为：焦大的原型为朱棣的大太监郑和；宁国公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朱棣曾经的庙号为“太宗”。

爬灰，专指公公和儿媳之间发生性关系的乱伦。“翁私其媳，俗称扒灰。鲜知其义。按昔有神庙，香火特盛，锡箔镪焚炉中，灰积日多，淘出其锡，市得厚利。庙邻知之，扒取其灰，盗淘其锡以为常。扒灰，偷锡也。锡、媳同音，以为隐语。[②]”

小叔子，方言，亲戚间称谓的一种，指丈夫的弟弟。公公和儿媳之间发生关系生下的孽种是儿媳丈夫的弟弟。但“养小叔子”并不是指此，因为这是一个包含怀胎十月的漫长的过程。“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这两者并列，说明“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也是指男女关系，“爬灰的爬灰”指男的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指女的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养”，养汉，即妇女与情夫私通。

焦大在说“哭太爷”之后紧接着“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骂贾珍“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贾蓉的父亲为贾珍，贾蓉的妻子为秦可卿，贾蓉的（非亲）弟弟为贾蔷；贾珍是秦可卿的公公，秦可卿是贾珍的儿媳。“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只能是骂贾珍爬灰秦可卿，秦可卿养小叔子贾蔷。

贾珍给秦可卿举办奢华的葬礼，这暗示贾珍作为公公扒灰了儿媳秦可卿。在第五回中，秦可卿让贾宝玉在她的房间里睡觉，贾宝玉在梦中与秦可卿“未免有儿女之事”，且秦可卿的判词为“情既相逢必主淫”。这两处都暗示秦可卿存在与贾蔷私通的可能。

焦大的“爬灰”表面上是骂贾珍，实际上将秦可卿一并骂了，因贾珍“爬灰”的只可能是秦可卿，贾珍的家庭中只可能儿媳妇秦可卿“养小叔子”贾蔷。贾宝玉在梦中与秦可卿云

[①] zh.wikipedia.org/wiki/明成祖
[②] 《吴下谚联》第 5 页

雨以及问什么是爬灰都暗示贾宝玉与秦可卿之间存在某种关联。隐面下的依据为：秦可卿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朱棣夺取了侄儿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就犹如“爬灰”；朱棣篡位成功后重刻明传国宝玺，贾宝玉的原型正是这块宝玺；秦可卿与贾宝玉在贾宝玉的梦中云雨，正如秦可卿“养汉”贾宝玉；郑和作为朱棣的太监，参与了朱棣从发动靖难之役，到朱棣篡位成功，到朱棣于永乐二十二年去世的全过程，也有资格评价朱棣。

众小厮“用土和马粪满满的填了”焦大一嘴。用土了，为何还要用肮脏的马粪呢？不合逻辑。用意何在？原来是为了点出“和马”二字。隐面下的依据为：焦大的原型为大太监郑和；郑和原名马和；“和马”倒过来看就是“马和”。

贾宝玉问“什么是‘爬灰’”，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正是朱棣篡夺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后重刻的明传国宝玺；这块明传国宝玺正是朱棣“爬灰”的结果。

>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
> 探春早已拭去泪痕，忙说道：“又好好的添什么，谁又是二十四个月养下来的？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马背着主子逃出命来过的人不成？…… ”

贾探春提到焦大。隐面下的依据为：焦大的原型为大太监郑和；贾探春的原型为景泰帝朱祁钰；朱祁钰出生几年后郑和去世。

王狗儿

人物：王狗儿。
别称：狗儿。
人物关系：父亲为王成，岳母为刘姥姥，妻子为刘氏，儿子为板儿，女儿为青儿。
人物原型：松花江的建州女真人太监王彦。王彦原名王狗儿。
命名思路：

王狗儿，与原型的原名完全一样。王狗儿，大明永乐时太监，明成祖朱棣赐名王彦。

原文解析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秦氏便分咐小丫鬟们，好生在廊檐下看着猫儿狗儿打架。那宝玉刚合上眼，便惚惚的睡去，犹似秦氏在前，遂悠悠荡荡，随了秦氏，至一所在。

狗儿，首次是以动物之名出场，是秦可卿住所养的狗。第三十七回中，王夫人把衣服给了袭人，秋纹说是给了“屋里的狗”。隐面下的依据为：袭人与王狗儿的儿子王板儿的原型都为清摄政王多尔衮；王狗儿之子王板儿当然也为“狗”。

却说秦氏正在房外嘱咐小丫头们好生看着猫儿狗儿打架，忽听宝玉在梦中唤他的小名，因纳闷道：“我的小名这里从没人知道的，他如何知道，在梦里叫出来？”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正寻思从那一件事自那一个人写起方妙，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倒还是头绪。

王狗儿的家，“小小一个人家”，在贾府“千里之外”，主人是王狗儿。贾府为大家，为全书故事情节的主要场所。这个千里之外的小家也是刘姥姥的家。隐面下的依据为：荣国府的原型为大明北京皇宫；“与荣府略有些瓜葛”的“小小一个人家”代表是大明远离中央朝廷的辽东地方权力机构。

方才所说的这小小之家，乃本地人氏，姓王，祖上曾作过小小的一个京官，昔年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认作侄儿。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与王夫人随在京中的，知有此一门连宗之族，余者皆不认识。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个儿子，名唤王成，因家业萧条，仍搬出城外原乡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儿。狗儿亦生一子，小名板儿，嫡妻刘氏，又生一女，名唤青儿。一家四口，仍以务农为业，因狗儿白日间又作些生计，刘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妹两个无人看管，狗儿遂将岳母刘姥姥接来一处过活。

王狗儿的小京官祖父与父亲为王成皆故。王狗儿一家四口与刘姥姥住在一起。王狗儿祖父连宗王夫人之父作侄儿，只有王夫人与其大兄知道。隐面下的依据为：王夫人之父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王夫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王狗儿的原型为王彦；王狗儿为燕王朱棣侍

从太监，后来跟随朱棣靖难立功，明成祖朱棣赐名王彦；王彦在朱棣登基后被派往辽东做镇守太监，镇守辽东三十年；王彦在被派往辽东做镇守太监之前，是女真人太监刘顺镇守辽东，这犹如王狗儿有一个刘姓长辈；王彦的父亲萨理蛮率部属归附明太祖朱元璋，犹如王狗儿祖父连宗王夫人之父；王狗儿的小京官祖父的原型为李英；李英为李成梁之祖，朝鲜人，朱元璋洪武时期归附明廷为官，至朱棣永乐时期升为都指挥佥事；这就犹如朝鲜人李英“贪势利”“连宗”朱元璋“作侄儿”守边疆，且朱棣也知道；王成的原型为明朝后期将领李成梁；李成梁前后两次任辽东总兵，第一次是二十二年，第二次是八年，一共三十年时间，期间组织辽东铁骑，先后十次奏大捷，晚年因位望益隆，贵极而骄，奢侈无度，万历三十六年被劾罢，万历四十三年卒，年九十岁；李成梁在万历初期在辽东开疆拓土，增加百姓达“六万四千余户”，但到了万历三十四年，李成梁认为难以守住辽东，“尽徙居民于内地。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之，死者狼籍”；这就如王成“家业萧条，仍搬出城外原乡中住去了”；李成梁去世于万历四十三年（ 1615 年），此年“兵部以建州、海西夷人进贡上闻”，这次建州朝贡仅十五人，未提及“奴儿哈赤”，次年万历四十四年（ 1616 年），努尔哈赤建国后金，与大明为敌；刘姥姥的原型为女真人清太祖努尔哈赤；李成梁去世后，努尔哈赤正式建国占据辽东，这就犹如在王成去世后出谋划策并付诸行动挣回银子的刘姥姥事实上成了王狗儿家的建功立业者；刘姥姥女儿刘氏的原型为后金第二位大汗皇太极；刘，繁体为“劉”，拆字为“卯金刀”，努尔哈赤建国后金，皇太极继承后金汗位，后金正如一把砍向大明的金刀；刘氏的女儿青儿的原型为大清第一位皇帝皇太极，因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青”同音“清”；刘氏的儿子板儿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皇太极是多尔衮的哥哥，因此“青板姊妹”中后出生的青儿排在板儿之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这三位后金大清的君主正是攻打大明至内部矛盾爆发而覆亡并最终以大清取代大明之人；王狗儿的家庭成员的构成，象征大明辽东掌权者的构成。

因这年秋尽冬初，天气冷将上来，家中冬事未办，狗儿未免心中烦虑，吃了几杯闷酒，在家闲寻气恼，刘氏也不敢顶撞。因此刘姥姥看不过，乃劝道：“姑爷，你别嗔着我多嘴。咱们村庄人，那一个不是老老诚诚的，守多大碗儿吃多大的饭。你皆因年小的时候，托着你那老的福，吃喝惯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有了钱就顾头不顾尾，没了钱就瞎生气，成个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呢！如今咱们虽离城住着，终是天子脚下。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只可惜没人会去拿去罢了。在家跳蹋会子也不中用。”狗儿听说，便急道：“你老只会炕头儿上混说，难道叫我打劫偷去不成？”刘姥姥道：“谁叫你偷去呢。也到底想法儿大家裁度，不然那银子钱自己跑到咱家来不成？”狗儿冷笑道：“有法儿还等到这会子呢。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作官的朋友，有什么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们未必来理我们呢！”

王狗儿说“我又没有收税的亲戚，作官的朋友”，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狗儿的原型为永乐时期的辽东镇守太监女真人王彦；“收税的亲戚，作官的朋友”的原型可能为万历二十七年（1599 年）被万历帝派往辽东征税的辽东镇守太监高淮；高淮在辽东横征暴敛，激起民变兵变，辽东有民谣唱道：“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

刘姥姥比王狗儿更有计谋，认为可以不用偷而利用大户搞到钱。最终去贾府不费吹灰之力搞到巨款的正是刘姥姥。刘姥姥之所以能去贾府，是因为与贾府有连宗关系的王狗儿“遂将岳母刘姥姥接来一处过活”。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狗儿的原型为永乐时期的辽东镇守太监女真人王彦；永乐皇帝朱棣撤回大宁都司，留下辽东权力真空，为女真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先期环境；刘姥姥的原型为在万历年间八次进京朝贡后建国后金的开国大汗女真人努尔哈赤。

刘姥姥道：“这倒不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谋到了，看菩萨的保佑，有些机会，也未可知。

我倒替你们想出一个机会来。当日你们原是和金陵王家连过宗的，二十年前，他们看承你们还好，如今自然是你们拉硬屎，不肯去亲近他，故疏远起来。想当初我和女儿还去过一遭。他们家的二小姐着实响快，会待人，倒不拿大。如今现是荣国府贾二老爷的夫人。听得说，如今上了年纪，越发怜贫恤老，最爱斋僧敬道，舍米舍钱的。如今王府虽升了边任，只怕这二姑太太还认得咱们。你何不去走动走动，或者他念旧，有些好处，也未可知。要是他发一点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们的腰还粗呢。”刘氏一旁接口道：“你老虽说的是，但只你我这样个嘴脸，怎样好到他门上去的。先不先，他们那些门上的人也未必肯去通信。没的去打嘴现世。”

刘姥姥与其女儿刘氏去过京城看望过王夫人之父及王夫人，其原因是刘姥姥亲家王成的父亲连宗做了王夫人之父的侄儿。也就是说刘姥姥曾经利用过亲家王成的关系，见识过京城大户人家的气派与财富，还掌握最新情报：王夫人爱“舍米舍钱”，王府“升了边任”。隐面下的依据为：王成的原型为大明万历年间辽东总兵李成梁；刘姥姥的原型为后金的开国大汗女真人努尔哈赤；李成梁十分重视努尔哈赤，而努尔哈赤以退地、镌盟、减夷、修贡等获取明廷信任，还通过李成梁搜集有关明廷方面的情报；努尔哈赤在万历年间八次进京朝贡，由于其对明廷的成功蒙蔽，使得明廷三十年来未对建州发动过一次进攻，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建国后金。

谁知狗儿利名心最重，听如此一说，心下便有些活动起来。又听他妻子这话，便笑接道：“姥姥既如此说，况且当年你又见过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趟，先试试风头再说。”刘姥姥道：“嗳呦呦！可是说的，‘侯门深似海’，我是个什么东西，他家人又不认得我，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儿笑道：“不妨，我教你老人家一个法子：你竟带了外孙子板儿，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见了他，就有些意思了。这周瑞先时曾和我父亲交过一件事，我们极好的。”

王狗儿的父亲为王成，王狗儿说“这周瑞先时曾和我父亲交过一件事，我们极好的”，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狗儿的原型为永乐时期的辽东镇守太监女真人王彦；周瑞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王成的原型为大明万历年间辽东总兵李成梁；王狗儿说周瑞给王成“交过一件事”指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将京师暴露于蒙古与女真的直接攻击范围内，明廷需要李成梁守好辽东。

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来意。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争买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儿之力，今见刘姥姥如此而来，心中难却其意，二则也要显弄自己的体面。

周瑞家的认为“丈夫周瑞争买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儿之力”。隐面下的依据为：周瑞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周瑞家的的原型为嘉靖帝朱厚熜；“周瑞争买田地一事”的事件原型为靖难之役；王彦为燕王朱棣侍从的府邸，后来跟随朱棣靖难立功；《明史·宦官列传》记载“及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

王彦是松花江的建州女真人，父亲萨理蛮率部属归附明太祖，从征有功。王彦为燕王朱棣侍从的府邸，后来跟随朱棣靖难立功。朱棣在山东与盛庸对战，命都指挥朱荣、刘江，与王狗儿率精骑三千夜袭，破其营，杀数千人，获马三千匹。王彦随朱高煦突击建文帝的军队，随大将朱能突袭敌营，尽获其战舰济师，驻南岸。朱棣即位后，派王彦镇守辽东，为首任辽东镇守太监，镇守辽东三十年。王彦后来参与朱棣远征漠北之役。永乐十二年，王彦又随成祖出征瓦剌。永乐十五年，成祖巡视北京，王彦随驾。明仁宗即位，王彦因和汉王朱高煦关

系密切，被一度召回北京。明宣宗时，仍让王彦镇守辽东。王彦有妻吴氏，明英宗正统年间回京师，年将七十，在昌平县桃谷口建广宁寺，大学士杨荣为之撰《敕赐广宁寺记》。[①]

>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
> 湘莲听了，跌足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了。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

在第五回中，秦可卿的“猫儿狗儿打架”。这回柳湘莲说“猫儿狗儿都不干净”。

[①] zh.wikipedia.org/wiki/王彦_(明朝宦官)

霍启

人物：霍启。
人物关系：主人甄士隐，小主人甄英莲。
人物原型：正统年间大太监王振。
命名思路：

霍启，谐音‘祸起’。大明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太监“祸”国，其“起”于大太监王振。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太监时代，由司礼监太监王振揭开序幕[①]。

原文解析

>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
> 真是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霄佳节矣。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半夜中，霍启因要小解，便将英莲放在一家门槛上坐着。待他小解完了来抱时，那有英莲的踪影？急得霍启直寻了半夜，至天明不见，那霍启也就不敢回来见主人，便逃往他乡去了。

家人，仆人。霍启，是仆人，害得小主人甄英莲在元霄“佳节”被拐走，然后也没有回到主人家。隐面下的依据为：霍启的原型为正统年间大太监王振；甄英莲的原型为正统帝朱祁镇；九岁的朱祁镇登基后八个月后便任命王振入掌司礼监，帮助小主人正统帝朱祁镇掌管最高权力；正统十四年（1449 年），瓦剌蒙古大举南侵，王振劝朱祁镇以五十万大军亲征，发生“土木堡之变”，结果明英宗朱祁镇在中秋节八月十五（1449 年 9 月 1 日）这个“佳节”被俘虏；王振被明英宗之护卫将军樊忠杀死，当然再也没有回到主人家[②]。

[①] zh.wikipedia.org/wiki/第三次宦官時代
[②] zh.wikipedia.org/wiki/土木堡之变

戴权

人物：戴权。
人物原型：正德时大太监刘瑾。
命名思路：

戴权，谐音“代权”，即代为掌管权力。

原文解析

第一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贾珍因想着贾蓉不过是个黉门监，灵幡经榜上写时不好看，便是执事也不多，因此心下甚不自在。可巧这日正是首七第四日，早有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先备了祭礼遣人来，次后坐了大轿，打伞鸣锣，亲来上祭。贾珍忙接着，让至逗蜂轩献茶。贾珍心中打算定了主意，因而趁便就说要与贾蓉捐个前程的话。戴权会意，因笑道：“想是为丧礼上风光些？”贾珍忙笑道：“老内相所见不差。”戴权道：“事倒凑巧，正有个美缺。如今三百员龙禁尉短了两员，昨日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来求我，现拿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到我家里。你知道，咱们都是老相与，不拘怎么样，看着他爷爷的分上，胡乱应了。还剩了一个缺，谁知永兴节度使冯胖子来求，要与他孩子捐，我就没工夫应他。既是咱们的孩子要捐，快写个履历来。”贾珍听说，忙吩咐：“快命书房里人恭敬写了大爷的履历来。”小厮不敢怠慢，去了一刻，便拿了一张红纸来与贾珍。贾珍看了，忙送与戴权。看时，上面写道：

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蓉，年二十岁。
曾祖，原任京营节度使世袭一等神威将军贾代化；
祖，乙卯科进士贾敬；
父，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

戴权看了，回手便递与一个贴身的小厮收了，说道：“回来送与户部堂官老赵，说我拜上他，起一张五品龙禁尉的票，再给个执照，就把那履历填上，明儿我来兑银子送去。”小厮答应了，戴权也就告辞了。贾珍十分款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门。临上轿，贾珍因问：“银子还是我到部兑，还是一并送入老内相府中？”戴权道：“若到部里，你又吃亏了。不如平准一千二百银子送到我家里就完了。”贾珍感谢不尽，只说：“待服满后，亲带小犬到府叩谢。”于是作别。

黉门监生，国子监的生员。也有的是恩荫或捐纳而得的。

大明宫，唐长安城的三座主要宫殿群中规模最大的一座，是唐朝的统治中心。大明，为朱明王朝的国号。隐面下，大明宫的原型为明北京皇宫。

内相，司礼监掌印太监尊称。司礼监，是大明内廷管理太监与宫内事务的“十二监”之一，后上升为内廷权力最大之机构。司礼太监虽仅具有外朝四品之级别，但其权力可与内阁首辅匹敌，有“权过元辅”之称[①]。

龙禁尉，谐音“龙近卫”。在第五十三回提到贾蓉为“龙禁尉候补侍卫”。龙禁尉，又谐音“龙禁卫”，可指皇帝禁卫军。大明京城禁卫军有三大营：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神

[①] zh.wikipedia.org/wiki/司礼监

机营是军队中专门掌管火器的特殊部队。神机营有附属机构五千营。

戴权是大明宫掌宫内相，掌管“三百员龙禁尉”的人事权。隐面下的依据为：戴权是大明皇宫司礼监掌印太监；戴权的原型为正德时大太监刘瑾；刘瑾先掌管五千营，当然有皇帝禁卫军的人事权；刘瑾后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当然为“大明宫掌宫内相”。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刘瑾用事》记载：“武宗正德元年春正月，以神机营中军二司内官太监刘瑾管五千营……上怒，是夜立命刘瑾入掌司礼监兼提督团营。”

戴权“掌宫”，即掌握宫内大小事的决定权，权势熏天，各级官员在他口中不过是“襄阳侯的兄弟老三”，“永兴节度使冯胖子”、以及“户部堂官老赵”。隐面下的依据为：戴权的原型为正德时大太监刘瑾；刘瑾权擅天下，可任意抓捕各级官员。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刘瑾用事》记载：“逮南京巡抚、右副都御史艾璞下狱”；“十一月，刘瑾矫诏革天下巡抚”；“十二月，逮顺天府丞赵璜下诏狱，斥为民”；“逮李梦阳下锦衣卫狱，寻释之”；“逮御史涂祯下狱死”；“逮前总制三边都御史杨一清下狱，寻释之”；“执朝官三百馀人下诏狱”；“逮前户部尚书韩文下狱”；“八月，逮前兵部尚书刘大夏、南京刑部尚书潘蕃下狱，谪戍”；“刘瑾矫诏下刑部侍郎陶琰狱”。

作为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贾珍要给儿子贾蓉买一个五品龙禁尉的官。三品与五品的官是什么等级呢？大明洪武年之后，五军都督府之左都督与右都督的官职秩品为正一品，京卫指挥使司之指挥使的官职秩品为正三品，王府仪卫司之仪卫正的官职秩品为正五品，卫所的所之正千户的官职秩品为正五品[①]。

戴权告诉贾珍，五品龙禁尉的官原价一千五百两银子，给贾珍只要优惠价一千二百银子。戴权作为宫中最高权力人物，竟然把官职标价售卖，可见朝廷之腐败，皇帝之昏庸。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珍的原型为正德帝朱厚照；戴权的原型为正德帝宠信的大太监刘瑾；刘瑾利用权势受贿索贿，大搞钱权交易。清谷应泰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三・刘瑾用事》记载：“三年春正月，刘瑾令朝觐官，每布政司纳银二万两”；“正德三年，熊总督漕运，刘瑾横索金钱，不应。瑾因中以法，欲置之死”；“冬十一月，命给事中张绘、御史房瀛等查盘两直隶各省钱粮。先是，诸司官朝觐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祸，各敛银赂之，每省至二万两，往往贷于京师富豪，复任之日，取官库贮倍偿之，名曰‘京债’”。刘瑾收钱后还未必办事，“巡按山东胡节敛银馈瑾，瑾知之，捕下狱死。侍郎张鸾自福建还，敛银二万送瑾，瑾收之承运库，降黜鸾”。

贾珍是“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在秦可卿死后的首七第四日就要向戴权买官。贾珍买官，戴权卖官，为一对买卖双方。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珍的原型为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戴权的原型正是正德帝朱厚照宠信的大太监刘瑾；正德帝朱厚照登基时才十四岁，因此太监刘瑾开始掌权，并逐渐权倾天下；刘瑾急于索贿，凡官员入京朝见、出使，对他都要有丰厚的贿金；正德五年（1510 年），正德帝朱厚照平定安化王之乱朱寘鐇后，下令将刘瑾凌迟处死；正德十二年（1517 年），正德帝朱厚照自封为“镇国公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这犹如贾珍买官。

>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 贾珍笑道：“他们那里是想我。这又到了年下了，不是想我的东西，就是想我的戏酒了。”一面说，

[①] zh.wikipedia.org/wiki/明朝官職表

一面瞧那黄布口袋，上有印就是“皇恩永锡”四个大字，那一边又有礼部祠祭司的印记，又写着一行小字，道是“宁国公贾演荣国公贾源恩赐永远春祭赏共二分，净折银若干两，某年月日龙禁尉候补侍卫贾蓉当堂领讫，值年寺丞某人”，下面一个朱笔花押。

“龙禁尉候补侍卫贾蓉”，贾珍从戴权那里为贾蓉买到的官为一个候补虚职，并非实际缺官。

王成

人物：王成。
别称：我父亲。
人物关系：儿子为王狗儿，儿媳为刘氏，亲家为刘姥姥，孙儿为板儿，孙女为青儿。
人物原型：李成梁。
命名思路：

王，地方的首领。李成梁前后两次任辽东总兵，第一次是二十二年，第二次是八年，一共三十年时间，是大明在辽东的军事首领。

成，李成梁之成。

王成，历史上的王成为西汉汉宣帝时胶东国相，治绩显著。《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第五十九》记载：“王成，不知何郡人也。为胶东相，治甚有声。宣帝最先褒之，地节三年下诏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征用，会病卒官。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明史》说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缯，岁赐稠叠。边帅武功之盛，两百年来所未有”。李成梁晚年因位望益隆，贵极而骄，奢侈无度，万历三十六年被劾罢。万历四十三年卒。

李成梁晚年在军事上常谎报军情，杀良冒功，正如历史上的王成，其治绩受到朝廷嘉奖，但其实为虚。

原文解析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方才所说的这小小之家，乃本地人氏，姓王，祖上曾作过小小的一个京官，昔年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认作侄儿。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与王夫人随在京中的，知有此一门连宗之族，余者皆不认识。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个儿子，名唤王成，因家业萧条，仍搬出城外原乡中住去了。王成新近亦因病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儿。狗儿亦生一子，小名板儿，嫡妻刘氏，又生一女，名唤青儿。一家四口，仍以务农为业，因狗儿白日间又作些生计，刘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妹两个无人看管，狗儿遂将岳母刘姥姥接来一处过活。这刘姥姥乃是个积年的老寡妇，膝下又无儿女，只靠两亩薄田度日。今者女婿接来养活，岂不愿意，遂一心一计，帮趁着女儿女婿过活起来。

王狗儿的小京官祖父与父亲王成皆故。王狗儿一家四口与刘姥姥住在一起。王狗儿祖父连宗王夫人之父作侄儿，只有王夫人与其大兄知道。隐面下的依据为：王夫人之父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王夫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王狗儿的原型为王彦；王狗儿为燕王朱棣侍从太监，后来跟随朱棣靖难立功，明成祖朱棣赐名王彦；王彦在朱棣登基后被派往辽东做镇守

太监，镇守辽东三十年；王彦在被派往辽东做镇守太监之前，是女真人太监刘顺镇守辽东，这犹如王狗儿有一个刘姓长辈；王彦的父亲萨理蛮率部属归附明太祖朱元璋，犹如王狗儿祖父连宗王夫人之父；王狗儿的小京官祖父的原型为李英；李英为李成梁之祖，朱元璋洪武时期归附明廷为官，正是“曾作过小小的一个京官”，至朱棣永乐时期升为都指挥佥事；这就犹如朝鲜人李英“贪势利”“连宗”朱元璋“作侄儿”守边疆，且朱棣也知道；王成的原型为明朝后期将领李成梁；李成梁前后两次任辽东总兵，第一次是二十二年，第二次是八年，一共三十年时间，期间组织辽东铁骑，先后十次奏大捷，晚年因位望益隆，贵极而骄，奢侈无度，万历三十六年被劾罢，万历四十三年卒，年九十岁；李成梁在万历初期在辽东开疆拓土，增加百姓达“六万四千余户”，但到了万历三十四年，李成梁认为难以守住辽东，“尽徙居民于内地。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之，死者狼籍”；这就如王成“家业萧条，仍搬出城外原乡中住去了”；李成梁去世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明史记载此年“兵部以建州、海西夷人进贡上闻”且这次建州朝贡仅十五人，未提及“奴儿哈赤”，次年万历四十四年（ 1616 年），努尔哈赤建国后金，与大明为敌；刘姥姥的原型为女真人清太祖努尔哈赤；李成梁去世后，努尔哈赤正式建国占据辽东，这就犹如在王成去世后出谋划策并付诸行动挣回银子的刘姥姥事实上成了王狗儿家的建功立业者；刘姥姥女儿刘氏的原型为后金第二位大汗皇太极；刘，繁体为“劉”，拆字为“卯金刀”，努尔哈赤建国后金，皇太极继承后金，后金正如一把刺向大明的金刀；刘氏的女儿青儿的原型为大清第一位皇帝皇太极，因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青”同音“清”；刘氏的儿子板儿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袞；皇太极是多尔袞的哥哥，因此“青板姊妹”中后出生的青儿排在板儿之前；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袞，这三位后金大清的君主正是攻打大明至内部矛盾爆发而覆亡并最终以大清取代大明之人。

《明史・列传第一百二十五・李成梁传》记载：

> 李成梁，字汝契。高祖英自朝鲜内附，授世铁岭卫指挥佥事，遂家焉。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家贫，不能袭职，年四十犹为诸生。巡按御史器之，资入京，乃得袭。积功为辽东险山参将。
>
> ……
>
> 成梁镇辽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者十，帝辄祭告郊庙，受廷臣贺，蟒衣金币岁赐稠迭。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其始锐意封拜，师出必捷，威振绝域。已而位望益隆，子弟尽列崇阶，仆隶无不荣显。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军赏、马价、盐课、市赏，岁千没不赏，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赂，为之左右。每一奏捷，内自阁部，外自督抚而下，大者进官荫子，小亦增俸赉金。恩施优渥，震耀当世。而其战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阁部共为蒙蔽，督抚、监司稍忤意，辄排去之，不得举其法。先后巡按陈登云、许守恩廉得其杀降冒功状，拟论奏之，为巡抚李松、顾养谦所沮止。既而物议沸腾，御史朱应毂、给事中任应征、佥事李管交章抨击。事颇有迹，卒赖奥援，反诘责言者。及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相继谢政，成梁失内主，遂以去位。
>
> ……
>
> 成梁诸战功率藉健儿。其后健儿李平胡、李宁、李兴、秦得倚、孙守廉辈皆富贵，拥专城。暮气难振，又转相掊克，士马萧耗。迨成梁去辽，十年之间更易八帅，边备益弛。
>
> 二十九年八月，马林获罪。大学士沈一贯言成梁虽老，尚堪将兵。乃命再镇辽东，年已七十有六矣。是时，土蛮、长昂及把兔儿已死，寇钞渐稀。而开原、广宁之前复开马、木二市。诸部耽市赏利，争就款。以故成梁复镇八年，辽左少事。以阅视叙劳，加至太傅。

> 当万历初元时，兵部侍郎汪道昆阅边，成梁献议移建孤山堡于张其哈剌佃，险山堡于宽佃，沿江新安四堡于长佃、长岭诸处，仍以孤山、险山二参将戍之，可拓地七八百里，益收耕牧之利。道昆上于朝，报可。自是生聚日繁，至六万四千余户。及三十四年，成梁以地孤悬难守，与督、抚蹇达、赵楫建议弃之，尽徙居民于内地。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之，死者狼籍。成梁等反以招复逃人功，增秩受赏。兵科给事中宋一韩力言弃地非策。巡按御史熊廷弼勘奏如一韩言，一韩复连章极论。帝素眷成梁，悉留中不下。久之卒，年九十。

《明史·列传第四十四·李英传》记载：

> 李英，西番人。父南哥，洪武中率众归附，授西宁州同知，累功进西宁卫指挥佥事。英嗣官。
> ……
> 永乐十年，番酋老的罕叛，英击之。讨来川，俘斩三百六十人。夜雪，贼遁，追尽获之，进都指挥佥事。……仁宗玺书谕赤斤、罕东及安定、曲先，诘贼主名。而敕英与土官指挥康寿等进讨。……宣宗嘉英功，遣使褒谕，宴劳之，令驰驿入朝。既至，擢右府左都督，赐赉加等。宣德二年封会宁伯，禄千一百石，并封南哥如子爵。英恃功而骄，所为多不法。

《明史》同时记载了李成梁及其高祖李英的传记。

> 狗儿笑道："不妨，我教你老人家一个法子：你竟带了外孙子板儿，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见了他，就有些意思了。这周瑞先时曾和我父亲交过一件事，我们极好的。"

王狗儿的父亲为王成，王狗儿说"这周瑞先时曾和我父亲交过一件事，我们极好的"。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狗儿的原型为永乐时期的辽东镇守太监女真人王彦；周瑞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王成的原型为大明万历年间辽东总兵李成梁；王狗儿说周瑞给王成"交过一件事"的事件原型为，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将京师暴露于蒙古与女真的直接攻击范围内，明廷需要李成梁守好辽东。

王狗儿的小小之家，本来的主人为王成。王成死后，主人为王狗儿。王狗儿不会持家，刘姥姥通过谋划与行动对贾府打秋风轻松赚取大量银子。显然，刘姥姥可能将成为这个家的主人，刘姥姥赚的钱将养活王狗儿、刘氏、板儿、青儿。刘姥姥与王成之间是平辈的亲家关系。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狗儿的原型为永乐时期的辽东镇守太监女真人王彦；王成的原型为大明万历年间辽东总兵李成梁；刘姥姥的原型为女真人清太祖努尔哈赤；辽东总兵李成梁十分重视努尔哈赤，而努尔哈赤以退地、镌盟、减夷、修贡等获取明廷信任，还通过李成梁搜集有关明廷方面的情报，并常以战功求官，得李成梁等朝臣保奏，官至升大都督、龙虎将军；李成梁对努尔哈赤养虎为患，让明廷大受蒙蔽，另又有辽东镇守太监高淮乱辽激起辽人与辽军对明廷不满，在这样的环境下，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在赫图阿拉正式建国后金，与大明为敌。

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密切关系。由陈子龙等选辑，崇祯十一年（1638 年）定稿的《皇明经世文编》中收录了曾在天启时纂修《神宗实录》的官员姚希孟的一篇论，题名"建夷授官始末"，其中记载：

> 当王杲之败走也、成梁等以市夷头目叶场等为质、遣其属物色杲、乃从王台寨中得之、已又

> 杀叫场、及其子他失、叫场他失者、奴儿哈赤之祖若父也、时奴儿哈赤年十五六、抱成梁马足请死成梁怜之、不杀、留帐下卵翼、如养子、出入京师、每挟奴儿哈赤与俱[①]。

明朝官员王在晋于崇祯十一年（1638 年）成书的《三朝辽事实录》中也说：

> 先是李宁远捣阿台，夷其巢，努尔哈赤祖叫场，父搭失，并从征为向导……因兵火死于阿台城下，方十五六岁，请死，成梁哀之，且虏各家救书无所属，悉以属奴。

李成梁的高祖李英自朝鲜投奔大明，授世铁岭卫指挥佥事，遂世居辽东铁岭。李成梁早年家贫，不能袭职，四十岁犹为诸生。嘉靖末入京袭职为指挥佥事，积功升为险山参将。隆庆元年（1567 年），抗击土蛮汗，入援永平有功，进升为副总兵。隆庆三年，以军功进秩一等。隆庆四年（1570 年）九月，李成梁代替殉职的王治道成为辽东总兵。

万历二年（1574 年），女真首领、建州都指挥王杲大举犯扰辽阳、沈阳。李成梁督兵进剿王杲所在的古勒寨，斩首一千余级。王杲再出兵犯边，又为明军所败，王杲被捕磔死。李成梁以功进左都督，世荫都指挥同知。民间传言此役努尔哈赤与其弟舒尔哈齐被俘，为李成梁收留，充当仆役。

明万历八年（1580 年），皇帝为表彰李成梁镇守辽东军功，建石坊（位于今日辽宁省锦州北镇市）。同年在永奠堡等地击破建州都督王兀堂。万历九年初，击败土蛮汗、黑石炭。

万历十年（1582 年）三月，李成梁派李平胡在镇夷堡击杀速把亥，以镇抚辽东之功，世荫锦衣指挥使。王杲子阿太（亦作阿台）和明作对，九月，辽东总兵李成梁进攻阿太之古勒寨。

万历十一年（1583 年）二月，李成梁再度发兵攻王杲之子阿台，阿台中箭身亡。录功，世荫指挥佥事。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是王杲的孙女婿，死于这次战斗。努尔哈赤日后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之后，欲为报父祖之仇为叛明“七大恨”之一。十二月，与巡抚李松谋斩叶赫部首领清佳努、扬吉努，世荫锦衣卫指挥使。万历十三年，击退速把亥子把兔儿对沈阳、开原、铁岭等地进犯，改荫都指挥使。

李成梁晚年在军事上常谎报军情，杀良冒功，在长子李如松死后生活上更是逐渐贵极而骄，奢侈无度，“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已，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李成梁的家院“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万历六年三月，发生李成梁所部杀降冒功的事，张居正知有隐情，但对李成梁父子有所偏袒。张居正死后，李成梁照常侵吞边饷，杀良冒功，尽露暮气。万历十九年（1591 年），以谎报战功，李成梁为言官所劾罢官。

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为大学士沈一贯力荐成梁复起辽东，此时老将已无远志，辽东少事，以阅视叙劳，加封太傅，再镇辽东。万历三十四年（1606 年），成梁以“地孤悬难守”，弃辽左六堡，徙六万四千余户居民于内地，“居民恋家室，则以大军驱迫，死者狼藉”，大受朝野谴责。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又被劾罢，熊廷弼守辽东时，指出李成梁罪可至死。万

[①] 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713912

历四十三年（1615 年）卒于北京，葬仰山之北（今北京附近）。[1]

[1] zh.wikipedia.org/wiki/李成梁

王熙凤

人物：王熙凤。
别称：熙凤、凤姐、凤姐儿、琏二奶奶、西府二奶奶、王凤姐、凤辣子、凤丫头、凤哥、凤姐姐、婶子。
人物关系：父亲为王夫人之大兄，兄为王仁，丈夫为贾琏，公公为贾赦，女儿为贾巧姐。
人物原型：魏忠贤。
命名思路：

王，级别仅次于皇；王姓。

熙，光明；兴起，兴盛。《尔雅》：熙，光也。

凤，凤凰。凤凰，是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的叫凤，雌的叫凰。

王，魏忠贤曾用过魏王其的名字。魏忠贤原名魏四，入宫后改名李进忠。由朱由校的生母才人王氏复姓，复名王其，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后，复姓魏，改名忠贤，表字完吾。魏忠贤正是通过成为王才人的典膳太监，有了服侍幼小的朱由校的机会。

熙，谐音“熹”。魏忠贤是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最宠信的太监。

凤，雌凤。王熙凤的判词上画的是雌凤。凤本来是雄的，为何有雌凤呢？魏忠贤本来为男的，阉割之后，相貌声音变为如女子。雌凤，喻太监。

王，“九千岁”之王。魏忠贤极受天启帝宠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人称“九千岁”，即在号称千岁的亲王之上，近于号称万岁的皇帝，是名副其实的“王”。

熙，谐音“栖”，居留，停留。

凤，凤阳。魏忠贤最终被贬往凤阳，在途中自杀。

王熙凤，此名字为“王凤”中间加入“熙”字。全书两次称王熙凤为王凤姐（第一十五回与第三十六回）。王凤（？－前 22 年），字孝卿，魏郡元城（今河北省大名县）人。舜的后代。汉成帝时外戚、大臣。王凤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哥哥。汉元帝即位，父亲王禁被封为阳平侯。永光二年（前 42 年），继承侯位，为卫尉侍中。外甥刘骜登基后，以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秉政。王氏四兄弟（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分别位居要津，掌握朝政，形成“王凤专权，五侯当朝”的局面。王凤曾提拔侄儿王莽，封为新都侯[①]。王家就此兴起了，即王家兴起于王凤，即“王熙凤”。魏忠贤正如王凤一样为权倾朝野之人。

全书八十回提及王熙凤的次数仅次于贾宝玉与贾母，平均每回提及十多次。

原文解析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子兴道：“政公既有玉儿之后，其妾又生了一个，倒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现有二子一孙，却不知将来如何。若问那赦公，也有二子。长名贾琏，今已二十来往了。亲上作亲，娶的就是政老爹夫人王氏之内侄女，今已娶了二年。这位琏爷身上现捐的是个同知，也是不肯读书，于世路上好机变，言谈去

[①] zh.wikipedia.org/wiki/王凤

的，所以如今只在乃叔政老爷家住着，帮着料理些家务。谁知自娶了他令夫人之后，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他夫人的，琏爷倒退了一射之地。说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

贾琏娶王熙凤已经两年了，将“料理些家务”的权力让渡给王熙凤，“上下无一人不称颂”王熙凤，而贾琏是“倒退了一射之地”，王熙凤“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天启帝朱由校任由大太监魏忠贤干政祸国；王熙凤的原型正是魏忠贤。

第　三　回　金陵城起复贾雨村　荣国府收养林黛玉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问：“常服何药，如何不急为疗治？”黛玉道：“我自来是如此，从会吃饮食时便吃药，到今日未断，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皆不见效。那一年我三岁时，听得说来了一个癞头和尚，说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固是不从。他又说：‘既舍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了。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亲友之人，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疯疯癫癫，说了这些不经之谈，也没人理他。如今还是吃人参养荣丸。”贾母道：“正好，我这里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就是了。”

林黛玉出场的第一句话，就表示林黛玉的“病一生也不能好”，且不可能“平安了此一世”。林黛玉在贾府首先见到的是贾母，然后是大舅母邢夫人，二舅母王夫人，紧接着是下文的王熙凤。这四人正是“除父母之外”的“外姓亲友之人”，林黛玉都见了，这预示了林黛玉的悲剧结局。隐面下的依据为：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贾母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王夫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邢夫人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时的大太监魏忠贤；正是由于朱元璋建立大明，朱由检才生在了帝王之家；正是由于朱棣篡位改变帝系，朱由检才可能成为皇帝；正是由于朱棣，大明才埋下了覆亡的祸根；正是由于魏忠贤，不治兵的王化贞才被任为辽东巡抚，从而在广宁之战中明军大败，辽西土地尽失，之后辽东经略熊廷弼被冤杀、兵部尚书辽东经略孙承宗被参劾，东林党人被大肆捕杀，崇祯朝直接面临辽东溃败，国无栋梁的局面；正是由于在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内城，朱由检才在景山自缢，大明覆亡。

林黛玉说癞头和尚给了一个除病的方法，马上贾母就说她正在配药。这暗示了癞头和尚与贾母之间有关联。在第二十五回中，“红楼梦通灵遇双真”的正是“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隐面下，癞头和尚与贾母的原型都为同一人。

一语未了，只听后院中有人笑声，说：“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黛玉纳罕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恭肃严整如此，这来者系谁，这样放诞无礼？”心下想时，只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螭璎珞圈，裙边系着豆绿宫绦，双衡比目玫瑰佩，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窄褙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一双丹凤三角眼，两弯柳叶吊梢眉，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笑道：“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泼皮破落户儿，南省俗谓作‘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称呼，只见众姊妹都忙告诉他道：“这是琏嫂子。”黛玉虽不识，也曾听见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之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学名王熙凤。黛玉忙陪笑见礼，以“嫂”呼之。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

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笑道：“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再休提前话！”这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 又忙携黛玉之手，问：“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了，也只管告诉我。”一面又问婆子们：“林姑娘的行李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下房，让他们去歇歇。”去歇歇。”

林黛玉对王熙凤的第一印象便是“这样放诞无礼”，隐面下的依据为：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朱由检在还在为信王时，就已经“素厌恶阉党专权，不为魏忠贤所容，常称病不朝”了[①]。

王熙凤的穿戴上有三“金”一“青”，“金丝”、“金盘”、“缕金”、“石青”。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当政的天启年间，大明的外敌为后金；后金在崇祯年间改国号为大清。

王熙凤“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点出“凤”“阳”二字。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明洪武七年（1374 年），朱元璋取“丹凤朝阳”之意赐名家乡“凤阳”；天启七年（1627 年）十一月一日，崇祯帝朱由检诏魏忠贤至凤阳看顾皇室祖坟，魏忠贤在去往途中自杀。

《麻衣相法》：“目如凤鸾，必定高官。目有三角，其人必恶。”王熙凤眼睛是“一双丹凤三角眼”，这暗示了王熙凤“其人必恶”。

贾母说王熙凤是一个“泼皮破落户儿”，“自幼假充男儿教养的”，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进宫之前确实是“泼皮破落户儿”；魏忠贤年少时家境贫穷，混迹于街头，喜欢赌博，迷恋饮酒、嫖妓，后为赌债所逼，只好弃妻卖女，取刀自宫[②]；魏忠贤身为男子，却为太监，没有阳具，当然是“假充男儿”。

王熙凤为深得贾母喜欢的孙媳妇，现在来了贾母喜爱的外孙女，犹如来了一个对手。王熙凤对林黛玉的第一反应是“上下细细打谅了一回”，然后便故意提及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儿”，不是“嫡亲的孙女”，并且“姑妈偏就去世”，点出林黛玉没有靠山，试图当众贬低林黛玉的地位。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朱由检在登基前就已经厌恶阉党专权；魏忠贤在天启末年权力滔天，当天启帝驾崩时，据说魏忠贤曾与兵部尚书崔呈秀密谋政变，以排斥朱由检而维持自己的权力与地位。

王熙凤两次告诉林黛玉，有事情“只管告诉我”，明确地向林黛玉暗示，“这里我说了算”。隐面下的依据为：林黛玉进贾府的事件原型为信王朱由检进入皇宫登基成为崇祯皇帝；此时大太监魏忠贤已经是权力滔天，人称“九千岁”。

---

① 《崇祯长编》

② zh.wikipedia.org/wiki/魏忠贤

说话时，已摆了茶果上来，熙凤亲为捧茶捧果。又见二舅母问他："月钱放过了不曾？"熙凤道："月钱已放完了。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缎子，找了这半日，也并没有见昨日太太说的那样的。想是太太记错了？"王夫人道："有没有，什么要紧。"因又说道："该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去裁衣裳的，等晚上想着叫人再去拿罢，可别忘了。"熙凤道："这倒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过这两日到的，我已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

王夫人让王熙凤管月钱发放，显示王夫人宠信王熙凤。

南边是倒座三间小小的抱厦厅，北边立着一个粉油大影壁，后有一半大门，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笑指向黛玉道："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回来你好往这里找他来，少什么东西，你只管和他说就是了。"这院门上也有四五个才总角的小厮，都垂手侍立。

抱厦，用来抱住前出厦的附属小建筑。

总角，古代儿童将头发分作左右两半，在头顶各扎成一个结，形如两个羊角，故称‘总角’。指年龄在八、九岁至十四岁的少年。

于是，进入后房门，已有多人在此伺候，见王夫人来了，方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熙凤安箸，王夫人进羹。贾母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熙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让。贾母笑道："你舅母你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是客，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座，坐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迎春便坐右手第一，探春左第二，惜春右第二。旁边丫鬟执着拂尘、漱盂、巾帕。李、凤二人立于案旁布让。

布让，将菜肴、茶点等分送到客人面前，请其进食。

李纨与王熙凤“立于案旁布让”，说明李纨与王熙凤都是伺候四位小姐的，其地位低于四位小姐。隐面下的依据为：四位小姐的原型都是大明皇帝；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李纨的原型为崇祯年间农民军领袖李自成；魏忠贤与李自成所代表的阶层的地位当然低于皇帝，都是为皇帝服务的，却也都是覆亡大明的重要势力。

每人一个奶娘并一个丫头照管，余者在外间上夜听唤。一面早有熙凤命人送了一顶藕合色花帐，并几件锦被缎褥之类。

次日起来，省过贾母，因往王夫人处来，正值王夫人与熙凤在一处拆金陵来的书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处遣了两个媳妇来说话的。

王夫人与王熙凤在“拆金陵来的书信看”，这说明贾府所在地并不在金陵南京。

第　五　回　贾宝玉神游太虚境　警幻仙曲演红楼梦

后面便是一片冰山，上面有一只雌凤。其判曰：

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

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

王熙凤的判词上的画为冰山上的雌凤。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的大

太监魏忠贤；冰山是指描写魏忠贤传奇的剧本《冰山》；雌凤，指魏忠贤的太监身份；魏忠贤权力在众臣之上，亲王之上，天子之下。

张岱在其书《陶庵梦忆》（成书于 1646 年[①]）中有一篇文章名为《冰山记》，其中说："魏珰败，好事者作传奇十数本，多失实，余为删改之，仍名《冰山》。城隍庙扬台，观者数万人，台址鳞比，挤至大门外。"冰山，这个词源自《天水冰山录》。明朝大贪官严嵩在被抄家后，曾将其家产列清册，取"太阳一出冰山落"语意，名曰《*天水冰山录*》。

凤凰乃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雄的叫凤，雌的叫凰。凤，明明是雄的，前面却要加一个雌来做修饰，暗示雌凤的原型为"雌"的掌握了权力的男人，即太监。太监本身为男，经过宫刑之后，失去男性生殖器，体毛、声带、皮肤、动作等具有男性特征的表现都发育不正常，从而像女的。

明末王夫之针对太监的议论明确用了"雌"字："宫刑施之……人道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王夫之说："宫刑施之，绝人生理，老无所养，死无与殡。无罪之鬼，无人除墓草而奠怀染。故宫者，均于大辟也。且宫刑之后，二气时乖，肢体外痿，性情内琢。故阉瘸之子，豹声阴鸷，安忍无亲。且刑人并齿于天地之间，人道绝而发已凋、音已雌矣，何惧乎其不冒死而求逞于一朝？而又美其名曰，姑且怜其无用，引而置之官府之间，不知埋下祸根深矣。宦寺之恶，甚于士人，只因其无廉隅之借，子孙之虑耳，故悯不怕死，何况乎其以淫而在傍君主之侧耳。[②]"

"凡鸟偏从末世来"，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王熙凤的"凤"字的繁体为"鳳"，其拆开为"凡""鸟"；魏忠贤是在明熹宗天启帝时得势，权力滔天；天启与崇祯是大明的最后两个年号，此为大明之"末世"；魏忠贤权力在众臣之上，亲王之上，天子之下，如皇宫中百鸟之王"凤"；皇宫中的天启帝朱由校"皇"帝，如百鸟之王"凰"；"凤""凰"配对。

"都知爱慕此生才"，在第二回中冷子兴说"倒上下无一人不称颂"王熙凤。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结成政治同盟，从而极受皇帝宠信，人称"九千岁"；魏忠贤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在其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天启七年（1627 年）熹宗病危，召见信王朱由检说"吾弟当为尧舜"，又说"忠贤宜委用"，并召谕廷臣说，魏忠贤等"皆恪谨忠贞、可计大事"[③]；由于皇帝的盲目宠信，导致魏忠贤权势滔天，从地方到朝廷，"都"展示出"爱慕"魏忠贤的景象。

"一从二令三人木"，"人木"为"休"字。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魏忠贤从顺"从"的普通太监到发号司"令"的专权大太监再到被崇祯帝朱由检贬去凤阳，正是"一从二令三休"的过程；朱由检的"检"字繁体为"檢"；一从，右下一个"从"字；二令，右中有两个"口"，即两个口令，即二令；三人，右边有三个"人"字；木，左边有一个"木"字；朱由检登基后，立即开始清算魏忠贤。

[①] zh.wikipedia.org/wiki/張岱_(明朝)
[②] 《沿书引义・舜典四》
[③] zh.wikipedia.org/wiki/魏忠贤

“哭向金陵事更哀”，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 年）崇祯帝朱由检诏魏忠贤至凤阳看顾皇室祖陵守灵，魏忠贤在去凤阳途中，仍豢养一批亡命之徒，崇祯闻后大怒，命锦衣卫前去逮捕，押回京师审判；魏忠贤在得人密报后自知难逃一死，在阜城南关尤氏旅店与同伙李朝钦痛饮至四更，最后上吊自杀[③]；“哭向金陵”指魏忠贤被贬凤阳，在去往金陵方向的路上；明初凤阳是属于中书省南京（古称金陵）的，朱元璋建造皇陵在此；“事更哀”指魏忠贤自杀。

［聪明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这首针对王熙凤的红楼梦曲子，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隐面下的依据为：魏忠贤制作《点将录》、《天鉴录》，算尽机关，大规模捕杀东林党人士，但最后的下场是被贬自杀。

“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隐面下的依据为：魏忠贤作为“九千岁”却被贬往凤阳，当然“心已碎”，死后还被挖尸千刀万剐，当然“性空灵”。

“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指贾府在王熙凤的掌权之下，从“家富人宁”衰败到“家亡人散”。隐面下的依据为：天启初年，大明还有些人才，国库还有些钱，当魏忠贤专权乱政后，国家人才消亡，经济困难，给崇祯帝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崇祯帝由于缺乏军饷，增加农业税，使本就穷苦不堪的农民更加民不聊生，促进了全国性农民起义的爆发，最终大明“家亡人散”。

“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 隐面下的依据为：魏忠贤自杀时五十九岁，其为太监的时间大约四十年，为“半世”。

“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隐面下的依据为：魏忠贤平安度过了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但在天启七年被刚登基的崇祯帝朱由检贬往凤阳，最终自杀身亡。

“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隐面下的依据为：在魏忠贤主导下，大明朝廷腐朽，人才被杀，国库耗尽，大明即将倾倒，大明五行属火，犹如明灯将燃尽。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雨云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方才所说的这小小之家，乃本地人氏，姓王，祖上曾作过小小的一个京官，昔年与凤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认识。因贪王家的势利，便连了宗认作侄儿。那时只有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与王夫人随在京中的，知有此一门连宗之族，余者皆不认识。

王熙凤与王夫人是同一个祖父，王熙凤的父亲是王夫人的大哥。在第一十四回中，“又有胞兄王仁连家眷回南，一面写家信禀叩父母并带往之物”。这说明王熙凤的父母都在南方。

周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来意。只因昔年他丈夫周瑞争买田地一事，其中多得狗儿之力，今

见刘姥姥如此而来，心中难却其意，二则也要显弄自己的体面。听如此说，便笑说道：“姥姥你放心，大远的诚心诚意来了，岂有个不教你见个真佛去的呢？论理，人来客至回话，却不与我相干。我们这里都是各占一样儿：我们男的只管春秋两季地租子，闲时只带着小爷们出门子就完了，我只管跟太太奶奶们出门的事。皆因你原是太太的亲戚，又拿我当个人，投奔了我来，我就破个例，给你通个信去。但只一件，姥姥有所不知，我们这里又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竟不大管事，都是琏二奶奶管家了。你道这琏二奶奶是谁？就是太太的内侄女，当日大舅老爷的女儿，小名凤哥的。”刘姥姥听了，罕问道：“原来是他！怪道呢，我当日就说他不错呢。这等说来，我今儿还得见他了。”周瑞家的道：“这自然的。如今太太事多心烦，有客来了，略可推得去的就推过去了，都是凤姑娘周旋迎待。今儿宁可不会太太，倒要见他一面，才不枉这里来一遭。”

刘姥姥本来要见王夫人，但从周瑞家的话中可知，王夫人不大管事了，掌握实权的是王熙凤。还特别点出王熙凤小名是“凤哥”。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天启皇帝不管事，朝廷大权几乎由太监魏忠贤完全独揽；太监魏忠贤为男性，当然是“哥”。

周瑞家的说王熙凤为“当日大舅老爷的女儿”，与上回说“王夫人之大兄凤姐之父”呼应，即王熙凤的父亲是王夫人的大哥。

先到了倒厅，周瑞家的将刘姥姥安插在那里略等一等。自己先过了影壁，进了院门，知凤姐未下来，先找着凤姐的一个心腹通房大丫头，名唤平儿的。

平儿是王熙凤的心腹通房大丫头，说明王熙凤是平儿的主子。隐面下的依据为：平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朱棣开启了重用太监的先例；太监处处伺候皇帝，皇帝犹如太监的“心”；太监专权干政的结果是，表面上是皇帝下令支配太监，实际上是太监在支配皇帝的决策，犹如太监成了皇帝的主子。

平儿站在炕沿边，打量了刘姥姥两眼，只得问个好让坐。刘姥姥见平儿遍身绫罗，插金带银，花容玉貌的，便当是凤姐儿了。

只见门外錾铜钩上悬着大红撒花软帘，南窗下是炕，炕上大红毡条，靠东边板壁立着一个锁子锦靠背与一个引枕，铺着金心绿闪缎大坐褥，旁边有雕漆痰盒。那凤姐儿家常带着秋板貂鼠昭君套，围着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道：“怎么还不请进来？”一面说，一面抬身要茶时，只见周瑞家的已带了两个人在地下站着呢。这才忙欲起身，犹未起身，满面春风的问好，又嗔周瑞家的不早说。刘姥姥在地下已是拜了数拜，“问姑奶奶安。”凤姐忙说：“周姐姐，快搀住不拜罢。请坐。我年轻，不大认得，可也不知是什么辈数，不敢称呼。”周瑞家的忙回道：“这就是我才回的那姥姥了。”凤姐点头。刘姥姥已在炕沿上坐了，板儿便躲在背后，百般的哄他出来作揖，他死也不肯。

王熙凤的服装穿戴连有三个鼠字，“貂鼠……灰鼠……银鼠”，这暗示王熙凤本质为窃贼。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窃权，窃财，杀人，让朝廷正人不存，极其腐败虚弱；崇祯帝朱由检多次怒斥太监“将我祖宗积蓄贮库传国异宝金银等，明比盗窃一空。”

王熙凤“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隐面下，这正犹如大太监魏忠贤的写照。

凤姐儿笑道：“亲戚们不大走动，都疏远了。知道的呢，说你们弃厌我们，不肯常来，不知道的那起小人，还只当我们眼里没人似的。”刘姥姥忙念佛道：“我们家道艰难，走不起，来了这里，没的给姑奶奶打嘴，就是管家爷们看着也不象。”凤姐儿笑道：“这话没的叫人恶心。不过借赖着祖父虚名，作个穷官儿，谁家有什么，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俗语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呢，何况你我。”说着，又问周瑞家的回了太太了没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奶的示下。”凤姐道：“你去瞧瞧，要是有人有事就罢，得闲儿呢就回，看怎么说。”周瑞家的答应着去了。

王熙凤说“朝廷还有三门子穷亲戚”，直接将贾府与刘姥姥的关系比作朝廷与穷亲戚的关系。隐面下，这暗示了贾府的原型正是朝廷，即皇宫。

这里凤姐叫人抓些果子与板儿吃，刚问些闲话时，就有家下许多媳妇管事的来回话。平儿回了，凤姐道：“我这里陪客呢，晚上再来回。若有很要紧的，你就带进来现办。”平儿出去了，一会进来说：“我都问了，没什么紧事，我就叫他们散了。”凤姐点头。只见周瑞家的回来，向凤姐道：“太太说了，今日不得闲，二奶奶陪着便是一样。多谢费心想着。白来逛逛呢便罢，若有甚说的，只管告诉二奶奶，都是一样。”刘姥姥道：“也没甚说的，不过是来瞧瞧姑太太，姑奶奶，也是亲戚们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没甚说的便罢，若有话，只管回二奶奶，是和太太一样的。”

刘姥姥本来要见王夫人，但王夫人说王熙凤陪刘姥姥是一样的，即将权力下放。

凤姐忙止刘姥姥：“不必说了。”一面便问：“你蓉大爷在那里呢？”只听一路靴子脚响，进来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目 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刘姥姥此时坐不是，立不是，藏没处藏。凤姐笑道：“你只管坐着，这是我侄儿。”刘姥姥方扭扭捏捏在炕沿上坐了。

贾蓉笑道：“我父亲打发我来求婶子，说上回老舅太太给婶子的那架玻璃炕屏，明日请一个要紧的客，借了略摆一摆就送过来的。”凤姐道：“说迟了一日，昨儿已经给了人了。”贾蓉听着，嘻嘻的笑着，在炕沿上半跪道：“婶子若不借，又说我不会说话了，又挨一顿好打呢。婶子只当可怜侄儿罢。”凤姐笑道：“也没见我们王家的东西都是好的不成？一般你们那里放着那些东西，只是看不见我的才罢。”贾蓉笑道：“那里有这个好呢！只求开恩罢。”凤姐道：“若碰一点儿，你可仔细你的皮！”因命平儿拿了楼房的钥匙，传几个妥当人抬去。贾蓉喜的眉开眼笑，说：“我亲自带了人拿去，别由他们乱碰。”说着便起身出去了。

王熙凤的好东西都是放在“楼房”里锁着。贾蓉的妻子为秦可卿。

这里凤姐忽又想起一事来，便向窗外叫：“蓉哥回来。”外面几个人接声说：“蓉大爷快回来。”贾蓉忙复身转来，垂手侍立，听何指示。那凤姐只管慢慢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笑道：“罢了，你且去罢。晚饭后你来再说罢。这会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贾蓉应了一声，方慢慢的退去。

凤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会说话，因笑止道：“不必说了，我知道了。”因问周瑞家的：“这姥姥不知可用了早饭没有？”刘姥姥忙说道：“一早就往这里赶咧，那里还有吃饭的工夫咧。”凤姐听说，忙命快传饭来。一时周瑞家的传了一桌客饭来，摆在东边屋内，过来带了刘姥姥和板儿过去吃饭。凤姐

说道：“周姐姐，好生让着些儿，我不能陪了。”于是过东边房里来。又叫过周瑞家的去，问他才回了太太，说了些什么？

王熙凤称周瑞家的为“周姐姐”。

凤姐听了说道：“我说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连影儿也不知道。”

说话时，刘姥姥已吃毕了饭，拉了板儿过来，舐舌咂嘴的道谢。凤姐笑道：“且请坐下，听我告诉你老人家。方才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论亲戚之间，原该不等上门来就该有照应才是。但如今家内杂事太烦，太太渐上了年纪，一时想不到也是有的。况是我近来接着管些事，都不知道这些亲戚们。二则外头看着虽是烈烈轰轰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艰难去处，说与人也未必信罢。今儿你既老远的来了，又是头一次见我张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巧昨儿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我还没动呢，你若不嫌少，就暂且先拿了去罢。”那刘姥姥先听见告艰难，只当是没有，心里便突突的，后来听见给他二十两，喜的又浑身发痒起来，说道：“嗳，我也是知道艰难的。但俗语说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凭他怎样，你老拔根寒毛比我们的腰还粗呢！”周瑞家的见他说的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凤姐看见，笑而不睬，只命平儿把昨儿那包银子拿来，再拿一吊钱来，都送到刘姥姥的跟前。凤姐乃道：“这是二十两银子，暂且给这孩子做件冬衣罢。若不拿着，就真是怪我了。这钱雇车坐罢。改日无事，只管来逛逛，方是亲戚们的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虚留你们了，到家里该问好的问个好儿罢。”一面说，一面就站了起来。

王熙凤与刘姥姥初次见面，就给了二十两银子，非常大方，而这二十两银子其实是“太太给我的丫头们做衣裳的二十两银子”。这实际上便是王熙凤为了自己的面子随意篡改政令挪用公款。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利用天启帝朱由校喜好木工不管政事的特点专擅朝政；魏忠贤当政的时期正是“二十”年代（1621 年—1627 年）。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那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儿劳叨了一会，便往凤姐儿处来。穿夹道从李纨后窗下过，越过西花墙，出西角门进入凤姐院中。走至堂屋，只见小丫头丰儿坐在凤姐房中门槛上，见周瑞家的来了，连忙摆手儿叫他往东屋里去。周瑞家的会意，忙蹑手蹑足往东边房里来，只见奶子正拍着大姐儿睡觉呢。周瑞家的悄问奶子道：“奶奶睡中觉呢？也该请醒了。”奶子摇头儿。正说着，只听那边一阵笑声，却有贾琏的声音。接着房门响处，平儿拿着大铜盆出来，叫丰儿舀水进去。

在第六回中，刘姥姥“来至东边这间屋内，乃是贾琏的女儿大姐儿睡觉之所”。此处周瑞家的“往东边房里来”的是同一间房屋。

这间东边的屋子，隐面下，意指东宫。东宫亦称储闱，是指太子的住所与办公地点，因为在皇宫东边，所以称为东宫。东宫也被用作代称太子。另外东在阴阳五行中属木，于五色为青，于四季为春，故东宫又有“青宫”、“春宫”等别称。

周瑞家的问王熙凤是否在睡觉，此时有贾琏的笑声，平儿叫丰儿舀水进去，这暗示王熙凤与贾琏正在风月。隐面下的依据为：这进一步暗示了这个屋子就是“春宫”，即东宫；水，大清五行属水。

“奶子正拍着大姐儿睡觉”，这是贾巧姐首次出场，年龄很小，应才一两岁左右，为全书中年龄最小者，却是金陵十二钗之一。隐面下的依据为：大姐儿贾巧姐的原型正是如太子一样的人物，为未来的皇帝。

王熙凤无儿子，但有一个女儿。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作为太监，有女儿吗？有，魏忠贤“妻冯氏，生女魏氏嫁杨六奇[①]”，“无子，家贫自宫”。

> 原来这周瑞的女婿，便是雨村的好友冷子兴，近因卖古董和人打官司，故教女人来讨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势利，把这些事也不放在心上，晚间只求求凤姐儿便完了。

关于女婿冷子兴打官司的事，周瑞家的“晚间只求求凤姐儿便完了”。这说明了王熙凤权力相当大，可以任意干预诉讼。

冷子兴因卖古董打官司，这暗示他的古董很可能是假古董，与秦可卿房间中的假古董相呼应。王熙凤可以轻松摆平冷子兴的官司，即间接帮冷子兴为非作歹。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秦可卿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冷子兴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天启七年（1627 年，后金天聪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大军发动宁锦之战，战败，此时明廷最高实权人物为魏忠贤；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等主持辽东战局之人，都非魏忠贤任用，却都因魏忠贤而被害或被贬；这就犹如魏忠贤在间接帮助皇太极为非作歹。

> 至掌灯时分，凤姐已卸了妆，来见王夫人回话：“今儿甄家送了来的东西，我已收了。咱们送他的，趁着他家有年下进鲜的船回去，一并都交给他们带了去罢？”王夫人点头。凤姐又道：“临安伯老太太生日的礼已经打点了，派谁送去呢？”王夫人道：“你瞧谁闲着，就叫他们去四个女人就是了，又来当什么正经事问我。”凤姐又笑道：“今日珍大嫂子来，请我明日过去逛逛，明日倒没有什么事情。”王夫人道：“有事没事都害不着什么。每常他来请，有我们，你自然不便意，他既不请我们，单请你，可知是他诚心叫你散淡散淡，别辜负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该过去才是。”凤姐答应了。

王夫人将家事交给王熙凤，只是听取汇报，以图轻松。贾珍续妻尤氏亲单请王熙凤，暗示了在他人心目中，王熙凤的重要性很高。“至掌灯时分，凤姐已卸了妆”，说明已为日暮时分，王熙凤一天工作结束。甄家“年下进鲜的船回去”，是从京城南下南京。隐面下的依据为：尤氏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宁国府的原型为明南京皇宫；朱由检在北京继位后，首先接受魏忠贤辞职，然后将其贬往凤阳看顾皇陵，这就犹如崇祯帝“单请”魏忠贤“散淡散淡”。

王夫人说“就叫他们去四个女人”，点出“四”字，隐面下的依据为：王夫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朱棣为朱元璋的第四子。

王夫人与王熙凤之间在权力上为上下级关系，隐面下的依据为：皇帝与太监之间为上下级关系；皇帝重用太监，以图轻松省事，实际造成太监专擅朝政，形成国家大祸。

> 次日凤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毕，方来辞贾母。宝玉听了，也要跟了逛去。凤姐只得答应，立等着换了衣服，姐儿两个坐了车，一时进入宁府。早有贾珍之妻尤氏与贾蓉之妻秦氏婆媳两个，引了多

[①] 《酌中志》卷十四

少姬妾丫鬟媳妇等接出仪门。那尤氏一见了凤姐，必先笑嘲一阵，一手携了宝玉同入上房来归坐。秦氏献茶毕，凤姐因说："你们请我来作什么？有什么好东西孝敬我，就快献上来，我还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话，地下几个姬妾先就笑说："二奶奶今儿不来就罢，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正说着，只见贾蓉进来请安。

王熙凤来到尤氏的上房，尤氏"一见了凤姐，必先笑嘲一阵"，然后姬妾说"既来了就依不得二奶奶了"。隐面下的依据为：尤氏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朱由检继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惩处魏忠贤，将其贬往凤阳，当然"就依不得"魏忠贤了；魏忠贤最终是在去凤阳途中的阜城南关尤氏旅店上吊自杀[①]；这个"尤氏"旅店是魏忠贤的就死之地，当然"来了就依不得"了。

尤氏、凤姐都忙说："好生着，忙什么？"一面便吩咐，"好生小心跟着，别委屈着他，倒比不得跟了老太太过来就罢了。"凤姐说道："既这么着，何不请进这秦小爷来，我也瞧一瞧。难道我见不得他不成？"尤氏笑道："罢，罢！可以不必见他，比不得咱们家的孩子们，胡打海摔的惯了。人家的孩子都是斯斯文文的惯了，乍见了你这破落户，还被人笑话死了呢。"凤姐笑道："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话就罢了，竟叫这小孩子笑话我不成？"贾蓉笑道："不是这话，他生的腼腆，没见过大阵仗儿，婶子见了，没的生气。"凤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见一见！别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带我看看，给你一顿好嘴巴。"贾蓉笑嘻嘻的说："我不敢扭着，就带他来。"

尤氏称王熙凤为"破落户"、"被人笑话"，王熙凤说"普天下的人，我不笑话就罢了"，口气很大。隐面下的依据为：尤氏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位高权重，在万人之上，一人之下，人称"九千岁"；天启七年（1627 年）末，魏忠贤迫于崇祯帝的追捕令，自杀于去凤阳途中的尤氏旅店。

说着，果然出去带进一个小后生来，较宝玉略瘦些，清眉秀目，粉面朱唇，身材俊俏，举止风流，似在宝玉之上，只是羞羞怯怯，有女儿之态，腼腆含糊，慢向凤姐作揖问好。凤姐喜的先推宝玉，笑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携了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慢慢的问他年纪读书等事，方知他学名唤秦钟。早有凤姐的丫鬟媳妇们见凤姐初会秦钟，并未备得表礼来，遂忙过那边去告诉平儿。平儿知道凤姐与秦氏厚密，虽是小后生家，遂自作主意，拿了一匹尺头，两个"状元及第"的小金锞子，交付与来人送过去。凤姐犹笑说太简薄等语。

秦钟不认识王熙凤，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专权大太监；秦钟的原型为建文帝的明传国宝玺；建文朝时，建文帝朱允炆待太监较严，不存在太监专权之事。

秦氏一面张罗与凤姐摆酒果，一面忙进来嘱宝玉道："宝叔，你侄儿倘或言语不防头，你千万看着我，不要理他。他虽腼腆，却性子左强，不大随和些是有的。"宝玉笑道："你去罢，我知道了。"秦氏又嘱了他兄弟一回，方去陪凤姐。

秦可卿陪凤姐。

一时凤姐尤氏又打发人来问宝玉："要吃什么，外面有，只管要去。"

凤姐道："我成日家说你太软弱了，纵的家里人这样还了得了。"

[①] zh.wikipedia.org/wiki/魏忠贤

凤姐道:“我何曾不知这焦大。倒是你们没主意,有这样的,何不打发他远远的庄子上去就完了。”说着,因问:“我们的车可齐备了?”地下众人都应道:“伺候齐了。”

王熙凤说“我何曾不知这焦大”,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明最后一个专权祸国大太监魏忠贤;焦大的原型为最早干政的永乐年间大太监郑和。

王熙凤说“何不打发他远远的庄子上去就完了”,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魏忠贤的命运正是被打发到“远远的庄子上去就完了”;天启七年(1627 年)十一月一日,崇祯帝朱由检诏辞职后的魏忠贤至凤阳看顾皇室祖坟,魏忠贤在去凤阳途中得知崇祯要逮捕自己而自杀,“完了”。

凤姐起身告辞,和宝玉携手同行。尤氏等送至大厅,只见灯烛辉煌,众小厮在丹墀侍立。

丹墀,指古时宫殿前的石阶,因其以红色涂饰,故名丹墀;又指官府或祠庙的台阶。

王熙凤携手贾宝玉,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魏忠贤掌握朝廷大权,仅在不管政事的天启皇帝之下,犹如手握宝玺。

正骂的兴头上,贾蓉送凤姐的车出去,众人喝他不听,贾蓉忍不得,便骂了他两句,使人捆起来,“等明日酒醒了,问他还寻死不寻死了!”

凤姐在车上说与贾蓉道:“以后还不早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倘或亲友知道了,岂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规矩都没有。”贾蓉答应“是”。

王熙凤说“以后还不早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留在这里岂不是祸害?”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 年)末,崇祯帝朱由检一登基就首先处理了“没王法的东西”魏忠贤,否则留着就是“祸害”。

凤姐和贾蓉等也遥遥的闻得,便都装没听见。宝玉在车上见这般醉闹,倒也有趣,因问凤姐道:“姐姐,你听他说‘爬灰的爬灰’,什么是‘爬灰’?”凤姐听了,连忙立眉嗔目断喝道:“少胡说!那是醉汉嘴里混嗳。你是什么样的人,不说没听见,还倒细问!等我回去回了太太,仔细捶你不捶你!”唬的宝玉忙央告道:“好姐姐,我再不敢了。”凤姐亦忙回色哄道:“这才是呢。等到了家,咱们回了老太太,打发你同秦家侄儿学里念书去要紧。”说着,却自回往荣府而来。

扒灰,在寺院扒含锡之灰的目的是为了偷锡,“锡”与“媳”谐音。“扒灰”指翁媳“乱伦”,即“偷媳”。

王熙凤说要先“等我回去回了太太”,再捶问“扒灰”的贾宝玉。隐面下的依据为:太太王夫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朱棣夺取了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皇权,犹如“扒灰”;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窃取走年龄如自己儿子一般大的天启帝朱由校(驾崩时仅二十二岁)手中的皇权,也犹如“扒灰”。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话说凤姐和宝玉回家，见过众人。宝玉先便回明贾母秦钟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了个伴读的朋友，正好发奋，又着实的称赞秦钟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怜爱。凤姐又在一旁帮着说“过日他还来拜老祖宗”等语，说的贾母喜欢起来。凤姐又趁势请贾母后日过去看戏。贾母虽年老，却极有兴头。

至晌午，贾母便回来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净的，见贾母回来也就回来了。然后凤姐坐了首席，尽欢至晚无话。

贾母与王夫人看戏离开后，王熙凤就“坐了首席”。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母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王夫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王熙凤的原型为大明专权大太监魏忠贤；朱元璋引入太监，朱棣重用太监；明朝二祖还能驾驭控制太监，但到其子孙手中，就无法驾驭控制太监了，导致太监成为掌握实权的“首席”，如王振、刘瑾、魏忠贤。

第　九　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茗烟在窗外道：“他是东胡同里璜大奶奶的侄儿，那是什么硬正仗腰子的，也来唬我们。璜大奶奶是他姑娘。你那姑妈只会打旋磨子，给我们琏二奶奶跪着借当头。我眼里就看不起他那样的主子奶奶！”

当头，就是拿了送到当铺里去的物品的代名词。无论是一件衣服还是一件首饰等，只要是准备拿出去当号，均可叫作“当头”。借当头，借将要拿去典当的东西。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他母亲胡氏听见他咕咕嘟嘟的说，因问道：“你又要争什么闲气？好容易我望你姑妈说了，你姑妈千方百计的才向他们西府里的琏二奶奶跟前说了，你才得了这个念书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们家里还有力量请的起先生？况且人家学里，茶也是现成的，饭也是现成的。你这二年在那里念书，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来的，你又爱穿件鲜明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在那里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那薛大爷一年不给不给，这二年也帮了咱们有七八十两银子。你如今要闹出了这个学房，再要找这么个地方，我告诉你说罢，比登天还难呢！你给我老老实实的顽一会子睡你的觉去，好多着呢。”于是金荣忍气吞声，不多一时他自去睡了。

金荣的姑妈从王熙凤手中，给金荣谋了一个免费念书的地方。

这贾璜夫妻守着些小的产业，又时常到宁荣二府里去请请安，又会奉承凤姐儿并尤氏，所以凤姐儿尤氏也时常资助资助他，方能如此度日。

王熙凤有钱资助贾璜。

第一十一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次后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宝玉都来了，贾珍并尤氏接了进去。

凤姐儿未等王夫人开口，先说道：“老太太昨日还说要来着呢，因为晚上看着宝兄弟他们吃桃儿，老人家又嘴馋，吃了有大半个，五更天的时候就一连起来了两次，今日早晨略觉身子倦些。因叫我回大爷，今日断不能来了，说有好吃的要几样，还要很烂的。”

凤姐儿道：“我说他不是十分支持不住，今日这样的日子，再也不肯不扎挣着上来。”尤氏道：“你是初三日在这里见他的，他强扎挣了半天，也是因你们娘儿两个好的上头，他才恋恋的舍不得去。”凤

姐儿听了，眼圈儿红了半天，半日方说道：“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个年纪，倘或就因这个病上怎么样了，人还活着有甚么趣儿！”正说话间，贾蓉进来，给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前都请了安，方回尤氏道：“方才我去给太爷送吃食去，并回说我父亲在家中伺候老爷们，款待一家子的爷们，遵太爷的话未敢来。太爷听了甚喜欢，说：‘这才是。’叫告诉父亲母亲好生伺候太爷太太们，叫我好生伺候叔叔婶子们并哥哥们。还说那《阴骘文》，叫急急的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我将此话都回了我父亲了。我这会子得快出去打发太爷们并合家爷们吃饭。”凤姐儿说：“蓉哥儿，你且站住。你媳妇今日到底是怎么着？”贾蓉皱皱眉说道：“不好么！婶子回来瞧瞧去就知道了。”于是贾蓉出去了。

关于秦可卿生病之事，王熙凤想的并不是如何帮秦可卿治病，而是进一步推演。

尤氏让邢夫人，王夫人并他母亲都上了坐，他与凤姐儿，宝玉侧席坐了。邢夫人，王夫人道：“我们来原为给大老爷拜寿，这不竟是我们来过生日来了么？”凤姐儿说道：“大老爷原是好养静的，已经修炼成了，也算得是神仙了。太太们这么一说，这就叫作‘心到神知’了。”一句话说的满屋里的人都笑起来了。

于是，尤氏的母亲并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都吃毕饭，漱了口，净了手，才说要往园子里去，贾蓉进来向尤氏说道：“老爷们并众位叔叔哥哥兄弟们也都吃了饭了。大老爷说家里有事，二老爷是不爱听戏又怕人闹的慌，都才去了。别的一家子爷们都被琏二叔并蔷兄弟让过去听戏去了。方才南安郡王、东平郡王、西宁郡王、北静郡王四家王爷，并镇国公牛府等六家，忠靖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持了名帖送寿礼来，俱回了我父亲，先收在帐房里了，礼单都上上档子了。老爷的领谢的名帖都交给各来人了，各来人也都照旧例赏了，众来人都让吃了饭才去了。母亲该请二位太太，老娘，婶子都过园子里坐着去罢。”尤氏道：“也是才吃完了饭，就要过去了。”凤姐儿说：“我回太太，我先瞧瞧蓉哥儿媳妇，我再过去。”

尤氏道：“好妹妹，媳妇听你的话，你去开导开导他，我也放心。你就快些过园子里来。”宝玉也要跟了凤姐儿去瞧秦氏去，王夫人道：“你看看就过去罢，那是侄儿媳妇。”于是尤氏请了邢夫人，王夫人并他母亲都过会芳园去了。

凤姐儿、宝玉方和贾蓉到秦氏这边来。进了房门，悄悄的走到里间房门口，秦氏见了，就要站起来，凤姐儿说：“快别起来，看起猛了头晕。”于是凤姐儿就紧走了两步，拉住秦氏的手，说道：“我的奶奶！怎么几日不见，就瘦的这么着了！”于是就坐在秦氏坐的褥子上。宝玉也问了好，坐在对面椅子上。贾蓉叫：“快倒茶来，婶子和二叔在上房还未喝茶呢。”

秦氏拉着凤姐儿的手，强笑道：“这都是我没福。这样人家，公公婆婆当自己的女孩儿似的待。婶娘的侄儿虽说年轻，却也是他敬我，我敬他，从来没有红过脸儿。就是一家子的长辈同辈之中，除了婶子倒不用说了，别人也从无不疼我的，也无不和我好的。这如今得了这个病，把我那要强的心一分也没了。公婆跟前未得孝顺一天，就是婶娘这样疼我，我就有十分孝顺的心，如今也不能够了。我自想着，未必熬的过年去呢。”

秦可卿拉着王熙凤的手说话的时候，贾宝玉“坐在对面椅子上”。隐面下的依据为：秦可卿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贾宝玉的原型为朱棣登基后重刻的明传国宝玺；朱棣重用太监，埋下祸根；王熙凤的原型为祸国最烈的天启年间的专权大太监魏忠贤。

凤姐儿心中虽十分难过，但恐怕病人见了众人这个样儿反添心酸，倒不是来开导劝解的意思了。见宝玉这个样子，因说道：“宝兄弟，你忒婆婆妈妈的了。他病人不过是这么说，那里就到得这个田地了？况且能多大年纪的人，略病一病儿就这么想那么想的，这不是自己倒给自己添病了么？”贾蓉道：

“他这病也不用别的，只是吃得些饮食就不怕了。”凤姐儿道：“宝兄弟，太太叫你快过去呢。你别在这里只管这么着，倒招的媳妇也心里不好。太太那里又惦着你。”因向贾蓉说道：“你先同你宝叔叔过去罢，我还略坐一坐儿。”贾蓉听说，即同宝玉过会芳园来了。

这里凤姐儿又劝解了秦氏一番，又低低的说了许多衷肠话儿，尤氏打发人请了两三遍，凤姐儿才向秦氏说道：“你好生养着罢，我再来看你。合该你这病要好，所以前日就有人荐了这个好大夫来，再也是不怕的了。”秦氏笑道：“任凭神仙也罢，治得病治不得命。婶子，我知道我这病不过是挨日子。”凤姐儿说道：“你只管这么想着，病那里能好呢？总要想开了才是。况且听得大夫说，若是不治，怕的是春天不好呢。如今才九月半，还有四五个月的工夫，什么病治不好呢？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这也难说了，你公公婆婆听见治得好你，别说一日二钱人参，就是二斤也能够吃的起。好生养着罢，我过园子里去了。”秦氏又道：“婶子，恕我不能跟过去了。闲了时候还求婶子常过来瞧瞧我，咱们娘儿们坐坐，多说几遭话儿。”凤姐儿听了，不觉得又眼圈儿一红，遂说道：“我得了闲儿必常来看你。”于是凤姐儿带领跟来的婆子丫头并宁府的媳妇婆子们，从里头绕进园子的便门来。但只见：

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翻，疏林如画。西风乍紧，初罢莺啼，暖日当暄，又添蛩语。遥望东南，建几处依山之榭，纵观西北，结三间临水之轩。笙簧盈耳。别有幽情，罗绮穿林，倍添韵致。

王熙凤说秦可卿的病如果没有人参可能就治不好，让秦可卿吃人参，“好生养着”。人参的作用为大补元气，《本草纲目》记载“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隐面下的依据为：秦可卿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朱棣篡位、滥杀、撤回大宁都司、重用太监、迁都、五征漠北、六下西洋，这些举措大伤大明元气，埋下大明覆亡祸根；朱棣在永乐十九年迁都北京，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就驾崩于第五次亲征漠北的回程途中。

凤姐儿正自看园中景致，一步步行来赞赏。猛然从假山石后走过一个人来，向前对凤姐儿说道：“请嫂子安。”凤姐儿猛然见了，将身子望后一退，说道：“这是瑞大爷不是？”贾瑞说道：“嫂子连我也不认得了？不是我是谁！”凤姐儿道：“不是不认得，猛然一见，不想到是大爷到这里来。”贾瑞道：“也是合该我与嫂子有缘。我方才偷出了席，在这个清净地方略散一散，不想就遇见嫂子也从这里来。这不是有缘么？”一面说着，一面拿眼睛不住的觑着凤姐儿。

凤姐儿是个聪明人，见他这个光景，如何不猜透八九分呢，因向贾瑞假意含笑道：“怨不得你哥哥时常提你，说你很好。今日见了，听你说这几句话儿，就知道你是个聪明和气的人了。这会子我要到太太们那里去，不得和你说话儿，等闲了咱们再说话儿罢。”贾瑞道：“我要到嫂子家里去请安，又恐怕嫂子年轻，不肯轻易见人。”凤姐儿假意笑道：“一家子骨肉，说什么年轻不年轻的话。”贾瑞听了这话，再不想到今日得这个奇遇，那神情光景亦发不堪难看了。凤姐儿说道：“你快入席去罢，仔细他们拿住罚你酒。”贾瑞听了，身上已木了半边，慢慢的一面走着，一面回过头来看。凤姐儿故意的把脚步放迟了些儿，见他去远了，心里暗忖道：“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那里有这样禽兽的人呢！他如果如此，几时叫他死在我的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

贾瑞不过是对王熙凤有意，王熙凤就要“叫他死在我的手里”，王熙凤正是“这样禽兽的人”。

于是凤姐儿方移步前来。将转过了一重山坡，见两三个婆子慌慌张张的走来，见了凤姐儿，笑说道：“我们奶奶见二奶奶只是不来，急的了不得，叫奴才们又来请奶奶来了。”凤姐儿说道：“你们奶奶就是这么急脚鬼似的。”凤姐儿慢慢的走着，问：“戏唱了几出了？”那婆子回道：“有八九出了。”说话之间，已来到了天香楼的后门，见宝玉和一群丫头们在那里玩呢。凤姐儿说道：“宝兄弟，别忒淘气

了。”有一个丫头说道：“太太们都在楼上坐着呢，请奶奶就从这边上去罢。”

凤姐儿听了，款步提衣上了楼，见尤氏已在楼梯口等着呢。尤氏笑说道：“你们娘儿两个忒好了，见了面总舍不得来了。你明日搬来和他住着罢。你坐下，我先敬你一钟。”于是凤姐儿在邢、王二夫人前告了坐，又在尤氏的母亲前周旋了一遍，仍同尤氏坐在一桌上吃酒听戏。尤氏叫拿戏单来，让凤姐儿点戏，凤姐儿说道：“亲家太太和太太们在这里，我如何敢点。”邢夫人王夫人说道：“我们和亲家太太都点了好几出了，你点两出好的我们听。” 凤姐儿立起身来答应了一声，方接过戏单，从头一看，点了一出《还魂》，一出《弹词》，递过戏单去说：“现在唱的这《双官诰》，唱完了，再唱这两出，也就是时候了。”王夫人道：“可不是呢，也该趁早叫你哥哥嫂子歇歇，他们又心里不静。”尤氏说道：“太太们又不常过来，娘儿们多坐一会子去，才有趣儿，天还早呢。”凤姐儿立起身来望楼下一看，说：“爷们都往那里去了？”旁边一个婆子道：“爷们才到凝曦轩，带了打十番的那里吃酒去了。”凤姐儿说道：“在这里不便宜，背地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尤氏笑道：“那里都象你这么正经人呢。”

戏剧《双官诰》，讲的是薛广外出后，其第三妾王春娥独自养薛广与妾刘氏的庶子薛倚哥，后薛倚哥得中状元，薛广亦得官还乡，王春娥获双官诰的故事。官诰，皇帝赐爵或授官的诏令。

双官，指薛广与薛倚哥父子。书中有薛姓母子，即薛姨妈与薛蟠。李渔的话本小说《无声戏》共十二回，第十二回为“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讲的正是《双官诰》的故事。李渔在回末下评语说：“碧莲守节，虽是梅香的奇事，尤可敬者，是在丈夫面前以淫污自处，而以贞洁让人。罗、莫再醮，也是妇人的常事，最可恨者，是在丈夫面前以贞洁自处，而以淫污料人。迹此推之，但凡无事之时哓哓然自号于人曰我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其人者，皆有事之时之乱臣、贼子、奸夫、淫妇之流也。”

戏剧《牡丹亭》第三十五出为《回生》，舞台本称《还魂》，讲杜丽娘死后复生。

王熙凤说“现在唱的这《双官诰》，唱完了，再唱这两出，也就是时候了”。“再唱这两出”指的是“一出《还魂》，一出《弹词》”。第五回的《红楼梦曲》中说：“家事消亡首罪宁”。此日是宁国府贾敬的寿辰，王熙凤点戏当然要应景，这三出戏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含义。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敬的原型为明世宗嘉靖帝朱厚熜；明武宗朱厚照驾崩后无子，朝廷征召其堂弟朱厚熜继位，朱厚熜继位后发动“大礼仪”事件，尊其父兴献王朱祐杭为献皇帝，这样朱厚熜就犹如薛倚哥得中状元，朱祐杭犹如得官，两人如同“双官”；“《双官诰》唱完了”指大明帝系嘉靖帝朱厚熜这一支完结，即大明亡于崇祯帝朱由检之时，且民间也认为明亡“始亡于嘉靖”；大明覆亡后，南明继续，国号仍是大明，犹如大明《还魂》；南明覆亡后，大清彻底统一原大明江山。

于是都上车去了。贾瑞犹不时拿眼睛觑着凤姐儿。贾珍等进去后，李贵才拉过马来，宝玉骑上，随了王夫人去了。这里贾珍同一家子的弟兄子侄吃过了晚饭，方大家散了。

次日，仍是众族人等闹了一日，不必细说。此后凤姐儿不时亲自来看秦氏。秦氏也有几日好些，也有几日仍是那样。

且说贾瑞到荣府来了几次，偏都遇见凤姐儿往宁府那边去了。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节的那几日，贾母、王夫人、凤姐儿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回来的人都说：“这几日也没见添病，也不见甚好。”

冬至日亦是北半球（北回归线以北）一年之中白昼最短，日影最长之一日。冬至日是数九寒天的第一日，俗谚“冬至交九”，从冬至日开始即进入“数九天”，以九日为一九，九九八十一日后遂寒冬过去，称为九九数尽。

“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隐面下的依据为：这一年指崇祯十五年（1642 年）；崇祯十四年（1641 年），洪承畴率明军与皇太极清军在松锦决战，史称松锦之战；崇祯十五年（1642 年）二月十八日城陷，洪承畴兵败被俘至沈阳，五月剃发降清；这一年崇祯十五年（1642 年）的十一月三十日正是冬至；大明在松锦之战中全军覆没，辽东防御体系完全崩溃；这样，大明在辽西的最后防线仅剩下山海关的吴三桂部；距离覆亡还有一年多，大明的冬天来了，“冬至”；秦可卿之死象征大明覆亡。

贾母说：“可是呢，好个孩子，要是有些原故，可不叫人疼死。”说着，一阵心酸，叫凤姐儿说道：“你们娘儿两个也好了一场，明日大初一，过了明日，你后日再去看一看他去。你细细的瞧瞧他那光景，倘或好些儿，你回来告诉我，我也喜欢喜欢。那孩子素日爱吃的，你也常叫人做些给他送过去。”凤姐儿一一的答应了。

到了初二日，吃了早饭，来到宁府，看见秦氏的光景，虽未甚添病，但是那脸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于是和秦氏坐了半日，说了些闲话儿，又将这病无妨的话开导了一遍。秦氏说道：“好不好，春天就知道了。如今现过了冬至，又没怎么样，或者好的了也未可知。婶子回老太太、太太放心罢。昨日老太太赏的那枣泥馅的山药糕，我倒吃了两块，倒象克化的动似的。”凤姐儿说道：“明日再给你送来。我到你婆婆那里瞧瞧，就要赶着回去回老太太的话去。”秦氏道：“婶子替我请老太太、太太安罢。”

王熙凤在冬至后的第二天来看秦可卿，秦可卿已经“那脸上身上的肉全瘦干了”，出现了将要死亡的征兆。隐面下的依据为：秦可卿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秦可卿的病象征大明之病；大明之病正是朱棣篡位带来的；崇祯十五年（1642 年）洪承畴在松锦之战中兵败降清是一个分水岭，当大明主力军军事失败后，距离覆亡就不远了。

凤姐儿答应着就出来了，到了尤氏上房坐下。尤氏道：“你冷眼瞧媳妇是怎么样？”凤姐儿低了半日头，说道：“这实在没法儿了。你也该将一应的后事用的东西给他料理料理，冲一冲也好。”尤氏道：“我也叫人暗暗的预备了。就是那件东西不得好木头，暂且慢慢的办罢。”于是凤姐儿吃了茶，说了一会子话儿，说道：“我要快回去回老太太的话去呢。”尤氏道：“你可缓缓的说，别吓着老太太。”凤姐儿道：“我知道。”于是凤姐儿就回来了。到了家中，见了贾母，说：“蓉哥儿媳妇请老太太安，给老太太磕头，说他好些了，求老祖宗放心罢。他再略好些，还要给老祖宗磕头请安来呢。”贾母道：“你看他是怎么样？”凤姐儿说：“暂且无妨，精神还好呢。”贾母听了，沉吟了半日，因向凤姐儿说：“你换换衣服歇歇去罢。”

王熙凤认为秦可卿快死了，但还是欺骗贾母，说秦可卿“精神还好呢”。贾母“沉吟了半日”，说明贾母已经有所觉察。

凤姐儿答应着出来，见过了王夫人，到了家 ，平儿将烘的家常的服给凤姐儿换了。凤姐儿方坐下，问道：“家里没有什么事么？”平儿方端了茶来，递了过去，说道：“没有什么事。就是那三百银子的利银，旺儿媳妇送进来，我收了。再有瑞大爷使人来打听奶奶在家没有，他要来请安说话。”凤姐儿听了，哼了一声，说道：“这畜生合该作死，看他来了怎么样！”平儿因问道：“这瑞大爷是因什么只管来？”凤姐儿遂将九月里宁府园子里遇见他的光景，他说的话，都告诉了平儿。平儿说道：“癞蛤蟆

想天鹅肉吃，没人伦的混帐东西，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凤姐儿道：“等他来了，我自有道理。”不知贾瑞来时作何光景，且听下回分解。

王熙凤收了“三百银子的利银”。

第一十二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话说凤姐正与平儿说话，只见有人回说：“瑞大爷来了。”凤姐急命：“快请进来。”贾瑞见往里让，心中喜出望外，急忙进来，见了凤姐，满面陪笑，连连问好。凤姐儿也假意殷勤，让坐让茶。

贾瑞见凤姐如此打扮，益发酥倒，因饧了眼问道：“二哥哥怎么还不回来？”凤姐道：“不知什么原故。”贾瑞笑道：“别是路上有人绊住了脚了，舍不得回来也未可知？”凤姐道：“也未可知。男人家见一个爱一个也是有的。”贾瑞笑道：“嫂子这话错了，我就不这样。”凤姐笑道：“象你这样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个里也挑不出一个来。”贾瑞听了，喜的抓耳挠腮，又道：“嫂子天天也闷的很？”凤姐道：“正是呢，只盼个人来说话解解闷儿。”贾瑞笑道：“我倒天天闲着，天天过来替嫂子解解闲闷可好不好？”凤姐笑道：“你哄我呢，你那里肯往我这里来？”贾瑞道：“我嫂子跟前，若有一点谎话，天打雷劈！只因素人闻得人说，嫂子是个利害人，在你跟前一点也错不得，所以唬住了我。如今见嫂子最是个有说有笑极疼人的，我怎么不来，——死了也愿意！”凤姐笑道：“果然你是个明白人，比贾蓉两个强远了。我看他那样清秀，只当他们心里明白，谁知竟是两个糊涂虫，一点不知人心。”

贾瑞听这话，越发撞在心坎儿上，由不得又往前凑了一凑，觑着眼看凤姐带的荷包，然后又问戴着什么戒指。凤姐悄悄道：“放尊重着，别叫丫头们看了笑话。”贾瑞如听纶音佛语一般，忙往后退。凤姐笑道：“你该走了。”贾瑞道：“我再坐一坐儿。”“好狠心的嫂子！”凤姐又悄悄的道：“大天白白，人来人往，你就在这里也不方便。你且去，等着晚上起了更你来，悄悄的在西边穿堂儿等我。”贾瑞听了，如得珍宝，忙问道：“你别哄我。但只那里人过的多，怎么好躲的？”　凤姐道：“你只放心。我把上夜的小厮们都放了假，两边门一关，再没别人了。”贾瑞听了，喜之不尽，忙忙的告辞而去，心内以为得手。

此时贾瑞前心犹是未改，再想不到是凤姐捉弄他。过后两日，得了空，便仍来找凤姐。凤姐故意抱怨他失信，贾瑞急的赌身发誓。凤姐因见他自投罗网，少不得再寻别计令他知改，故又约他道：“今日晚上，你别在那里了。你在我这房后小过道子里那间空屋里等我，可别冒撞了。”贾瑞道：“果真？”凤姐道：“谁可哄你，你不信就别来。”贾瑞道：“来，来，来。死也要来！”凤姐道：“这会子你先去罢。”贾瑞料定晚间必妥，此时先去了。凤姐在这里便点兵派将，设下圈套。

正自胡猜，只见黑魆魆的来了一个人，贾瑞便意定是凤姐，不管皂白，饿虎一般，等那人刚至门前，便如猫儿捕鼠的一般，抱住叫道：“亲嫂子，等死我了。”说着，抱到屋里炕上就亲嘴扯裤子，满口里“亲娘”“亲爹”的乱叫起来。那人只不做声，贾瑞拉了自己裤子，硬帮帮的就想顶入。

一面到自己房中更衣洗濯，心下方想到是凤姐顽他，因此发一回恨；再想想凤姐的模样儿，又恨不得一时搂在怀，一夜竟不曾合眼。

自此满心想凤姐，只不敢往荣府去了。

因后来吃“独参汤”，代儒如何有这力量，只得往荣府来寻。王夫人命凤姐秤二两给他，凤姐回说：“前儿新近都替老太太配了药，那整的太太又说留着送杨提督的太太配药，偏生昨儿我已送了去了。”王夫人道：“就是咱们这边没了，你打发个人往你婆婆那边问问，或是你珍大哥哥那府里再寻些来，凑着给人家。吃好了，救人一命，也是你的好处。”　凤姐听了，也不遣人去寻，只得将些渣末泡须凑了

几钱，命人送去，只说：“太太送来的，再也没了。”然后回王夫人说：“都寻了来，共凑了有二两多送去。”

想着，又将正面一照，只见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叫他。贾瑞心中一喜，荡悠悠的觉得进了镜子，与凤姐云雨一番，凤姐仍送他出来。到了床上，“嗳哟”了一声，一睁眼，镜子从手里掉过来，仍是反面立着一个骷髅。贾瑞自觉汗津津的，底下已遗了一滩精。心中到底不足，又翻过正面来，只见凤姐还招手叫他，他又进去。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让贾瑞生病，贾瑞真正死亡是由于他正照风月宝鉴镜造成的。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瑞的原型为明英宗正统帝朱祁镇；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风月宝鉴镜的原型为朱元璋所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之铁碑；明英宗朱祁镇因宠信大太监王振而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俘虏，失去皇位；皇帝可以用太监，但因宠信太监而让太监干政则可能带来灭顶之灾。

第一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话说凤姐儿自贾琏送黛玉往扬州去后，心中实在无趣，每到晚间，不过和平儿说笑一回，就胡乱睡了。　　这日夜间，正和平儿灯下拥炉倦绣，早命浓薰绣被，二人睡下，屈指算行程该到何处，不知不觉已交三鼓。平儿已睡熟了。凤姐方觉星眼微蒙，恍惚只见秦氏从外走来，含笑说道：“婶婶好睡！我今日回去，你也不送我一程。因娘儿们素日相好，我舍不得婶子，故来别你一别。还有一件心愿未了，非告诉婶子，别人未必中用。”

凤姐听了，恍惚问道：“有何心事？你只管托我就是了。”秦氏道：“婶婶，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悲生，若应了那句‘树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诗书旧族了！”凤姐听了此话，心胸大快，十分敬畏，忙问道：“这话虑的极是，但有何法可以永保无虞？”秦氏冷笑道：“婶子好痴也。否极泰来，荣辱自古周而复始，岂人力能可常保的。但如今能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亦可谓常保永全了。即如今日诸事都妥，只有两件未妥，若把此事如此一行，则后日可保永全了。”

秦可卿称王熙凤为“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的专权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作为人称“九千岁”的大太监，当然是宫女队中的“英雄”，当然位在朝廷中的文武大臣男子之上。

凤姐便问何事。秦氏道：“目今祖茔虽四时祭祀，只是无一定的钱粮；第二，家塾虽立，无一定的供给。依我想来，如今盛时固不缺祭祀供给，但将来败落之时，此二项有何出处？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於此。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如此周流，又无竞争，亦不有典卖诸弊。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眼见不日又有一件非常喜事，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要知道，也不过是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此时若不早为后虑，临期只恐后悔无益了。”凤姐忙问：“有何喜事？”秦氏道：“天机不可泄漏。只是我与婶子好了一场，临别赠你两句话，须要记着。”因念道：

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

凤姐还欲问时，只听二门上传事云牌连叩四下，将凤姐惊醒。人回：“东府蓉大奶奶没了。”凤姐

闻听，吓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只得忙忙的穿衣，往王夫人处来。

王熙凤梦中受到秦可卿临终前的“大事”托付，但并没有付诸实施，说明王熙凤讲利而不讲义。隐面下的依据为：秦可卿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朱棣重用太监，埋下后来太监祸国的祸患；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专权大太监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 年）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病危，召见信王朱由检说“忠贤宜委用”，并召谕廷臣说，魏忠贤等“皆恪谨忠贞、可计大事[①]”；然而崇祯帝朱由检登基后很快就处理魏忠贤，魏忠贤在被贬往凤阳的途中自杀。

秦可卿说“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隐面下的依据为：秦可卿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祖茔”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的“茔”地长陵；明十三陵的主陵是朱棣最早兴建的长陵，朱棣之后的十三位大明皇帝除了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外都葬在明十三陵，当然要在长陵“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大明覆亡之后，明十三陵仍然受到大清的尊崇维护，当然“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

王夫人、邢夫人、凤姐等刚迎入上房，又见锦乡侯、川宁侯、寿山伯三家祭礼摆在灵前。

可巧这日非正经日期，亲友来的少，里面不过几位近亲堂客，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并合族中的内眷陪坐。闻人报：“大爷进来了。”唬的众婆娘嗯的一声，往後藏之不迭，独凤姐款款站了起来。

贾珍笑道：“婶子的意思侄儿猜着了，是怕大妹妹劳苦了。若说料理不开，我包管必料理的开，便是错一点儿，别人看着还是不错的。从小儿大妹妹顽笑着就有杀伐决断，如今出了阁，又在那府里办事，越发历练老成了。我想了这几日，除了大妹妹再无人了。婶子不看侄儿、侄儿媳妇的分上，只看死了的分上罢！”说着滚下泪来。

王夫人心中怕的是凤姐未经过丧事，怕他料理不清，惹人耻笑。今见贾珍苦苦的说到这步田地，心中已活了几分，却又眼看着凤姐出神。那凤姐素日最喜揽事办，好卖弄才干，虽然当家妥当，也因未办过婚丧大事，恐人还不伏，巴不得遇见这事。今见贾珍如此一来，他心中早已欢喜。先见王夫人不允，后见贾珍说的情真，王夫人有活动之意，便向王夫人道：“大哥哥说的这么恳切，太太就依了罢。”王夫人悄悄的道：“你可能么？”凤姐道：“有什么不能的。外面的大事已经大哥哥料理清了，不过是里头照管照管，便是我有不知道的，问问太太就是了。”王夫人见说的有理，便不作声。贾珍见凤姐允了，又陪笑道：“也管不得许多了，横竖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我这里先与妹妹行礼，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里去谢。”说着，就作揖下去，凤姐儿还礼不迭。

贾珍便忙向袖中取了宁国府对牌出来，命宝玉送与凤姐，又说：“妹妹爱怎样就怎样，要什么只管拿这个取去，也不必问我。只求别存心替我省钱，只要好看为上；二则也要同那府里一样待人才好，不要存心怕人抱怨。只这两件外，我再没不放心的了。”凤姐不敢就接牌，只看着王夫人。王夫人道：“你哥哥既这么说，你就照看照看罢了。只是别自作主意，有了事，打发人问你哥哥、嫂子要紧。”宝玉早向贾珍手里接过对牌来，强递与凤姐了。又问：“妹妹住在这里，还是天天来呢？若是天天来，越发辛苦了。不如我这里赶着收拾出一个院落来，妹妹住过这几日倒安稳。”凤姐笑道：“不用。那边也离不得我，倒是天天来的好。”贾珍听说，只得罢了。然后又说了一回闲话，方才出去。

贾珍经贾宝玉的推荐请王熙凤出面料理秦可卿丧事，王夫人许可，王熙凤便经贾宝玉的手获得了代表权力的宁国府对牌。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珍的原型为明武宗正德帝朱厚照；贾

[①] zh.wikipedia.org/wiki/魏忠贤

宝玉的原型为朱棣篡位后重刻的明传国宝玺，象征大明皇权；王熙凤的原型为专权大太监魏忠贤；正德帝朱厚照不喜上朝，起初宠信刘瑾、张永、丘聚、谷大用等号称“八虎”的太监，主动将皇权的一部分让渡给虽贪婪专权但颇有政治才能的刘瑾。

一时女眷散后，王夫人因问凤姐：“你今儿怎么样？”凤姐儿道：“太太只管请回去，我须得先理出一个头绪来，才回去得呢。”王夫人听说，便先同邢夫人等回去，不在话下。

这里凤姐儿来至三间一所抱厦内坐了，因想：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第二件，事无专责，临期推委；第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第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第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约束，无脸者不能上进。此五件实是宁国府中风俗。不知凤姐如何处治，且听下回分解。

“这里凤姐儿来至三间一所抱厦内坐了”，说明了王熙凤是从抱厦内开始营划如何整治宁国府的。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大观园的原型为明十三陵；明十三陵中只有景陵祾恩殿有抱厦一间，而景陵为明宣宗宣德帝朱瞻基的陵墓；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朱瞻基令设置内书堂，教导太监们读书，这无意中正式开启了大明太监干政之门，让后世出现了像王振、刘瑾、魏忠贤这样权势滔天的大太监。

第一十四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话说宁国府中都总管来升闻得里面委请了凤姐，因传齐了同事人等说道：“如今请了西府里琏二奶奶管理内事，倘或他来支取东西，或是说话，我们须要比往日小心些。每日大家早来晚散，宁可辛苦这一个月，过后再歇着，不要把老脸丢了。那是个有名的烈货，脸酸心硬，一时恼了，不认人的。”众人都道：“有理。”又有一个笑道：“论理，我们里面也须得他来整理整理，都忒不像了。”正说着，只见来旺媳妇拿了对牌来领取呈文京榜纸札，票上批着数目。众人连忙让坐倒茶，一面命人按数取纸来抱着，同来旺媳妇一路来至仪门口，方交与来旺媳妇自己抱进去了。

宁国府中都总管来升竟然也怕王熙凤这个“有名的烈货”。

凤姐即命彩明钉造簿册。即时传来升媳妇，兼要家口花名册来查看，又限于明日一早传齐家人媳妇进来听差等语。大概点了一点数目单册，问了来升媳妇几句话，便坐车回家。一宿无话。

王熙凤管宁国府的第一步是“要家口花名册来查看”。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时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收集东林党名录，制作《点将录》、《天鉴录》两部花名册，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士。

至次日，卯正二刻便过来了。那宁国府中婆娘媳妇闻得到齐，只见凤姐正与来升媳妇分派，众人不敢擅入，只在窗外听觑。只听凤姐与来升媳妇道：“既托了我，我就说不得要讨你们嫌了。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话，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儿，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治。”说着，便吩咐彩明念花名册，按名一个一个的唤进来看视。

一时看完，便又吩咐道：“这二十个分作两班，一班十个，每日在里头单管人客来往倒茶，别的事不用他们管。这二十个也分作两班，每日单管本家亲戚茶饭，别的事也不用他们管。这四十个人也分作两班，单在灵前上香添油，挂幔守灵，供茶供饭，随起举哀，别的事也不与他们相干。这四个人单在内茶房收管杯碟茶器，若少一件，便叫他四个人描赔。这四个人单管酒饭器皿，少一件，也是他四

个人描赔。这八个人单管监收祭礼。这八个人单管各处灯油、蜡烛、纸札，我总支了来，交与你八个，然后按我的定数再往各处去分派。这三十个每日轮流各处上夜，照管门户，监察火烛，打扫地方。这下剩的按着房屋分开，某人守某处，某处所有桌椅古董起，至于痰盒掸帚，一草一苗，或丢或坏，就和守这处的人算帐描赔。来升家的每日揽总查看，或有偷懒的，赌钱吃酒的，打架拌嘴的，立刻来回我。你有徇情，经我查出，三四辈子的老脸就顾不成了。如今都有定规，以后那一行乱了，只和那一行说话。素日跟我的人，随身自有钟表，不论大小事，我是皆有一定的时辰。横竖你们上房里也有时辰钟。卯正二刻我来点卯，巳正吃早饭，凡有领牌回事的，只在午初刻，戌初烧过黄昏纸，我亲到各处查一遍，回来上夜的交明钥匙。第二日仍是卯正二刻过来。说不得咱们大家辛苦这几日，事完了，你们家大爷自然赏你们。”

王熙凤规定什么人办什么事，什么时间办什么事。

时辰钟，是比时辰表大的计时器。“时辰表，铸金为之。形圆，盘径一寸五分二厘。均分时刻，以针指之。内施轮齿，皆如自鸣钟之法，具体而微，盛以金合。当盘面处空之合径一寸五分二厘，通厚八分，周饰杂宝。金索三行三就，开镂花文。[①]”

说罢，又吩咐按数发与茶叶、油烛、鸡毛掸子、笤帚等物。一面又搬取家伙：桌围、椅搭、坐褥、毡席、痰盒、脚踏之类。一面交发，一面提笔登记，某人管某处，某人领某物，开得十分清楚。众人领了去，也都有了投奔，不似先时只拣便宜的做，剩下的苦差没个招揽。各房中也不能趁乱失迷东西。便是人来客往，也都安静了，不比先前一个正摆茶，又去端饭，正陪举哀，又顾接客。如这些无头绪，荒乱、推托、偷闲、窃取等弊，次日一概都蠲了。

凤姐儿见自己威重令行，心中十分得意。因见尤氏犯病，贾珍又过于悲哀，不大进饮食，自己每日从那府中煎了各样细粥，精致小菜，命人送来劝食。贾珍也另外吩咐每日送上等菜到抱厦内，单与凤姐吃。那凤姐不畏勤劳，天天于卯正二刻就过来点卯理事，独在抱厦内起坐，不与众妯娌合群，便有堂客来往，也不迎会。

王熙凤“独在抱厦内起坐”，即有一个单独的办公地点。

那凤姐必知今日人客不少，在家中歇宿一夜，至寅正，平儿便请起来梳洗。及收拾完备，更衣盥手，吃了几口奶子糖粳粥，漱口已毕，已是卯正二刻了。来旺媳妇率领诸人伺候已久。凤姐出至厅前，上了车，前面打了一对明角灯，大书“荣国府”三个大字，款款来至宁府。

明角灯，即羊角灯，点出大明的“明”字。

凤姐下了车，一手扶着丰儿，两个媳妇执着手把灯罩，簇拥着凤姐进来。宁府诸媳妇迎来请安接待。凤姐缓缓走入会芳园中登仙阁灵前，一见了棺材，那眼泪恰似断线之珠，滚将下来。院中许多小厮垂手伺候烧纸。凤姐吩咐得一声：“供茶烧纸。”只听一棒锣鸣，诸乐齐奏，早有人端过一张大圈椅来，放在灵前，凤姐坐了，放声大哭。于是里外男女上下，见凤姐出声，都忙忙接声嚎哭。

王熙凤“放声大哭”，不过是做给众人看。

一时贾珍尤氏遣人来劝，凤姐方才止住。来旺媳妇献茶漱口毕，凤姐方起身，别过族中诸人，自

[①] 清代笔记小说《茶余客话》卷十三

入抱厦内来，按名查点，各项人数都已到齐，只有迎送亲客上的一人未到。即命传到。那人已张惶愧惧。凤姐冷笑道："我说是谁误了，原来是你！你原比他们有体面，所以才不听我的话。"那人道："小的天天来的早，只有今儿，醒了觉得早些，因又睡迷了，来迟了一步，求奶奶饶过这次。"正说着，只见荣府中的王兴媳妇来了，在前探头。

凤姐且不发放这人，却先问："王兴媳妇作什么？"王兴媳妇已不得先问他完了事，连忙进去说："领牌取线，打车轿上网络。"说着，将个帖儿递上去。凤姐命彩明念道："大轿两顶，小轿四顶，车四辆，共用大小络子若干根，用珠儿线若干斤。"凤姐听了，数目相合，便命彩明登记，取荣国府对牌掷下。王兴家的去了。

凤姐方欲说话时，见荣国府的四个执事人进来，都是要支领东西领牌来的。凤姐命彩明要了帖念过，听了一共四件，指两件说道："这两件开销错了，再算清了来取。"说着掷下帖子来。那二人扫兴而去。

凤姐因见张材家的在旁，因问："你有什么事？"张材家的忙取帖儿回说："就是方才车轿围作成，领取裁缝工银若干两。"凤姐听了，便收了帖子，命彩明登记。待王兴家的交过牌，得了买办的回押相符，然后方与张材家的去领。一面又命念那一个，是为宝玉外书房完竣，支买纸料糊裱。凤姐听了，即命收帖儿登记，待张材家的缴清，又发与这人去了。

凤姐便说道："明儿他也睡迷了，后儿我也睡迷了，将来都没了人了。本来要饶你，只是我头一次宽了，下次人就难管，不如现开发的好。"登时放下脸来，喝令："带出去，打二十板子！"一面又掷下宁国府对牌："出去说与来升，革他一月银米！"众人听说，又见凤姐眉立，知是恼了，不敢怠慢，拖人的出去拖人，执牌传谕的忙去传谕。那人身不由己，已拖出去挨了二十大板，还要进来叩谢。凤姐道："明日再有误的，打四十，后日的六十，有挨打的，只管误！"说着，吩咐："散了罢。"窗外众人听说，方各自执事去了。彼时宁国荣国两处执事领牌交牌的，人来人往不绝，那抱愧被打之人含羞去了，这才知道凤姐利害。众人不敢偷闲，自此兢兢业业，执事保全。不在话下。

王熙凤用严格甚至残酷的手段管理办事之人。

说着，便拉了秦钟，直至抱厦。凤姐才吃饭，见他们来了，便笑道："好长腿子，快上来罢。"宝玉道："我们偏了。"凤姐道："在这边外头吃的，还是那边吃的？"宝玉道："这边同那些浑人吃什么！原是那边，我们两个同老太太吃了来的。"一面归坐。

凤姐吃毕，就有宁国府中的一个媳妇来领牌，为支取香灯事。凤姐笑道："我算着你们今儿该来支取，总不见来，想是忘了。这会子到底来取，要忘了，自然是你们包出来，都便宜了我。"那媳妇笑道："何尝不是忘了，方才想起来，再迟一步，也领不成了！"说罢，领牌而去。

秦钟因笑道："你们两府里都是这牌，倘或别人私弄一个，支了银子跑了，怎样？"凤姐笑道："依你说，都没王法了。"宝玉道："怎么咱们家没人领牌子做东西？"凤姐道："人家来领的时候，你还做梦呢。我且问你，你们这夜书多早晚才念呢？"宝玉道："巴不得这如今就念才好，他们只是不快给收拾出书房来，这也无法。"凤姐笑道："你请我一请，包管就快了。"宝玉道："你要快也不中用。他们该作到那里的，自然就有了。"凤姐笑道："便是他们作，也得要东西，搁不住我不给对牌是难的。"宝玉听说，便猴向凤姐身上立刻要牌，说："好姐姐，给出牌子来，叫他们要东西去。"凤姐道："我乏的身子上生疼，还搁的住揉搓。你放心罢，今儿才领了纸裱糊去了，他们该要的还等叫呢，可不傻了？"宝玉不信，凤姐便叫彩明查册子与宝玉看了。

符牌代表的是权力。明廷规定“符牌：凡宣召亲王，必遣官赍金符以往。亲王之藩及镇守、巡抚诸官奏请符验，俱从兵部奏，行尚宝司领之。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凡公差，以军情重务及奉旨差遣给驿者，兵部既给勘合，即赴内府，关领符验，给驿而去，事竣则缴。[1]”

秦钟与贾宝玉都对王熙凤管的对牌感兴趣。隐面下的依据为：对牌象征权力；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时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专权，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正闹着，人回：“苏州去的人昭儿来了。”凤姐急命唤进来。昭儿打千儿请安。凤姐便问：“回来做什么的？”昭儿道：“二爷打发回来的。林姑老爷是九月初三日巳时没的。二爷带了林姑娘同送林姑老爷灵到苏州，大约赶年底就回来。二爷打发小的来报个信请安，讨老太太示下，还瞧瞧奶奶家里好，叫把大毛服带几件去。”凤姐道：“你见过别人了没有？”昭儿道：“都见过了。”说毕，连忙退去。凤姐向宝玉笑道：“你林妹妹可在咱们家住长了。”宝玉道：“了不得，想来这几日他不知哭的怎样呢！”说着，蹙眉长叹。

听到林黛玉的父亲林如海去世后，王熙凤的第一反应是“笑”。在第四十三回中，王熙凤的生日是“九月初二”。林如海的忌日是“九月初三”。王熙凤与林如海“生死相关”。隐面下的依据为：林如海的原型为明光宗泰昌帝朱常洛；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明光宗驾崩后，时已十四岁的朱由校从未正规进学，照顾其饮食起居魏忠贤因其宠信而获得朝政大权，被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凤姐见昭儿回来，因当着人未及细问贾琏，心中自是记挂，待要回去，争奈事情繁杂，一时去了，恐有延迟失误，惹人笑话。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复令昭儿进来，细问一路平安信息。连夜打点大毛衣服，和平儿亲自检点包裹，再细细追想所需何物，一并包藏交付昭儿。又细细吩咐昭儿：“在外好生小心伏侍，不要惹你二爷生气；时时劝他少吃酒，别勾引他认得混账老婆，--我知道了，回来打折你的腿”等语。赶乱完了，天已四更将尽，总睡下又走了困，不觉又是天明鸡唱，忙梳洗过宁府中来。

“别勾引他认得混账老婆”，此为贾琏娶尤二姐之伏笔。

里面凤姐见日期有限，也预先逐细分派料理，一面又派荣府中车轿人从跟王夫人送殡，又顾自己送殡去占下处。目今正值缮国公诰命亡故，王邢二夫人又去打祭送殡；西安郡王妃华诞，送寿礼；镇国公诰命生了长男，预备贺礼；又有胞兄王仁连家眷回南，一面写家信禀叩父母并带往之物；又有迎春染病，每日请医服药，看医生启帖、症源、药案等事，亦难尽述。又兼发引在迩，因此忙的凤姐茶饭也没工夫吃得，坐卧不得清净。刚到了宁府，荣府的人又跟到宁府；既回到荣府，宁府的人又找到荣府。凤姐见如此，心中倒十分欢喜，并不偷安推托，恐落人褒贬，因此日夜不暇，筹理得十分的整肃。于是合族上下无不称叹者。

王熙凤忙，“合族上下无不称叹者”。此呼应王熙凤的判词“都知爱慕此生才”。

这日伴宿之夕，里面两班小戏并耍百戏的与亲朋堂客伴宿，尤氏犹卧内于室，一应张罗款待，独是凤姐一人周全承应。合族中虽有许多妯娌，但或有羞口的，或有羞脚的，或有不惯见人的，也有惧贵怯官的，种种之类，俱不及凤姐举止舒徐，言语慷慨，珍贵宽大；因此也不把众人放在眼里，挥霍指示，任其所为，目若无人。一夜中灯明火彩，客送官迎，那百般热闹，自不用说的。

[1] 《明史・卷六十八・輿服四》

王熙凤“挥霍指示，任其所为，目若无人”。

第一十五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彼时贾珍带贾蓉来到诸长辈前让坐轿上马，因而贾赦一辈的各自上了车轿，贾珍一辈的也将要上马。凤姐儿因记挂着宝玉，怕他在郊外纵性逞强，不服家人的话，贾政管不着这些小事，惟恐有个失闪，难见贾母，因此便命小厮来唤他。宝玉只得来到他车前。凤姐笑道：“好兄弟，你是个尊贵人，女孩儿一样的人品，别学他们猴在马上。下来，咱们姐儿两个坐车，岂不好？”宝玉听说，忙下了马，爬入凤姐车上，二人说笑前进。

此回回目称王熙凤为王凤姐。

王熙凤说贾宝玉“别学他们猴在马上”，暗示了猴在马上是危险的。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大明在崇祯十七年（1644 年）因为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朱由检自缢而覆亡；这一年为“猴”年，闯王的“闯”字为“马”在“门”内，李自成生肖也属马，所以称之为“猴”在“马”上。

不一时，只见从那边两骑马压地飞来，离凤姐车不远，一齐蹿下来，扶车回说：“这里有下处，奶奶请歇更衣。”凤姐急命请那夫人王夫人的示下，那人回来说：“太太们说不用歇了，叫奶奶自便罢。”凤姐听了，便命歇了再走。众小厮听了，一带辕马，岔出人群，往北飞走。宝玉在车内急命请秦相公。那时秦钟正骑马随着他父亲的轿，忽见宝玉的小厮跑来请他去打尖。秦钟看时，只见凤姐儿的车往北而去，后面拉着宝玉的马，搭着鞍笼，便知宝玉同凤姐坐车，自己也便带马赶上来，同入一庄门内。早有家人将众庄汉撵尽。那庄农人家无多房舍，婆娘们无处回避，只得由他们去了。那些村姑庄妇见了凤姐、宝玉、秦钟的人品衣服，礼数款段，岂有不爱看的？

邢夫人王夫人不歇，王熙凤却“便命歇了再走”。

一时凤姐进入茅堂，因命宝玉等先出去顽顽。宝玉等会意，因同秦钟出来，带着小厮们各处游顽。

只见凤姐儿打发人来叫他两个进去。凤姐洗了手，换衣服抖灰，问他们换不换。宝玉不换，只得罢了。家下仆妇们将带着行路的茶壶茶杯、十锦屉盒、各样小食端来，凤姐等吃过茶，待他们收拾完备，便起身上车。外面旺儿预备下赏封，赏了那本村主人，庄妇等来叩赏。凤姐并不在意，宝玉却留心看时，内中并没有二丫头。一时上了车，出来走不多远，只见迎头二丫头怀里抱着他小兄弟，同着几个小女孩子说笑而来。

外面贾珍款待一应亲友，也有扰饭的，也有不吃饭而辞的，一应谢过乏，从公侯伯子男一起一起的散去，至未末时分方才散尽了。里面的堂客皆是凤姐张罗接待，先从显官诰命散起，也到晌午大错时方散尽了。只有几个亲戚是至近的，等做过三日安灵道场方去。那时邢、王二夫人知凤姐必不能来家，也便就要进城。王夫人要带宝玉去，宝玉乍到郊外，那里肯回去，只要跟凤姐住着。王夫人无法，只得交与凤姐便回来了。

即今秦氏之丧，族中诸人皆权在铁槛寺下榻，独有凤姐嫌不方便，因而早遣人来和馒头庵的姑子净虚说了，腾出两间房子来作下处。

原来这馒头庵就是水月庵，因他庙里做的馒头好，就起了这个浑号，离铁槛寺不远。当下和尚工

课已完，奠过晚茶，贾珍便命贾蓉请凤姐歇息。凤姐见还有几个妯娌们陪着女亲，自己便辞了众人，带着宝玉、秦钟往水月庵来。原来秦业年迈多病，不能在此，只命秦钟等待安灵罢了。那秦钟便只跟着凤姐、宝玉，一时到了水月庵，净虚带领智善、智能两个徒弟出来迎接，大家见过。凤姐等来至净室更衣净手毕，因见智能儿越发长高了，模样儿越发出息了，因说道："你们师徒怎么这些日子也不往我们那里去？"

"族中诸人皆权在铁槛寺下榻，独有凤姐嫌不方便"，单独让净虚"腾出两间房子来作下处"。这显示了王熙凤已经大权在握、与众不同。

"原来这馒头庵就是水月庵"，隐面下，土馒头指坟堆；水，指大清；月，指大明；大清最终彻底覆亡了大明。另外，崇祯帝朱由检有留下墨宝"松风水月"四字，陈寅恪见过。"恪昔年曾于完白山人后裔家见崇祯帝所书'松风水月'四字[①]"。

王熙凤在铁槛寺让附近的馒头庵"腾出两间房子来作下处"，隐面下的依据为：铁槛寺的原型为天寿山皇家陵园（今明十三陵）；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一日，崇祯帝朱由检诏魏忠贤至凤阳看顾皇室祖坟，魏忠贤在去往途中自杀；作为太监却在十三陵有陵墓的是王承恩；崇祯十七年（1644 年），崇祯帝自缢时，只有太监王承恩陪伴并殉主自尽；崇祯帝夫妇被葬入田贵妃的坟墓，王承恩附葬陵侧。

不言老尼陪着凤姐。

凤姐也略坐片时，便回至净室歇息，老尼相送。此时众婆娘媳妇见无事，都陆续散了，自去歇息，跟前不过几个心腹常服侍小婢，老尼便趁机说道："我下有一事，要到府里求太太，先请奶奶一个示下。"凤姐因问何事。老尼道："阿弥陀佛！只因当日我先在长安县内善才庵内出家的时节，那时有个施主姓张，是大财主。他有个女儿小名金哥，那年都往我庙里来进香，不想遇见了长安府府太爷的小舅子李衙内。那李衙内一心看上，要娶金哥，打发人来求亲，不想金哥已受了原任守备的公子的聘定。张家若退亲，又怕守备不依，因此说已有了人家。谁知李公子执意不依，定要娶他女儿。张家正无计策，两处为难。不想守备家听了此信，也不管青红皂白，便来作践辱骂，说一个女孩儿许几家，偏不许退定礼，就打官司告状起来。那张家急了，只得着人上京来寻门路，赌气偏要退定礼。我想如今长安节度云老爷与府上最契，可以求太太与老爷说声，打发一封书去，求云老爷和那守备说声，不怕那守备不依。若是肯行，张家连倾家孝顺，也都情愿。"

明朝没有"长安守备"，只有"南京守备"，南京守备是明官名。永乐十九年（1421 年）迁都北京后置。掌节制南京诸卫所，及南京留守、防护事务。文中"长安"、"都中"、"神京"指代的都是北京。吴梅村《圆圆曲》中有"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其中长安即指代京师北京。

凤姐听了笑道："这事倒不大，只是太太再不管这样的事。"老尼道："太太不管，奶奶也可以主张了。"凤姐听说笑道："我也不等银子使，也不做这样的事。"净虚听了，打去妄想，半晌叹道："虽如此说，张家已知我来求府里，如今不管这事，张家不知道没工夫管这事，不希罕他的谢礼，倒像府里连这点子手段也没有的一般。"

凤姐听了这话，便发了兴头，说道："你是素日知道我的，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

[①]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三章

什么事，我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老尼听说，喜不自禁，忙说：“有！有！这个不难。”凤姐又道：“我比不得他们扯篷拉纤的图银子。这三千银子，不过是给打发说去的小厮作盘缠，使他赚几个辛苦钱，我一个钱也不要他的。便是三万两，我此刻也拿的出来。”老尼连忙答应，又说道：“既如此，奶奶明日就开恩也罢了。”凤姐道：“你瞧瞧我忙的，那一处少了我？既应了你，自然快快的了结。”老尼道：“这点子事，别人的跟前就忙的不知怎么样，若是奶奶的跟前，再添上些也不够奶奶一发挥的。只是俗语说的‘能者多劳’，太太因大小事见奶奶妥贴，越发都推给奶奶了，奶奶也要保重金体才是。”一路话奉承的凤姐越发受用，也不顾劳乏，更攀谈起来。

王熙凤已经有三万两银子，还要狮子大张口挣这个三千两银子，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明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贪赃枉法，贪婪无度。

三千两银子不是小数目。在第五十三回中，乌进孝给宁国府贾珍的交租单上列的折银也才二千五百两。也就是说王熙凤动动嘴就能挣得比宁国府一年收租的银子还多。

一时宽衣要安歇的时节，凤姐在里间，秦钟宝玉在外间，满地下皆是家下婆子，打铺坐更。凤姐因怕通灵玉失落，便等宝玉睡下，命人拿来塞在自己枕边。宝玉不知与秦钟算何帐目，未见真切，未曾记得，此系疑案，不敢纂创。

王熙凤拿走贾宝玉的通灵宝玉，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贾宝玉的通灵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的物理实体；《明熹宗实录》卷一记载“李进忠、刘逊、魏进忠等擅开宝库，盗取珍藏”，魏进忠就是后来的魏忠贤；天启年间，魏忠贤极受天启帝朱由校宠信，专擅朝政，胡作非为，犹如拿走皇帝的宝玺，窃取皇权。

宝玉那里肯回去，又有秦钟恋着智能，调唆宝玉求凤姐再住一天。凤姐想了一想：凡丧仪大事虽妥，还有一半点小事未曾安插，可以指此再住一日，岂不又在贾珍跟前送了满情；二则又可以完净虚那事；三则顺了宝玉的心，贾母听见，岂不欢喜？因有此三益，便向宝玉道：“我的事都完了，你要在这里逛，少不得索性辛苦一日罢了，明儿可是定要走的了。”宝玉听说，千姐姐万姐姐的央求：“只住一日，明儿回去的。”于是又住了一夜。

凤姐便命悄悄将昨日老尼之事，说与来旺儿。来旺儿心中俱已明白，急忙进城找着主文的相公，假托贾琏所嘱，修书一封，连夜往长安县来，不过百里路程，两日工夫俱已妥协。那节度使名唤云光，久受贾府之情，这点小事，岂有不允之理，给了回书，旺儿回来。且不在话下。

王熙凤解决老尼的问题是让来旺儿“假托贾琏所嘱，修书一封”，即伪造公文。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升任秉笔太监；秉笔太监负责以朱笔重新誊写内阁针对大臣奏章给皇帝的票拟建议；天启帝朱由校喜好木工，懈怠国事不理朝政，这样秉笔太监就可轻易伪造公文而窃权。

却说凤姐等又过了一日，次日方别了老尼，着他三日后往府里去讨信。那秦钟与智能百般不忍分离，背地里多少幽期密约，俱不用细述，只得含恨而别。凤姐又到铁槛寺中照望一番。宝珠执意不肯回家，贾珍只得派妇女相伴。后回再见。

第一十六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那凤姐已是得了云光的回信，俱已妥协。老尼达知张家，果然那守备忍气吞声的受了前聘之物。

谁知那张家父母如此爱势贪财，却养了个知义多情的女儿，闻得父母退了前夫，他便将一条麻绳悄悄的自缢了。那守备之子闻得金哥自缢，他也是个极多情的，遂也投河而死，不负妻义。张李两家没趣，真是人财两空。这里凤姐却坐享了三千两，王夫人等连一点消息也不知道。自此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也不消多记。

第五十三回乌进孝交给贾珍的年租实物“共折银二千五百两”。此处王熙凤轻松挣了三千两银子，比宁国府一年年租还多。

王熙凤在净虚的挑拨下，收三千两银子，伪造文书，借贾琏的权力，让金哥死了，接着守备之子投河而死，张李两家人财两空。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时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贪婪成习，视财如命；金哥的原型为后金开国大汗努尔哈赤；原任守备的公子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正式建国，国号“金”，史称后金；万历年间，努尔哈赤虽然崛起，但其势力还较小，犹如万历帝朱翊钧的“女儿”“金哥”；天启六年正月（1626 年）大明与后金进行宁远之战，袁崇焕打败努尔哈赤，明军取得胜利，后金军战败，这也是首次明军打败后金军，此时大明的皇帝为天启帝朱由校，当然如“守备之子”；天启六年（1626 年）八月，后金开国大汗努尔哈赤在宁远之败后病逝，犹如“金哥”“自缢”；一年后，天启七年（1627 年）八月，天启帝朱由校因在西苑与魏忠贤泛舟落水，被救后病重而去世，犹如“守备之子”“投河而死”；天启年间，魏忠贤篡权当政时期，大明打败了后金，清太祖努尔哈赤病死，天启帝朱由校落水而死，犹如王熙凤篡权之时“金哥”与“守备之子”先后自尽；魏忠贤大规模搜捕杀害东林党人，各地官吏阿谀奉承，朝中正人被驱逐，导致朝廷极度败坏，到崇祯帝朱由检继位后，明廷无法积累足够多的文武人才，无法给出解决内忧外患有效对策，终至覆亡；魏忠贤是大明覆亡的直接推手，犹如王熙凤害死人命而祸害贾府。

那时贾母正心神不定，在大堂廊下伫立，那邢夫人、王夫人、尤氏、李纨、凤姐、迎春姊妹以及薛姨妈等皆在一处，听如此信至，贾母便唤进赖大来细问端的。

且说贾琏自回家参见过众人，回至房中。正值凤姐近日多事之时，无片刻闲暇之工，见贾琏远路归来，少不得拨冗接待，房内无外人，便笑道：“国舅老爷大喜！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小的听见昨日的头起报马来报，说今日大驾归府，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不知赐光谬领否？”贾琏笑道：“岂敢岂敢，多承多承！”一面平儿与众丫鬟参拜毕，献茶。贾琏遂问别后家中的诸事，又谢凤姐的操持劳碌。凤姐道：“我那里管得这些事！见识又浅，口角又笨，心肠又直率，人家给个棒槌，我就认作针。脸又软，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心里就慈悲了。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些不自在，就吓的我连觉也睡不着了。我苦辞了几回，太太又不容辞，倒反说我图受用，不肯习学了。殊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多走。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们，那一位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报怨。‘坐山观虎斗’、‘借剑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油瓶儿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武艺。况且我年纪轻，头等不压众，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更可笑那府里忽然蓉儿媳妇死了，珍大哥又再三再四的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日；我是再四推辞，太太断不依，只得从命。依旧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哥还报怨后悔呢。你这一来了，明儿你见了他，好歹描补描补，就说我年纪小，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委他的。”

王熙凤奉承贾琏，示弱自己，掩盖自己残酷对待下人的事实，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掌权。

正说着，只听外间有人说话，凤姐便问：“是谁？”平儿进来回道：“姨太太打发了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我已经说了，打发他回去了。”

凤姐道：“嗳！往苏杭走了一趟回来，也该见些世面了，还是这样眼馋肚饱的。你要爱他，不值什么，我去拿平儿换了他来如何？那薛老大也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这一年来的光景，他为要香菱不能到手，和姨妈打了多少饥荒。也因姨妈看着香菱模样儿好还是末则，其为人行事，却又比别的女孩子不同，温柔安静，差不多的主子姑娘也跟他不上呢，故此摆酒请客的费事，明堂正道的与他作了妾。过了没半月，也看的马棚风一般了，我倒心里可惜了的。”

这里凤姐乃问平儿：“方才姨妈有什么事，巴巴打发了香菱来？”平儿笑道：“那里来的香菱，是我借他暂撒个谎。奶奶说说，旺儿嫂子越发连个承算也没了。”说着，又走到凤姐身边，悄悄的说道：“奶奶的那利钱银子，迟不送来，早不送来，这会子二爷在家，他且送这个来了。幸亏我在堂屋里撞见，不然时走了来回奶奶，二爷倘或问奶奶是什么利钱，奶奶自然不肯瞒二爷的，少不得照实告诉二爷。我们二爷那脾气，油锅里的钱还要找出来花呢，听见奶奶有了这个梯己，他还不放心的花了呢。所以我赶着接了过来，叫我说了他两句，谁知奶奶偏听见了问，我就撒谎说香菱来了。”凤姐听了笑道：“我说呢，姨妈知道你二爷来了，忽剌巴的反打发个房里人来了？原来是你这蹄子肏鬼。”

平儿说王熙凤“奶奶自然不肯瞒二爷的”，实际上王熙凤当然要瞒着贾琏放高利贷。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时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贪婪成习，视财如命。

说话时贾琏已进来，凤姐便命摆上酒馔来，夫妻对坐。凤姐虽善饮，却不敢任兴，只陪侍着贾琏。一时贾琏的乳母赵嬷嬷走来，贾琏凤姐忙让吃酒，令其上炕去。赵嬷嬷执意不肯。

贾琏向桌上拣两盘肴馔与他放在杌上自吃。凤姐又道：“妈妈很嚼不动那个，倒没的硌了他的牙。”因向平儿道：“早起我说那一碗火腿炖肘子很烂，正好给妈妈吃，你怎么不拿了去赶着叫他们热来？”又道：“妈妈，你尝一尝你儿子带来的惠泉酒。”

王熙凤在贾琏面前是孝顺的媳妇。

凤姐笑道：“妈妈你放心，两个奶哥哥都交给我。你从小奶的儿子，你还有什么不知他那脾气的？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可是现放着奶哥哥，那一个不比人强？你疼顾照看他们，谁敢说个‘不’字儿？没的白便宜了外人。——我这话也说错了，我们看着是‘外人’，你却是看着‘内人’一样呢。”说的满屋里人都笑了。嬷嬷也笑个不住，又念佛道：“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来了。若说‘内人’‘外人’这些混帐原故，我们爷是没有，不过是脸软心慈，搁不住人求两句罢了。”凤姐笑道：“可不是呢，有‘内人’的他才慈软呢，他在咱们娘儿们跟前才是刚硬呢！”嬷嬷笑道：“奶奶说的太尽情了，我也乐了，再吃一杯好酒。从此我们奶奶作了主，我就没的愁了。”

王熙凤在贾琏面前照顾贾琏奶妈的利益。

赵嬷嬷说“可是屋子里跑出青天来了”。隐面下的依据为：屋子象征大明天下；青，谐音“清”；大清前身为后金，后金是万历年间由努尔哈赤从大明独立出来建国的。

凤姐道：“可是别误了正事。才刚老爷叫你作什么？”贾琏道：“就为省亲。”凤姐忙问道：“省亲的事竟准了不成？”贾琏笑道：“虽不十分准，也有八分准了。”凤姐笑道：“可见当今的隆恩。历来听

书看戏，古时从未有的。”

凤姐笑道：“若果如此，我可也见个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若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见世面了。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赵嬷嬷道：“嗳哟哟，那可是千载希逢的！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像倘海水似的！说起来……”凤姐忙接道：“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候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海舫，是战船的一种，此处应指大船。大明在万历年间与日本之间的露梁海战，就有福船、楼船、桅槽、沙船、苍船、铜绞艄、海舫、八喇虎等各种战船。海塘，是人工修建的挡潮堤坝。

王熙凤说“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点出“太祖皇帝”。“舜巡”，《史记》称：“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隐面下，大明的皇帝中死于“巡狩”途中的只有明成祖朱棣；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明太祖禁止太监干政，而明成祖重用太监，明成祖正如太监的“太祖”；朱棣庙号从“太”宗改为成“祖”，正是“太”、“祖”；“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的事件原型应为朱棣在位期间三次从南京至北京中的一次或多次，其北上以巡狩的名义称为北巡；朱棣在第五次亲征蒙古返京途中驾崩。

王熙凤说“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时候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点出这些外国都是海外国家，需坐海船才能到达中国。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大明重用太监干政从朱棣永乐年间开始；朱棣遣太监郑和等出使西洋诸国，推动朝贡体系建构，又恢复市舶司建制，以市舶太监主持朝贡贸易，并“厚往薄来”，优待贡使。

永乐元年复置广东、福建、浙江三市舶司，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暹罗、占城、西洋诸国，“设官如洪武初制，寻命内臣提督之”。万历《广东通志》谓永乐元年八月，“命内臣齐喜提督广东市舶，置市舶提举司。命吏部依洪武初制，置提举一员，副提举二员。上以海外番国朝贡之使附带货物前来交易者，有官以主之。此置市舶提举之始”

朱棣派郑和六下西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万国来朝。永乐十九年正月，朱棣迁都北京。大太监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为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 年 3 月 3 日）出发，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 年 9 月 2 日）回国，此为永乐年间最后一次下西洋。永乐二十一年（1423 年），以西洋古里为首有十六国使臣一千两百人来华聚集北京参加盛会，各国都是郑和下西洋交往招徕的海外国家。

隐面下，王熙凤的“我爷爷”的原型应为大太监郑和；从建文四年（1402 年）到永乐二十一年（1423 年），正是“二三十年”。王熙凤说“若早生二三十年”与第七回焦大说“二十年头里的焦大太爷眼里有谁？”相呼应。

凤姐道：“常听见我们太爷们也这样说，岂有不信的。只纳罕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赵嬷嬷道：“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

赵嬷嬷敢说皇帝“买这个虚热闹”。这暗示赵嬷嬷的原型并非凡人。

正说的热闹，王夫人又打发了来瞧凤姐吃了饭不曾。凤姐便知有事等他，忙忙的吃了半碗饭，漱口要走，又有二门上小厮们回：“东府里蓉、蔷二位哥儿来了。”贾琏才漱了口，平儿捧着盆盥手，见他二人来了，便问：“什么话？快说。”凤姐且止步稍候，听他二人回些什么。

贾蓉在身旁灯影下悄拉凤姐的衣襟，凤姐会意，因笑道：“你也太操心了，难道你父亲比你还不会用人？”“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谁都是在行的？孩子们已长的这么大了，‘没吃过猪肉，也看见过猪跑’。大爷派他去，原不过是个坐纛旗儿，难道认真的叫他讲价钱会经纪去呢！依我说就很好。”

凤姐忙向贾蔷道：“既这样，我有两个在行妥当人，你就带他们去办，这个便宜了你呢。”贾蔷忙陪笑说：“正要和婶婶讨两个人呢，这可巧了。”因问名字。凤姐便问赵嬷嬷。彼时赵嬷嬷已听呆了话，平儿忙笑推他，他才醒悟过来，忙说：“一个叫赵天梁，一个叫赵天栋。”凤姐道：“可别忘了，我可干我的去了。”说着便出去了。贾蓉忙送出来，又悄悄的向凤姐道：“婶子要什么东西，吩咐我开个帐给蔷兄弟带了去，叫他按帐置办了来。”凤姐笑道：“别放你娘的屁！我的东西还没处摆呢，稀罕你们鬼鬼祟祟的？”说着一迳去了。

赵嬷嬷通过与贾琏的关系，几句话就让王熙凤为自己儿子赵天梁与赵天栋谋取了事务。

接着回事的人来，不止三四次，贾琏害乏，便传与二门上，一应不许传报，俱等明日料理。凤姐至三更时分方下来安歇，一宿无话。

第一十八回　林黛玉误剪香囊袋　贾元春归省庆元宵

当下又人回，工程上等着糊东西的纱绫，请凤姐去开楼拣纱绫；又有人来回，请凤姐开库，收金银器皿。

王熙凤既要“去开楼拣纱绫”，又要“开库收金银器皿”。隐面下，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犹如朝廷总管，独揽大权；最终勒死崇祯帝朱由检的物体是“绫”；覆亡大明的外敌为大清，其前身为后金，即“金”。

凤姐听了道：“既是这么着，老太太、太太且请回房，等是时候再来也不迟。”于是贾母等暂且自便，园中悉赖凤姐照理。又命执事人带领太监们去吃酒饭。

王熙凤“命执事人带领太监们去吃酒饭”，点出“太监”。

邢夫人、李纨、王熙凤、迎、探、惜三姊妹等，俱在旁围绕，垂泪无言。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

尤氏、凤姐等上来启道：“筵宴齐备，请贵妃游幸。”

已而至正殿，谕免礼归座，大开筵宴。贾母等在下相陪，尤氏、李纨、凤姐等亲捧羹把盏。

尤氏、李纨、凤姐等，皆金银锞四锭，表礼四端。

第一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且说荣宁二府中连日用尽心力，真是人人力倦，各各神疲，又将园中一应陈设动用之物收拾了两三天方完。第一个凤姐事多任重，别人或可偷安躲静，独他是不能脱得的；二则本性要强，不肯落人褒贬，只扎挣着与无事的人一样。第一个宝玉是极无事最闲暇的。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可巧凤姐正在上房算完输赢账，听得後面一片声嚷，便知是李嬷嬷老病发了，排揎宝玉的人。一一正值他今儿输了钱，迁怒于人。便连忙赶过来，拉了李嬷嬷，笑道："好妈妈，别生气。大节下老太太才喜欢了一日，你是个老人家，别人高声，你还要管他们呢，难道你反不知道规矩，在这里嚷起来，叫老太太生气不成？你只说谁不好，我替你打他。我家里烧的滚热的野鸡，快来跟我吃酒去。"一面说，一面拉着走，又叫："丰儿，替你李奶奶拿着拐棍子，擦眼泪的手帕子。"那李嬷嬷脚不沾地跟了凤姐走了，一面还说："我也不要这老命了，越性今儿没了规矩，闹一场子，讨个没脸，强如受那娼妇蹄子的气！"后面宝钗黛玉随着，见凤姐儿这般，都拍手笑道："亏这一阵风来，把个老婆子撮了去了。"

王熙凤好言好语劝走李嬷嬷。

正说着，可巧凤姐在窗外过，都听在耳内，便隔窗说道："大正月又怎么了？环兄弟小孩子家，一半点儿错了，你只教导他，说这些淡话作什么！凭他怎么去，还有太太老爷管他呢，就大口啐他！他现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环兄弟，出来，跟我顽去。"

王熙凤说贾环是主子，因为贾环是贾政的儿子，赵姨娘没有资格教导他。赵姨娘是妾，在王熙凤眼里是奴才，不是主子。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太监出于自己的奴才身份，看人都是分为主子与奴才来看；位居一人之下的魏忠贤眼中的主子只有天启帝朱由校。

贾环素日怕凤姐比怕王夫人更甚，听见叫他，忙唯唯的出来。赵姨娘也不敢则声。凤姐向贾环道："你也是个没气性的！时常说给你：要吃，要喝，要顽，要笑，只爱同那一个姐姐妹妹哥哥嫂子顽，就同那个顽。你不听我的话，反叫这些人教的歪心邪意，狐媚子霸道的。自己不尊重，要往下流走，安着坏心，还只管怨人家偏心。输了几个钱？就这么个样儿！"贾环见问，只得诺诺的回说："输了一二百。"凤姐道："亏你还是爷，输了一二百钱就这样！"回头叫丰儿："去取一吊钱来，姑娘们都在后头顽呢，把他送了顽去。你明儿再这么下流狐媚子，我先打了你，打发人告诉学里，皮不揭了你的！为你这个不尊重，恨的你哥哥牙根痒痒，不是我拦着，窝心脚把你的肠子窝出来了。"喝命："去罢！"贾环诺诺的跟了丰儿，得了钱，自己和迎春等顽去。不在话下。

第二十一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

那天早又掌灯时分，王夫人、李纨、凤姐、迎、探、惜等都往贾母这边来，大家闲话了一回，各自归寝。湘云仍往黛玉房中安歇。

谁知凤姐之女大姐病了，正乱着请大夫来诊脉。大夫便说："替夫人奶奶们道喜，姐儿发热是见喜了，并非别病。"王夫人凤姐听了，忙遣人问："可好不好？"医生回道："病虽险，却顺，倒还不妨。预备桑虫猪尾要紧。"凤姐听了，登时忙将起来：一面打扫房屋供奉痘疹娘娘，一面传与家人忌煎炒等物，一面命平儿打点铺盖衣服与贾琏隔房，一面又拿大红尺头与奶子丫头亲近人等裁衣。外面又打扫净室，款留两个医生，轮流斟酌诊脉下药，十二日不放家去。贾琏只得搬出外书房来斋戒，凤姐与平

儿都随着王夫人日日供奉娘娘。

“姐儿发热是见喜了”，见喜即长天花。旧时天花为险疾，希望痘疹发出后能够平安，所以称为“见喜”。

“预备桑虫猪尾要紧”，桑虫即蚕蛹；猪尾不是指猪尾巴而是指猪尾膏。明申斗垣刊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 年）的《外科启玄》中的《群方加减法》有对猪尾膏的记载：“猪尾膏，治血不活透、心经闷乱者；辰砂（末一两）；每服看大人或一钱或五分，猪尾尖血调成膏，用紫草汤送下。”清程杏轩编于道光六年岁（1826 年）的《医述》的《卷十五 • 痘疹精华》中则有记载：“痘家用药，……攻发，则大桑虫、猪尾膏为正兵……（《橡村痘诀》）”。

那个贾琏，只离了凤姐便要寻事，独寝了两夜，便十分难熬，便暂将小厮们内有清俊的选来出火。

一日大姐毒尽瘢回，十二日后送了娘娘，合家祭天祀祖，还愿焚香，庆贺放赏已毕，贾琏仍复搬进卧室。见了凤姐，正是俗语云“新婚不如远别”，更有无限恩爱，自不必烦絮。

王熙凤竟然随着贾琏“祭天”了。北京天坛是大明帝王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场所。有祭天之权者多半为贵族，平民只能祭拜各乡土神，不能享有祭天之权。

次日早起，凤姐往上屋去后，平儿收拾贾琏在外的衣服铺盖，不承望枕套中抖出一绺青丝来。

一语未了，只听凤姐声音进来。贾琏听见松了手，平儿刚起身，凤姐已走进来，命平儿快开匣子，替太太找样子。平儿忙答应了找时，凤姐见了贾琏，忽然想起来，便问平儿：“拿出去的东西都收进来了么？”平儿道：“收进来了。”凤姐道：“可少什么没有？”平儿道：“我也怕丢下一两件，细细的查了查，也不少。”凤姐道：“不少就好，只是别多出来罢？”平儿笑道：“不丢万幸，谁还添出来呢？”凤姐冷笑道：“这半个月难保干净，或者有相厚的丢下的东西：戒指、汗巾、香袋儿，再至于头发、指甲，都是东西。”一席话，说的贾琏脸都黄了。贾琏在凤姐身后，只望着平儿杀鸡抹脖使眼色儿。平儿只装着看不见，因笑道：“怎么我的心就和奶奶的心一样！我就怕有这些个，留神搜了一搜，竟一点破绽也没有。奶奶不信时，那些东西我还没收呢，奶奶亲自翻寻一遍去。”凤姐笑道：“傻丫头，他便有这些东西，那里就叫咱们翻着了！”说着，寻了样子又上去了。

平儿道：“他醋你使得，你醋他使不得。他原行的正走的正，你行动便有个坏心，连我也不放心，别说他了。”贾琏道：“你两个一口贼气。都是你们行的是，我凡行动都存坏心。多早晚都死在我手里！”

一句未了，凤姐走进院来，因见平儿在窗外，就问道：“要说话两个人不在屋里说，怎么跑出一个来，隔着窗子，是什么意思？”贾琏在窗内接道：“你可问他，倒象屋里有老虎吃他呢。”平儿道：“屋里一个人没有，我在他跟前作什么？”凤姐儿笑道：“正是没人才好呢。”平儿听说，便说道：“这话是说我呢？”凤姐笑道：“不说你说谁？”平儿道：“别叫我说出好话来了。”说着，也不打帘子让凤姐，自己先摔帘子进来，往那边去了。凤姐自掀帘子进来，说道：“平儿疯魔了。这蹄子认真要降伏我，仔细你的皮要紧！”贾琏听了，已绝倒在炕上，拍手笑道：“我竟不知平儿这么利害，从此倒伏他了。”凤姐道：“都是你惯的他，我只和你说！”贾琏听说忙道：“你两个不卯，又拿我来作人。我躲开你们。”凤姐道：“我看你躲到那里去。”贾琏道：“我就来。”凤姐道：“我有话和你商量。”不知商量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王熙凤说“平儿疯魔了。这蹄子认真要降伏我”，贾琏也说“平儿这么利害”，暗示了平儿确实“降伏”了王熙凤。隐面下的依据为：平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崇祯帝朱由检登基之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处理魏忠贤，最终魏忠贤在贬去凤阳途中畏罪自杀；确实是朱由检“降伏”了魏忠贤。在第一回中，一僧一道曾说“好事多魔”。

第二十二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迷贾政悲谶语

话说贾琏听凤姐儿说有话商量，因止步问是何话。凤姐道：“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你到底怎么样呢？”贾琏道：“我知道怎么样！你连多少大生日都料理过了，这会子倒没了主意？”凤姐道：“大生日料理，不过是有一定的则例在那里。如今他这生日，大又不是，小又不是，所以和你商量。”贾琏听了，低头想了半日道：“你今儿糊涂了。现有比例，那林妹妹就是例。往年怎么给林妹妹过的，如今也照依给薛妹妹过就是了。”凤姐听了，冷笑道：“我难道连这个也不知道？我原也这么想定了。但昨儿听见老太太说，问起大家的年纪生日来，听见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虽不是整生日，也算得将笄之年。老太太说要替他作生日。想来若果真替他作，自然比往年与林妹妹的不同了。”贾琏道：“既如此，比林妹妹的多增些。”凤姐道：“我也这们想着，所以讨你的口气。我若私自添了东西，你又怪我不告诉明白你了。”贾琏笑道：“罢，罢，这空头情我不领。你不盘察我就够了，我还怪你！”说着，一径去了，不在话下。

王熙凤说 “薛大妹妹今年十五岁”，又说“二十一是薛妹妹的生日”。隐面下的依据为：薛宝钗的原型为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崇祯十二年（1639 年）二月开始松锦之战；皇太极在位十七年，其在位的第“十五”年为崇祯十四年（1641 年），这一年八月十八日皇太极带病急援松锦之战，一路上鼻血不止，六昼夜兼行 500 余里，七月十九日到达锦州城北的戚家堡（辽宁锦县齐家堡），然后与明军决战于松山，次年崇祯“十五”年（1642 年）皇太极在松锦之战中攻陷松山与锦州，俘虏洪承畴，完全击溃大明在辽东的防御体系；皇太极出生于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 年 11 月 28 日）十月二十五日，去世于崇祯十六年八月初九日（1643 年 9 月 21 日），享年五十岁；皇太极的去世之日的阳历正是“二十一”日。

谁想贾母自见宝钗来了，喜他稳重和平，正值他才过第一个生辰，便自己蠲资二十两，唤了凤姐来，交与他置酒戏。凤姐凑趣笑道：“一个老祖宗给孩子们作生日，不拘怎样，谁还敢争，又办什么酒戏。既高兴要热闹，就说不得自己花上几两。巴巴的找出这霉烂的二十两银子来作东道，这意思还叫我赔上。果然拿不出来也罢了，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压塌了箱子底，只是勒掯我们。举眼看看，谁不是儿女？难道将来只有宝兄弟顶了你老人家上五台山不成？那些梯己只留于他，我们如今虽不配使，也别苦了我们。这个够酒的？够戏的？”说的满屋里都笑起来。贾母亦笑道：“你们听听这嘴！我也算会说的，怎么说不过这猴儿。你婆婆也不敢强嘴，你和我嘮嘮的。”凤姐笑道：“我婆婆也是一样的疼宝玉，我也没处去诉冤，倒说我强嘴。”说着，又引着贾母笑了一回，贾母十分喜悦。

王熙凤说贾宝玉会顶了贾母“上五台山”，指信佛的贾母的希望百年后归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王熙凤将贾母百年之事用来说笑，实为对贾母大不敬。

次日便先送过衣服玩物礼去，王夫人、凤姐、黛玉等诸人皆有随分不一，不须多记。

吃了饭点戏时，贾母一定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折《西游记》。贾母自是欢喜，然后便命凤姐点。凤姐亦知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便点了一出《刘二当衣》。【庚辰眉批：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贾母果真更又喜欢，然后便命黛玉点。

《刘二当衣》应依据明代沈采《裴度香山还带记》第十三出《刘二勒债》改编。裴度是唐朝中期名相。剧演书生裴度即将赴京赶考，遣老仆裴旺到妻弟刘二当铺典当衣物，不料刘二为富不仁，不仅不当，还将衣物抵为利息，在此过程中，刘二装痴卖傻、插科打诨，唱一些异腔别调来搪塞裴旺。这正符合“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的特点。

在第五十七回中，邢岫烟对薛宝钗说“前儿我悄悄的把绵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她去的当铺正是薛家开的。

《刘二当衣》，隐面下暗示了，邢岫烟与薛家某人的关系犹如仆人裴旺与刘二的关系，邢岫烟是吃亏之人。

脂批说“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王熙凤点戏，最有可能帮王熙凤用笔圈点剧目名的是心腹平儿或兄弟贾宝玉。在第二十八回中，王熙凤对贾宝玉说“你来的好。进来，进来，替我写几个字儿。”宝玉为石，脂砚也为石。贾宝玉帮王熙凤写字，犹如脂砚帮王熙凤执笔。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为钤印用，与砚一样为石头；钤印即是写字；魏忠贤不识字，却能用明传国宝玺进行权力运作，正如“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

> 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林黛玉道：“安静看戏罢，还没唱《山门》，你倒《妆疯》了。”说的湘云也笑了。于是大家看戏。
>
> 至晚散时，贾母深爱那作小旦的与一个作小丑的，因命人带进来，细看时益发可怜见。因问年纪，那小旦才十一岁，小丑才九岁，大家叹息一回。贾母令人另拿些肉果与他两个，又另外赏钱两串。凤姐笑道：“这个孩子扮上活象一个人，你们再看不出来。”宝钗心里也知道，便只一笑，不肯说。宝玉也猜着了，亦不敢说。史湘云接着笑道：“倒象林妹妹的模样儿。”

林黛玉口中的《妆疯》出自万历年间传奇作品《薛平辽金貂记》。小旦，一般指年轻女性角色。小丑，一般指插科打诨比较滑稽或貌不惊人的角色，小人物。

王熙凤说“这个孩子扮上活象一个人”。史湘云说出戏子像林黛玉，这对于林黛玉是极不友好与不尊敬的，如果她与林黛玉是友好关系，即便知道如此也不会说出来。这暗示了史湘云与林黛玉之间存在对立关系。而王熙凤爱插科打诨，正像九岁的小丑。林黛玉为年轻女性，正像十一岁的小旦。

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魏忠贤出生于隆庆二年（1568 年）；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出生于万历三十九（1611 年）；天启二年（1622 年），朱由检被兄长天启帝朱由校册封为信王，登上历史舞台，此时朱由检十一岁；而魏忠贤为极受皇帝宠信，人称“九千岁”；朱由检与魏忠贤，正犹如“十一岁”的小旦与“九”（千）“岁”的小丑；在朱由检还为信王的时候，就素厌恶阉党专权，不为魏忠贤所容，常称病不朝；五年之后的天启七年（1627 年）八月，朱由检登基，首先处理的就是魏忠贤。

> 上面贾母、贾政、宝玉一席，下面王夫人、宝钗、黛玉、湘云又一席，迎、探、惜三个又一席。地下婆娘丫鬟站满。李宫裁、王熙凤二人在里间又一席。

王熙凤与李纨为一类。

凤姐自里间忙出来插口道："你这个人，就该老爷每日令你寸步不离方好。适才我忘了，为什么不当着老爷，撺掇叫你也作诗谜儿。若果如此，怕不得这会子正出汗呢。"说的宝玉急了，扯着凤姐儿，扭股儿糖似的只是厮缠。

第二十三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不想后街上住的贾芹之母周氏，正盘算着也要到贾政这边谋一个大小事务与儿子管管，也好弄些银钱使用，可巧听见这件事出来，便坐轿子来求凤姐。凤姐因见他素日不大拿班作势的，便依允了，想了几句话便回王夫人说："这些小和尚道士万不可打发到别处去，一时娘娘出来就要承应。倘或散了，若再用时，可是又费事。依我的主意，不如将他们竟送到咱们家庙里铁槛寺去，月间不过派一个人拿几两银子去买柴米就完了。说声用，走去叫来，一点儿不费事呢。"王夫人听了，便商之于贾政。贾政听了笑道："倒是提醒了我，就是这样。"即时唤贾琏来。

王熙凤巧言惑上，其实是为自己盘算。

当下贾琏正同凤姐吃饭，一闻呼唤，不知何事，放下饭便走。凤姐一把拉住，笑道："你且站住，听我说话。若是别的事我不管，若是为小和尚们的事，好歹依我这么着。"如此这般教了一套话。贾琏笑道："我不知道，你有本事你说去。"凤姐听了，把头一梗，把筷子一放，腮上似笑不笑的瞅着贾琏道："你当真的，是玩话？"贾琏笑道："西廊下五嫂子的儿子芸儿来求了我两三遭，要个事情管管。我依了，叫他等着。好容易出来这件事，你又夺了去。"凤姐儿笑道："你放心。园子东北角子上，娘娘说了，还叫多多的种松柏树，楼底下还叫种些花草。等这件事出来，我管保叫芸儿管这件工程。"贾琏道："果这样也罢了。只是昨儿晚上，我不过是要改个样儿，你就扭手扭脚的。"凤姐儿听了，嗤的一声笑了，向贾琏啐了一口，低下头便吃饭。

王熙凤控制贾琏，把工程"又夺了去"。

贾琏已经笑着去了，到了前面见了贾政，果然是小和尚一事。贾琏便依了凤姐主意，说道："如今看来，芹儿倒大大的出息了，这件事竟交予他去管办。横竖照在里头的规例，每月叫芹儿支领就是了。"贾政原不大理论这些事，听贾琏如此说，便如此依了。贾琏回到房中告诉凤姐儿，凤姐即命人去告诉了周氏。贾芹便来见贾琏夫妻两个，感谢不尽。凤姐又作情央贾琏先支三个月的，叫他写了领字，贾琏批票画了押，登时发了对牌出去。银库上按数发出三个月的供给来，白花花二三百两。

贾琏依了王熙凤，虽然他地位高于王熙凤，实际上成为了王熙凤的傀儡。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天启年间，魏忠贤权力滔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懂政事也不管政事的天启皇帝实际上成为了魏忠贤的权力傀儡。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香菱嘻嘻的笑道："我来寻我们的姑娘的，找他总找不着。你们紫鹃也找你呢，说琏二奶奶送了什么茶叶来给你的。走罢，回家去坐着。"一面说着，一面拉着黛玉的手回潇湘馆来了。果然凤姐儿送了两小瓶上用新茶来。

王熙凤"送了两小瓶上用新茶"给林黛玉，要讨好林黛玉。上，指皇帝。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天启七年（1627 年），朱由检

登基成为崇祯皇帝，当然为“上”；魏忠贤立即送上四位美女，朱由检不为所动。《明季北略》记载：“上初立，魏逆进国色四人，欲不受，恐致疑，遂纳之入宫。遍索其体，虚无他物。止带端各佩香丸一粒，大如黍子，名迷魂香，一触之，魂即为之迷矣。上命勿进。”

不久嘉兴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功；九伤民财；十通关节”；崇祯帝召魏忠贤至殿上，当众宣读，魏忠贤随即以重金拜托皇帝身边的老太监徐应元求情，然后辞职[①]。

正说着，只见一群人簇着凤姐出来了。贾芸深知凤姐是喜奉承尚排场的，忙把手逼着，恭恭敬敬抢上来请安。凤姐连正眼也不看，仍往前走着，只问他母亲好，“怎么不来我们这里逛逛？”贾芸道：“只是身上不大好，倒时常记挂着婶子，要来瞧瞧，又不能来。”凤姐笑道：“可是会撒谎，不是我提起他来，你就不说他想我了。”贾芸笑道：“侄儿不怕雷打了，就敢在长辈前撒谎。昨儿晚上还提起婶子来，说婶子身子生的单弱，事情又多，亏婶子好大精神，竟料理的周周全全，要是差一点儿的，早累的不知怎么样呢。”

凤姐听了满脸是笑，不由的便止了步，问道：“怎么好好的你娘儿们在背地里嚼起我来？”贾芸道：“有个原故，只因我有个朋友，家里有几个钱，现开香铺。只因他身上捐着个通判，前儿选了云南不知那一处，连家眷一齐去，把这香铺也不在这里开了。便把帐物攒了一攒，该给人的给人，该贱发的贱发了，象这细贵的货，都分着送与亲朋。他就一共送了我些冰片，麝香。我就和我母亲商量，若要转买，不但卖不出原价来，而且谁家拿这些银子买这个作什么，便是很有钱的大家子，也不过使个几分几钱就挺折腰了，若说送人，也没个人配使这些，倒叫他一文不值半文转卖了。因此我就想起婶子来。往年间我还见婶子大包的银子买这些东西呢，别说今年贵妃宫中，就是这个端阳节下，不用说这些香料自然是比往常加上十倍去的。因此想来想去，只孝顺婶子一个人才合式，方不算遭塌这东西。”一边说，一边将一个锦匣举起来。

王熙凤“喜奉承尚排场”。通判，明朝期间为各府的副职，位于知府、同知之下。

贾芸说有个通判朋友“前儿选了云南不知那一处，连家眷一齐去”。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芸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的宝玺；前文开香料铺的卜世仁的原型正是南明弘光帝朱由崧；贾芸的开香铺的朋友的原型为南明永历帝朱由榔；朱由榔是朱由崧的堂弟；南明永历九年（1655 年，顺治十二年）起，永历帝朱由榔逃入云南，在李定国的保护下居住了五年多；永历十六年四月十五日（1662 年 6 月 1 日，清康熙元年），南明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朱由榔，以及其子，在云南昆明被吴三桂以弓弦处绞，南明覆亡。“朱明”二字，去掉一横以及月字，可组合为“香”字。

凤姐正是要办端阳的节礼，采买香料药饵的时节，忽见贾芸如此一来，听这一篇话，心下又是得意又是欢喜，便命丰儿：“接过芸哥儿的来，送了家去，交给平儿。”因又说道：“看着你这样知好歹，怪道你叔叔常提你，说你说话儿也明白，心里有见识。”贾芸听这话入了港，便打进一步来，故意问道：“原来叔叔也曾提我的？”凤姐见问，才要告诉他与他管事情的那话，便忙又止住，心下想道：“我如今要告诉他那话，倒叫他看着我见不得东西似的，为得了这点子香，就混许他管事了。今儿先别提起这事。”想毕，便把派他监种花木工程的事都隐瞒的一字不提，随口说了两句淡话，便往贾母那里去了。

王熙凤欲擒故纵。

[①] zh.wikipedia.org/wiki/魏忠贤

至次日来至大门前，可巧遇见凤姐往那边去请安，才上了车，见贾芸来，便命人唤住，隔窗子笑道：“芸儿，你竟有胆子在我的跟前弄鬼。道你送东西给我，原来你有事求我。昨儿你叔叔才告诉我说你求他。”贾芸笑道：“求叔叔这事，婶子休提，我昨儿正后悔呢。早知这样，我竟一起头求婶子，这会子也早完了。谁承望叔叔竟不能的。”凤姐笑道：“怪道你那里没成儿，昨儿又来寻我。”贾芸道：“婶子辜负了我的孝心，我并没有这个意思。若有这个意思，昨儿还不求婶子。如今婶子既知道了，我倒要把叔叔丢下，少不得求婶子好歹疼我一点儿。”凤姐冷笑道：“你们要拣远路儿走，叫我也难说。早告诉我一声儿，有什么不成的，多大点子事，耽误到这会子。那园子里还要种花，我只想不出一个人来，你早来不早完了。”贾芸笑道：“既这样，婶子明儿就派我罢。”凤姐半晌道：“这个我看着不大好。等明年正月里烟火灯烛那个大宗儿下来，再派你罢。”贾芸道：“好婶子，先把这个派了我罢。果然这个办的好，再派我那个。”凤姐笑道：“你倒会拉长线儿。罢了，要不是你叔叔说，我不管你的事。我也不过吃了饭就过来，你到午错的时候来领银子，后儿就进去种树。”说毕，令人驾起香车，一径去了。

贾芸求贾琏办不成的事，如果早求王熙凤，“这会子也早完了”。这说明王熙凤手中的权力已经大过其丈夫贾琏，喧宾夺主。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控朝政，有事求天启皇帝还不如求魏忠贤，以至于“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①]”

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闹着，只见有个老嬷嬷进来传凤姐的话说：“明日有人带花儿匠来种树，叫你们严禁些，衣服裙子别混晒混晾的。那土山上一溜都都拦着帏幔呢，可别混跑。”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展眼过了一日，原来次日就是王子腾夫人的寿诞，那里原打发人来请贾母王夫人的，王夫人见贾母不自在，也便不去了。倒是薛姨妈同凤姐儿并贾家几个姊妹、宝钗、宝玉一齐都去了，至晚方回。

两人正说着，只见凤姐来了，拜见过王夫人。

凤姐三步两步的上炕去替宝玉收拾着，一面笑道：“老三还是这么慌脚鸡似的，我说你上不得高台盘。赵姨娘时常也该教导教导他。”一句话提醒了王夫人，那王夫人不骂贾环，便叫过赵姨娘来骂道：“养出这样黑心不知道理下流种子来，也不管管！几番几次我都不理论，你们得了意了，越发上来了！”

前文王熙凤说过赵姨娘“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这里又说“赵姨娘时常也该教导教导他”，也就是说王熙凤说话前后矛盾，实际上是见风使舵使然。

那赵姨娘素日虽然常怀嫉妒之心，不忿凤姐宝玉两个，也不敢露出来；如今贾环又生了事，受这场恶气，不但吞声承受，而且还要走去替宝玉收拾。

赵姨娘与王熙凤之间为对立关系。

宝玉道：“有些疼，还不妨事。明儿老太太问，就说是我自己烫的罢了。”凤姐笑道：“便说是自己烫的，也要骂人为什么不小心看着，叫你烫了！横竖有一场气生的，到明儿凭你怎么说去罢。”

[①] zh.wikipedia.org/wiki/魏忠贤

赵姨娘听说，鼻子里笑了一声，说道：“罢，罢，再别说起。如今就是个样儿，我们娘儿们跟的上这屋里那一个儿！也不是有了宝玉，竟是得了活龙。他还是小孩子家，长的得人意儿，大人偏疼他些也还罢了；我只不伏这个主儿。”一面说，一面伸出两个指头儿来。马道婆会意，便问道：“可是琏二奶奶？”赵姨娘唬的忙摇手儿，走到门前，掀帘子向外看看无人，方进来向马道婆悄悄说道：“了不得，了不得！提起这个主儿，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送到娘家去，我也不是个人。”

赵姨娘不满王熙凤“这一分家私要不都叫他搬送到娘家去”，表面上似乎是要与王熙凤争家产，实际上是控诉王熙凤盗窃家产，让贾府经济败坏。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通过控制天启帝朱由校将大量皇家财产搬送给自己家族。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中有多处天启帝朱由校赏赐魏忠贤的记载，如：“户部请给魏良乡田土，得旨，肃宁伯养瞻地土准照例从优给赐七百顷”，“巡按直隶御史何廷枢查拨过肃宁伯魏良卿庄田，坐献县等县赡地七百顷，每岁额徵银二千一百两”，“诏肃宁侯魏良卿照武定侯岁支禄米二千五百石，原给庄田七百顷外再加三百顷”，“诏给魏良卿禄米，照魏国公事例，岁支五千石，所赐庄田再加一千顷以示眷酬”，“加授东安侯魏良栋为太子太保，并赐第宅，给银三万七千一百四十二两，禄米岁支二千五百石，本色一千七百五十石，折色七百五十石，择腴地一千顷为赡田”。

魏忠贤被贬去凤阳时携带“珍宝四十辆”，崇祯帝大怒，下令捉拿。当时情况有记载：“上震怒。批云：崔呈秀著九卿会勘，魏忠贤著内官刘应选、郑康升押发凤阳看守皇陵，籍其家。徐应元为忠贤分解。上骂曰：奴侪与奸臣相通，笞一百棍，发南京去。忠贤遂将珍宝四十辆、马千匹、壮士八百行，通政使杨绍震劾逆贤在途拥兵云云。乞早肆诸市朝。疏奏，上即传旨兵部云：朕临御以来，深思治理，乃有逆党魏忠贤擅窃国柄，奸盗内帑，诬陷忠良，草菅多命，狠如狼虎，本当肆市，以雪象冤，姑从轻降发凤阳，岂巨恶不思自改，致将素畜亡命之徒，身带凶刃，环拥随护，势若叛然，朕心甚恶，著锦衣卫差的当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处交割，其经过地方，著该抚按等官，多拨官兵，沿途护送，所有跟随群奸，即时擒拿具奏，毋得纵容遗患。若有疏虞，罪有所归，尔兵部马上差官星速传示各该衙门。钦此。[①]”

听见房内有笑声，林黛玉便入房中看时，原来是李宫裁、凤姐、宝钗都在这里呢，一见他进来都笑道：“这不又来了一个。”林黛玉笑道：“今儿齐全，谁下帖子请来的？”凤姐道：“前儿我打发了丫头送了两瓶茶叶去，你往那去了？”林黛玉笑道：“哦，可是倒忘了，多谢多谢。”凤姐儿又道：“你尝了可还好不好？”没有说完，宝玉便说道：“论理可倒罢了，只是我说不大甚好，也不知别人尝着怎么样。”宝钗道：“味倒轻，只是颜色不大好些。”凤姐道：“那是暹罗进贡来的。我尝着也没什么趣儿，还不如我每日吃的呢。”林黛玉道：“我吃着好，不知你们的脾胃是怎样？”宝玉道：“你果然爱吃，把我这个也拿了去吃罢。”凤姐笑道：“你要爱吃，我那里还有呢。”林黛玉道：“果真的，我就打发丫头取去了。”凤姐道：“不用取去，我打发人送来就是了。我明儿还有一件事求你，一同打发人送来。”林黛玉听了笑道：“你们听听，这是吃了他们家一点子茶叶，就来使唤人了。”凤姐笑道：“倒求你，你倒说这些闲话，吃茶吃水的。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众人听了一齐都笑起来。林黛玉红了脸，一声儿不言语，便回过头去了。李宫裁笑向宝钗道：“真真我们二婶子的诙谐是好的。”林黛玉道：“什么诙谐，不过是贫嘴贱舌讨人厌恶罢了。”说着便啐了一口。

王熙凤说“暹罗进贡来的”茶叶不好吃。暹罗，泰国古称。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实权人物大太监魏忠贤；天启年间暹罗有向大明进贡。天启二年“暹罗国进

[①] 《明季北略》卷三

贡金叶表文及方物宴赉如例[①]”。天启三年“暹罗国王森烈帕腊等遣使赍方物贡贺登极给赏回赐如例[②]”。

第一回中赤瑕宫神瑛侍者以甘露灌溉绛珠草。绛珠仙子下世为林黛玉。此处王熙凤说林黛玉“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与之相呼应，即喝水需付出代价。

凤姐笑道：“你别作梦！你给我们家作了媳妇，少什么？”指宝玉道：“你瞧瞧，人物儿、门第配不上，根基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点还玷辱了谁呢？”林黛玉抬身就走。

林黛玉认为王熙凤是“贫嘴贱舌讨人厌恶”，王熙凤对林黛玉的反驳话中带刺，暗含对立情绪，不是真心希望林黛玉与贾宝玉成婚。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朱由检还为信王的时候，就素厌恶阉党专权，不为魏忠贤所容，常称病不朝，两人当然对立；据说魏忠贤曾与兵部尚书崔呈秀密谋政变，不料崔呈秀胆小惊慌说“恐外有义兵”；朱由检登基后第一件事便是处理魏忠贤。

独凤姐只和林黛玉说笑，正眼也不看他们。宝钗方欲说话时，只见王夫人房内的丫头来说：“舅太太来了，请奶奶姑娘们出去呢。”李宫裁听了，连忙叫着凤姐等走了。赵、周两个忙辞了宝玉出去。宝玉道：“我也不能出去，你们好歹别叫舅母进来。”又道：“林妹妹，你先略站一站，我说一句话。”凤姐听了，回头向林黛玉笑道：“有人叫你说话呢。”说着便把林黛玉往里一推，和李纨一同去了。

正没个主见，只见凤姐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众人越发慌了。周瑞媳妇忙带着几个有力量的胆壮的婆娘上去抱住，夺下刀来，抬回房去。

贾宝玉“拿刀弄杖，寻死觅活的，闹得天翻地覆”之时，正是王熙凤“手持一把明晃晃钢刀砍进园来，见鸡杀鸡，见狗杀狗，见人就要杀人”之时。这暗示了贾宝玉害重病与王熙凤的杀人之间存在关联。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对朝廷正人的杀害让朝廷沦为帮凶与小人之场，栋梁人才的缺乏让大明在面对大清威胁时危在旦夕，犹如象征大明皇权的明传国宝玺害重病。

看看三日光阴，那凤姐和宝玉躺在床上，亦发连气都将没了。合家人口无不惊慌，都说没了指望，忙着将他二人的后世的衣履都治备下了。

在赵姨娘与马道婆的合作整治下，王熙凤与贾宝玉同时几乎死去。隐面下的依据为：超姨娘的原型为李自成；马道婆的原型为皇太极；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十九日，崇祯帝朱由检自缢，大明覆亡，此时跟随朱由检的太监王承恩也自缢殉主；王承恩于崇祯年间担任司礼监秉笔太监，侍奉崇祯帝大半辈子，他并未似魏忠贤一般的夺权造反，而帮助崇祯帝办公，但是有些官臣觉得他的权力过甚，有越权之行为，如户部尚书周延儒曾向崇祯帝进言，认为王承恩的权势过大，是另一个魏忠贤[③]。

在正统十四年（1449 年）八月，发生土木堡之变，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俘虏，大太监王

[①]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二十九》
[②]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三十一》
[③] zh.wikipedia.org/wiki/王承恩

振被杀。在这个事件中，皇帝被俘虏并没有躺下死亡，皇权也没有受到影响。

宝钗笑道："我笑如来佛比人还忙：又要讲经说法，又要普渡众生；这如今宝玉，凤姐姐病了，又烧香还愿，赐福消灾；今才好些，又管林姑娘的姻缘了。你说忙的可笑不可笑。"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且说宝钗、迎春、探春、惜春、李纨、凤姐等并巧姐、大姐、香菱与众丫鬟们在园内玩耍，独不见林黛玉。

只见凤姐儿站在山坡上招手叫，红玉连忙弃了众人，跑至凤姐前，笑问："奶奶使唤作什么？"凤姐打谅了一打谅，见他生的干净俏丽，说话知趣，因笑道："我的丫头今儿没跟进来。我这会子想起一件事来，使唤个人出去，可不知你能干不能干，说的齐全不齐全？"红玉笑道："奶奶有什么话，只管吩咐我说去。若说不齐全，误了奶奶的事，凭奶奶责罚罢了。"凤姐笑道："你是那位小姐房里的？我使出去，他回来找你，我好替你答应。"红玉道："我是宝二爷房里的。"凤姐听了笑道："嗳哟！你原来是宝玉房里的，怪道呢，也罢了。你到我们家，告诉你平姐姐：外头屋里桌子上汝窑盘子架儿底下放着一卷银子，那是一百六十两，给绣匠的工价，等张材家的来要，当面称给他瞧了，再给他拿去。再里头床头间有一个小荷包拿了来。"

汝窑，古代著名窑厂，北宋时期在汝州创办，并以其生产地命名。

在第三十九回中，刘姥姥说"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在第七十二回中，贾琏说"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王熙凤随便就让一个不认识的丫头去到家里说汝窑盘子下有"一百六十两"银子，这可是一个农村家庭八年的生活费。由此可见，王熙凤所经手的钱财很可能是在百万两或以上银子级别。

红玉听说撤身去了，回来只见凤姐不在这山坡子上了。因见司棋从山洞里出来，站着系裙子，便赶上来问道："姐姐，不知道二奶奶往那里去了？"司棋道："没理论。"红玉听了，抽身又往四下里一看，只见那边探春宝钗在池边看鱼。红玉上来陪笑问道："姑娘们可知道二奶奶那去了？"

这里红玉听说，不便分证，只得忍着气来找凤姐儿。到了李氏房中，果见凤姐儿在这里和李氏说话儿呢。红玉上来回道："平姐姐说，奶奶刚出来了，他就把银子收了起来，才张材家的来讨，当面称了给他拿去了。"说着将荷包递了上去，又道："平姐姐教我回奶奶：才旺儿进来讨奶奶的示下，好往那家子去。平姐姐就把那话按着奶奶的主意打发他去了。"凤姐笑道："他怎么按我的主意打发去了？"

话未说完，李氏道："嗳哟！这些话我就不懂了。什么'奶奶''爷爷'的一大堆。"凤姐笑道："怨不得你不懂，这是四五门子的话呢。"说着又向红玉笑道："好孩子，难为你说的齐全。别像他们扭扭捏捏的蚊子似的。嫂子不知道，如今除了我随手使的几个人之外，我就怕和人说话。他们必定把一句话拉长了作两三截儿，咬文咬字，拿着腔儿，哼哼唧唧的，急的我冒火，他们那里知道！先时我们平儿也是这么着，我就问着他：难道必定装蚊子哼哼就是美人了？说了几遭才好些儿了。"李宫裁笑道："都像你泼皮破落户才好。"凤姐又道："这一个丫头就好。方才两遭，说话虽不多，听那口声就简断。"说着又向红玉笑道："你明儿伏侍我去罢。我认你作女儿，我一调理你就出息了。"

王熙凤说平儿"装蚊子哼哼"。在第二十八回中，薛蟠唱"一个蚊子哼哼哼。"蚊子吸血。

红玉听了，扑哧一笑。凤姐道：“你怎么笑？你说我年轻，比你能大几岁，就作你的妈了？你别作春梦呢！你打听打听，这些人头比你大的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今儿抬举了你呢！”红玉笑道：“我不是笑这个，我笑奶奶认错了辈数了。我妈是奶奶的女儿，这会子又认我作女儿。”凤姐道：“谁是你妈？”李宫裁笑道：“你原来不认得他？他是林之孝之女。”凤姐听了十分诧异，说道：“哦！原来是他的丫头。”又笑道：“林之孝两口子都是锥子扎不出一声儿来的。我成日家说，他们倒是配就了的一对夫妻，一对天聋地哑。那里承望养出这么个伶俐丫头来！你十几岁了？”红玉道：“十七岁了。”又问名字，红玉道：“原叫红玉的，因为重了宝二爷，如今只叫红儿了。”

王熙凤说“这些人头比你大的大的，赶着我叫妈，我还不理”，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魏忠贤在天启年间权倾天下，朝廷之上之外皆攀其为爷爷或干爹；“举朝阿谀顺指者但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头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魏忠贤自己也在民间养了不少义子，如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①]。

凤姐听说将眉一皱，把头一回，说道：“讨人嫌的很！得了玉的益似的，你也玉，我也玉。”因说道：“既这么着肯跟，我还和他妈说，‘赖大家的如今事多，也不知这府里谁是谁，你替我好好的挑两个丫头我使’，他一般答应着。他饶不挑，倒把这女孩子送了别处去。难道跟我必定不好？”李氏笑道：“你可是又多心了。他进来在先，你说话在后，怎么怨的他妈！”凤姐道：“既这么着，明儿我和宝玉说，叫他再要人，叫这丫头跟我去。可不知本人愿意不愿意？”红玉笑道：“愿意不愿意，我们也不敢说。只是跟着奶奶，我们也学些眉眼高低，出入上下，大小的事也得见识见识。”刚说着，只见王夫人的丫头来请，凤姐便辞了李宫裁去了。

王熙凤与玉存在对立情绪。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玉，可指象征大明皇权的传国玉玺；魏忠贤专权祸国，当然与大明皇权之间本质上为对立关系。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宝玉叹道：“当初姑娘来了，那不是我陪着顽笑？凭我心爱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听见姑娘也爱吃，连忙干干净净收着等姑娘吃。一桌子吃饭，一床上睡觉。丫头们想不到的，我怕姑娘生气，我替丫头们想到了。我心里想着：姊妹们从小儿长大，亲也罢，热也罢，和气到了儿，才见得比人好。如今谁承望姑娘人大心大，不把我放在眼睛里，倒把外四路的什么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儿上，倒把我三日不理四日不见的。我又没个亲兄弟亲姊妹。——虽然有两个，你难道不知道是和我隔母的？我也和你似的独出，只怕同我的心一样。谁知我是白操了这个心，弄的有冤无处诉！”说着不觉滴下眼泪来。

在贾宝玉眼中，王熙凤与薛宝钗一样，都是“外四路的什么”人。这说明贾宝玉并不喜欢王熙凤。

凤姐因在里间屋里看着人放桌子，听如此说，便走来笑道：“宝兄弟不是撒谎，这倒是有的。上日薛大哥亲自和我来寻珍珠，我问他作什么，他说配药。他还抱怨说，不配也罢了，如今那里知道这么费事。我问他什么药，他说是宝兄弟的方子，说了多少药，我也没工夫听。他说不然我也买几颗珍珠了，只是定要头上带过的，所以来和我寻。他说：‘妹妹就没散的，花儿上也得，掐下来，过后儿我拣好的再给妹妹穿了来。’我没法儿，把两枝珠花儿现拆了给他。还要了一块三尺上用大红纱去，乳钵乳了隔面子呢。”凤姐说一句，那宝玉念一句佛，说：“太阳在屋子里呢！”凤姐说完了，宝玉又道：“太太想，这不过是将就呢。正经按那方子，这珍珠宝石定要在古坟里的，有那古时富贵人家装裹的头面，

[①] zh.wikipedia.org/wiki/魏忠贤

拿了来才好。如今那里为这个去刨坟掘墓，所以只是活人带过的，也可以使得。”

王熙凤给了薛蟠“两枝珠花儿”。依据贾宝玉的说法，薛蟠是“花了有上千的银子”才得到了，这符合王熙凤贪财的为人。贾宝玉说“去刨坟掘墓”得的才是正经，王夫人说“翻尸盗骨的，作了药也不灵”，贾宝玉又说“只是活人带过的，也可以使得”。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 年）十一月，魏忠贤上吊自杀，然后尸体被挖出后，任人千刀万剐，当然是“刨坟掘墓”、“翻尸盗骨”。

宝玉吃了茶，便出来，一直往西院来。可巧走到凤姐儿院门前，只见凤姐蹬着门槛子拿耳挖子剔牙，看着十来个小厮们挪花盆呢。见宝玉来了，笑道：“你来的好。进来，进来，替我写几个字儿。”宝玉只得跟了进来。到了屋里，凤姐命人取过笔砚纸来，向宝玉道：“大红妆缎四十匹，蟒缎四十匹，上用纱各色一百匹，金项圈四个。”宝玉道：“这算什么？又不是帐，又不是礼物，怎么个写法？”凤姐儿道：“你只管写上，横竖我自己明白就罢了。”宝玉听说只得写了。凤姐一面收起，一面笑道：“还有句话告诉你，不知你依不依？你屋里有个丫头叫红玉，我合你说说，要叫了来使唤，总也没说，今儿见你才想起来。”宝玉道：“我屋里的人也多的很，姐姐喜欢谁，只管叫了来，何必问我。”凤姐笑道：“既这么着，我就叫人带他去了。”宝玉道：“只管带去。”说着便要走。凤姐儿道：“你回来，我还有一句话呢。”宝玉道：“老太太叫我呢，有话等我回来罢。”说着便来至贾母这边，只见都已吃完饭了。

王熙凤“命人取过笔砚纸来”，自己不会写，让贾宝玉写，其实就是让贾宝玉按她的意志行事。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不识字的魏忠贤在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后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窃权矫旨，以皇帝之名行自己意志。

在第二十二回中，在王熙凤“便点了一出《刘二当衣》”处有庚辰眉批“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脂批说王熙凤让脂砚写字。而正文中是王熙凤让贾宝玉写字。隐面下，这暗示了作批语的脂砚并非现实中的人物，而是书中的人物。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一时，凤姐儿来了，因说起初一日在清虚观打醮的事来，遂约着宝钗、宝玉、黛玉等看戏去。宝钗笑道：“罢，罢，怪热的。什么没看过的戏，我就不去了。”凤姐儿道：“他们那里凉快，两边又有楼。咱们要去，我头几天打发人去，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把楼打扫干净，挂起帘子来，一个闲人不许放进庙去，才是好呢。我已经回了太太了，你们不去我去。这些日子也闷的很了。家里唱动戏，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　　贾母听说，笑道：“既这么着，我同你去。”凤姐听说，笑道：“老祖宗也去，敢情好了！就只是我又不得受用了。”贾母道：“到明儿，我在正面楼上，你在旁边楼上，你也不用到我这边来立规矩，可好不好？”凤姐儿笑道：“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

贾母将清虚观的两座楼进行了势力划分，贾母“在正面楼上”，王熙凤“在旁边楼上”。

贾母坐一乘八人大轿，李氏、凤姐儿、薛姨妈每人一乘四人轿，宝钗、黛玉二人共坐一辆翠盖珠缨八宝车，迎春、探春、惜春三人共坐一辆朱轮华盖车。然后贾母的丫头鸳鸯、鹦鹉、琥珀、珍珠，林黛玉的丫头紫鹃、雪雁、春纤，宝钗的丫头莺儿、文杏，迎春的丫头司棋、绣桔，探春的丫头侍书、翠墨，惜春的丫头入画、彩屏，薛姨妈的丫头同喜、同贵，外带着香菱，香菱的丫头臻儿，李氏的丫头素云、碧月，凤姐儿的丫头平儿、丰儿、小红，并王夫人两个丫头也要跟了凤姐儿去的金钏、彩云，奶子抱着大姐儿带着巧姐儿另在一车，还有两个丫头，一共又连上各房的老嬷嬷奶娘并跟出门的家人

媳妇子，乌压压的占了一街的车。

凤姐儿知道鸳鸯等在后面，赶不上来搀贾母，自己下了轿，忙要上来搀。可巧有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儿，拿着剪筒，照管剪各处蜡花，正欲得便且藏出去，不想一头撞在凤姐儿怀里。凤姐便一扬手，照脸一下，把那小孩子打了一个筋斗，骂道："野牛肏的，胡朝那里跑！"那小道士也不顾拾烛剪，爬起来往外还要跑。正值宝钗等下车，众婆娘媳妇正围随的风雨不透，但见一个小道士滚了出来，都喝声叫"拿，拿，拿！打，打，打！"

贾母听了忙问："是怎么了？"贾珍忙出来问。凤姐上去搀住贾母，就回说："一个小道士儿，剪灯花的，没躲出去，这会子混钻呢。"

说毕，只见凤姐儿笑道："张爷爷，我们丫头的寄名符儿你也不换去。前儿亏你还有那么大脸，打发人和我要鹅黄缎子去！要不给你，又恐怕你那老脸上过不去。"张道士呵呵大笑道："你瞧，我眼花了，也没看见奶奶在这里，也没道多谢。符早已有了，前日原要送去的，不指望娘娘来作好事，就混忘了，还在佛前镇着。待我取来。"说着跑到大殿上去，一时拿了一个茶盘，搭着大红蟒缎经袱子，托出符来。大姐儿的奶子接了符。张道士方欲抱过大姐儿来，只见凤姐笑道："你就手里拿出来罢了，又用个盘子托着。"张道士道："手里不干不净的，怎么拿？用盘子洁净些。"凤姐儿笑道："你只顾拿出盘子来，倒唬我一跳。我不说你是为送符，倒象是和我们化布施来了。"众人听说，哄然一笑，连贾珍也掌不住笑了。贾母回头道："猴儿猴儿，你不怕下割舌头地狱？"凤姐儿笑道："我们爷儿们不相干。他怎么常常的说我该积阴骘，迟了就短命呢！"

王熙凤的女儿贾巧姐是拜张道士为师，做寄名徒弟，以便能顺利长大成人。所以张道士要给贾巧姐一个寄名的牌子，即寄名符。

张道士在清虚观说寄名符"在佛前镇着"，说明清虚观中有佛像。作为道教的清虚观怎么会有佛像呢？这说明清虚观是道教派别全真教的道观。全真教认为儒家、释教、道教的核心都是"道"，提倡三教合一，三教平等。

北京与山西都有清虚观。北京清虚观，在《日下旧闻考》卷五十四中记载有："清虚观在旧鼓楼大街，有景泰五年胡濙撰碑。"山西的清虚观位于山西省平遥县城内东大街，始建于唐显庆二年（657 年），原称太平观，北宋治平元年（1064 年）改称清虚观，元初改称太平兴国观，后又改太平崇圣宫，清代复称清虚观。山西的清虚观，现在仍然按照道东佛西的传统布局安排。

割舌头地狱，即拔舌地狱，指佛教称人生前毁谤佛法，死后堕入受拔舌刑罚的地狱。后用来泛指因口舌罪过而堕入的地狱。

贾母说王熙凤"猴儿猴儿，你不怕下割舌头地狱？"王熙凤说张道士常常说她"该积阴骘，迟了就短命"。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专擅朝政，权倾天下，大肆捕杀朝廷正人；崇祯帝朱由检一登基后就处理魏忠贤，魏忠贤自杀于去凤阳途中；魏忠贤祸国之烈，为大明太监之最，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大明覆亡，这一年为猴年。

这里贾母与众人上了楼，在正面楼上归坐。凤姐等占了东楼。

贾母上了楼。

原来冯紫英家听见贾府在庙里打醮，连忙预备了猪羊香烛茶银之类的东西送礼。凤姐儿听了，忙赶过正楼来，拍手笑道："嗳呀！我就不防这个。只说咱们娘儿们来闲逛逛，人家只当咱们大摆斋坛的来送礼。都是老太太闹的。这又不得不预备赏封儿。"

凤姐又说："打墙也是动土，已经惊动了人，今儿乐得还去逛逛。"

凤姐见不去，自己带了人去，也不在话下。

凤姐于这些上虽不通达，但只见他三人形景，便知其意，便也笑着问人道："你们大暑天，谁还吃生姜呢？"众人不解其意，便说道："没有吃生姜。"凤姐故意用手摸着腮，诧异道："既没人吃生姜，怎么这么辣辣的？"宝玉黛玉二人听见这话，越发不好过了。

一时宝钗凤姐去了，林黛玉笑向宝玉道："你也试着比我利害的人了。谁都像我心拙口笨的，由着人说呢。"

从贾母这里出来，往西走过了穿堂，便是凤姐的院落。到他们院门前，只见院门掩着。知道凤姐素日的规矩，每到天热，午间要歇一个时辰的，进去不便，遂进角门，来到王夫人上房内。

王熙凤夏天会睡午觉。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凤姐昨日晚间王夫人就告诉了他宝玉金钏的事，知道王夫人不自在，自己如何敢说笑，也就随着王夫人的气色行事，更觉淡淡的。

湘云答应了，将三个戒指儿包上，歇了一歇，便起身要瞧凤姐等人去。众奶娘丫头跟着，到了凤姐那里，说笑了一回，出来便往大观园来，见过了李宫裁，少坐片时，便往怡红院来找袭人。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挞

此时里面的人闻得王夫人出来，那李宫裁王熙凤与迎春姊妹早已出来了。王夫人哭着贾珠的名字，别人还可，惟有宫裁禁不住也放声哭了。

王夫人与凤姐等解劝了一会，方渐渐的止住。早有丫鬟媳妇等上来，要搀宝玉，凤姐便骂道："糊涂东西，也不睁开眼瞧瞧！打的这么个样儿，还要搀着走！还不快进去把那藤屉子春凳抬出来呢。"

春凳，一种板面宽大的长凳，可坐可躺，最早用椿木制作。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一句话未了，只见院外人说："二奶奶来了。"林黛玉便知是凤姐来了，连忙立起身说道："我从后院子去罢，回来再来。"宝玉一把拉住道："这可奇了，好好的怎么怕起他来。"林黛玉急的跺脚，悄悄的说道："你瞧瞧我的眼睛，又该他取笑开心呢。"宝玉听说赶忙的放手。黛玉三步两步转过床后，出后院而去。凤姐从前头已进来了，问宝玉："可好些了？想什么吃，叫人往我那里取去。"接着，薛姨

妈又来了。一时贾母又打发了人来。

林黛玉避开王熙凤。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这里林黛玉还自立于花阴之下，远远的却向怡红院内望着，只见李宫裁、迎春、探春、惜春并各项人等都向怡红院内去过之后，一起一起的散尽了，只不见凤姐儿来，心里自己盘算道："如何他不来瞧宝玉？便是有事缠住了，他必定也是要来打个花胡哨，讨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儿才是。今儿这早晚不来，必有原故。"一面猜疑，一面抬头再看时，只见贾母搭着凤姐儿的手，后头邢夫人王夫人跟着周姨娘并丫鬟媳妇等人都进院去了。

凤姐一旁笑道："听听，口味不算高贵，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这个吃了。"贾母便一叠声的叫人做去。凤姐儿笑道："老祖宗别急，等我想一想这模子谁收着呢。"因回头吩咐个婆子去问管厨房的要去。那婆子去了半天，来回说："管厨房的说，四副汤模子都交上来了。" 凤姐儿听说，想了一想，道："我记得交给谁了，多半在茶房里。"一面又遣人去问管茶房的，也不曾收。次后还是管金银器皿的送了来。

凤姐儿也不等人说话，便笑道："姑妈那里晓得，这是旧年备膳，他们想的法儿。不知弄些什么面印出来，借点新荷叶的清香，全仗着好汤，究竟没意思，谁家常吃他了。那一回呈样的作了一回，他今日怎么想起来了。"说着接了过来，递与个妇人，吩咐厨房里立刻拿几只鸡，另外添了东西，做出十来碗来。王夫人道："要这些做什么？"凤姐儿笑道："有个原故：这一宗东西家常不大作，今儿宝兄弟提起来了，单做给他吃，老太太、姑妈、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不如借势儿弄些大家吃，托赖连我也上个俊儿。"贾母听了，笑道："猴儿，把你乖的！拿着官中的钱你做人。"说的大家笑了。凤姐也忙笑道："这不相干。这个小东道我还孝敬的起。"便回头吩咐妇人，"说给厨房里，只管好生添补着做了，在我的帐上来领银子。"妇人答应着去了。

贾母说王熙凤"拿着官中的钱你做人"，即批王熙凤借公行私。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借公行私，以权敛财，打击异己。

宝钗一旁笑道："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凤丫头凭他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贾母听说，便答道："我如今老了，那里还巧什么。当日我象凤哥儿这么大年纪，比他还来得呢。他如今虽说不如我们，也就算好了，比你姨娘强远了。你姨娘可怜见的，不大说话，和木头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显好。凤儿嘴乖，怎么怨得人疼他。"

贾母说王熙凤"嘴乖"，所以"疼他"。

宝玉笑道："这就是了。我说大嫂子倒不大说话呢，老太太也是和凤姐姐的一样看待。若是单是会说话的可疼，这些姊妹里头也只是凤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

忽有人来请吃饭，贾母方立起身来，命宝玉好生养着，又把丫头们嘱咐了一回，方扶着凤姐儿，让着薛姨妈，大家出房去了。

贾母扶着凤姐儿进来，与薛姨妈分宾主坐了。薛宝钗史湘云坐在下面。王夫人亲捧了茶奉与贾母，李宫裁奉与薛姨妈。贾母向王夫人道："让他们小妯娌伏侍，你在那里坐了，好说话儿。"王夫人方向

一张小杌子上坐下，便吩咐凤姐儿道：“老太太的饭在这里放，添了东西来。”凤姐儿答应出去，便令人去贾母那边告诉，那边的婆娘忙往外传了，丫头们忙都赶过来。

凤姐儿用手巾裹着一把牙箸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和姑妈不用让，还听我说就是了。”贾母笑向薛姨妈道：“我们就是这样。”薛姨妈笑着应了。于是凤姐放了四双：上面两双是贾母薛姨妈，两边是薛宝钗史湘云的。王夫人李宫裁等都站在地下看着放菜。凤姐先忙着要干净家伙来，替宝玉拣菜。

少顷，荷叶汤来，贾母看过了。王夫人回头见玉钏儿在那边，便令玉钏与宝玉送去。凤姐道：“他一个人拿不去。”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如今且说王凤姐自见金钏死后，忽见几家仆人常来孝敬他些东西，又不时的来请安奉承，自己倒生了疑惑，不知何意。这日又见人来孝敬他东西，因晚间无人时笑问平儿道：“这几家人不大管我的事，为什么忽然这么和我贴近？”平儿冷笑道：“奶奶连这个都想不起来了？我猜他们的女儿都必是太太房里的丫头，如今太太房里有四个大的，一个月一两银子的分例，下剩的都是一个月几百钱。如今金钏儿死了，必定他们要弄这两银子的巧宗儿呢。”凤姐听了，笑道：“是了，是了，倒是你提醒了。我看这些人也太不知足，钱也赚够了，苦事情又侵不着，弄个丫头搪塞着身子也就罢了，又还想这个。也罢了，他们几家的钱容易也不能花到我跟前，这是他们自寻的，送什么来，我就收什么，横竖我有主意。”凤姐儿安下这个心，所以自管迁延着，等那些人把东西送足了，然后乘空方回王夫人。

此回第二次称王熙凤为王凤姐。

“几家仆人常来孝敬”王熙凤。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在魏忠贤全盛时期，各地官吏阿谀奉承，纷纷为他设立生祠。

这日午间，薛姨妈母女两个与林黛玉等正在王夫人房里大家吃东西呢，凤姐儿得便回王夫人道：“自从玉钏儿姐姐死了，太太跟前少着一个人。太太或看准了那个丫头好，就吩咐，下月好发放月钱的。”王夫人听了，想了一想，道：“依我说，什么是例，必定四个五个的，够使就罢了，竟可以免了罢。”凤姐笑道：“论理，太太说的也是。这原是旧例，别人屋里还有两个呢，太太倒不按例了。况且省下一两银子也有限。”王夫人听了，又想一想，道：“也罢，这个分例只管关了来，不用补人，就把这一两银子给他妹妹玉钏儿罢。他姐姐伏侍了我一场，没个好结果，剩下他妹妹跟着我，吃个双分子也不为过逾了。”凤姐答应着，回头找玉钏儿，笑道：“大喜，大喜。”玉钏儿过来磕了头。王夫人问道：“正要问你，如今赵姨娘周姨娘的月例多少？”凤姐道：“那是定例，每人二两。赵姨娘有环兄弟的二两，共是四两，另外四串钱。”王夫人道：“可都按数给他们？”凤姐见问的奇怪，忙道：“怎么不按数给！”王夫人道：“前儿我恍惚听见有人抱怨，说短了一吊钱，是什么原故？”凤姐忙笑道：“姨娘们的丫头，月例原是人各一吊。从旧年他们外头商议的，姨娘们每位的丫头分例减半，人各五百钱，每位两个丫头，所以短了一吊钱。这也抱怨不着我，我倒乐得给他们呢，他们外头又扣着，难道我添上不成。这个事我不过是接手儿，怎么来，怎么去，由不得我作主。我倒说了两三回，仍旧添上这两分的。他们说只有这个项数，叫我也难再说了。如今我手里每月连日子都不错给他们呢。先时在外头关，那个月不打饥荒，何曾顺顺溜溜的得过一遭儿。”王夫人听说，也就罢了，半日又问：“老太太屋里几个一两的？”凤姐道：“八个。如今只有七个，那一个是袭人。”王夫人道：“这就是了。你宝兄弟也并没有一两的丫头，袭人还算是老太太房里的人。”凤姐笑道：“袭人原是老太太的人，不过给了宝兄弟使。他这一两银子还在老太太的丫头分例上领。如今说因为袭人是宝玉的人，，裁了这一两银子，断然使不得。若说再添一个人给老太太，这个还可以裁他的。若不裁他的，须得环兄弟屋里也添上一个才公道

均匀了。就是晴雯麝月等七个大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一吊，佳蕙等八个小丫头，每月人各月钱五百，还是老太太的话，别人如何恼得气得呢。”薛姨娘笑道：“只听凤丫头的嘴，倒象倒了核桃车子的，只听他的帐也清楚，理也公道。”凤姐笑道：“姑妈，难道我说错了不成？”薛姨妈笑道：“说的何尝错，只是你慢些说岂不省力。”凤姐才要笑，忙又忍住了，听王夫人示下。王夫人想了半日，向凤姐儿道：“明儿挑一个好丫头送去老太太使，补袭人，把袭人的一分裁了。把我每月的月例二十两银子里，拿出二两银子一吊钱来给袭人。以后凡事有赵姨娘周姨娘的，也有袭人的，只是袭人的这一分都从我的分例上匀出来，不必动官中的就是了。”凤姐一一的答应了，笑推薛姨妈道：“姑妈听见了，我素日说的话如何？今儿果然应了我的话。”薛姨妈道：“早就该如此。模样儿自然不用说的，他的那一种行事大方，说话见人和气里头带着刚硬要强，这个实在难得。”王夫人含泪说道：“你们那里知道袭人那孩子的好处？比我的宝玉强十倍！宝玉果然是有造化的，能够得他长长远远的伏侍他一辈子，也就罢了。”凤姐道：“既这么样，就开了脸，明放他在屋里岂不好？”王夫人道：“那就不好了，一则都年轻，二则老爷也不许，三则那宝玉见袭人是个丫头，纵有放纵的事，倒能听他的劝，如今作了跟前人，那袭人该劝的也不敢十分劝了。如今且浑着，等再过二三年再说。”

王夫人说袭人好，王熙凤就建议让袭人作贾宝玉的妾。

说毕半日，凤姐见无话，便转身出来。刚至廊檐上，只见有几个执事的媳妇子正等他回事呢，见他出来，都笑道：“奶奶今儿回什么事，这半天？可是要热着了。”凤姐把袖子挽了几挽，跴着那角门的门槛子，笑道：“这里过门风倒凉快，吹一吹再走。”又告诉众人道：“你们说我回了这半日的话，太太把二百年头里的事都想起来问我，难道我不说罢。”又冷笑道：“我从今以后倒要干几样尅毒事了。抱怨给太太听，我也不怕。糊涂油蒙了心，烂了舌头，不得好死的下作东西，别作娘的春梦！明儿一裹脑子扣的日子还有呢。如今裁了丫头的钱，就抱怨了咱们。也不想一想是奴几，也配使两三个丫头！”一面骂，一面方走了，自去挑人回贾母话去，不在话下。

王熙凤说王夫人“把二百年头里的事都想起来问我”，隐面下的依据为：王夫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朱棣开启了大明重用太监之风气；朱棣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 年）去世；大太监魏忠贤于天启七年（1627 年）自杀；两者间隔二百零三年，正是“二百年头里”。

一句话未完，只见凤姐儿打发人来叫袭人。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至午，果然贾母带了王夫人凤姐兼请薛姨妈等进园来。贾母因问：“那一处好？”王夫人道：“凭老太太爱在哪一处，就在哪一处。”凤姐道：“藕香榭已经摆下了，那山坡下两颗桂花开的又好，河里的水又碧清，坐在河当中亭子上岂不敞亮，看着水眼也清亮。”贾母听了，说：“这话很是。”说着，就引了众人往藕香榭来。原来这藕香榭盖在池中，四面有窗，左右有曲廊可通，亦是跨水接岸，后面又有曲折竹桥暗接。众人上了竹桥，凤姐忙上来搀着贾母，口里说：“老祖宗只管迈大步走，不相干的，这竹子桥规矩咯吱咯噔的。”

王熙凤竟然把贾母引到“河当中亭子上”。河中为水。贾母明确说曾跌入水中。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母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大清五行属水；水，象征大清；大明最终覆亡于大清。

凤姐不等人说，先笑道：“那时要活不得，如今这大福可叫谁享呢！可知老祖宗从小儿的福寿就不

小，神差鬼使碰出那个窝儿来，好盛福寿的。寿星老儿头上原是一个窝儿，因为万福万寿盛满了，所以倒凸高出些来了。”未及说完，贾母与众人都笑软了。贾母笑道：“这猴儿惯的了不得了，只管拿我取笑起来，恨的我撕你那油嘴。”凤姐笑道：“回来吃螃蟹，恐积了冷在心里，讨老祖宗笑一笑开开心，一高兴多吃两个就无妨了。”贾母笑道：“明儿叫你日夜跟着我，我倒常笑笑觉的开心，不许回家去。”王夫人笑道：“老太太因为喜欢他，才惯的他这样，还这样说，他明儿越发无礼了。”贾母笑道：“我喜欢他这样，况且他又不是那不知高低的孩子。家常没人，娘儿们原该这样。横竖礼体不错就罢，没的倒叫他从神儿似的作什么。”

说着，一齐进入亭子，献过茶，凤姐忙着搭桌子，要杯箸。上面一桌，贾母、薛姨妈、宝钗、黛玉、宝玉；东边一桌，史湘云、王夫人、迎、探、惜；西边靠门一桌，李纨和凤姐的，虚设坐位，二人皆不敢坐，只在贾母王夫人两桌上伺候。凤姐吩咐：“螃蟹不可多拿来，仍旧放在蒸笼里，拿十个来，吃了再拿。”一面又要水洗了手，站在贾母跟前剥蟹肉，头次让薛姨妈。薛姨妈道：“我自己掰着吃香甜，不用人让。”凤姐便奉与贾母。二次的便与宝玉，又说：“把酒烫的滚热的拿来。”又命小丫头们去取了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来，预备着洗手。史湘云陪着吃了一个，就下座来让人，又出至外头，令人盛两盘子与赵姨娘周姨娘送去。又见凤姐走来道：“你不惯张罗，你吃你的去。我先替你张罗，等散了我再吃。”湘云不肯，又令人在那边廊上摆了两桌，让鸳鸯、琥珀、彩霞、彩云、平儿去坐。鸳鸯因向凤姐笑道：“二奶奶在这里伺候，我们可吃去了。”凤姐儿道：“你们只管去，都交给我就是了。”说着，史湘云仍入了席。凤姐和李纨也胡乱应个景儿。凤姐仍是下来张罗，一时出至廊上，鸳鸯等正吃的高兴，见他来了，鸳鸯等站起来道：“奶奶又出来作什么？让我们也受用一会子。”凤姐笑道：“鸳鸯小蹄子越发坏了，我替你当差，倒不领情，还抱怨我。还不快斟一钟酒来我喝呢。”鸳鸯笑着忙斟了一杯酒，送至凤姐唇边，凤姐一扬脖子吃了。平儿早剔了一壳黄子送来，凤姐道：“多倒些姜醋。”一面也吃了，笑道：“你们坐着吃罢，我可去了。”鸳鸯笑道：“好没脸，吃我们的东西。”凤姐儿笑道：“你和我少作怪。你知道你琏二爷爱上了你，要和老太太讨了你做小老婆呢。”鸳鸯道：“啐，这也是作奶奶说出来的话！我不拿腥手抹你一脸算不得。”说着赶来就要抹。凤姐儿央道：“好姐姐，饶我这一遭儿罢。”

王熙凤说自己的丈夫贾琏爱上了金鸳鸯。

琥珀也笑着往旁边一躲，平儿使空了，往前一撞，正恰恰的抹在凤姐儿腮上。凤姐儿正和鸳鸯嘲笑，不防唬了一跳，嗳哟了一声。众人撑不住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凤姐也禁不住笑骂道：“死娼妇！吃离了眼了，混抹你娘的。”平儿忙赶过来替他擦了，亲自去端水。鸳鸯道：“阿弥陀佛！这是个报应。”贾母那边听见，一叠声问：“见了什么这样乐，告诉我们也笑笑。”鸳鸯等忙高声笑回道：“二奶奶来抢螃蟹吃，平儿恼了，抹了他主子一脸的螃蟹黄子。主子奴才打架呢。”贾母和王夫人等听了也笑起来。贾母笑道：“你们看他可怜见的，把那小腿子脐子给他点子吃也就完了。”鸳鸯等笑着答应了，高声又说道：“这满桌子的腿子，二奶奶只管吃就是了。”凤姐洗了脸走来，又伏侍贾母等吃了一回。

王熙凤说鸳鸯要做贾琏的“小老婆”，又骂鸳鸯为“死娼妇”。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金鸳鸯的原型为努尔哈赤；正是在魏忠贤专擅朝政之时，努尔哈赤不断进攻大明，夺取辽东地区，并迁都盛京（沈阳），一步步上位。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开河　情哥哥偏寻根究底

李氏道：“嗳哟！这硬的是什么？”平儿道：“钥匙。”李氏道：“什么钥匙？要紧梯己东西怕人偷了去，却带在身上。我成日家和人说笑，有个唐僧取经，就有个白马来驮他；刘智远打天下，就有个瓜精来送盔甲；有个凤丫头，就有个你。你就是你奶奶的一把总钥匙，还要这钥匙作什么。”

《白兔记》与《荆钗记》、《杀狗记》、《拜月亭记》并称“四大南戏”。《白兔记》，全称《刘知远白兔记》，元代南戏。在《白兔记》中，李洪夫妻派破落户刘知远去看瓜园，欲让瓜园中的瓜精害死刘知远，而刘知远战胜了瓜精，并得到了兵书和宝剑。历史上的刘知远，为五代时期后汉开国皇帝，晋阳（今山西太原）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后汉高祖刘知远：“汉高祖杀幽州无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诱张琏而诛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众，信以行令，刑以惩奸；失此三者，何以守国！其祚运之不延也，宜哉！”

李纨把王熙凤比作刘知远，把平儿比作瓜精，还说平儿是王熙凤的“总钥匙”。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平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魏忠贤虽然权力滔天，却如刘知远一样没有治世的才能；大太监之所以能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根源在于皇帝；崇祯帝朱由检登基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处理魏忠贤，犹如瓜精之于刘知远。

平儿答应着，一径出了园门，来至家内，只见凤姐儿不在房里。

只见一张榻上歪着一位老婆婆，身后坐着一个纱罗裹的美人一般的一个丫鬟在那里捶腿，凤姐儿站着正说笑。刘姥姥便知是贾母了，忙上来陪着笑，福了几福，口里说：“请老寿星安。”

凤姐儿见贾母喜欢，也忙留道：“我们这里虽不比你们的场院大，空屋子还有两间。你住两天罢，把你们那里的新闻故事儿说些与我们老太太听听。”贾母笑道：“凤丫头别拿他取笑儿。他是乡屯里的人，老实，那里搁的住你打趣他。”

王熙凤“见贾母喜欢”，即见风使舵。

正说着，凤姐儿便令人来请刘姥姥吃晚饭。贾母又将自己的菜拣了几样，命人送过去与刘姥姥吃。凤姐知道合了贾母的心，吃了饭便又打发过来。

王熙凤“知道合了贾母的心”，即投其所好。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一语未完，凤姐便拉过刘姥姥，笑道：“让我打扮你。”说着，将一盘子花横三竖四的插了一头。贾母和众人笑的了不得。

凤姐儿忙道：“昨儿我开库房，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些匹银红蝉翼纱，也有各样折枝花样的，也有流云万福花样的，也有百蝶穿花花样的，颜色又鲜，纱又轻软，我竟没见过这样的。拿了两匹出来，作两床绵纱被，想来一定是好的。”

王熙凤说“昨儿我开库房，看见大板箱里还有好些匹银红蝉翼纱”，说明王熙凤掌管着库房，且这个库房里存放的是布料。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明史记载：“忠贤自万历中选入宫，隶太监孙暹，夤缘入甲字库[①]”，甲字库为内库之一，贮银朱等物。银朱，中药名，为以水银、硫磺和氢氧化钾为原料，经加热升华而制成的硫化汞，有毒。银朱与文中“银红”字面上含义相近。

[①] 《明史・宦官二》

明史记载了甲字库贮银朱等物：“十库，甲字，掌贮银朱、黄丹、乌梅、藤黄、水银诸物。乙字，掌贮奏本等纸及各省所解胖袄。丙字，掌贮丝绵、布匹。丁字，掌贮生漆、桐油等物。戊字，掌贮所解弓箭、盔甲等物。承运，掌贮黄白生绢。广盈，掌贮纱罗诸帛匹。广惠，掌造贮巾帕、梳笼、刷抿、钱贯、钞锭之类。赃罚，掌没入官物。已上各掌库一员，贴库、佥书无定员。[①]”

凤姐儿也笑说：“好祖宗，教给我罢。”贾母笑向薛姨妈众人道：“那个纱，比你们的年纪还大呢。怪不得他认作蝉翼纱，原也有些象，不知道的，都认作蝉翼纱。正经名字叫作‘软烟罗’。”凤姐儿道：“这个名儿也好听。只是我这么大了，纱罗也见过几百样，从没听见过这个名色。”

罗，采用条形绞经罗组织的丝织物，表面具有纱空眼。质地轻薄、通风透凉，适于制作夏季服饰。

薛姨妈笑道：“别说凤丫头没见，连我也没听见过。”凤姐儿一面说，早命人取了一匹来了。贾母说：“可不是这个！先时原不过是糊窗屉，后来我们拿这个作被作帐子，试试也竟好。明儿就找出几匹来，拿银红的替他糊窗子。”凤姐答应着。众人都看了，称赞不已。

王熙凤“早命人取了一匹来了”，再次强调王熙凤掌管着布匹库房。

凤姐忙把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大红绵纱袄子襟儿拉了出来，向贾母薛姨妈道：“看我的这袄儿。”贾母薛姨妈都说：“这也是上好的了，这是如今的上用内造的，竟比不上这个。”凤姐儿道：“这个薄片子，还说是上用内造呢，竟连官用的也比不上了。”贾母道：“再找一找，只怕还有青的。若有时都拿出来，送这刘亲家两匹，做一个帐子我挂，下剩的添上里子，做些夹背心子给丫头们穿，白收着霉坏了。”凤姐忙答应了，仍令人送去。

贾母说“只怕还有青的”，“送这刘亲家两匹”。青，谐音“清”。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母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贾母送“青”给刘姥姥，暗示刘姥姥的原型与大清有关。

凤姐道：“还有好的呢，我都带你去瞧瞧。”说着一径离了潇湘馆。

远远望见池中一群人在那里撑舡。贾母道：“他们既预备下船，咱们就坐。”一面说着，便向紫菱洲蓼溆一带走来。未至池前，只见几个婆子手里都捧着一色捏丝戗金五彩大盒子走来。凤姐忙问王夫人早饭在那里摆。

凤姐听说，便回身同了探春、李纨、鸳鸯、琥珀带着端饭的人等，抄着近路到了秋爽斋，就在晓翠堂上调开桌案。鸳鸯笑道：“天天咱们说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都有一个筵片相公，拿他取笑儿。咱们今儿也得了一个女筵片了。”李纨是个厚道人，听了不解。凤姐儿却知是说的是刘姥姥了，也笑说道：“咱们今儿就拿他取个笑儿。”二人便如此这般的商议。

凤姐手里拿着西洋布手巾，裹着一把乌木三镶银箸，战战人位，按席摆下。贾母因说：“把那一张小楠木桌子抬过来，让刘亲家近我这边坐着。”众人听说，忙抬了过来。凤姐一面递眼色与鸳鸯，鸳鸯便拉了刘姥姥出去，悄悄的嘱咐了刘姥姥一席话，又说：“这是我们家的规矩，若错了我们就笑话呢。”

[①] 《明史·卷七十四·职官三·在外宦官》

调停已毕，然后归坐。薛姨妈是吃过饭来的，不吃，只坐在一边吃茶。

金鸳鸯对刘姥姥友善。

鸳鸯一面侍立，一面悄向刘姥姥说道："别忘了。"刘姥姥道："姑娘放心。"那刘姥姥入了坐，拿起箸来，沉甸甸的不伏手。原是凤姐和鸳鸯商议定了，单拿一双老年四楞象牙镶金的筷子与刘姥姥。刘姥姥见了，说道："这叉爬子比俺那里铁掀还沉，那里犟的过他。"说的众人都笑起来。

金鸳鸯对刘姥姥友善。王熙凤与金鸳鸯"商议"。

凤姐儿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刘姥姥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说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肏攘一个。"众人方住了笑，听见这话又笑起来。贾母笑的眼泪出来，琥珀在后捶着。贾母笑道："这定是凤丫头促狭鬼儿闹的，快别信他的话了。"那刘姥姥正夸鸡蛋小巧，要肏攘一个，凤姐儿笑道："一两银子一个呢，你快尝尝罢，那冷了就不好吃了。"

在王熙凤与金鸳鸯的一拉一推协助下，刘姥姥成功地逗乐众人，达到目的。

贾母又说："这会子又把那个筷子拿了出来，又不请客摆大筵席。都是凤丫头支使的，还不换了呢。"地下的人原不曾预备这牙箸，本是凤姐和鸳鸯拿了来的，听如此说，忙收了过去，也照样换上一双乌木镶银的。刘姥姥道："去了金的，又是银的，到底不及俺们那个伏手。"凤姐儿道："菜里若有毒，这银子下去了就试的出来。"

刘姥姥看着李纨与凤姐儿对坐着吃饭，叹道："别的罢了，我只爱你们家这行事。怪道说'礼出大家'。"凤姐儿忙笑道："你可别多心，才刚不过大家取笑儿。"

凤姐儿便拉鸳鸯："你坐下和我们吃了罢，省的回来又闹。"鸳鸯便坐下了。

鸳鸯道："他们吃不了这些，挑两碗给二奶奶屋里平丫头送去。"凤姐儿道："他早吃了饭了，不用给他。"鸳鸯道："他不吃了，喂你们的猫。"

金鸳鸯把猫与平儿相提并论。

凤姐儿道："袭人不在这里，你倒是叫人送两样给他去。"

凤姐儿等来至探春房中，只见他娘儿们正说笑。

凤姐听说，忙命人出去叫来，又一面吩咐摆下条桌，铺上红毡子。贾母道："就铺排在藕香榭的水亭子上，借着水音更好听。回来咱们就在绫锦阁底下吃酒，又宽阔，又听的近。"

姑苏选来的几个驾娘早把两只棠木舫撑来，众人扶了贾、王夫人、薛姨妈、刘姥姥、鸳鸯、玉钏儿上了这一只，落后李纨也跟上去。凤姐儿也上去，立在舡头上，也要撑舡。贾母在舱内道：“这不是顽的，虽不是河里，也有好深的。你快不给我进来。”凤姐儿笑道：“怕什么！老祖宗只管放心。”说着便一篙点开。到了池当中，舡小人多，凤姐只觉乱晃，忙把篙子递与驾娘，方蹲下了。

“两只棠木舫”，让人想起“棠棣”，《诗经·小雅·鹿鸣之什》中有“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隐面下，“棣”即朱棣之棣，朱棣五行属木；朱棣在位的永乐年间，实行双京制度，南京朝廷与北京朝廷，犹如“两只棠木舫”；朱棣将大明京师从南京迁往北京，犹如“上了这一只”而空了那一只。

在第五回中，贾宝玉梦中遇到的迷津“只有一个木筏，乃木居士掌舵，灰侍者撑篙”。王熙凤在木舫上“立在舡头上，也要撑舡”，“一篙点开”，犹如木筏上“侍者撑篙”一样才能与职位不相配。隐面下的依据为：迷津象征五行属水的大清；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天启年间，天启帝朱由校不管政事，实权掌握在祸国大太监魏忠贤手中；崇祯年间，大明这只木筏在皇帝与太监的掌控下，驶向覆亡。

说着，命鸳鸯去取些古董来，又嗔着凤姐儿：“不送些玩器来与你妹妹，这样小器。”王夫人凤姐儿等都笑回说：“他自己不要的。我们原送了来，他都退回去了。”

这里凤姐儿已带着人摆设整齐，上面左右两张榻，榻上都铺着锦裀褥簟，每一榻前有两张雕漆几，也有海棠式的，也有梅花式的，也有荷叶式的，也有葵花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圆的，其式不一。

李纨凤姐二人之几设于三层槛内，二层纱厨之外。

在第六十三回中，邢岫烟对贾宝玉说“你如今只下‘槛内人’”。

凤姐儿忙走至当地，笑道：“既行令，还叫鸳鸯姐姐来行更好。”众人都知贾母所行之令必得鸳鸯提着，故听了这话，都说：“很是。”凤姐儿便拉了鸳鸯过来。

原是凤姐儿和鸳鸯都要听刘姥姥的笑话，故意都令说错，都罚了。

第四十一回　贾宝玉品茶拢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

凤姐儿听如此说，便忙笑道：“果真要木头的，我就取了来。可有一句话先说下：这木头的可比不得瓷的，他都是一套，定要吃遍一套方使得。”

凤姐乃命丰儿：“到前面里间屋，书架子上有十个竹根套杯取来。”丰儿听了答应，才要去，鸳鸯笑道：“我知道你这十个杯还小。况且你才说是木头的，这会子又拿了竹根子的来，倒不好看。不如把我们那里的黄杨根整抠的十个大套杯拿来，灌他十下子。”凤姐儿笑道：“更好了。”

王熙凤取木制的十个大套杯拿来给刘姥姥装茶水。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木，“朱”为赤心木；朱元璋为朱棣一支子孙制定的取名辈分字为，“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朱棣五行属木，篡位后其皇位传了十辈，一辈比一辈差；天启年间，天启帝朱由校不管政事，实权掌握在祸国大太监魏忠贤手中；朱

由校为第十辈“由”字辈，其弟为崇祯帝朱由检，大明覆亡于崇祯帝手中；刘姥姥的原型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大清五行属水；大明覆亡，犹如以朱明皇帝十辈人的发展成就了大清统一之大业，为他人做嫁衣裳。

凤姐儿笑道：“这个杯没有喝一个的理。我们家因没有这大量的，所以没人敢使他。姥姥既要，好容易寻了出来，必定要挨次吃一遍才使得。”刘姥姥唬的忙道：“这个不敢。好姑奶奶，饶了我罢。”

薛姨妈又命凤姐儿布了菜。凤姐笑道：“姥姥要吃什么，说出名儿来，我搛了喂你。”刘姥姥道：“我知什么名儿，样样都是好的。”贾母笑道：“你把茄鲞搛些喂他。”凤姐儿听说，依言搛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因笑道：“你们天天吃茄子，也尝尝我们的茄子弄的可口不可口。”

王熙凤为讨好贾母而对刘姥姥殷勤。

凤姐儿笑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鍱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都切成钉子，拿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道这个味儿！”一面说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还只管细玩那杯。凤姐笑道：“还是不足兴，再吃一杯罢！”刘姥姥忙道：“了不得，那就醉死了。我因为爱这样范，亏他怎么作了。”鸳鸯笑道：“酒吃完了，到底这杯子是什么木的？”刘姥姥笑道：“怨不得姑娘不认得，你们在这金门绣户的，如何认得木头！我们成日家和树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他睡，乏了靠着他坐，荒年间饿了还吃他，眼睛里天天见他，耳朵里天天听他，口儿里天天讲他，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认得的。让我认一认。”一面说，一面细细端详了半日，道：“你们这样人家断没有那贱东西，那容易得的木头，你们也不收着了。我掂着这杯体重，断乎不是杨木，这一定是黄松做的。”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

王熙凤，作为荣国府实权管家，竟然给外来的乡野人刘姥姥详细讲起了茄鲞的做法。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入宫后，通过巴结，当上了皇帝长孙朱由校生母王才人的典膳太监，专职负责饮食供应，当然熟悉菜品制作。

刘姥姥说：“荒年间饿了还吃”木头。隐面下的依据为：朱明皇帝姓朱，朱，即赤心木；大清五行属水，水灭火；农民刘姥姥的原型为清太祖努尔哈赤；万历四十五年（1617 年，天命二年），后金境内爆发了非常严重的饥荒，次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四月，努尔哈赤发动战争侵占抚顺、清河、获取大批屯堡人畜，有效缓解因饥荒导致的内部矛盾；崇祯末年，农民正是因“荒年间饿了”且明廷征收沉重三饷而造反，逼死了五行属木的崇祯帝朱由检，最终大清取代了大明。

一时暖酒来了，宝玉仍归旧坐，王夫人提了暖壶下席来，众人皆都出了席，薛姨妈也立起来，贾母忙命李、凤二人接过壶来：“让你姨妈坐了，大家才便。”王夫人见如此说，方将壶递与凤姐，自己归坐。

剩的，凤姐又命攒了两盘并一个攒盒，与文官等吃去。忽见奶子抱了大姐儿来，大家哄他顽了一会。

且说贾母因觉身上乏倦，便命王夫人和迎春姊妹陪了薛姨妈去吃酒，自己便往稻香村来歇息。凤

姐忙命人将小竹椅抬来，贾母坐上，两个婆子抬起，凤姐李纨和众丫鬟婆子围随去了，不在话下。

一时贾母醒了，就在稻香村摆晚饭。贾母因觉懒懒的，也不吃饭，便坐了竹椅小敞轿，回至房中歇息，命凤姐儿等去吃饭。他姊妹方复进园来。要知端的——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馀音

且说刘姥姥带着板儿，先来见凤姐儿，说："明日一早定要家去了。虽住了两三天，日子却不多，把古往今来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见过的，都经验了。难得老太太和姑奶奶并那些小姐们，连各房里的姑娘们，都这样怜贫惜老照看我。我这一回去后没别的报答，惟有请些高香天天给你们念佛，保佑你们长命百岁的，就算我的心了。"凤姐儿笑道："你别喜欢。都是为你，老太太也被风吹病了，睡着说不好过；我们大姐儿也着了凉，在那里发热呢。"刘姥姥听了，忙叹道："老太太有年纪的人，不惯十分劳乏的。"凤姐儿道："从来没象昨儿高兴。往常也进园子逛去，不过到一二处坐坐就回来了。昨儿因为你在这里，要叫你逛逛，一个园子倒走了多半个。大姐儿因为找我去，太太递了一块糕给他，谁知风地里吃了，就发起热来。"刘姥姥道："小姐儿只怕不大进园子，生地方儿，小人儿家原不该去。比不得我们的孩子，会走了，那个坟圈子里不跑去。一则风扑了也是有的；二则只怕他身上干净，眼睛又净，或是遇见什么神了。依我说，给他瞧瞧祟书本子，仔细撞客着了。"一语提醒了凤姐儿，便叫平儿拿出《玉匣记》着彩明来念。彩明翻了一回念道："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东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凤姐儿笑道："果然不错，园子里头可不是花神！只怕老太太也是遇见了。"一面命人请两分纸钱来，着两个人来，一个与贾母送祟，一个与大姐儿送祟。果见大姐儿安稳睡了。

王熙凤说贾母因为刘姥姥而"被风吹病了，睡着说不好过"。

《玉匣记》指《许真君玉匣记》，其第一句为"真君见世人作福酬愿，拜表上章，建斋设醮，或凶或吉，作福作祸。"明末太监刘若愚著《酌中志》卷十八中列举了皇宫内的藏书，其中就有"玉匣记（一本、八十二页）"。

古有照《玉匣记》治病的习俗。即在每月三十日内，看患者起病何日，即翻看是何鬼何神作祟。《玉匣记》中《张天师祛病符法》记载："二十五日病者，正西得之金神。使老子鬼作病，头重身沉，不思饮食，其鬼在睡卧处坐，用白钱七张，正西四十步送之，大吉。"彩明念的为"八月二十五日，病者在东南方得遇花神。用五色纸钱四十张，向东南方四十步送之，大吉。"这是作书人依照《玉匣记》修改过的，突出贾巧姐与花神之间为对立关系。

凤姐儿笑道："到底是你们有年纪的人经历的多。我这大姐儿时常肯病，也不知是个什么原故。"刘姥姥道"这也有的事。富贵人家养的孩子多太娇嫩，自然禁不得一些儿委曲；再他小人儿家，过于尊贵了，也禁不起。以后姑奶奶少疼他些就好了。"凤姐儿道："这也有理。我想起来，他还没个名字，你就给他起个名字。一则借借你的寿；二则你们是庄家人，不怕你恼，到底贫苦些，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的住他。"刘姥姥听说，便想了一想，笑道："不知他几时生的？"凤姐儿道："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呢，可巧是七月初七日。"刘姥姥忙笑道："这个正好，就叫他是巧哥儿。这叫作'以毒攻毒，以火攻火'的法子。姑奶奶定要依我这名字，他必长命百岁。日后大了，各人成家立业，或一时有不遂心的事，必然是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却从这'巧'字上来。"

七月初七日是七夕节，也称乞巧节,最早的乞巧方式穿针乞巧,始于汉。《西京杂记》有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

王熙凤请刘姥姥给女儿取名字，刘姥姥说“就叫他是巧哥儿”。

王熙凤竟然说自己女儿“生日的日子不好”。隐面下，这暗示了贾巧姐的原型与王熙凤的原型之间存在某种对立关系。

凤姐儿听了，自是欢喜，忙道谢，又笑道：“只保佑他应了你的话就好了。”说着叫平儿来吩咐道：“明儿咱们有事，恐怕不得闲儿。你这空儿把送姥姥的东西打点了，他明儿一早就好走的便宜了。”刘姥姥忙说：“不敢多破费了。已经遭扰了几日，又拿着走，越发心里不安起来。” 凤姐儿道：“也没有什么，不过随常的东西。好也罢，歹也罢，带了去，你们街坊邻舍看着也热闹些，也是上城一次。”只见平儿走来说：“姥姥过这边瞧瞧。”

这里王夫人和李纨、凤姐儿、宝钗姊妹等见大夫出去，方从橱后出来。

婆子答应了，又和刘姥姥到了凤姐儿那边一并拿了东西，在角门上命小厮们搬了出去，直送刘姥姥上车去了。不在话下。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话说王夫人因见贾母那日在大观园不过着了些风寒，不是什么大病，请医生吃了两剂药也就好了，便放了心，因命凤姐来吩咐他预备给贾政带送东西。正商议着，只见贾母打发人来请，王夫人忙引着凤姐儿过来。王夫人又请问：“这会子可又觉大安些”？贾母道：“今日可大好了。方才你们送来野鸡崽子汤，我尝了一尝，倒有味儿，又吃了两块肉，心里很受用。”王夫人笑道：“这是凤丫头孝敬老太太的。算他的孝心虔，不枉了素日老太太疼他。”贾母点头笑道：“难为他想着。若是还有生的，再炸上两块，咸浸浸的，吃粥有味儿。那汤虽好，就只不对稀饭。”凤姐听了，连忙答应，命人去厨房传话。

这里贾母又向王夫人笑道：“我打发人请你来，不为别的。初二是凤丫头的生日，上两年我原早想替他做生日，偏到跟前有大事，就混过去了。今年人又齐全，料着又没事，咱们大家好生乐一日。”

贾母说王熙凤的生日是“初二”。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九月初二日应为魏忠贤实际执掌大明最高权力的开始之日。

贾府风俗，年高服侍过父母的家人，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所以尤氏、凤姐儿等只管地下站着，那赖大的母亲等三四个妈妈告个罪，都坐在小杌子上了。

贾府中服侍过父母的奴才，地位比年轻的主子还高。最大的父母官是皇帝。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府的原型为明皇宫；服侍过太子的太监，当太子即位成为皇帝之后，大多飞黄腾达，执掌权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王振服侍太子朱祁镇，朱祁镇即位为正统帝后，升王振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如刘瑾服侍太子朱厚照，朱厚照即位为正德帝后，刘瑾官拜司礼监掌印太监；如魏忠贤服侍皇长孙朱由校，朱由校即位为天启帝后，升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

贾母笑着把方才一席话说与众人听了。众人谁不凑这趣儿？再也有和凤姐儿好的，有情愿这样的；有畏惧凤姐儿的，巴不得来奉承的：况且都是拿的出来的，所以一闻此言，都欣然应诺。

凤姐忙笑道：“老太太别高兴，且算一算账再搅事。老太太身上已有两分呢，这会子又替大嫂子出十二两，说着高兴，一会子回想又心疼了。过后儿又说：‘都是为凤丫头花了钱。’使个巧法子，哄着

我拿出三四分子来暗里补上，我还做梦呢。”说的众人都笑了。贾母笑道：“依你怎么样呢？”凤姐笑道：“生日没到，我这会子已经折受的不受用了。我一个钱饶不出，惊动这些人实在不安，不如大嫂子这一分我替他出了罢了。我到了那一日多吃些东西，就享了福了。”邢夫人等听了，都说：“很是。”贾母方允了。凤姐儿又笑道：“我还有一句话呢。我想老祖宗自己二十两，又有林妹妹宝兄弟的两分子。姨妈自己二十两，又有宝妹妹的一分子，这倒也公道。只是二位太太每位十六两，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这有些不公道。老祖宗吃了亏了！”贾母听了，忙笑道：“倒是我的凤姐儿向着我，这说的很是。要不是你，我叫他们又哄了去了。”凤姐笑道：“老祖宗只把他姐儿两个交给两位太太，一位占一个，派多派少，每位替出一分就是了。”贾母忙说：“这很公道，就是这样。”

王熙凤说贾母与薛姨妈出“二十两”，邢夫人与王夫人“每位十六两”。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母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薛姨妈的原型为清太祖努尔哈赤；朱元璋与努尔哈赤皆为太祖；大明有十六位皇帝，南明有四位皇帝，一共二十位皇帝。

贾母因问平儿：“你难道不替你主子作生日，还入在这里头？”平儿笑道：“我那个私自另外有了，这是官中的，也该出一分。”贾母笑道：“这才是好孩子。”凤姐又笑道：“上下都全了。还有二位姨奶奶，他出不出，也问一声儿。尽到他们是理，不然，他们只当小看了他们了。”

尤氏因悄骂凤姐道：“我把你这没足厌的小蹄子！这么些婆婆婶子来凑银子给你过生日，你还不足，又拉上两个苦瓠子作什么？”凤姐也悄笑道：“你少胡说，一会子离了这里，我才和你算账。他们两个为什么苦呢？有了钱也是白填送别人，不如拘来咱们乐。”

填还，即贴补。

说着，早已合算了，共凑了一百五十两有余。贾母道：“一日戏酒用不了。”尤氏道：“既不请客，酒席又不多，两三日的用度都够了。头等，戏不用钱，省在这上头。”贾母道：“凤丫头说那一班好，就传那一班。”凤姐儿道：“咱们家的班子都听熟了，倒是花几个钱叫一班来听听罢。”贾母道：“这件事我交给珍哥媳妇了。越性叫凤丫头别操一点心，受用一日才算。”尤氏答应着。

尤氏等送邢夫人王夫人二人散去，便往凤姐房里来商议怎么办生日的话。凤姐儿道：“你不用问我，你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就完了。”尤氏笑道：“你这阿物儿，也忒行了大运了。我当有什么事叫我们去，原来单为这个。出了钱不算，还要我来操心，你怎么谢我？”凤姐笑道：“你别扯臊，我又没叫你来，谢你什么！你怕操心？你这会子就回老太太去，再派一个就是了。”尤氏笑道：“你瞧他兴的这样儿！我劝你收着些儿好。太满了就泼出来了。”二人又说了一回方散。

王熙凤自己的做事原则是“只看老太太的眼色行事”。

尤氏说王熙凤 “太满了就泼出来了”。 在第一十三回中，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说“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说着，尤氏已梳洗了，命人伺候车辆。一时来至荣府，先来见凤姐。只见凤姐已将银子封好，正要送去。尤氏问：“都齐了？”凤姐儿笑道：“都有了，快拿了去罢，丢了我不管。”尤氏笑道：“我有些信不及，倒要当面点一点。”说着果然按数一点，只没有李纨的一分。尤氏笑道：“我说你贪鬼呢，怎么你大嫂子的没有？”凤姐儿笑道：“那么些还不够使？短一分儿也罢了，等不够了我再给你。”尤氏道：“昨儿你在人跟前作人，今儿又来和我赖，这个断不依你。我只和老太太要去。”凤姐儿笑道：

“我看你利害。明儿有了事，我也‘丁是丁卯是卯’的，你也别抱怨。”尤氏笑道：“你一般的也怕。不看你素日孝敬我，我才是不依你呢。”

前文贾母说李纨“寡妇失业的”要帮李纨出，王熙凤说“不如大嫂子这一分我替他出了罢了”，即要帮李纨出。尤氏“按数一点，只没有李纨的一分”，这说明王熙凤说谎话欺骗贾母。

见凤姐不在跟前，一时把周、赵二人的也还了。他两个还不敢收。尤氏道：“你们可怜见的，那里有这些闲钱？凤丫头便知道了，有我应着呢。”二人听说，千恩万谢的方收了。于是尤氏一径出来，坐车回家。不在话下。

尤氏的作风与王熙凤的作风对立。

展眼已是九月初二日，园中人都打听得尤氏办得十分热闹，不但有戏，连耍百戏并说书的男女先儿全有，都打点取乐顽耍。

王熙凤的生日为九月二日，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魏忠贤原名魏四，入宫后改名李进忠，结识皇长孙朱由校乳母客氏，与之对食，对朱由校极尽谄媚事，引诱其宴游，甚得其欢心；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在位不足三十天的明光宗朱常洛在九月初一因服用李可灼的红丸而猝死驾崩，史称红丸案；第二天即为九月初二，此时的明光宗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还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其引导者为太监魏忠贤，朱由校是必然的皇帝继承人，由于其无知，魏忠贤将是必然的实际权力掌握者；九月初六，朱由校继位成为天启皇帝，为李进忠赐名忠贤，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万历四十八年（1620 年）九月初二日，应是魏忠贤实际执掌大明最高权力的开始之日。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原来贾母说今日不比往日，定要叫凤姐痛乐一日。

凤姐儿忙也进来笑说：“老祖宗别信他们的话，我吃了好几钟了。”贾母笑着，命尤氏：“快拉他出去，按在椅子上，你们都轮流敬他。他再不吃，我当真的就亲自去了。”尤氏听说，忙笑着又拉他出来坐下，命人拿了台盏斟了酒，笑道：“一年到头难为你孝顺老太太、太太和我。我今儿没什么疼你的，亲自斟杯酒，乖乖儿的在我手里喝一口。”凤姐儿笑道：“你要安心孝敬我，跪下我就喝。”尤氏笑道：“说的你不知是谁！我告诉你说，好容易今儿这一遭，过了后儿，知道还得象今儿这样不得了？趁着尽力灌丧两钟罢。”凤姐儿见推不过，只得喝了两钟。接着众姊妹也来，凤姐也只得每人的喝一口。

尤氏说王熙凤后面可能没有喝酒的机会了，“过了后儿，知道还得象今儿这样不得了？趁着尽力灌丧两钟罢。”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 年）十一月一日，崇祯帝朱由检诏忠贤至凤阳看顾皇室祖坟，魏忠贤在去凤阳途中得消息将被逮捕，自知难逃一死，在阜城南关“尤氏旅店”与同伙李朝钦痛饮至四更，最后悬梁自尽[①]。

鸳鸯等也来敬，凤姐儿真不能了，忙央告道：“好姐姐们，饶了我罢，我明儿再喝罢。”

凤姐儿忙赶上拉住，笑道：“好姐姐，我喝就是了。”说着拿过酒来，满满的斟了一杯喝干。鸳鸯

[①] zh.wikipedia.org/wiki/魏忠贤

方笑了散去，然后又入席。

凤姐儿自觉酒沉了，心里突突的似往上撞，要往家去歇歇，只见那耍百戏的上来，便和尤氏说："预备赏钱，我要洗洗脸去。"尤氏点头。凤姐儿瞅人不防，便出了席，往房门后檐下走来。平儿留心，也忙跟了来，凤姐儿便扶着他。才至穿廊下，只见他房里的一个小丫头正在那里站着，见他两个来了，回身就跑。凤姐儿便疑心忙叫。那丫头先只装听不见，无奈后面连平儿也叫，只得回来。凤姐儿越发起了疑心，忙和平儿进了穿堂，叫那小丫头子也进来，把褟扇关了，凤姐儿坐在小院子的台阶上，命那丫头子跪了，喝命平儿："叫两个二门上的小厮来，拿绳子鞭子，把那眼睛里没主子的小蹄子打烂了！"那小丫头子已经唬的魂飞魄散，哭着只管碰头求饶。凤姐儿问道："我又不是鬼，你见了我，不说规规矩矩站住，怎么倒往前跑？"小丫头子哭道："我原没看见奶奶来。我又记挂着房里无人，所以跑了。"凤姐儿道："房里既没人，谁叫你来的？你便没看见我，我和平儿在后头扯着脖子叫了你十来声，越叫越跑。离的又不远，你聋了不成？你还和我强嘴！"说着便扬手一掌打在脸上，打的那小丫头一栽；这边脸上又一下，登时小丫头子两腮紫胀起来。平儿忙劝："奶奶仔细手疼。"凤姐便说："你再打着问他跑什么。他再不说，把嘴撕烂了他的！"那小丫头子先还强嘴，后来听见凤姐儿要烧了红烙铁来烙嘴，方哭道："二爷在家里，打发我来这里瞧着奶奶的，若见奶奶散了，先叫我送信儿去的。不承望奶奶这会子就来了。"凤姐儿见话中有文章，"叫你瞧着我作什么？难道怕我家去不成？必有别的原故，快告诉我，我从此以后疼你。你若不细说，立刻拿刀子来割你的肉。"说着，回头向头上拔下一根簪子来，向那丫头嘴上乱戳，唬的那丫头一行躲，一行哭求道："我告诉奶奶，可别说我说的。"平儿一旁劝，一面催他，叫他快说。

王熙凤对丫头的酷刑有"烧了红烙铁来烙嘴"、"拿刀子来割你的肉"，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士，逼死了高攀龙、杀害了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东林七贤。

凤姐听了，已气的浑身发软，忙立起来一径来家。刚至院门，只见又有一个小丫头在门前探头儿，一见了凤姐，也缩头就跑。凤姐儿提着名字喝住。那丫头本来伶俐，见躲不过了，越性跑了出来，笑道："我正要告诉奶奶去呢，可巧奶奶来了。"凤姐儿道："告诉我什么？"那小丫头便说二爷在家这般如此如此，将方才的话也说了一遍。凤姐啐道："你早作什么了？这会子我看见你了，你来推干净儿！"说着也扬手一下打的那丫头一个趔趄，便摄手摄脚的走至窗前，往里听时，只听里头说笑。那妇人笑道："多早晚你那阎王老婆死了就好了。"贾琏道："他死了，再娶一个也是这样，又怎么样呢？"那妇人道："他死了，你倒是把平儿扶了正，只怕还好些。"贾琏道："如今连平儿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平儿也是一肚子委曲不敢说。我命里怎么就该犯了'夜叉星'。"

鲍二媳妇称王熙凤为"阎王"，希望她"死了就好了"。鲍二媳妇是极少数看清楚了王熙凤的危害并能说出希望将其除掉的人。

凤姐听了，气的浑身乱战，又听他俩都赞平儿，便疑平儿素日背地里自然也有愤怨语了，那酒越发涌了上来，也并不忖夺，回身把平儿先打了两下，一脚踢开门进去，也不容分说，抓着鲍二家的撕打一顿。又怕贾琏走出去，便堵着门站着骂道："好淫妇！你偷主子汉子，还要治死主子老婆！平儿过来！你们淫妇忘八一条藤儿，多嫌着我，外面儿你哄我！"说着又把平儿打几下，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骂道："你们做这些没脸的事，好好的又拉上我做什么！"说着也把鲍二家的撕打起来。贾琏也因吃多了酒，进来高兴，未曾作的机密，一见凤姐来了，已没了主意，又见平儿也闹起来，把酒也气上来了。凤姐儿打鲍二家的，他已又气又愧，只不好说的，今见平儿也打，便上来踢骂道："好娼妇！你也动手打人！"平儿气怯，忙住了手，哭道："你们背地里说话，为什么拉我呢？"凤姐

见平儿怕贾琏，越发气了，又赶上来打着平儿，偏叫打鲍二家的。平儿急了，便跑出来找刀子要寻死。外面众婆子丫头忙拦住解劝。这里凤姐见平儿寻死去，便一头撞在贾琏怀里，叫道："你们一条藤儿害我，被我听见了，倒都唬起我来。你也勒死我！"贾琏气的墙上拔出剑来，说道："不用寻死，我也急了，一齐杀了，我偿了命，大家干净。"正闹的不开交，只见尤氏等一群人来了，说："这是怎么说，才好好的，就闹起来。"贾琏见了人，越发"倚酒三分醉"，逞起威风来，故意要杀凤姐儿。凤姐儿见人来了，便不似先前那般泼了，丢下众人，便哭着往贾母那边跑。

王熙凤对贾琏说"你也勒死我！"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帝宠信的大太监魏忠贤；崇祯帝朱由检登基不久，嘉兴贡生钱嘉征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状，为首第一条就是"并帝"，帝指天启帝朱由校；崇祯帝朱由检随即将魏忠贤贬往凤阳，魏忠贤在去往凤阳的途中上吊自尽，确实是被"勒死"。

此时戏已散出，凤姐跑到贾母跟前，爬在贾母怀里，只说："老祖宗救我！琏二爷要杀我呢！"贾母、邢夫人、王夫人等忙问怎么了。凤姐儿哭道："我才家去换衣裳，不防琏二爷在家和人说话，我只当是有客来了，唬得我不敢进去。在窗户外头听了一听，原来是和鲍二家的媳妇商议，说我利害，要拿毒药给我吃了治死我，把平儿扶了正。我原气了，又不敢和他吵，原打了平儿两下，问他为什么要害我。他臊了，就要杀我。"贾母等听了，都信以为真，说："这还了得！快拿了那下流种子来！"一语未完，只见贾琏拿着剑赶来，後面许多人跟着。贾琏明仗着贾母素昔疼他们，连母亲婶母也无碍，故逞强闹了来。邢夫人王夫人见了，气的忙拦住骂道："这下流种子！你越发反了，老太太在这里呢！"贾琏乜斜着眼，道："都是老太太惯的他，他才这样，连我也骂起来了！"

贾琏说由于贾母"惯的"，王熙凤才这样。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大明覆亡原因之一就是太监祸国；而太监最早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开国之前就已经引入了的；开国后，朱元璋甚至视太监为羽翼，并有让太监轻微干政的记录。

这里邢夫人王夫人也说凤姐儿。

宝钗等歇息了一回，方来看贾母凤姐。

平儿道："二奶奶倒没说的，只是那淫妇治的我，他又偏拿我凑趣，况还有我们那糊涂爷倒打我。"

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

贾母啐道："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打起老婆来了！凤丫头成日家说嘴，霸王似的一个人，昨儿唬得可怜。要不是我，你要伤了他的命，这会子怎么样？"贾琏一肚子的委屈，不敢分辩，只认不是。贾母又道："那凤丫头和平儿还不是个美人胎子？你还不足！成日家偷鸡摸狗，脏的臭的，都拉了你屋里去。为这起淫妇打老婆，又打屋里的人，你还亏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若你眼睛里有我，你起来，我饶了你，乖乖的替你媳妇赔个不是，拉了他家去，我就喜欢了。要不然，你只管出去，我也不敢受你的跪。"贾琏听如此说，又见凤姐儿站在那边，也不盛妆，哭的眼睛肿着，也不施脂粉，黄黄脸儿，比往常更觉可怜可爱。想着："不如赔了不是，彼此也好了，又讨老太太的喜欢了。"想毕，便笑道："老太太的话，我不敢不依，只是越发纵了他了。"贾母笑道："胡说！我知道他最有礼的，再不会冲撞人。他日后得罪了你，我自然也作主，叫你降伏就是了。"

贾母袒护王熙凤。贾琏说贾母“越发纵了”王熙凤。

贾琏听说，爬起来，便与凤姐儿作了一个揖，笑道：“原来是我的不是，二奶奶饶过我罢。”满屋里的人都笑了。贾母笑道：“凤丫头，不许恼了，再恼我就恼了。”说着，又命人去叫了平儿来，命凤姐儿和贾琏两个安慰平儿。贾琏见了平儿，越发顾不得了，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听贾母一说，便赶上来说道：“姑娘昨日受了屈了，都是我的不是。奶奶得罪了你，也是因我而起。我赔了不是不算外，还替你奶奶赔个不是。”说着，也作了一个揖，引的贾母笑了，凤姐儿也笑了。贾母又命凤姐儿来安慰他。平儿忙走上来给凤姐儿磕头，说：“奶奶的千秋，我惹了奶奶生气，是我该死。”凤姐儿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不念素日之情，浮躁起来，为听了旁人的话，无故给平儿没脸。今反见他如此，又是惭愧，又是心酸，忙一把拉起来，落下泪来。平儿道：“我伏侍了奶奶这么几年，也没弹我一指甲。就是昨儿打我，我也不怨奶奶，都是那淫妇治的，怨不得奶奶生气。”说着，也滴下泪来了。贾母便命人将他三人送回房去，“有一个再提此事，即刻来回我，我不管是谁，拿拐棍子给他一顿。”

至房中，凤姐儿见无人，方说道：“我怎么象个阎王，又象夜叉？那淫妇咒我死，你也帮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怜我熬的连个淫妇也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来过这日子？”说着又哭了。贾琏道：“你还不足？你细想想，昨儿谁的不是多？今儿当着人还是我跪了一跪，又赔不是，你也争足了光了。这会子还叨叨，难道还叫我替你跪下才罢？太要足了强也不是好事。”说的凤姐儿无言可对，平儿嗤的一声又笑了。贾琏也笑道：“又好了！真真我也没法了。”

在第五回中，贾宝玉做梦，“只听迷津内水响如雷，竟有许多夜叉海鬼将宝玉拖将下去”。在第一十六回中，鬼判叱咤秦钟说：“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王熙凤说“我怎么象个阎王，又象夜叉？”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大明覆亡原因之一就是太监祸国；魏忠贤将十三位东林党大臣陷害至死，他们是“东林六君子”左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太仆少卿周朝瑞六人，以及“东林七贤”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七人[①]；魏忠贤一手害死这么多朝廷大臣，当然象“阎王”；大明内有魏忠贤祸国，外有大清进攻，最终在这“夜叉”与“海鬼”的内外夹击之下内部矛盾爆发被农民军推翻而覆亡。

正说着，只见一个媳妇来回说：“鲍二媳妇吊死了。”贾琏凤姐儿都吃了一惊。凤姐忙收了怯色，反喝道：“死了罢了，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一时，只见林之孝家的进来悄回凤姐道：“鲍二媳妇吊死了，他娘家的亲戚要告呢。”凤姐儿笑道：“这倒好了，我正想要打官司呢！”林之孝家的道：“我才和众人劝了他们，又威吓了一阵，又许了他几个钱，也就依了。”凤姐儿道：“我没一个钱！有钱也不给，只管叫他告去。也不许劝他，也不用震吓他，只管让他告去。告不成倒问他个‘以尸讹诈’！”林之孝家的正在为难，见贾琏和他使眼色儿，心下明白，便出来等着。贾琏道：“我出去瞧瞧，看是怎么样。”凤姐儿道：“不许给他钱。”

里面凤姐心中虽不安，面上只管佯不理论，因房中无人，便拉平儿笑道：“我昨儿灌丧了酒了，你别愤怨，打了那里，让我瞧瞧。”平儿道：“也没打重。”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话说凤姐儿正抚恤平儿，忽见众姊妹进来，忙让坐了，平儿斟上茶来。凤姐儿笑道：“今儿来的这么齐，倒象下帖子请了来的。”探春笑道：“我们有两件事：一件是我的，一件是四妹妹的，还夹着老太太的话。”凤姐儿笑道：“有什么事，这么要紧？”探春笑道：“我们起了个诗社，头一社就不齐全，

[①] zh.wikipedia.org/wiki/魏忠贤

众人脸软，所以就乱了。我想必得你去作个监社御史，铁面无私才好。再四妹妹为画园子，用的东西这般那般不全，回了老太太，老太太说：‘只怕后头楼底下还有当年剩下的，找一找，若有呢拿出来，若没有，叫人买去。’”凤姐笑道：“我又不会作什么湿的干的，要我吃东西去不成？”探春道：“你虽不会作，也不要你作。你只监察着我们里头有偷安怠惰的，该怎么样罚他就是了。”凤姐儿笑道：“你们别哄我，我猜着了，那里是请我作监社御史！分明是叫我作个进钱的铜商。你们弄什么社，必是要轮流作东道的。你们的月钱不够花了，想出这个法子来拗了我去，好和我要钱。可是这个主意？”一席话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李纨笑道：“真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凤姐儿笑道：“亏你是个大嫂子呢！把姑娘们原交给你带着念书学规矩针线的，他们不好，你要劝。这会子他们起诗社，能用几个钱，你就不管了？老太太、太太罢了，原是老封君。你一个月十两银子的月钱，比我们多两倍银子。老太太、太太还说你寡妇失业的，可怜，不够用，又有个小子，足的又添了十两，和老太太、太太平等。又给你园子地，各人取租子。年终分年例，你又是上上分儿。你娘儿们，主子奴才共总没十个人，吃的穿的仍旧是官中的。一年通共算起来，也有四五百银子。这会子你就每年拿出一二百两银子来陪他们顽顽，能几年的限？他们各人出了阁，难道还要你赔不成？这会子你怕花钱，调唆他们来闹我，我乐得去吃一个河涸海干，我还通不知道呢！”

王熙凤说“那里是请我作监社御史！分明是叫我作个进钱的铜商。”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有亲信崔呈秀官至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为天启朝“五虎”之一，见魏忠贤“直呼为亲父”；魏忠贤通过手中权力捞取了大量田产、禄米、及财宝。

李纨笑道：“你们听听，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说了两车的无赖泥腿市俗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来。这东西亏他托生在诗书大宦名门之家做小姐，出了嫁又是这样，他还是这么着；若是生在贫寒小户人家，作个小子，还不知怎么下作贫嘴恶舌的呢！天下人都被你算计了去！昨儿还打平儿呢，亏你伸的出手来！那黄汤难道灌丧了狗肚子里去了？气的我只要给平儿打报不平儿。忖夺了半日，好容易‘狗长尾巴尖儿’的好日子，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因此没来，究竟气还未平。你今儿又招我来了。给平儿拾鞋也不要，你们两个只该换一个过子才是。”说的众人都笑了。凤姐儿忙笑道：“竟不是为诗为画来找我，这脸子竟是为平儿来报仇的。竟不承望平儿有你这一位仗腰子的人。早知道，便有鬼拉着我的手打他，我也不打了。平姑娘，过来！我当着大奶奶姑娘们替你赔个不是，担待我酒后无德罢。”说着，众人又都笑起来了。李纨道：“什么禁不起，有我呢。快拿了钥匙叫你主子开了楼房找东西去。”

李纨说王熙凤“给平儿拾鞋也不要，你们两个只该换一个过子才是。”而王熙凤也承认了，并对平儿说“我当着大奶奶姑娘们替你赔个不是”。这暗示了王熙凤与平儿的身份表面上为主子与奴才的关系，实际上是奴才与主子的关系。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平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两原型间关系确实为太监奴才与皇帝主子的关系。

凤姐儿笑道：“好嫂子，你且同他们回园子里去。才要把这米帐合算一算，那边大太太又打发人来叫，又不知有什么话说，须得过去走一趟。还有年下你们添补的衣服，还没打点给他们做去。”李纨笑道：“这些事情我都不管，你只把我的事完了我好歇着去，省得这些姑娘小姐闹我。” 凤姐忙笑道：“好嫂子，赏我一点空儿。你是最疼我的，怎么今儿为平儿就不疼我了？往常你还劝我说，事情虽多，也该保养身子，捡点着偷空儿歇歇，你今儿反到逼我的命了。况且误了别人的年下衣裳无碍，他姊妹们的若误了，却是你的责任，老太太岂不怪你不管闲事，这一句现成的话也不说？我宁可自己落不是，岂敢带累你呢。”李纨笑道：“你们听听，说的好不好？把他会说话的！我且问你：这诗社你到底管不

管？”凤姐儿笑道：“这是什么话，我不入社花几个钱，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明儿一早就到任，下马拜了印，先放下五十两银子给你们慢慢作会社东道。过后几天，我又不作诗作文，只不过是个俗人罢了。‘监察’也罢，不‘监察’也罢，有了钱了，你们还撵出我来！”说的众人又都笑起来。凤姐儿道：“过会子我开了楼房，凡有这些东西都叫人搬出来你们看，若使得，留着使，若少什么，照你们单子，我叫人替你们买去就是了。画绢我就裁出来。那图样没有在太太跟前，还在那边珍大爷那里呢。说给你们，别碰钉子去。我打发人取了来，一并叫人连绢交给相公们矾去。如何？”李纨点首笑道：“这难为你，果然这样还罢了。既如此，咱们家去罢，等着他不送了去再来闹他。”说着，便带了他姊妹就走。凤姐儿道：“这些事再没两个人，都是宝玉生出来的。”李纨听了，忙回身笑道：“正是为宝玉来，反忘了他。头一社是他误了。我们脸软，你说该怎么罚他？”凤姐想了一想，说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叫他把你们各人屋子里的地罚他扫一遍才好。”众人都笑道：“这话不差。”

王熙凤对李纨说“我不入社花几个钱，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即不想反叛大观园。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大观园的原型为明十三陵；朱棣开启大明重用太监之先例；明十三陵埋葬的是朱棣及其子孙皇帝；李纨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李自成反叛大明，带领农民军直接覆亡了大明；魏忠贤虽然不想反叛大明，但其专权祸国正是大明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熙凤要“开了楼房”搬东西，俨然是“楼房”的主人。

说着才要回去，只见一个小丫头扶了赖嬷嬷进来。凤姐儿等忙站起来，笑道：“大娘坐。”又都向他道喜。

李纨凤姐儿都笑道：“你也多虑。我们看他也就好了。先那几年还进来了两次，这有好几年没来了，年下生日，只见他的名字就罢了。前儿给老太太、太太磕头来，在老太太那院里，见他又穿着新官的服色，倒发的威武了，比先时也胖了。他这一得了官，正该你乐呢，反倒愁起这些来！他不好，还有他父亲呢，你只受用你的就完了。闲了坐个轿子进来，和老太太斗一日牌，说一天话儿，谁好意思的委屈了你。家去一般也是楼房厦厅，谁不敬你，自然也是老封君似的了。”

正说着，只见赖大家的来了，接着周瑞家的张材家的都进来回事情。凤姐儿笑道：“媳妇来接婆婆来了。”

李纨凤姐儿都笑道：“多早晚的日子？我们必去，只怕老太太高兴要去也定不得。”赖大家的忙道：“择了十四的日子，只看我们奶奶的老脸罢了。”凤姐笑道：“别人我不知道，我是一定去的。先说下，我是没有贺礼的，也不知道放赏，吃完了一走，可别笑话。”赖大家的笑道：“奶奶说那里话？奶奶要赏，赏我们三二万银子就有了。”嬷嬷笑道：“我才去请老太太，老太太也说去，可算我这脸还好。”说毕又叮咛了一回，方起身要走，因看见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来，因说道：“可是还有一句话问奶奶，这周嫂子的儿子犯了什么不是，撵了他不用？”凤姐儿听了，笑道：“正是我要告诉你媳妇，事情多也忘了。赖嫂子回去说给你老头子，两府里不许收留他小子，叫他各人去罢。”

赖大家的说王熙凤“赏我们三二万银子”。在第三十九回中，刘姥姥说“一共倒有二十多两银子。阿弥陀佛！这一顿的钱够我们庄家人过一年了。”这“三二万银子”就是一千多个农村家庭过一年的费用。赖大家的是贾府的奴才，怎么这么大口气，怎么敢如此要求贾府的实权人物王熙凤？

赖大家的只得答应着。周瑞家的忙跪下央求。嬷嬷忙道："什么事说给我评评。"凤姐儿道："前日我生日，里头还没吃酒，他小子先醉了。老娘那边送了礼来，他不说在外头张罗，他倒坐着骂人，礼也不送进来。两个女人进来了，他才带着小幺们往里抬。小幺们倒好，他拿的一盒子倒失了手，撒了一院子馒头。人去了，打发彩明去说他，他倒骂了彩明一顿。这样无法无天的忘八羔子，不撵了作什么！"赖嬷嬷笑道："我当什么事情，原来为这个。奶奶听我说：他有不是，打他骂他，使他改过，撵了去断乎使不得。他又比不得是咱们家的家生子儿，他现是太太的陪房。奶奶只顾撵了他，太太脸上不好看。依我说，奶奶教导他几板子，以戒下次，仍旧留着才是。不看他娘，也看太太。"凤姐儿听说，便向赖大家的说道："既这样，打他四十棍，以后不许他吃酒。"赖大家的答应了。周瑞家的磕头起来，又要与赖嬷嬷磕头，赖大家的拉着方罢。然后他三人去了，李纨等也就回园中来。

周嫂子的儿子由于"礼也不送进来"给王熙凤，王熙凤觉得没有面子，就要撵走周嫂子的儿子。王熙凤权力很大，却还要听年老的奴才赖嬷嬷的话。

至晚，果然凤姐命人找了许多旧收的画具出来，送至园中。

黛玉叹道："……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人便没话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如今且说凤姐儿因见邢夫人叫他，不知何事，忙另穿戴了一番，坐车过来。邢夫人将房内人遣出，悄向凤姐儿道："叫你来不为别事，有一件为难的事，老爷托我，我不得主意，先和你商议。老爷因看上了老太太的鸳鸯，要他在房里，叫我和老太太讨去。我想这倒平常有的事，只是怕老太太不给，你可有法子？"凤姐儿听了，忙道："依我说，竟别碰这个钉子去。老太太离了鸳鸯，饭也吃不下去的，那里就舍得了？况且平日说起闲话来，老太太常说，老爷如今上了年纪，作什么左一个小老婆右一个小老婆放在屋里，没的耽误了人家。放着身子不保养，官儿也不好生作去，成日家和小老婆喝酒。太太听这话，很喜欢老爷呢？这会子回避还恐回避不及，倒拿草棍儿戳老虎的鼻子眼儿去了！太太别恼，我是不敢去的。明放着不中用，而且反招出没意思来。老爷如今上了年纪，行事不妥，太太该劝才是。比不得年轻，作这些事无碍。如今兄弟、侄儿、儿子、孙子一大群，还这么闹起来，怎样见人呢？"

王熙凤说贾母不喜欢贾赦。

凤姐儿知道邢夫人禀性愚犟，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次则婪取财货为自得，家下一应大小事务，俱由贾赦摆布。凡出入银钱事务，一经他手，便克啬异常，以贾赦浪费为名，"须得我就中俭省，方可偿补"，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的。如今又听邢夫人如此的话，便知他又弄左性，劝了不中用，连忙陪笑说道："太太这话说的极是。我能活了多大，知道什么轻重？想来父母跟前，别说一个丫头，就是那么大的活宝贝，不给老爷给谁？背地里的话那里信得？我竟是个呆子。琏二爷或有日得了不是，老爷太太恨的那样，恨不得立刻拿来一下子打死；及至见了面，也罢了，依旧拿着老爷太太心爱的东西赏他。如今老太太待老爷，自然也是那样了。依我说，老太太今儿喜欢，要讨今儿就讨去。我先过去哄着老太太发笑，等太太过去了，我搭讪着走开，把屋子里的人我也带开，太太好和老太太说的。给了更好，不给也没妨碍，众人也不知道。"邢夫人见他这般说，便又喜欢起来，又告诉他道："我的主意先不和老太太要。老太太要说不给，这事便死了。我心里想着先悄悄的和鸳鸯说。他虽害臊，我细细的告诉了他，他自然不言语，就妥了。那时再和老太太说，老太太虽不依，搁不住他愿意，常言'人去不中留'，自然这就妥了。"凤儿姐笑道："到底是太太有智谋，这是千妥万妥的。别说是鸳鸯，

凭他是谁，那一个不想巴高望上，不想出头的？这半个主子不做，倒愿意做个丫头，将来配个小子就完了。”邢夫人笑道：“正是这个话了。别说鸳鸯，就是那些执事的大丫头，谁不愿意这样呢。你先过去，别露一点风声，我吃了晚饭就过来。”

凤姐儿暗想：“鸳鸯素习是个可恶的，虽如此说，保不严他就愿意。我先过去了，太太后过去，若他依了便没话说；倘或不依，太太是多疑的人，只怕就疑我走了风声，使他拿腔作势的。那时太太又见了应了我的话，羞恼变成怒，拿我出起气来，倒没意思。不如同着一齐过去了，他依也罢，不依也罢，就疑不到我身上了。”想毕，因笑道：“方才临来，舅母那边送了两笼子鹌鹑，我吩咐他们炸了，原要赶太太晚饭上送过来的。我才进大门时，见小子们抬车，说太太的车拔了缝，拿去收拾去了。不如这会子坐了我的车一齐过去倒好。”邢夫人听了，便命人来换衣服。凤姐忙着伏侍了一回，娘儿两个坐车过来。凤姐儿又说道：“太太过老太太那里去，我若跟了去，老太太若问起我过去作什么的，倒不好。不如太太先去，我脱了衣裳再来。”

王熙凤认为金鸳鸯“可恶”，但又要与邢夫人一同去见金鸳鸯。

说毕，便往凤姐儿房中来。

凤姐儿早换了衣服，因房内无人，便将此话告诉了平儿。平儿也摇头笑道：“据我看，此事未必妥。平常我们背着人说起话来，听他那主意，未必是肯的。也只说着瞧罢了。”凤姐儿道：“太太必来这屋里商议。依了还可，若不依，白讨个臊，当着你们，岂不脸上不好看。你说给他们炸鹌鹑，再有什么配几样，预备吃饭。你且别处逛逛去，估量着去了再来。”平儿听说，照样传给婆子们，便逍遥自在的往园子里来。

这里鸳鸯见邢夫人去了，必在凤姐儿房里商议去了，必定有人来问他的，不如躲了这里，因找了琥珀说道：“老太太要问我，只说我病了，没吃早饭，往园子里逛逛就来。”

平儿听了，自悔失言，便拉他到枫树底下，坐在一块石上，越性把方才凤姐过去回来所有的形景言词始末原由告诉与他。

那边邢夫人因问凤姐儿鸳鸯的父母，凤姐因回说：“他爹的名字叫金彩，两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从不大上京。他哥哥金文翔，现在是老太太那边的买办。他嫂子也是老太太那边浆洗的头儿。”邢夫人便令人叫了他嫂子金文翔媳妇来，细细说与他。金家媳妇自是喜欢，兴兴头头找鸳鸯，只望一说必妥，不想被鸳鸯抢白一顿，又被袭人平儿说了几句，羞恼回来，便对邢夫人说：“不中用，他倒骂了我一场。”因凤姐儿在旁，不敢提平儿，只说：“袭人也帮着他抢白我，也说了许多不知好歹的话，回不得主子的。太太和老爷商议再买罢。谅那小蹄子也没有这么大福，我们也没有这么大造化。”

王熙凤说金鸳鸯的父亲金彩“两口子都在南京看房子，从不大上京”。这句话暗示了贾府的地点在与南京相对的北京。南京为大明开国之初的京师；朱棣迁都后，北京成为大明的京师。

凤姐儿忙道：“你不该拿嘴巴子打他回来？我一出了门，他就逛去了；回家来连一个影儿也摸不着他！他必定也帮着说什么呢！”

凤姐便命人去：“快打了他来，告诉他我来家了，太太也在这里，请他来帮个忙儿。”丰儿忙上来回道：“林姑娘打发了人下请字请了三四次，他才去了。奶奶一进门我就叫他去的。林姑娘说：‘告诉

你奶奶，我烦他有事呢。’”凤姐儿听了方罢，故意的还说：“天天烦他，有些什么事！”

可巧王夫人、薛姨妈、李纨、凤姐儿、宝钗等姊妹并外头的几个执事有头脸的媳妇，都在贾母跟前凑趣儿呢。

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虽有委曲，如何敢辩；薛姨妈也是亲姊妹，自然也不好辩的；宝钗也不便为姨母辩；李纨、凤姐、宝玉一概不敢辩；这正用着女孩儿之时，迎春老实，惜春小，因此窗外听了一听，便走进来陪笑向贾母道：“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收屋里的人，小婶子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

贾母又笑道：“凤姐儿也不提我。”凤姐儿笑道：“我倒不派老太太的不是，老太太倒寻上我了？”贾母听了，与众人都笑道：“这可奇了！倒要听听这不是。”凤姐儿道：“谁教老太太会调理人，调理的水葱儿似的，怎么怨得人要？我幸亏是孙子媳妇，若是孙子，我早要了，还等到这会子呢。”贾母笑道：“这倒是我的不是了？”凤姐儿笑道：“自然是老太太的不是了。”贾母笑道：“这样，我也不要了，你带了去罢！”凤姐儿道：“等着修了这辈子，来生托生男人，我再要罢。”贾母笑道：“你带了去，给琏儿放在屋里，看你那没脸的公公还要不要了！”凤姐儿道：“琏儿不配，就只配我和平儿这一对烧糊了的卷子和他混罢。”说的众人都笑起来了。

王熙凤说贾母把金鸳鸯“调理的水葱儿似的”，将金鸳鸯与水联系起来。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的大太监魏忠贤；金鸳鸯的原型为后金开国大汗清太祖努尔哈赤；大清五行属水，前身为后金。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凤姐儿早指一事回避了。鸳鸯也自回房去生气。

贾母忙让坐，又笑道：“咱们斗牌罢。姨太太的牌也生，咱们一处坐着，别叫凤姐儿混了我们去。”薛姨妈笑道：“正是呢，老太太替我看着些儿。就是咱们娘儿四个斗呢，还是再添个呢？”王夫人笑道：“可不只四个。”凤姐儿道：“再添一个人热闹些。”贾母道：“叫鸳鸯来，叫他在这下手里坐着。姨太太眼花了，咱们两个的牌都叫他瞧着些儿。”凤姐儿叹了一声，向探春道：“你们知书识字的，倒不学算命！”探春道：“这又奇了。这会子你倒不打点精神赢老太太几个钱，又想算命。”凤姐儿道：“我正要算算命今儿该输多少呢，我还想赢呢！你瞧瞧，场子没上，左右都埋伏下了。”说的贾母薛姨妈都笑起来。

一时鸳鸯来了，便坐在贾母下手，鸳鸯之下便是凤姐儿。

斗了一回，鸳鸯见贾母的牌已十严，只等一张二饼，便递了暗号与凤姐儿。凤姐儿正该发牌，便故意踌躇了半晌，笑道：“我这一张牌定在姨妈手里扣着呢。我若不发这一张，再顶不下来的。”薛姨妈道：“我手里并没有你的牌。”凤姐儿道：“我回来是要查的。”薛姨妈道：“你只管查。你且发下来，我瞧瞧是张什么。”凤姐儿便送在薛姨妈跟前。薛姨妈一看是个二饼，便笑道：“我倒不稀罕他，只怕老太太满了。”凤姐儿听了，忙笑道：“我发错了。”贾母笑的已掷下牌来，说：“你敢拿回去！谁叫你错的不成？”凤姐儿道：“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这是自己发的，也怨埋伏！”贾母笑道：“可是呢，你自己该打着你那嘴，问着你自己才是。”又向薛姨妈笑道：“我不是小器爱赢钱，原是个彩头儿。”薛姨妈笑道：“可不是这样，那里有那样糊涂人说老太太爱钱呢？”凤姐儿正数着钱，听了这话，忙又把钱穿上了，向众人笑道：“够了我的了。竟不为赢钱，单为赢彩头儿。我到底小器，输了就数钱，快收起来罢。”贾母规矩是鸳鸯代洗牌，因和薛姨妈说笑，不见鸳鸯动手，贾母道：“你怎么恼了，连牌也不

替我洗。”鸳鸯拿起牌来，笑道：“二奶奶不给钱。”贾母道：“他不给钱，那是他交运了。”便命小丫头子：“把他那一吊钱都拿过来。”小丫头子真就拿了，搁在贾母旁边。凤姐儿笑道：“赏我罢，我照数儿给就是了。”薛姨妈笑道：“果然是凤丫头小器，不过是顽儿罢了。”凤姐听说，便站起来，拉着薛姨妈，回头指着贾母素日放钱的一个木匣子笑道：“姨妈瞧瞧，那个里头不知顽了我多少去了。这一吊钱顽不了半个时辰，那里头的钱就招手儿叫他了。只等把这一吊也叫进去了，牌也不用斗了，老祖宗的气也平了，又有正经事差我办去了。”话说未完，引的贾母众人笑个不住。偏有平儿怕钱不够，又送了一吊来。凤姐儿道：“不用放在我跟前，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处罢。一齐叫进去倒省事，不用做两次，叫箱子里的钱费事。”

王熙凤不时逗乐贾母，通过获得贾母的喜爱来得到权力上的支持。

凤姐儿眼尖，先瞧见了，使眼色儿不命他进来，又使眼色与邢夫人。邢夫人不便就走，只得倒了一碗茶来，放在贾母跟前。贾母一回身，贾琏不防，便没躲伶俐。贾母便问：“外头是谁？倒象个小子一伸头。”凤姐儿忙起身说：“我也恍惚看见一个人影儿，让我瞧瞧去。” 一面说，一面起身出来。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原来邢夫人之兄嫂带了女儿岫烟进京来投邢夫人的，可巧凤姐之兄王仁也正进京，两亲家一处打帮来了。

一面叙些家常，一面收看带来的礼物，一面命留酒饭。凤姐儿自不必说，忙上加忙。

邢夫人便将岫烟交与凤姐儿。凤姐儿筹算得园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设一处，莫若送到迎春一处去，倘日后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纵然邢夫人知道了，与自己无干。从此后若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在大观园住到一个月上，凤姐儿亦照迎春的分例送一分与岫烟。凤姐儿冷眼战殴岫烟心性为人，竟不象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却是温厚可疼的人。因此凤姐儿又怜他家贫命苦，比别的姊妹多疼他些，邢夫人倒不大理论了。

贾母因舍不得湘云，便留下他了，接到家中，原要命凤姐儿另设一处与他住。史湘云执意不肯，只要与宝钗一处住，因此就罢了。

此时大观园中比先更热闹了多少。李纨为首，余者迎春、探春、惜春、宝钗、黛玉、湘云、李纹、李绮、宝琴、邢岫烟，再添上凤姐儿和宝玉，一共十三个。叙起年庚，除李纨年纪最长，，他十二个人皆不过十五六七岁，或有这三个同年，或有那五个共岁，或有这两个同月同日，那两个同刻同时，所差者大半是时刻月分而已。

王熙凤的年龄为“十五六七岁”。

只见蜂腰板桥上一个人打着伞走来，是李纨打发了请凤姐儿去的人。

贾母道：“我知道你们今儿又有事情，连饭也不顾吃了。”便叫“留着鹿肉与他晚上吃”，凤姐忙说“还有呢”，方才罢了。史湘云便悄和宝玉计较道：“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拿了园里弄着，又顽又吃。”宝玉听了，巴不得一声儿，便真和凤姐要了一块，命婆子送入园去。

凤姐打发了平儿来回复不能来，为发放年例正忙。湘云见了平儿，那里肯放。平儿也是个好顽的，

素日跟着凤姐儿无所不至，见如此有趣，乐得顽笑，因而褪去手上的镯子，三个围着火炉儿，便要先烧三块吃。

平儿是王熙凤的心腹，“褪去手上的镯子”。

一时凤姐儿打发小丫头来叫平儿。平儿说：“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走罢。”小丫头去了。一时只见凤姐也披了斗篷走来，笑道：“吃这样好东西，也不告诉我！”说着也凑着一处吃起来。

凤姐儿笑道：“我知道这镯子的去向。你们只管作诗去，我们也不用找，只管前头去，不出三日包管就有了。”说着又问：“你们今儿做什么诗？老太太说了，离年又近了，正月里还该作些灯谜儿大家顽笑。”众人听了，都笑道：“可是倒忘了。如今赶着作几个好的，预备正月里顽。”

王熙凤说知道自己心腹平儿的“镯子的去向”。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凤姐儿想了半日，笑道：“你们别笑话我。我只有一句粗话，下剩的我就不知道了。”众人都笑道：“越是粗话越好，你说了只管干正事去罢。”凤姐儿笑道：“我想下雪必刮北风。昨夜听见了一夜的北风，我有了一句，就是‘一夜北风紧’，可使得？”众人听了，都相视笑道：“这句虽粗，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就是这句为首，稻香老农快写上续下去。”凤姐和李婶平儿又吃了两杯酒，自去了。这里李纨便写了：一夜北风紧，自己联道：开门雪尚飘。入泥怜洁白，

王熙凤说“下雪必刮北风”，并开了联诗的头说“一夜北风紧”，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正是在天启年间，东“北”的努尔哈赤不断攻击大明，夺走辽东地区，迁都盛京（沈阳），实力不断壮大，让大明不断加饷增派，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当然会感到“一夜北风紧”。

一语未了，忽见凤姐儿披着紫羯褂，笑嘻嘻的来了，口内说道：“老祖宗今儿也不告诉人，私自就来了，要我好找。”贾母见他来了，心中自是喜悦，便道：“我怕你们冷着了，所以不许人告诉你们去。你真是个鬼灵精儿，到底找了我来。以理，孝敬也不在这上头。”凤姐儿笑道：“我那里是孝敬的心找了来？我因为到了老祖宗那里，鸦没雀静的，问小丫头子们，他又不肯说，叫我找到园里来。我正疑惑，忽然来了两三个姑子，我心里才明白。我想姑子必是来送年疏，或要年例香例银子，老祖宗年下的事也多，一定是躲债来了。我赶忙问了那姑子，果然不错。我连忙把年例给了他们去了。如今来回老祖宗，债主已去，不用躲着了。已预备下希嫩的野鸡，请用晚饭去，再迟一回就老了。”他一行说，众人一行笑。

凤姐儿也不等贾母说话，便命人抬过轿子来。贾母笑着，搀了凤姐的手，仍旧上轿，带着众人，说笑出了夹道东门。

薛姨妈笑道：“果然如此，算我的孝心虔了。”凤姐儿笑道：“姨妈仔细忘了，如今先秤五十两银子来，交给我收着，一下雪，我就预备下酒，姨妈也不用操心，也不得忘了。”贾母笑道：“既这么说，姨太太给他五十两银子收着，我和他每人分二十五两，到下雪的日子，我装心里不快，混过去了，姨太太更不用操心，我和凤丫头倒得了实惠。”凤姐将手一拍，笑道：“妙极了，这和我的主意一样。”众人都笑了。贾母笑道：“呸！没脸的，就顺着竿子爬上来了！你不该说姨太太是客，在咱们家受屈，我

们该请姨太太才是，那里有破费姨太太的理！不这样说呢，还有脸先要五十两银子，真不害臊！”凤姐儿笑道：“我们老祖宗最是有眼色的，试一试，姨妈若松呢，拿出五十两来，就和我分。这会子估量着不中用了，翻过来拿我做法子，说出这些大方话来。如今我也不和姨妈要银子，竟替姨妈出银子治了酒，请老祖宗吃了，我另外再封五十两银子孝敬老祖宗，算是罚我个包揽闲事。这可好不好？”话未说完，众人已笑倒在炕上。

王熙凤随时逗贾母开心。

薛姨妈度其意思，大约是要与宝玉求配。薛姨妈心中固也遂意，只是已许过梅家了，因贾母尚未明说，自己也不好拟定，遂半吐半露告诉贾母道：“可惜这孩子没福，前年他父亲就没了。他从小儿见的世面倒多，跟他父母四山五岳都走遍了。他父亲是好乐的，各处因有买卖，带着家眷，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那年在这里，把他许了梅翰林的儿子，偏第二年他父亲就辞世了，他母亲又是痰症。”凤姐也不等说完，便嗐声跺脚的说：“偏不巧，我正要作个媒呢，又已经许了人家。”贾母笑道：“你要给谁说媒？”凤姐儿说道：“老祖宗别管，我心里看准了他们两个是一对。如今已许了人，说也无益，不如不说罢了。”贾母也知凤姐儿之意，听见已有了人家，也就不提了。

王熙凤见贾母对薛宝琴感兴趣，就见风使舵地说“他们两个是一对”，“他们”指薛宝琴与贾宝玉。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薛宝琴的原型为大清顺治帝福临；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在天启年间，魏忠贤祸国导致后金乘机南下攻城掠地，很快就攻占了辽东、辽西的大片土地，进而难以遏制，最终大明被大清取代；福临是大清首位入主北京的皇帝。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因有人回王夫人说：“袭人的哥哥花自芳进来说，他母亲病重了，想他女儿。他来求恩典，接袭人家去走走。”王夫人听了，便道：“人家母女一场，岂有不许他去的。”一面就叫了凤姐儿来，告诉了凤姐儿，命酌量去办理。

凤姐儿答应了，回至房中，便命周瑞家的去告诉袭人原故。又吩咐周瑞家的：“再将跟着出门的媳妇传一个，你两个人，再带两个小丫头子，跟了袭人去。外头派四个有年纪跟车的。要一辆大车，你们带着坐；要一辆小车，给丫头们坐。”周瑞家的答应了，才要去，凤姐儿又道：“那袭人是个省事的，你告诉他说我的话：叫他穿几件颜色好衣裳，大大的包一包袱衣裳拿着，包袱也要好好的，手炉也要拿好的。临走时，叫他先来我瞧瞧。”周瑞家的答应去了。

袭人的母亲快死时，王熙凤派周瑞家的“你两个人，再带两个小丫头子，跟了袭人去。外头派四个有年纪跟车的。”王熙凤定的这个规格相当高，远超出袭人作为丫鬟应得的待遇。隐面下的依据为：袭人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袭人的母亲的原型为多尔衮的父亲清太祖努尔哈赤；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曾派人去努尔哈赤的葬礼吊孝。《三朝辽事实录》作者王在晋说：“彼时主张虽由崇焕，而设谋实自逆珰，逆珰欲招款奴酋建不世之勋，意不止于封侯已也。”抚宁侯朱国弼上疏说：“奴贼与我深仇，而及其死也，魏忠贤乃遣人吊孝，白送却无数金珠，反取嫚书一纸，边臣不奉忠贤之命，敢径为之乎。此则败坏边事之实。”

半日，果见袭人穿戴来了，两个丫头与周瑞家的拿着手炉与衣包。凤姐儿看袭人头上戴着几枝金

钗珠钏，倒华丽；又看身上穿着桃红百子刻丝银鼠袄子，葱绿盘金彩绣绵裙，外面穿着青缎灰鼠褂。凤姐儿笑道："这三件衣裳都是太太的，赏了你倒是好的；但只这褂子太素了些，如今穿着也冷，你该穿一件大毛的。"袭人笑道："太太就只给了这灰鼠的，还有一件银鼠的。说赶年下再给大毛的，还没有得呢。"凤姐儿笑道："我倒有一件大毛的，我嫌风毛儿出不好了，正要改去。也罢，先给你穿去罢。等年下太太给作的时节我再作罢，只当你还我一样。"众人都笑道："奶奶惯会说这话。成年家大手大脚的，替太太不知背地里赔垫了多少东西，真真的赔的是说不出来，那里又和太太算去？偏这会子又说这小气话取笑儿。"凤姐儿笑道："太太那里想的到这些？究竟这又不是正经事，再不照管，也是大家的体面。说不得我自己吃些亏，把众人打扮体统了，宁可我得个好名也罢了。一个一个象'烧糊了的卷子'似的，人先笑话我当家倒把人弄出个花子来。"众人听了，都叹说："谁似奶奶这样圣明！在上体贴太太，在下又疼顾下人。"一面说，一面只见凤姐儿命平儿将昨日那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与了袭人。又看包袱，只得一个弹墨花绫水红绸里的夹包袱，里面只包着两件半旧棉袄与皮褂。凤姐儿又命平儿把一个玉色绸里的哆罗呢的包袱拿出来，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

众人都叹王熙凤"圣明"。

王熙凤说打扮袭人，把袭人"弄出个花子来"。这暗示了袭人就是花子，即拍花子，拐卖儿童贩卖之人。在第一十九回中，在茗烟引贾宝玉到城外花袭人家之前，贾宝玉说过"仔细花子拐了去"。袭人姓花。隐面下的依据为：花袭人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李自成直接覆亡了大明，却不能安定天下，最终被多尔衮带领大清取代了大明；这就犹如多尔衮作"花子"看准时机"拐了"明末的传国宝玺，让大清皇权吞并了大明皇权。

凤姐笑道："我的东西，他私自就要给人。我一个还花不够，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众人笑道："这都是奶奶素日孝敬太太，疼爱下人。若是奶奶素日是小气的，只以东西为事，不顾下人的，姑娘那里还敢这样了。"凤姐儿笑道："所以知道我的心的，也就是他还知三分罢了。"

这里凤姐又将怡红院的嬷嬷唤了两个来，吩咐道："袭人只怕不来家，你们素日知道那大丫头们，那两个知好歹，派出来在宝玉屋里上夜。你们也好生照管着，别由着宝玉胡闹。"两个嬷嬷去了，一时来回说："派了晴雯和麝月在屋里，我们四个人原是轮流着带管上夜的。"凤姐儿听了，点头道："晚上催他早睡，早上催他早起。"老嬷嬷们答应了，自回园去。一时果有周瑞家的带了信回凤姐儿说："袭人之母业已停床，不能回来。"凤姐儿回明了王夫人，一面着人往大观园去取他的铺盖妆奁。

正值凤姐儿和贾母王夫人商议说："天又短又冷，不如以后大嫂子带着姑娘们在园子里吃饭一样。等天长暖和了，再来回的跑也不妨。"

凤姐道："并不多事。一样的分例，这里添了，那里减了。就便多费些事，小姑娘们冷风朔气的，别人还可，第一林妹妹如何禁得住？就连宝兄弟也禁不住，何况众位姑娘。"贾母道："正是这话了。上次我要说这话，我见你们的大事太多了，如今又添出这些事来，……"要知端的——

王熙凤总是讨好贾母，说贾母喜欢听的话。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凤姐儿忙笑道："这话老祖宗说差了。世人都说太伶俐聪明，怕活不长。世人都说得，人人都信，独老祖宗不当说，不当信。老祖宗只有伶俐聪明过我十倍的，怎么如今这样福寿双全的？只怕我明儿

还胜老祖宗一倍呢！我活一千岁后，等老祖宗归了西，我才死呢。”贾母笑道：“众人都死了，单剩下咱们两个老妖精，有什么意思。”说的众人都笑了。

王熙凤说“我活一千岁后，等老祖宗归了西，我才死呢”，这是对贾母极为不尊敬的话。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母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大太监魏忠贤，权倾天下，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人称“九千岁”，死于天启七年十一月，当然是在朱元璋死后；太监一直存在于大明的制度中，直到大明覆亡。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当下已是腊月，离年日近，王夫人与凤姐治办年事。王子腾升了九省都检点，贾雨村补授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不题。

贾蓉系长房长孙，独他随女眷在槛内，每贾敬捧菜至，传于贾蓉，贾蓉便传于他妻子，又传于凤姐尤氏诸人，直传至供桌前，方传于王夫人。

凤姐李纨等只在地下伺候。茶毕，邢夫人等便先起身来侍贾母。贾母吃茶，与老妯娌闲话了两三句，便命看轿，凤姐儿忙上去挽起来。尤氏笑回说：“已经预备下老太太的晚饭。每年都不肯赏些体面用过晚饭过去，果然我们就不及凤丫头不成？”凤姐儿搀着贾母笑道：“老祖宗快走，咱们家去吃去，别理他。”

王夫人与凤姐是天天忙着请人吃年酒，那边厅上院内皆是戏酒，亲友络绎不绝，一连忙了七八日才完了。早又元宵将近，宁荣二府皆张灯结彩。十一日是贾赦请贾母等，次日贾珍又请，贾母皆去随便领了半日。王夫人和凤姐儿连日被人请去吃年酒，不能胜记。

故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再下便是尤氏、李纨、凤姐、贾蓉之妻。

贾母也曾差人去请众族中男女，奈他们或有年迈懒于热闹的；或有家内没有人不便来的；或有疾病淹缠，欲来竟不能来的；或有一等妒富愧贫不来的；甚至于有一等憎畏凤姐之为人而赌气不来的；或有羞手羞脚，不惯见人，不敢来的：因此族众虽多，女客来者只不过贾菌之母娄氏带了贾菌来了，男子只有贾芹、贾芸、贾萫、贾菱四个现是在凤姐麾下办事的来了。

“贾芹、贾芸、贾萫、贾菱四个现是在凤姐麾下办事”。

凤姐便说：“这孩子才九岁了。”贾母笑说：“难为他说的巧。”便说了一个“赏”字。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当下天未二鼓，戏演的是《八义》中《观灯》八出。正在热闹之际，宝玉因下席往外走。贾母因说：“你往那里去！外头爆竹利害，仔细天上吊下火纸来烧了。”宝玉回说：“不往远去，只出去就来。”贾母命婆子们好生跟着。于是宝玉出来，只有麝月秋纹并几个小丫头随着。贾母因说：“袭人怎么不见？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单支使小女孩子出来。”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他妈前日没了，因有热孝，不便前头来。”贾母听了点头，又笑道：“跟主子，却讲不起这孝与不孝。若是他还跟我，难道这会子也不在这里不成？皆因我们太宽了，有人使，不查这些，竟成了例了。”凤姐儿忙过来笑回道：“今儿晚上他便没孝，那园子里也须得他看着，灯烛花炮最是耽险的。这里一唱戏，园子里的人谁不偷来瞧瞧。他还细心，各处照看照看。况且这一散后宝兄弟回去睡觉，各色都是齐全的。若他再来了，众人

又不经心，散了回去，铺盖也是冷的，茶水也不齐备，各色都不便宜，所以我叫他不用来，只看屋子。散了又齐备，我们这里也不耽心，又可以全他的礼，岂不三处有益。老祖宗要叫他，我叫他来就是了。”贾母听了这话，忙说：“你这话很是，比我想的周到，快别叫他了。但只他妈几时没了，我怎么不知道。”凤姐笑道：“前儿袭人去亲自回老太太的，怎么倒忘了。”贾母想了一想笑说：“想起来了。我的记性竟平常了。”众人都笑说：“老太太那里记得这些事。”贾母因又叹道：“我想着，他从小儿伏侍了我一场，又伏侍了云儿一场，末后给了一个魔王宝玉，亏他魔了这几年。他又不是咱们家的根生土长的奴才，没受过咱们什么大恩典。他妈没了，我想着要给他几两银子发送，也就忘了。”凤姐儿道：“前儿太太赏了他四十两银子，也就是了。”贾母听说，点头道：“这还罢了。正好鸳鸯的娘前儿也死了，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边，我也没叫他家去走走守孝，如今叫他两个一处作伴儿去。”

贾母对袭人不满，说“袭人怎么不见？……”又说袭人“跟主子，却讲不起这孝与不孝。”这实际上有责备王夫人的意味，因为此时袭人已是王夫人的人。

贾母说袭人“亏他魔了这几年”。在第一回中，一僧一道对贾宝玉说“那红尘中有却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况又有‘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八个字紧相连属，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贾母点出了袭人的特性“魔”，暗示袭人与贾宝玉“乐极悲生，人非物换”有关。贾母在袭人母亲死的时候说“正好鸳鸯的娘前儿也死了”。

至黛玉前，偏他不饮，拿起杯来，放在宝玉唇上边，宝玉一气饮干。黛玉笑说：“多谢。”宝玉替他斟上一杯。凤姐儿便笑道：“宝玉，别喝冷酒，仔细手颤，明儿写不得字，拉不得弓。”宝玉忙道：“没有吃冷酒。”凤姐儿笑道：“我知道没有，不过白嘱咐你。”然后宝玉将里面斟完，只除贾蓉之妻是丫头们斟的。

贾宝玉帮林黛玉喝酒，王熙凤阻挡，提醒贾宝玉“明儿写不得字，拉不得弓”。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魏忠贤在天启朝祸国，让能人下而庸人小人上，导致后金进占辽东、辽西大片土地，不可遏制，又捕杀大批朝廷正直大臣，导致明帝朱由检的崇祯朝“明儿写不得字，拉不得弓”，即文事不举、武事不备，最终大明覆亡。

贾母问是何名，女先儿道：“叫做《凤求鸾》。”贾母道：“这一个名字倒好，不知因什么起的，先大概说说原故，若好再说。”女先儿道：“这书上乃说残唐之时，有一位乡绅，本是金陵人氏，名唤王忠，曾做过两朝宰辅，如今告老还家，膝下只有一位公子，名唤王熙凤。”众人听了，笑将起来。贾母笑道：“这重了我们凤丫头了。”媳妇忙上去推他，“这是二奶奶的名字，少混说。”贾母笑道：“你说，你说。”女先生忙笑着站起来，说：“我们该死了，不知是奶奶的讳。”凤姐儿笑道：“怕什么，你们只管说罢，重名重姓的多呢。”女先生又说道：“这年王老爷打发了王公子上京赶考，那日遇见大雨，进到一个庄上避雨。谁知这庄上也有个乡绅，姓李，与王老爷是世交，便留下这公子住在书房里。这李乡绅膝下无儿，只有一位千金小姐。这小姐芳名叫作雏鸾，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贾母忙道：“怪道叫作《凤求鸾》。不用说，我猜着了，自然是这王熙凤要求这雏鸾小姐为妻。”女先儿笑道：“老祖宗原来听过这一回书。”

凤，凤凰雄的称为“凤”，雌的称为“凰”。司马相如的《琴歌》首句为：“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鸾，是神话传说中凤凰一类的鸟。“鸾鸟”若区分雄雌，则雄鸟称“鸾”，雌鸟称“金鸡”。《凤求鸾》，与《凤求凰》名称相似，却表达的是雄性追求雄性的含义，这就强化了“凤”为雄性的含义。

《凤求鸾》，故事讲王忠的女儿王熙凤“上京赶考，那日遇见大雨”，在父亲世交农民李乡绅家中避雨，但还没有讲遇到李雏鸾，贾母便说“王熙凤要求这雏鸾小姐为妻”，又猜测雏鸾“这小姐必是通文知礼，无所不晓，竟是个绝代佳人。只一见了一个清俊的男人，不管是亲是友，便想起终身大事来，父母也忘了，书礼也忘了”。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当然性别为男；故事中公子王熙凤的父亲为王忠；魏忠贤，原名魏四，入宫后改名李进忠，后由才人王氏复姓，复名王其，出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后，复姓魏，改名忠贤，字完吾；即魏忠贤曾用名李进忠与魏王其，含“王”“忠”二字；鸾，齐明帝萧鸾，庙号高宗，谥明皇帝；雏鸾，暗指明帝，即大明皇帝没有受过皇子教育的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朱由校宠信魏忠贤导致魏忠贤祸国而不可收拾；王熙凤的丈夫贾琏的原型正是天启帝；“大雨”，大清五行属水，前身为后金，天启年间努尔哈赤的后金在东北攻城掠地，进占大量辽东、辽西土地。而且全书“庄上”一词除了此处仅第三十九回刘姥姥提起过四次以及第一回“田庄上”一次。

东汉时代末期、三国时代曹操手下有一武将姓名为王忠。《明史》（卷 145）中有记载一位永乐年间姓名为王忠者：“王忠，孝感人。与李远同降于蔚州。每战，帅精骑为奇兵，多斩获。累迁都督佥事，封靖安侯，禄千石。出塞战殁，年五十一，爵除。”

> 凤姐儿走上来斟酒，笑道：“罢，罢，酒冷了，老祖宗喝一口润润嗓子再掰谎。这一回就叫作《掰谎记》，就出在本朝本地本年本月本日本时，老祖宗一张口难说两家话，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是真是谎且不表，再整那观灯看戏的人。老祖宗且让这二位亲戚吃一杯酒看两出戏之后，再从昨朝话言掰起如何？”他一面斟酒，一面笑说，未曾说完，众人俱已笑倒。两个女先生也笑个不住，都说：“奶奶好刚口。奶奶要一说书，真连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没了。”薛姨妈笑道：“你少兴头些，外头有人，比不得往常。”凤姐儿笑道：“外头的只有一位珍大爷。我们还是论哥哥妹妹，从小儿一处淘气了这么大。这几年因做了亲，我如今立了多少规矩了。便不是从小儿的兄妹，便以伯叔论，那《二十四孝》上‘斑衣戏彩’，他们不能来‘戏彩’引老祖宗笑一笑，我这里好容易引的老祖宗笑了一笑，多吃了一点儿东西，大家喜欢，都该谢我才是，难道反笑话我不成？”贾母笑道：“可是这两日我竟没有痛痛的笑一场，倒是亏他才一路笑的我心里痛快了些，我再吃一钟酒。”吃着酒，又命宝玉：“也敬你姐姐一杯。”凤姐儿笑道：“不用他敬，我讨老祖宗的寿罢。”说着，便将贾母的杯拿起来，将半杯剩酒吃了，将杯递与丫鬟，另将温水浸的杯换了一个上来。于是各席上的杯都撤去，另将温水浸着待换的杯斟了新酒上来，然后归坐。

王熙凤把自己逗贾母笑比作“《二十四孝》上‘斑衣戏彩’”，即暗赞自己为孝。斑衣戏彩，即《二十四孝》中“戏彩娱亲”，其原文为：“周老莱子，至孝。奉二亲，极其甘脆。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著五色斑烂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尝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王熙凤与贾母的关系，犹如周老莱子与其七十岁的父母的关系。

王熙凤逗乐贾母的手段犹如周老莱子“诈跌卧地”，是含有欺骗性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贾母这个靠山的支持，手中权力才会稳固。贾母对这种含有欺骗说谎性质的手段，来者不拒，纵容了王熙凤之流。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母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朱元璋在开国之前为吴王时期就引入了太监，开国之后，视太监为自己的羽翼；魏忠贤善于讨好天启帝朱由校，以至于当杨涟于天启四年（1624 年）六月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天启帝朱由校不但未采信，还批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①]。

[①] zh.wikipedia.org/wiki/杨涟

当下贾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凤姐儿因见贾母十分高兴，便笑道："趁着女先儿们在这里，不如叫他们击鼓，咱们传梅，行一个'春喜上眉梢'的令如何？"

凤姐儿笑道："依我说，谁象老祖宗要什么有什么呢。我们这不会的，岂不没意思。依我说也要雅俗共赏，不如谁输了谁说个笑话罢。"众人听了，都知道他素日善说笑话，最是他肚内有无限的新鲜趣谈。今儿如此说，不但在席的诸人喜欢，连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无不欢喜。

凤姐儿笑道："好的，幸而我们都笨嘴笨腮的，不然也就吃了猴儿尿了。"尤氏娄氏都笑向李纨道："咱们这里谁是吃过猴儿尿的，别装没事人儿。"薛姨妈笑道："笑话儿不在好歹，只要对景就发笑。"说着又击起鼓来。小丫头子们只要听凤姐儿的笑话，便俏俏的和女先儿说明，以咳嗽为记。须臾传至两遍，刚到了凤姐儿手里，小丫头子们故意咳嗽，女先儿便住了。众人齐笑道："这可拿住他了。快吃了酒说一个好的，别太逗的人笑的肠子疼。"凤姐儿想了一想，笑道："一家子也是过正月半，合家赏灯吃酒，真真的热闹非常，祖婆婆、太婆婆、婆婆、媳妇、孙子媳妇、重孙子媳妇、亲孙子、侄孙子、重孙子、灰孙子、滴滴搭搭的孙子、孙女儿、外孙女儿、姨表孙女儿、姑表孙女儿，……嗳哟哟，真好热闹！"众人听他说着，已经笑了，都说："听数贫嘴，又不知编派那一个呢？"尤氏笑道："你要招我，我可撕你的嘴。"凤姐儿起身拍手笑道："人家费力说，你们混，我就不说了。"贾母笑道："你说你说，底下怎么样？"凤姐儿想了一想，笑道："底下就团团的坐了一屋子，吃了一夜酒就散了。"众人见他正言厉色的说了，别无他话，都怔怔的还等下话，只觉冰凉无味。史湘云看了他半日，凤姐儿笑道："再说一个过正月半的。几个人抬着个房子大的炮仗往城外放去，引了上万的人跟着瞧去。有一个性急的人等不得，便偷着拿香点着了。只听'噗哧'一声，众人哄然一笑都散了。这抬炮仗的人抱怨卖炮仗的捍的不结实，没等放就散了。"湘云道："难道他本人没听见响？"凤姐儿道："这本人原是聋子。"众人听说，一回想，不觉一齐失声都大笑起来。又想着先前那一个没完的，问他："先一个怎么样？也该说完。"凤姐儿将桌子一拍，说道："好罗唆，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年也完了，节也完了，我看着人忙着收东西还闹不清，那里还知道底下的事了。"众人听说，复又笑将起来。凤姐儿笑道："外头已经四更，依我说，老祖宗也乏了，咱们也该'聋子放炮仗——散了'罢。"尤氏等用手帕子握着嘴，笑的前仰后合，指他说道："这个东西真会数贫嘴。"贾母笑道："真真这凤丫头越发贫嘴了。"

王熙凤说自己没有吃猴儿尿，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魏忠贤自杀于天启七年（1627 年），而大明覆亡于崇祯十七年（1644 年），这一年为猴年；大明覆亡似乎与魏忠贤没有关系，实际上正是魏忠贤加速了大明的覆亡。

王熙凤讲的聋子听不见炮仗的笑话，并说"咱们也该'聋子放炮仗——散了'罢"。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炮仗可指袁崇焕采用了红夷大炮打了胜仗的宁锦之战；冤杀熊廷弼并传首九边的魏忠贤象聋子一样听不见红夷大炮的声音，不顾袁崇焕的功劳，竟然弹劾袁崇焕逼其辞职，破坏了袁崇焕在辽东的战略部署；最终大明的覆亡便是"没等放就散了"。

凤姐儿笑道："我们是没有人疼的了。"尤氏笑道："有我呢，我搂着你。也不怕臊，你这孩子又撒娇了，听见放炮仗，吃了蜜蜂儿屎的，今儿又轻狂起来。"凤姐儿笑道："等散了，咱们园子里放去。我比小厮们还放的好呢。"说话之间，外面一色一色的放了又放，又有许多的满天星、九龙入云、一声雷、飞天十响之类的零碎小爆竹。放罢，然后又命小戏子打了一回"莲花落"，撒了满台钱，命那孩子们满台抢钱取乐。又上汤时，贾母说道："夜长，觉的有些饿了。"凤姐儿忙回说："有预备的鸭子肉粥。"贾母道："我吃些清淡的罢。"凤姐儿忙道："也有枣儿熬的粳米粥，预备太太们吃斋的。"贾母笑

道：“不是油腻腻的就是甜的。”凤姐儿又忙道：“还有杏仁茶，只怕也甜。”贾母道：“倒是这个还罢了。”

王熙凤总是想要讨好贾母，但贾母已经有些不满意了。

凡诸亲友来请或来赴席的，贾母一概怕拘束不会，自有邢夫人、王夫人、凤姐儿三人料理。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刚将年事忙过，凤姐儿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天两三个太医用药。凤姐儿自恃强壮，虽不出门，然筹画计算，想起什么事来，便命平儿去回王夫人，任人谏劝，他只不听。王夫人便觉失了膀臂，一人能有许多的精神？凡有了大事，自己主张；将家中琐碎之事，一应都暂令李纨协理。

小月，指流产。王熙凤“在家一月”，指流产后坐小月子，进行调养。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曾与兵部尚书崔呈秀密谋政变，不料呈秀胆小惊慌说：“恐外有义兵”，因此，魏忠贤政变图谋流产失败[①]。

王熙凤是王夫人的膀臂，隐面下的依据为：王夫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大明重用太监就是从朱棣开始的，朱棣视太监为皇帝的膀臂。

谁知凤姐禀赋气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养，平生争强斗智，心力更亏，故虽系小月，竟着实亏虚下来，一月之后，复添了下红之症。他虽不肯说出来，众人看他面目黄瘦，便知失于调养。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药调养，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大症，遗笑于人，便想偷空调养，恨不得一时复旧如常。谁知一直服药调养到八九月间，才渐渐的起复过来，下红也渐渐止了。此是后话。

王熙凤“着实亏虚下来”，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为大奸人大邪人，当然是“禀赋气血不足”；魏忠贤年轻时在赌场被人追债殴打时，才取刀自宫，当然是“年幼不知保养”；魏忠贤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打压辽东功臣袁崇焕，当然是“争强斗智”。

如今且说目今王夫人见他如此，探春与李纨暂难谢事，园中人多，又恐失于照管，因又特请了宝钗来，托他各处小心，“老婆子们不中用，得空儿吃酒斗牌，白日里睡觉，夜里斗牌，我都知道的。凤丫头在外头，他们还有个惧怕，如今他们又该取便了。好孩子，你还是个妥当人，你兄弟妹妹们又小，我又没工夫，你替我辛苦两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来告诉我，别等老太太问出来，我没话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说。他们不听，你来回我。别弄出大事来才好。”宝钗听说只得答应了。

王熙凤生病之时，正是薛宝钗上台之际。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天启六年（1626 年）十月，袁崇焕疏颂魏忠贤，魏忠贤权势滔天，皇太极在这年八月继位成为后金第二位大汗；次年为天启七年（1627 年），天启帝驾崩后，崇祯帝一上台就处理魏忠贤，魏忠贤自杀身亡。

众人先听见李纨独办，各各心中暗喜，以为李纨素日原是个厚道多恩无罚的，自然比凤姐儿好搪塞。便添了一个探春，也都想着不过是个未出闺阁的青年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比凤姐儿前更懈怠了许多。只三四日后，几件事过手，渐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只不过是言语安静，

[①] 谈迁《国榷》卷八十八

性情和顺而已。

每于夜间针线暇时，临寝之先，坐了小轿带领园中上夜人等各处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觉比凤姐儿当差时倒更谨慎了些。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说："刚刚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越性连夜里偷着吃酒顽的工夫都没了。"

下人称王熙凤为"巡海夜叉"。夜叉，喻凶悍之人。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大规模迫害东林党人，当然为凶悍之人；海，指西苑海子，北京紫禁城西侧的北、中、南三海合称西苑；天启七年（1627 年）五月十八日，熹宗又与太监魏忠贤、王体乾等去西苑深水处泛舟，却因风强，小舟翻覆，皇帝落水，虽然随即被救，但从此惊豫不堪，逐渐病重[①]，最终八月驾崩。

吴新登的媳妇心中已有主意，若是凤姐前，他便早已献勤说出许多主意，又查出许多旧例来任凤姐儿拣择施行。如今他藐视李纨老实，探春是青年的姑娘，所以只说出这一句话来，试他二人有何主见。

探春笑道："这话胡闹。依我说，赏一百倒好。若不按例，别说你们笑话，明儿也难见你二奶奶。"吴新登家的笑道："既这么说，我查旧帐去，此时却记不得。"探春笑道："你办事办老了的，还记不得，倒来难我们。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现查去？若有这道理，凤姐姐还不算利害，也就是算宽厚了！还不快找了来我瞧。再迟一日，不说你们粗心，反象我们没主意了。"

凤姐因问为何去了这一日，平儿便笑着将方才的原故细细说与他听了。凤姐儿笑道："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他不错。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平儿笑道："奶奶也说糊涂话了。他便不是太太养的，难道谁敢小看他，不与别的一样看了？" 凤姐儿叹道："你那里知道，虽然庶出一样，女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攀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是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别说庶出，便是我们的丫头，比人家的小姐还强呢。将来不知那个没造化的挑庶正误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说着，又向平儿笑道："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骑上老虎了。虽然看破些，无奈一时也难宽放；二则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平儿道："可不是这话！将来还有三四位姑娘，还有两三个小爷，一位老太太，这几件大事未完呢。"凤姐儿笑道："我也虑到这里，倒也够了：宝玉和林妹妹他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钱，老太太自有梯己拿出来。二姑娘是大老爷那边的，也不算。剩下三四个，满破着每人花上一万银子。环哥娶亲有限，花上三千两银子，不拘那里省一抿子也就够了。老太太事出来，一应都是全了的，不过零星杂项，便费也满破三五千两。如今再俭省些，陆续也就够了。只怕如今平空又生出一两件事来，可就了不得了。——咱们且别虑后事，你且吃了饭，快听他商议什么。这正碰了我的机会，我正愁没个膀臂。虽有个宝玉，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纵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个佛爷，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兰小子更小。环儿更是个燎毛的小冻猫子，只等有热灶火坑让他钻去罢。真真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个天悬地隔的两个人来，我想到这里就不伏。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他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也来的，又是咱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虽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赵姨娘那老东西闹的，心里却是和宝玉一样呢。比不得环儿，实在令人难疼，要依我的性

[①] zh.wikipedia.org/wiki/明熹宗

早撵出去了。如今他既有这主意，正该和他协同，大家做个膀臂，我也不孤不独了。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论，咱们有他这个人帮着，咱们也省些心，于太太的事也有些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头退步。回头看了看，再要穷追苦克，人恨极了，暗地里笑里藏刀，咱们两个才四个眼睛，两个心，一时不防，倒弄坏了。趁着紧溜之中，他出头一料理，众人就把往日咱们的恨暂可解了。还有一件，我虽知你极明白，恐怕你心里挽不过来，如今嘱咐你：他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不过是言语谨慎；他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厉害一层了。如今俗语‘擒贼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开端，一定是先拿我开端。倘或他要驳我的事，你可别分辩，你只越恭敬，越说驳的是才好。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脸，和他一犟，就不好了。”平儿不等说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涂了。我才已经行在先，这会子又反嘱咐我。”凤姐儿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没有别人之故，不得不嘱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急了，满口里‘你’‘我’起来。”平儿道：“偏说‘你’！你不依，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顿。难道这脸上还没尝过的不成！”凤姐儿笑道：“你这小蹄子，要掂多少过子才罢。看我病的这样，还来怄我。过来坐下，横竖没人来，咱们一处吃饭是正经。”

王熙凤说“宝玉和林妹妹他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钱，老太太自有梯己拿出来。”

王熙凤说“我如今也是骑上老虎了”，“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然后算了下几个人的婚事与贾母的丧事，总共大约要五万两银子。”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大明在天启与崇祯年间不断衰败，朝廷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再几年就都赔尽了”。

王熙凤对平儿说“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头退步”，点出“退步”二字。在第五回中，针对贾元春的红楼梦曲《恨无常》中唱说“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在第一十三回中，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说“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元春与秦可卿的原型都是明成祖朱棣；平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朱棣重用太监，导致后世太监祸国，至魏忠贤达到巅峰；崇祯帝朱由检一登基就立即处理了魏忠贤，让其“抽头退步”。

王熙凤说“他出头一料理，众人就把往日咱们的恨暂可解了。”王熙凤说“如今俗语‘擒贼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开端，一定是先拿我开端。”这是王熙凤自己称自己为“贼王”，将被首先“作法”，被用来平息众怒。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 年），崇祯帝朱由检在继位后首先处理的就是魏忠贤，魏忠贤在被贬往凤阳途中自杀身亡。

说着，丰儿等三四个小丫头子进来放小炕桌。凤姐只吃燕窝粥，两碟子精致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暂减去。丰儿便将平儿的四样分例菜端至桌上，与平儿盛了饭来。平儿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陪凤姐儿吃了饭，伏侍漱盥。

平儿吃的是“四样分例菜”。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话说平儿陪着凤姐儿吃了饭，伏侍盥漱毕，方往探春处来。只见院中寂静，只有丫鬟婆子诸内壶近人在窗外听候。

众婆子听了这个议论，又去了帐房受辖制，又不与凤姐儿去算帐，一年不过多拿出若干贯钱来，各各欢喜异常，都齐说："愿意。强如出去被他揉搓着，还得拿出钱来呢。"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宝玉道："也没什么要紧。不过我想着宝姐姐也是客中，既吃燕窝，又不可间断，若只管和他要，也太托实。虽不便和太太要，我已经在老太太跟前略露了个风声，只怕老太太和凤姐姐说了。我告诉他的，竟没告诉完了他。如今我听见一日给你们一两燕窝，这也就完了。"

正在踌躇之际，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因谋之于凤姐儿。凤姐儿叹道："姑妈素知我们太太有些左性的，这事等我慢谋。"因贾母去瞧凤姐儿时，凤姐儿便和贾母说："薛姑妈有件事求老祖宗，只是不好启齿的。"贾母忙问何事，凤姐便将求亲一事说了。

王熙凤帮助促成薛蝌娶邢岫烟，并未征求过邢岫烟的意见。薛蝌是薛家的人，邢岫烟是贾家的人，这样就帮助薛家扩大了势力，同时削弱了贾家的势力。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家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家；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薛家的原型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家；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擅朝政，捕杀东林党人，朝廷极端败坏，导致后金在东北攻城掠地，进占大量辽东、辽西土地，形成不可遏制之势；魏忠贤的主政大大削弱了大明实力，间接增强了后金实力。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尤氏等又遣人告诉了凤姐儿。一面说与总理房中，每教习给银八两，令其自便。凡梨香院一应物件，查清注册收明，派人上夜。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芳官笑道："难道哄你不成？我听见屋里正经还少两个人的窝儿，并没补上。一个是红玉的，琏二奶奶要去还没给人来；一个是坠儿的，也还没补。如今要你一个也不算过分。皆因平儿每每的和袭人说，凡有动人动钱的事，得挨的且挨一日更好。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扎筏子呢，连他屋里的事都驳了两三件，如今正要寻我们屋里的事没寻着，何苦来往网里碰去。倘或说些话驳了，那时老了，倒难回转。不如等冷一冷，老太太、太太心闲了，凭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一说，没有不成的。"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小蝉又道："正是。昨儿玉钏姐姐说，太太耳房里的柜子开了，少了好些零碎东西。琏二奶奶打发平姑娘和玉钏姐姐要些玫瑰露，谁知也少了一罐子。若不是寻露，还不知道呢。"莲花儿笑道："这话我没听见，今儿我倒看见一个露瓶子。"林之孝家的正因这些事没主儿，每日凤姐使平儿催逼他，一听此言，忙问在那里。

半日，出来说："姑娘知道了，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到凤姐儿那边，先找着了平儿，平儿进去回了凤姐。凤姐方才歇下，听见此事，便吩咐："将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或配人。"

说毕，抽身进了卧房，将此事照前言回了凤姐儿一遍。

凤姐儿道："虽如此说，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别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篓子戴上，什么事他不应承。咱们若信了，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还要细

细的追求才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别给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苍蝇不抱无缝的蛋’。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他。虽不加贼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挂误的，倒也不算委屈了他。”平儿道：“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不施恩呢。依我说，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终久咱们是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结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乘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一席话，说的凤姐儿倒笑了，说道：“凭你这小蹄子发放去罢。我才精爽些了，没的淘气。”平儿笑道：“这不是正经！”说毕，转身出来，一一发放。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王熙凤采用的方式是刑讯逼供，并称贾府为“朝廷家原有挂误的”。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贾府的原型为明皇宫，当然为“朝廷家”；都察院御史杨涟与左光斗都遭到魏忠贤指使锦衣卫酷法拷讯，惨死狱中；魏忠贤大兴党狱，诬陷东林党人接受熊廷弼贿赂并杀害熊廷弼。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其余家中人，尤氏仍是一双鞋袜；凤姐儿是一个宫制四面和合荷包，里面装一个金寿星，一件波斯国所制玩器。

王熙凤送给贾宝玉的生日礼物为“金寿星”。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魏忠贤专权的天启年间，后金在东北攻城掠地，进占大量辽东、辽西土地，形成不可遏制之势；后来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崇祯十七年（1644 年），大清入主中原，取代了大明，成为寿星的是“金”而非“明”。

宝玉忙迎出来，笑说：“我方才到凤姐姐门上，回了进去，不能见，我又打发人进去让姐姐的。”

原来平儿出去，有赖林诸家送了礼来，连三接四，上中下三等家人来拜寿送礼的不少，平儿忙着打发赏钱道谢，一面又色色的回明凤姐儿，不过留下几样，也有不收的，也有收下即刻赏与人的。忙了一回，又直待凤姐儿吃过面，方换了衣裳往园里来。

当下又选了几样果菜与凤姐送去，凤姐儿也送了几样来。宝钗等吃过点心，大家也有坐的，也有立的，也有在外观花的，也有扶栏观鱼的，各自取便说笑不一。

宝玉道：“你不知道呢。你病着时，他干了好几件事。这园子也分了人管，如今多掐一草也不能了。又蠲了几件事，单拿我和凤姐姐作筏子禁别人。最是心里有算计的人，岂只乖而已。”

贾宝玉说贾探春“单拿我和凤姐姐作筏子禁别人”，呼应第五十五回中王熙凤说的“如今俗语‘擒贼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法开端，一定是先拿我开端。”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荣府中凤姐儿出不来，李纨又照顾姊妹，宝玉不识事体，只得将外头之事暂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凤姐身体未愈，虽不能时常在此，或遇开坛诵经亲友上祭之日，亦扎挣过来，相帮尤氏料理。

宝玉这里不由的低头心内细想道："据雪雁说来，必有原故。若是同那一位姊妹们闲坐，亦不必如此先设馔具。或者是姑爹姑妈的忌辰，但我记得每年到此日期老太太都吩咐另外整理肴馔送去与林妹妹私祭，此时已过。大约必是七月因为瓜果之节，家家都上秋祭的坟，林妹妹有感于心，所以在私室自己奠祭，取《礼记》'春秋荐其时食'之意，也未可定。但我此刻走去，见他伤感，必极力劝解，又怕他烦恼郁结于心；若不去，又恐他过于伤感，无人劝止。两件皆足致疾。莫若先到凤姐姐处一看，在彼稍坐即回。如若见林妹妹伤感，再设法开解，既不至使其过悲，哀痛稍申，亦不至抑郁致病。"想毕，遂出了园门，一径到凤姐处来。

贾宝玉称王熙凤为凤姐姐。

正有许多执事婆子们回事毕，纷纷散出。凤姐儿正倚着门和平儿说话呢。一见了宝玉，笑道："你回来了么。我才吩咐了林之孝家的。叫他使人告诉跟你的小厮，若没什么事趁便请你回来歇息歇息。再者那里人多，你那里禁得住那些气味。不想恰好你倒来了。"宝玉笑道："多谢姐姐记挂。我也因今日没事，又见姐姐这两日没往那府里去，不知身上可大愈否，所以回来看视看视。"凤姐道："左右也不过是这样，三日好两日不好的。老太太、太太不在家，这些大娘们，嗳，那一个是安分的，每日不是打架，就拌嘴，连赌博偷盗的事情，都闹出来了两三件了。虽说有三姑娘帮着办理，他又是个没出阁的姑娘。也有叫他知道得的，也有往他说不得的事，也只好强扎挣着罢了。总不得心静一会儿。别说想病好，求其不添，也就罢了。"宝玉道："虽如此说，姐姐还要保重身体，少操些心才是。"说毕，又说了些闲话，别了凤姐，一直往园中走来。

王熙凤对贾宝玉说，在自己没管大观园的情况下，大观园"连赌博偷盗的事情，都闹出来了两三件了"。

黛玉一面让宝钗坐，一面笑说道："我曾见古史中有才色的女子，终身遭际令人可欣可羡可悲可叹者甚多。今日饭后无事，因欲择出数人，胡乱凑几首诗以寄感慨，可巧探丫头来会我瞧凤姐姐去，我也身上懒懒的没同他去。才将做了五首，一时困倦起来，撂在那里，不想二爷来了就瞧见了，其实给他看也倒没有什么，但只我嫌他是不是的写给人看去。"

二人携手走了进来。只见李纨、凤姐、宝钗、黛玉、迎、探、惜等早在中堂等候，一一相见已毕。

又过了数日，乃贾敬送殡之期，贾母犹未大愈，遂留宝玉在家侍奉。凤姐因未曾甚好，亦未去。

贾蓉道："叔叔回家，一点声色也别露，等我回明了我父亲，向我老娘说妥，然后在咱们府后方近左右买上一所房子及应用家伙，再拨两窝子家人过去伏侍。择了日子，人不知鬼不觉娶了过去，嘱咐家人不许走漏风声。婶子在里面住着，深宅大院，那里就得知道了。叔叔两下里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即或闹出来，不过挨上老爷一顿骂。叔叔只说婶子总不生育，原是为子嗣起见，所以私自在外面作成此事。就是婶子，见生米做成熟饭，也只得罢了。再求一求老太太，没有不完的事。"

贾蓉说王熙凤"总不生育"。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太监当然"不生育"。

说毕，又趁便将路上贾琏要娶尤二姐做二房之意说了。又说如何在外面置房子住，不使凤姐知道，

“此时总不过为的是子嗣艰难起见。为的是二姨是见过的，亲上做亲，比别处不知道的人家说了来的好。所以二叔再三央我对父亲说。”只不说是他自己的主意。

至次日一早，果然贾蓉复进城来见他老娘，将他父亲之意说了。又添上许多话，说贾琏做人如何好，目今凤姐身子有病，已是不能好的了，暂且买了房子在外面住着，过个一年半载，只等凤姐一死，便接了二姨进去做正室。又说他父亲此时如何聘，贾琏那边如何娶，如何接了你老人家养老，往后三姨也是那边应了替聘，说得天花乱坠，不由得尤老娘不肯。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那贾琏越看越爱，越瞧越喜，不知怎生奉承这二姐，乃命鲍二等人不许提三说二的，直以奶奶称之，自己也称奶奶，竟将凤姐一笔勾倒。有时回家中，只说在东府有事羁绊，凤姐辈因知他和贾珍相得，自然是或有事商议，也不疑心。

贾琏又将自己积年所有的梯己，一并搬了与二姐收着，又将凤姐素日之为人行事，枕边衾内尽情告诉了他，只等一死，便接他进去。二姐听了，自是愿意。

贾琏对王熙凤的态度是“只等一死”，可见贾琏看不惯王熙凤，恨之。

无奈二姐倒是个多情人，以为贾琏是终身之主了，凡事倒还知疼着痒。若论起温柔和顺，凡事必商必议，不敢恃才自专，实较凤姐高十倍；若论标致，言谈行事，也胜五分。虽然如今改过，但已经失了脚，有了一个“淫”字，凭他有甚好处也不算了。

将王熙凤与尤二姐比较，更显王熙凤独断专行、媚上欺下。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结成政治同盟，从而极受皇帝宠信，人称“九千岁”；魏忠贤独断专权，当然是“敢恃才自专”。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贾琏无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议了一回家务，复回家与凤姐商议起身之事。

那时凤姐已大愈，出来理事行走了。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莺儿走近前来一步，挨着宝钗悄悄的说道：“刚才我到琏二奶奶那边，看见二奶奶一脸的怒气。我送下东西出来时，悄悄的问小红，说刚才二奶奶从老太太屋里回来，不似往日欢天喜地的，叫了平儿去，唧唧咕咕的不知说了些什么。看那个光景，倒象有什么大事的似的。姑娘没听见那边老太太有什么事？”

王熙凤不高兴，因为第六十五回中的“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晴雯道：“袭人姐姐才出去，听见他说要到琏二奶奶那边去。保不住还到林姑娘那里。”

却说袭人因宝玉出门，自己作了回活计，忽想起凤姐身上不好，这几日也没有过去看看，况闻贾琏出门，正好大家说说话儿。

袭人道："可不是。我要到琏二奶奶家瞧瞧去。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说着遂一径出了园门，来到凤姐这边。

一到院里，只听凤姐说道："天理良心，我在这屋里熬的越发成了贼了。"袭人听见这话，知道有原故了，又不好回来，又不好进去，遂把脚步放重些，隔着窗子问道："平姐姐在家里呢么？"平儿忙答应着迎出来。袭人便问："二奶奶也在家里呢么，身上可大安了？"说着，已走进来。凤姐装着在床上歪着呢，见袭人进来，也笑着站起来，说："好些了，叫你惦着。怎么这几日不过我们这边坐坐？"

王熙凤说自己"越发成了贼了"，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正是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君权之窃贼，国家财富之窃贼。

凤姐笑道："烦是没的话。倒是宝兄弟屋里虽然人多，也就靠着你一个照看他，也实在的离不开。我常听见平儿告诉我，说你背地里还惦着我，常常问我。这就是你尽心了。"一面说着，叫平儿挪了张杌子放在床旁边，让袭人坐下。

凤姐道："闲来坐坐，说说话儿，我倒开心。"因命平儿："送送你妹妹。"平儿答应着送出来。只见两三个小丫头子，都在那里屏声息气齐齐的伺候着。

却说平儿送出袭人，进来回道："旺儿才来了，因袭人在这里我叫他先到外头等等儿，这会子还是立刻叫他呢，还是等着？请奶奶的示下。"凤姐道："叫他来。"平儿忙叫小丫头去传旺儿进来。这里凤姐又问平儿："你到底是怎么听见说的？"平儿道："就是头里那小丫头子的话。他说他在二门里头听见外头两个小厮说：'这个新二奶奶比咱们旧二奶奶还俊呢，脾气儿也好。'不知是旺儿是谁，吆喝了两个一顿，说：'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还不快悄悄儿的呢，叫里头知道了，把你的舌头还割了呢。'"平儿正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进来回说："旺儿在外头伺候着呢。"凤姐听了，冷笑了一声说："叫他进来。"那小丫头出来说："奶奶叫呢。"旺儿连忙答应着进来。旺儿请了安，在外间门口垂手侍立。凤姐儿道："你过来，我问你话。"旺儿才走到里间门旁站着。凤姐儿道："你二爷在外头弄了人，你知道不知道？"旺儿又打着千儿回道："奴才天天在二门上听差事，如何能知道二爷外头的事呢。"凤姐冷笑道："你自然不知道。你要知道，你怎么拦人呢。"旺儿见这话，知道刚才的话已经走了风了，料着瞒不过，便又跪回道："奴才实在不知。就是头里兴儿和喜儿两个人在那里混说，奴才吆喝了他们两句。内中深情底里奴才不知道，不敢妄回。求奶奶问兴儿，他是长跟二爷出门的。"凤姐听了，下死劲啐了一口，骂道："你们这一起没良心的混帐忘八崽子！都是一条藤儿，打量我不知道呢。先去给我把兴儿那个忘八崽子叫了来，你也不许走。问明白了他，回来再问你。好，好，好，这才是我使出来的好人呢！"那旺儿只得连声答应几个是，磕了个头爬起来出去，去叫兴儿。

小厮说"叫里头知道了，把你的舌头还割了呢"，这是指王熙凤。这与第二十九回贾母说王熙凤"猴儿猴儿，你不怕下割舌头地狱？"呼应。

却说兴儿正在帐房儿里和小厮们玩呢，听见说二奶奶叫，先唬了一跳，却也想不到是这件事发作了，连忙跟着旺儿进来。旺儿先进去，回说："兴儿来了。"凤姐儿厉声道："叫他！"那兴儿听见这个声音儿，早已没了主意了，只得乍着胆子进来。凤姐儿一见，便说："好小子啊！你和你爷办的好事啊！你只实说罢！"兴儿一闻此言，又看见凤姐气色及两边丫头们的光景，早唬软了，不觉跪下，只是磕头。凤姐儿道："论起这事来，我也听见说不与你相干。但只你不早来回我知道，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实说了，我还饶你；再有一字虚言，你先摸摸你腔子上几个脑袋瓜子！"兴儿战战兢兢的朝上磕头

道："奶奶问的是什么事，奴才同爷办坏了？"凤姐听了，一腔火都发作起来，喝命："打嘴巴！"旺儿过来才要打时，凤姐儿骂道："什么糊涂忘八崽子！叫他自己打，用你打吗！一会子你再各人打你那嘴巴子还不迟呢。"那兴儿真个自己左右开弓打了自己十几个嘴巴。凤姐儿喝声"站住"，问道："你二爷外头娶了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事，你大概不知道啊。"兴儿见说出这件事来，越发着了慌，连忙把帽子抓下来，在砖地上咕咚咕咚碰的头山响，口里说道："只求奶奶超生，奴才再不敢撒一个字儿的谎。"凤姐道："快说！"兴儿直蹶蹶的跪起来回道："这事头里奴才也不知道。就是这一天，东府里大老爷送了殡，俞禄往珍大爷庙里去领银子。二爷同着蓉哥儿到了东府里，道儿上爷儿两个说起珍大奶奶那边的二位姨奶奶来。二爷夸他好，蓉哥儿哄着二爷，说把二姨奶奶说给二爷。"凤姐听到这里，使劲啐道："呸，没脸的忘八蛋！他是你那一门子的姨奶奶！"兴儿忙又磕头说："奴才该死！"往上瞅着，不敢言语。凤姐儿道："完了吗？怎么不说了？"兴儿方才又回道："奶奶恕奴才，奴才才敢回。"凤姐啐道："放你妈的屁，这还什么恕不恕了。你好生给我往下说，好多着呢。"兴儿又回道："二爷听见这个话就喜欢了。后来奴才也不知道怎么就弄真了。"凤姐微微冷笑道："这个自然么，你可那里知道呢！你知道的只怕都烦了呢。是了，说底下的罢！"兴儿回道："后来就是蓉哥儿给二爷找了房子。"凤姐忙问道："如今房子在那里？"兴儿道："就在府后头。"凤姐儿道："哦。"回头瞅着平儿道："咱们都是死人哪。你听听！"平儿也不敢作声。兴儿又回道："珍大爷那边给了张家不知多少银子，那张家就不问了。"凤姐道："这里头怎么又扯拉上什么张家李家咧呢？"兴儿回道："奶奶不知道，这二奶奶……"刚说到这里，又自己打了个嘴巴，把凤姐儿倒怄笑了。两边的丫头也都抿嘴儿笑。兴儿想了想，说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凤姐儿接着道："怎么样？快说呀。"兴儿道："那珍大奶奶的妹子原来从小儿有人家的，姓张，叫什么张华，如今穷的待好讨饭。珍大爷许了他银子，他就退了亲了。"凤姐儿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儿，回头便望丫头们说道："你们都听见了？小忘八崽子，头里他还说他不知道呢！"兴儿又回道："后来二爷才叫人裱糊了房子，娶过来了。"凤姐道："打那里娶过来的？"兴儿回道："就在他老娘家抬过来的。"凤姐道："好罢咧。"又问："没人送亲么？"兴儿道："就是蓉哥儿。还有几个丫头老婆子们，没别人。"凤姐道："你大奶奶没来吗？"兴儿道："过了两天，大奶奶才拿了些东西来瞧的。"凤姐儿笑了一笑，回头向平儿道："怪道那两天二爷称赞大奶奶不离嘴呢。"掉过脸来又问兴儿，"谁伏侍呢？自然是你了。"兴儿赶着碰头不言语。凤姐又问："前头那些日子说给那府里办事，想来办的就是这个了。"兴儿回道："也有办事的时候，也有往新房子里去的时候。"凤姐又问道："谁和他住着呢。"兴儿道："他母亲和他妹子。昨儿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了。"凤姐道："这又为什么？"兴儿随将柳湘莲的事说了一遍。凤姐道："这个人还算造化高，省了当那出名儿的忘八。"因又问道："没了别的事了么？"兴儿道："别的事奴才不知道。奴才刚才说的字字是实话，一字虚假，奶奶问出来只管打死奴才，奴才也无怨的。"凤姐低了一回头，便又指着兴儿说道："你这个猴儿崽子就该打死。这有什么瞒着我的？你想着瞒了我，就在你那糊涂爷跟前讨了好儿了，你新奶奶好疼你。我不看你刚才还有点怕惧儿，不敢撒谎，我把你的腿不给你砸折了呢。"说着喝声"起去。"兴儿瞌了个头，才爬起来，退到外间门口，不敢就走。凤姐道："过来，我还有话呢。"兴儿赶忙垂手敬听。凤姐道："你忙什么，新奶奶等着赏你什么呢？"兴儿也不敢抬头。凤姐道："你从今日不许过去。我什么时候叫你，你什么时候到。迟一步儿，你试试！出去罢。"兴儿忙答应几个"是"，退出门来。凤姐又叫道："兴儿！"兴儿赶忙答应回来。凤姐道："快出去告诉你二爷去，是不是啊？"兴儿回道："奴才不敢。"凤姐道："你出去提一个字儿，隄防你的皮！"兴儿连忙答应着才出去了。凤姐又叫："旺儿呢？"旺儿连忙答应着过来。凤姐把眼直瞪瞪的瞅了两三句话的工夫，才说道："好旺儿，很好，去罢！外头有人提一个字儿，全在你身上。"旺儿答应着也出去了。

王熙凤说"放你妈的屁"，符合其没有文化的粗鄙性格，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魏忠贤不识字，无文化。

王熙凤说柳湘莲"这个人还算造化高，省了当那出名儿的忘八"。

凤姐便叫倒茶。小丫头们会意，都出去了。这里凤姐才和平儿说：“你都听见了？这才好呢。”平儿也不敢答言，只好陪笑儿。凤姐越想越气，歪在枕上只是出神，忽然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叫：“平儿来。”平儿连忙答应过来。凤姐道：“我想这件事竟该这么着才好。也不必等你二爷回来再商量了。”未知凤姐如何办理，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大闹宁国府

谁知凤姐心下早已算定，只待贾琏前脚走了，回来便传各色匠役，收拾东厢房三间，照依自己正室一样装饰陈设。至十四日便回明贾母王夫人，说十五日一早要到姑子庙进香去。只带了平儿，丰儿，周瑞媳妇，旺儿媳妇四人，未曾上车，便将原故告诉了众人。

兴儿笑说：“快回二奶奶去，大奶奶来了。”鲍二家的听了这句，顶梁骨走了真魂，忙飞进报与尤二姐。尤二姐虽也一惊，但已来了，只得以礼相见，于是忙整衣迎了出来。至门前，凤姐方下车进来。尤二姐一看，只见头上皆是素白银器，身上月白缎袄，青缎披风，白绫素裙。眉弯柳叶，高吊两梢，目横丹凤，神凝三角。俏丽若三春之桃，清洁若九秋之菊。周瑞旺儿二女人搀入院来。尤二姐陪笑忙迎上来万福，张口便叫：“姐姐下降，不曾远接，望恕仓促之罪。”说着便福了下来。凤姐忙陪笑还礼不迭。二人携手同入室中。

王熙凤的打扮是“月白缎袄，青缎披风”。隐面下，“月”字为大明之“明”的右边；“青”字为大清之“清”的右边。

凤姐上座，尤二姐命丫鬟拿褥子来便行礼，说：“奴家年轻，一从到了这里之事，皆系家母和家姐商议主张。今日有幸相会，若姐姐不弃奴家寒微，凡事求姐姐的指示教训。奴亦倾心吐胆，只伏侍姐姐。”说着，便行下礼去。凤姐儿忙下座以礼相还，口内忙说：“皆因奴家妇人之见，一味劝夫慎重，不可在外眠花卧柳，恐惹父母担忧。此皆是你我之痴心，怎奈二爷错会奴意。眠花宿柳之事瞒奴或可，今娶姐姐二房之大事亦人家大礼，亦不曾对奴说。奴亦曾劝二爷早行此礼，以备生育。不想二爷反以奴为那等嫉妒之妇，私自行此大事，并不说知。使奴有冤难诉，惟天地可表。前于十日之先奴已风闻，恐二爷不乐，遂不敢先说。今可巧远行在外，故奴家亲自拜见过，还求姐姐下体奴心，起动大驾，挪至家中。你我姊妹同居同处，彼此合心谏劝二爷，慎重世务，保养身体，方是大礼。若姐姐在外，奴在内，虽愚贱不堪相伴，奴心又何安。再者，使外人闻知，亦甚不雅观。二爷之名也要紧，倒是谈论奴家，奴亦不怨。所以今生今世奴之名节全在姐姐身上。那起下人小人之言，未免见我素日持家太严，背后加减些言语，自是常情。姐姐乃何等样人物，岂可信真。若我实有不好之处，上头三层公婆，中有无数姊妯娌，况贾府世代名家，岂容我到今日。今日二爷私娶姐姐在外，若别人则怒，我则以为幸。正是天地神佛不忍我被小人们诽谤，故生此事。我今来求姐姐进去和我一样同居同处，同分同例，同侍公婆，同谏丈夫。喜则同喜，悲则同悲，情似亲妹，和比骨肉。不但那起小人见了，自悔从前错认了我，就是二爷来家一见，他作丈夫之人，心中也未免暗悔。所以姐姐竟是我的大恩人，使我从前之名一洗无余了。若姐姐不随奴去，奴亦情愿在此相陪。奴愿作妹子，每日伏侍姐姐梳头洗面。只求姐姐在二爷跟前替我好言方便方便，容我一席之地安身，奴死也愿意。”说着，便呜呜咽咽哭将起来。尤二姐见了这般，也不免滴下泪来。

王熙凤说“若我实有不好之处，上头三层公婆，中有无数姊妯娌，况贾府世代名家，岂容我到今日。”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明太祖视太监为自己的羽翼，因此太监一直伴随着大明的历代皇帝；太监祸国是大明覆亡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导致太监祸国的正是大明皇帝自己。

王熙凤以非常得体在理的语言欺骗尤二姐。

二人对见了礼，分序座下。平儿忙也上来要见礼。尤二姐见他打扮不凡，举止品貌不俗，料定是平儿，连忙亲身挽住，只叫：“妹子快休如此，你我是一样的人。”凤姐忙也起身笑说：“折死他了！妹子只管受礼，他原是咱们的丫头。以后快别如此。”说着，又命周家的从包袱里取出四匹上色尺头，四对金珠簪环为拜礼。尤二姐忙拜受了。二人吃茶，对诉已往之事。凤姐口内全是自怨自错，“怨不得别人，如今只求姐姐疼我”等语。尤二姐见了这般，便认他作是个极好的人，小人不遂心诽谤主子亦是常理，故倾心吐胆，叙了一回，竟把凤姐认为知己。又见周瑞等媳妇在旁边称扬凤姐素日许多善政，只是吃亏心太痴了，惹人怨，又说“已经预备了房屋，奶奶进去一看便知。”尤氏心中早已要进去同住方好，今又见如此，岂有不允之理，便说：“原该跟了姐姐去，只是这里怎样？”凤姐儿道：“这有何难，姐姐的箱笼细软只管着小厮搬了进去。这些粗笨货要他无用，还叫人看着。姐姐说谁妥当就叫谁在这里。”尤二姐忙说：“今日既遇见姐姐，这一进去，凡事只凭姐姐料理。我也来的日子浅，也不曾当过家，世事不明白，如何敢作主。这几件箱笼拿进去罢。我也没有什么东西，那也不过是二爷的。”凤姐听了，便命周瑞家的记清，好生看管着抬到东厢房去。于是催着尤二姐穿戴了，二人携手上车，又同坐一处，又悄悄的告诉他：“我们家的规矩大。这事老太太一概不知，倘或知二爷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如今且别见老太太，太太。我们有一个花园子极大，姊妹住着，容易没人去的。你这一去且在园里住两天，等我设个法子回明白了，那时再见方妥。”尤二姐道：“任凭姐姐裁处。”那些跟车的小厮们皆是预先说明的，如今不去大门，只奔后门而来。

王熙凤吓唬尤二姐说贾母“倘或知二爷孝中娶你，管把他打死了”。

下了车，赶散众人。凤姐便带尤氏进了大观园的后门，来到李纨处相见了。彼时大观园中十停人已有九停人知道了，今忽见凤姐带了进来，引动多人来看问。尤二姐一一见过。众人见他标致和悦，无不称扬。凤姐一一的吩咐了众人：“都不许在外走了风声，若老太太、太太知道，我先叫你们死。”园中婆子丫鬟都素惧凤姐的，又系贾琏国孝家孝中所行之事，知道关系非常，都不管这事。凤姐悄悄的求李纨收养几日，“等回明了，我们自然过去的。”李纨见凤姐那边已收拾房屋，况在服中，不好倡扬，自是正理，只得收下权住。凤姐又变法将他的丫头一概退出，又将自己的一个丫头送他使唤。暗暗吩咐园中媳妇们：“好生照看着他。若有走失逃亡，一概和你们算帐。”自己又去暗中行事。合家之人都暗暗纳罕的说：“看他如何这等贤惠起来了。”

王熙凤带尤二姐从后门进入大观园。

那尤二姐得了这个所在，又见园中姊妹各各相好，倒也安心乐业的自为得其所矣。谁知三日之后，丫头善姐便有些不服使唤起来。尤二姐因说：“没了头油了，你去回声大奶奶拿些来。”善姐便道：“二奶奶，你怎么不知好歹没眼色。我们奶奶天天承应了老太太，又要承应这边太太那边太太。这些妯娌姊妹，上下几百男女，天天起来，都等他的话。一日少说，大事也有一二十件，小事还有三五十件。外头的从娘娘算起，以及王公侯伯家多少人情客礼，家里又有这些亲友的调度。银子上千钱上万，一日都从他一个手一个心一个口里调度，那里为这点子小事去烦琐他。我劝你能着些儿罢。咱们又不是明媒正娶来的，这是他亘古少有一个贤良人才这样待你，若差些儿的人，听见了这话，吵嚷起来，把你丢在外，死不死，生不生，你又敢怎样呢！”一席话，说的尤氏垂了头，自为有这一说，少不得将就些罢了。那善姐渐渐连饭也怕端来与他吃，或早一顿，或晚一顿，所拿来之物，皆是剩的。尤二姐说过两次，他反先乱叫起来。尤二姐又怕人笑他不安分，少不得忍着。隔上五日八日见凤姐一面，那凤姐却是和容悦色，满嘴里姐姐不离口。又说：“倘有下人不到之处，你降不住他们，只管告诉我，我打

他们。”又骂丫头媳妇说：“我深知你们，软的欺，硬的怕，背开我的眼，还怕谁。倘或二奶奶告诉我一个不字，我要你们的命。”尤氏见他这般的好心，思想“既有他，何必我又多事。下人不知好歹，也是常情。我若告了，他们受了委屈，反叫人说我不贤良。”因此反替他们遮掩。

善姐说王熙凤要接待“娘娘”、“王公侯伯家”，调度“银子上千钱上万”。这表明王熙凤掌握着政治大权与经济大权。这与第二十七回中王熙凤随便就让一个不认识的丫头去到家里说汝窑盘子下有“一百六十两”银子相呼应。

王熙凤对于尤二姐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

凤姐一面使旺儿在外打听细事，这尤二姐之事皆已深知。

凤姐都一一尽知原委，便封了二十两银子与旺儿，悄悄命他将张华勾来养活，着他写一张状子，只管往有司衙门中告去，就告琏二爷“国孝家孝之中，背旨瞒亲，仗财依势，强逼退亲，停妻再娶”等语。这张华也深知利害，先不敢造次。旺儿回了凤姐，凤姐气的骂：“癞狗扶不上墙的种子。你细细的说给他，便告我们家谋反也没事的。不过是借他一闹，大家没脸。若告大了，我这里自然能够平息的。”旺儿领命，只得细说与张华。凤姐又吩咐旺儿：“他若告了你，你就和他对词去。”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自有道理。”

王熙凤说出“便告我们家谋反也没事的”，谋反之罪是要杀头的，再说贾府家里还要靠在皇宫里的贾元春贵妃，怎么可能谋反呢？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 年）明熹宗朱由校病危，据说魏忠贤曾与兵部尚书崔呈秀密谋政变，不料呈秀胆小惊慌说“恐外有义兵。[①]”

凤姐又差了庆儿暗中打听，告了起来，便忙将王信唤来，告诉他此事，命他托察院只虚张声势警唬而已，又拿了三百银子与他去打点。是夜王信到了察院私第，安了根子。那察院深知原委，收了赃银。

安根子，暗中行使贿赂，打通关节。

王熙凤可以通过“王信”控制都察院。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天启四年（1624 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上了一份奏章，揭发魏忠贤二十四条罪状，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左光斗等大力支持，明熹宗不相信；天启五年（1625 年）魏忠贤将都察院的两位御史杨涟与左光斗下狱拷打至死；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只相信魏忠贤，即为“王信”。

正商议之间，人报：“西府二奶奶来了。”贾珍听了这个，倒吃了一惊，忙要同贾蓉藏躲。不想凤姐进来了，说：“好大哥哥，带着兄弟们干的好事！”贾蓉忙请安，凤姐拉了他就进来。贾珍还笑说：“好生伺候你姑娘，吩咐他们杀牲口备饭。”说了，忙命备马，躲往别处去了。

这里凤姐儿带着贾蓉走来上房，尤氏正迎了出来，见凤姐气色不善，忙笑说：“什么事这等忙？”凤姐照脸一口吐沫啐道：“你尤家的丫头没人要了，偷着只往贾家送！难道贾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绝了男人了！你就愿意给，也要三媒六证，大家说明，成个体统才是。你痰迷了心，脂油蒙了窍，

[①] 谈迁《国榷》卷八十八

国孝家孝两重在身，就把个人送来了。这会子被人家告我们，我又是个没脚蟹，连官场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我来了你家，干错了什么不是，你这等害我？或是老太太，太太有了话在你心里，使你们做这圈套，要挤我出去。如今咱们两个一同去见官，分证明白。回来咱们公同请了合族中人，大家觌面说个明白。给我休书，我就走路。”一面说，一面大哭，拉着尤氏，只要去见官。急的贾蓉跪在地下碰头，只求“姑娘婶子息怒。”凤姐儿一面又骂贾蓉：“天雷劈脑子五鬼分尸的没良心的种子！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成日家调三窝四，干出这些没脸面没王法败家破业的营生。你死了的娘阴灵也不容你，祖宗也不容，还敢来劝我！”哭骂着扬手就打。

王熙凤说“难道贾家的人都是好的，普天下死绝了男人了”，暗示贾家男人高于天下人之上。王熙凤就是贾府的主子，没有贾府的男人，她就不可能有权力。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贾府男人的原型多为大明皇帝；大明皇帝大多贪图自己的方便而重用太监，让太监干政，为大明带来覆亡之灾，当然大多都不是好人。

王熙凤说自己是个“没脚蟹”，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在朝廷中横行霸道，捕杀了不少东林党人，爪牙也很多，当然是个“没脚蟹”（人不如蟹脚多）。

王熙凤说“连官场中都知道我利害吃醋，如今指名提我，要休我……给我休书，我就走路”。“休”为“人木”二字组成，呼应王熙凤的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崇祯帝朱由检一登基就处理魏忠贤，魏忠贤被弹劾被迫辞官，这就如崇祯帝给魏忠贤的“休书”；魏忠贤去凤阳的队伍浩浩荡荡，这便是“走路”。当时情形有记载“上震怒，批云：崔呈秀着九卿会勘，魏忠贤着内官刘应选、郑康升押发凤阳看守皇陵，籍其家……忠贤遂将珍宝四十辆、马千匹、壮士八百行[①]”。

凤姐儿滚到尤氏怀里，嚎天地，大放悲声，只说：“给你兄弟娶亲我不恼。为什么使他违旨背亲，将混帐名儿给我背着？咱们只去见官，省得捕快皂隶来。再者咱们只过去见了老太太，太太和众族人，大家公议了，我既不贤良，又不容丈夫娶亲买妾，只给我一纸休书，我即刻就走。你妹妹我也亲身接来家，生怕老太太，太太生气，也不敢回，现在三茶六饭金奴银婢的住在园里。我这里赶着收拾房子，一样和我的道理，只等老太太知道了。原说接过来大家安分守己的，我也不提旧事了。谁知又有了人家的。不知你们干的什么事，我一概又不知道。如今告我，我昨日急了，纵然我出去见官，也丢的是你贾家的脸，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两银子去打点。如今把我的人还锁在那里。”说了又哭，哭了又骂，后来放声大哭起祖宗爹妈来，又要寻死撞头。把个尤氏揉搓成一个面团，衣服上全是眼泪鼻涕，并无别语，只骂贾蓉：“孽障种子！和你老子作的好事！我就说不好的。”凤姐儿听说，哭着两手搬尤氏的脸紧对相问道：“你发昏了？你的嘴里难道有茄子塞着？不然他们给你嚼子衔上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去？你若告诉了我，这会子平安不了？怎得经官动府，闹到这步田地，你这会子还怨他们。自古说：‘妻贤夫祸少，表壮不如里壮。’你但凡是个好的，他们怎得闹出这些事来！你又没才干，又没口齿，锯了嘴子的葫芦，就只会一味瞎小心图贤良的名儿。总是他们也不怕你，也不听你。”说着啐了几口。尤氏也哭道：“何曾不是这样。你不信问问跟的人，我何曾不劝的，也得他们听。叫我怎么样呢，怨不得妹妹生气，我只好听着罢了。”

王熙凤说“只给我一纸休书，我即刻就走”，再次强调王熙凤得休书离开之事，与判词“一从二令三人木，哭向金陵事更哀”相呼应。王熙凤说“少不得偷把太太的五百两银子去打点”，这就明确表示王熙凤偷了荣国府主人王夫人的钱，数目还不小，是五百两，实际“拿

[①] 《明季北略》卷三

了三百银子与他去打点”。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崇祯帝朱由检一登基就给魏忠贤“休书”，将其“押发凤阳看守皇陵，籍其家”；而魏忠贤去凤阳的队伍竟然有“珍宝四十辆、马千匹”，这些其实都是偷盗天启皇帝朱由校而来的财富。

王熙凤说“妻贤夫祸少”。恰恰是王熙凤自己不贤，这暗示了贾琏将遇祸。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帝的大太监魏忠贤；朱由校与魏忠贤一同去西苑深水处泛舟而落水生病，随后因此“祸”病逝。

众姬妾丫鬟媳妇已是乌压压跪了一地，陪笑求说：“二奶奶最圣明的。虽是我们奶奶的不是，奶奶也作践的够了。当着奴才们，奶奶们素日何等的好来，如今还求奶奶给留脸。”说着，捧上茶来。凤姐也摔了，一面止了哭挽头发，又哭骂贾蓉：“出去请大哥哥来。我对面问他，亲大爷的孝才五七，侄儿娶亲，这个礼我竟不知道。我问问，也好学着日后教导子侄的。”

众人说王熙凤“最圣明”。圣明，是称颂帝、后之词或代称皇帝。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极受天启帝朱由校宠信，位仅在其之下，人称“九千岁”。

凤姐见他母子这般，也再难往前施展了，只得又转过了一副形容言谈来，与尤氏反陪礼说：“我是年轻不知事的人，一听见有人告诉了，把我吓昏了，不知方才怎样得罪了嫂子。可是蓉儿说的‘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少不得嫂子要体谅我。还要嫂子转替哥哥说了，先把这官司按下去才好。”

凤姐儿又冷笑道：“你们饶压着我的头干了事，这会子反哄着我替你们周全。我虽然是个呆子，也呆不到如此。嫂子的兄弟是我的丈夫，嫂子既怕他绝后，我岂不更比嫂子更怕绝后。嫂子的令妹就是我的妹子一样。我一听见这话，连夜喜欢的连觉也睡不成，赶着传人收拾了屋子，就要接进来同住。倒是奴才小人的见识，他们倒说：‘奶奶太好性了。若是我们的主意，先回了老太太、太太，看是怎样，再收拾房子去接也不迟。’我听了这话，教我要打要骂的，才不言语。谁知偏不称我的意，偏打我的嘴，半空里又跑出一个张华来告了一状。我听见了，吓的两夜没合眼儿，又不敢声张，只得求人去打听这张华是什么人，这样大胆。打听了两日，谁知是个无赖的花子。我年轻不知事，反笑了，说：‘他告什么？’倒是小子们说：‘原是二奶奶许了他的。他如今正是急了，冻死饿死也是个死，现在有这个理他抓着，纵然死了，死的倒比冻死饿死还值些。怎么怨的他告呢。这事原是爷做的太急了。国孝一层罪，家孝一层罪，背着父母私娶一层罪，停妻再娶一层罪。俗语说：”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穷疯了的人，什么事作不出来，况且他又拿着这满理，不告等请不成。’嫂子说，我便是个韩信张良，听了这话，也把智谋吓回去了。你兄弟又不在家，又没个商议，少不得拿钱去垫补，谁知越使钱越被人拿住了刀靶，越发来讹。我是耗子尾上长疮——多少脓血儿。所以又急又气，少不得来找嫂子。”贾氏贾蓉不等说完，都说：“不必操心，自然要料理的。”贾蓉又道：“那张华不过是穷急，故舍了命才告。咱们如今想了一个法儿，竟许他些银子，只叫他应了妄告不实之罪，咱们替他打点完了官司。他出来时再给他些个银子就完了。”凤姐儿笑道：“好孩子，怨不得你顾一不顾二的作这些事出来。原来你竟糊涂。若你说得这话，他暂且依了，且打出官司来又得了银子，眼前自然了事。这些人既是无赖之徒，银子到手一旦光了，他又寻事故讹诈。倘又叨登起来这事，咱们虽不怕，也终担心。搁不住他说既没毛病为什么反给他银子，终久是不了之局。”贾蓉原是个明白人，听如此一说，便笑道：“我还有个主意，‘来是是非人，去是是非者’，这事还得我了才好。如今我竟去问张华个主意，或是他定要人，或是他愿意了事得钱再娶。他若说一定要人，少不得我去劝我二姨，叫他出来仍嫁他去，若说要钱，我们这里少不得给他。”凤姐儿忙道：“虽如此说，我断舍不得你姨娘出去，我也断不肯使他去。好侄儿，你若疼我，只能可多给他钱为是。”贾蓉深知凤姐口虽如此，心却是巴不得只要本人出来，他却做贤良人。如今怎说怎依。凤姐儿欢喜了，又说：“外头好处了，家里终久怎么样？你也同我过去回

明才是。” 尤氏又慌了,拉凤姐讨主意如何撒谎才好。凤姐冷笑道:“既没这本事，谁叫你干这事了。这会子又这个腔儿，我又看不上。待要不出个主意，我又是个心慈面软的人，凭人撮弄我，我还是一片痴心。说不得让我应起来。如今你们只别露面，我只领了你妹妹去与老太太，太太们磕头，只说原系你妹妹，我看上了很好。正因我不大生长，原说买两个人放在屋里的，今既见你妹妹很好，而又是亲上做亲的，我愿意娶来做二房。皆因家中父母姊妹新近一概死了，日子又艰难，不能度日，若等百日之后，无奈无家无业，实难等得。我的主意接了进来，已经厢房收拾了出来暂且住着，等满了服再圆房。仗着我不怕臊的脸，死活赖去，有了不是，也寻不着你们了。你们母子想想，可使得？”尤氏贾蓉一齐笑说:“到底是婶子宽洪大量，足智多谋。等事妥了，少不得我们娘儿们过去拜谢。”尤氏忙命丫鬟们伏侍凤姐梳妆洗脸，又摆酒饭，亲自递酒拣菜。

王熙凤说“我虽然是个呆子”,“我岂不更比嫂子更怕绝后”,“这些人既是无赖之徒，银子到手一旦光了，他又寻事故讹诈”。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年少时家境贫穷，混迹街头，懂骑马，喜赌博，迷嫖妓，好嬉笑，人称他为“傻子”；相传魏忠贤是在赌场被人追债殴打时，才取刀自宫，这正是银子“光了，他又寻事故讹诈”，魏忠贤自己就如此，因此非常熟悉，能脱口而出；魏忠贤作为太监当然“绝后”。

尤氏“拉凤姐讨主意如何撒谎才好”。这暗示王熙凤善于撒谎。

凤姐也不多坐，执意就走了。进园中将此事告诉与尤二姐，又说我怎操心打听，又怎么设法子，须得如此如此方救下众人无罪，少不得我去拆开这鱼头，大家才好。不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话说尤二姐听了，又感谢不尽，只得跟了他来。尤氏那边怎好不过来的，少不得也过来跟着凤姐去回，方是大礼。凤姐笑说:“你只别说话，等我去说。”尤氏道:“这个自然。但一有个不是，是往你身上推的。”说着，大家先来至贾母房中。

正值贾母和园中姊妹们说笑解闷，忽见凤姐带了一个标致小媳妇进来，忙觑着眼看，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好可怜见的。”凤姐上来笑道:“老祖宗倒细细的看看，好不好？”说着，忙拉二姐说:“这是太婆婆，快磕头。”二姐忙行了大礼，展拜起来。又指着众姊妹说:这是某人某人，你先认了，太太瞧过了再见礼。二姐听了，一一又从新故意的问过，垂头站在旁边。贾母上下瞧了一遍，因又笑问:“你姓什么？今年十几了？”凤姐忙又笑说:“老祖宗且别问，只说比我俊不俊。”贾母又戴了眼镜，命鸳鸯琥珀:“把那孩子拉过来，我瞧瞧肉皮儿。”众人都抿嘴儿笑着，只得推他上去。贾母细瞧了一遍，又命琥珀:“拿出手来我瞧瞧。”鸳鸯又揭起裙子来。贾母瞧毕，摘下眼镜来，笑说道:“更是个齐全孩子，我看比你俊些。”凤姐听说，笑着忙跪下，将尤氏那边所编之话，一五一十细细的说了一遍，“少不得老祖宗发慈心，先许他进来，住一年后再圆房。”贾母听了道:“这有什么不是。既你这样贤良，很好。只是一年后方可圆得房。”凤姐听了，叩头起来，又求贾母着两个女人一同带去见太太们，说是老祖宗的主意。贾母依允，遂使二人带去见了邢夫人等。王夫人正因他风声不雅，深为忧虑，见他今行此事，岂有不乐之理。于是尤二姐自此见了天日，挪到厢房住居。

凤姐一面使人暗暗调唆张华，只叫他要原妻，这里还有许多赔送外，还给他银子安家过活

凤姐儿一面吓的来回贾母，说如此这般，都是珍大嫂子干事不明，并没和那家退准，惹人告了，如此官断。贾母听了，忙唤了尤氏过来，说他作事不妥，“既是你妹子从小曾与人指腹为婚，又没退断，使人混告了。”尤氏听了，只得说:“他连银子都收了，怎么没准。” 凤姐在旁又说:“张华的口供上现说不曾见银子，也没见人去。他老子说:‘原是亲家母说过一次，并没应准。亲家母死了，你们就

接进去作二房。’如此没有对证，只好由他去混说。幸而琏二爷不在家，没曾圆房，这还无妨。只是人已来了，怎好送回去，岂不伤脸。”贾母道：“又没圆房，没的强占人家有夫之人，名声也不好，不如送给他去。那里寻不出好人来。”尤二姐听了，又回贾母说：“我母亲实于某年月日给了他十两银子退准的。他因穷急了告，又翻了口。我姐姐原没错办。”贾母听了，便说：“可见刁民难惹。既这样，凤丫头去料理料理。”凤姐听了无法，只得应着。回来只命人去找贾蓉。贾蓉深知凤姐之意，若要使张华领回，成何体统，便回了贾珍，暗暗遣人去说张华：“你如今既有许多银子，何必定要原人。若只管执定主意，岂不怕爷们一怒，寻出个由头，你死无葬身之地。你有了银子，回家去什么好人寻不出来。你若走时，还赏你些路费。”张华听了，心中想了一想，这倒是好主意，和父亲商议已定，约共也得了有百金，父子次日起个五更，回原籍去了。贾蓉打听得真了，来回了贾母凤姐，说：“张华父子妄告不实，惧罪逃走，官府亦知此情，也不追究，大事完毕。”凤姐听了，心中一想：若必定着张华带回二姐去，未免贾琏回来再花几个钱包占住，不怕张华不依。还是二姐不去，自己相伴着还妥当，且再作道理。只是张华此去不知何往，他倘或再将此事告诉了别人，或日后再寻出这由头来翻案，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原先不该如此将刀靶付与外人去的。因此悔之不迭，复又想了一条主意出来，悄命旺儿遣人寻着了他，或说他作贼，和他打官司将他治死，或暗中使人算计，务将张华治死，方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誉。旺儿领命出来，回家细想：人已走了完事，何必如此大作，人命关天，非同儿戏，我且哄过他去，再作道理。因此在外躲了几日，回来告诉凤姐，只说张华是有了几两银子在身上，逃去第三日在京口地界五更天已被截路人打闷棍打死了。他老子唬死在店房，在那里验尸掩埋。凤姐听了不信，说：“你要扯谎，我再使人打听出来敲你的牙！”自此方丢过不究。凤姐和尤二姐和美非常，更比亲姊亲妹还胜十倍。

王熙凤心狠手辣，要完全除掉尤二姐的前夫张华，“剪草除根，保住自己的名誉”。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天启四年（1624 年）六月，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但天启帝朱由校不信；魏忠贤极为憎恨，以“党同伐异，招权纳贿”等罪名，逮捕杨涟等人入狱，以酷法拷讯致其惨死。

贾赦十分欢喜，说他中用，赏了他一百两银子，又将房中一个十七岁的丫鬟名唤秋桐者，赏他为妾。贾琏叩头领去，喜之不尽。见了贾母和家中人，回来见凤姐，未免脸上有些愧色。谁知凤姐儿他反不似往日容颜，同尤二姐一同出迎，叙了寒温。贾琏将秋桐之事说了，未免脸上有些得意之色，骄矜之容。凤姐听了，忙命两个媳妇坐车在那边接了来。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说不得且吞声忍气，将好颜面换出来遮掩。一面又命摆酒接风，一面带了秋桐来见贾母与王夫人等。贾琏心中也暗暗的纳罕。

且说凤姐在家，外面待尤二姐自不必说得，只是心中又怀别意。无人处只和尤二姐说：“妹妹的声名很不好听，连老太太，太太们都知道了，说妹妹在家做女孩儿就不干净，又和姐夫有些首尾，‘没人要的了你拣了来，还不休了再寻好的。’我听见这话，气得倒仰，查是谁说的，又查不出来。这日久天长，这些个奴才们跟前，怎么说嘴。我反弄了个鱼头来拆。”说了两遍，自己又气病了，茶饭也不吃，除了平儿，众丫头媳妇无不言三语四，指桑说槐，暗相讥刺。秋桐自为系贾赦之赐，无人僭他的，连凤姐平儿皆不放在眼里，岂肯容他。张口是“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也来要我的强。”凤姐听了暗乐，尤二姐听了暗愧暗怒暗气。凤姐既装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饭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饭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饭都系不堪之物。平儿看不过，自拿了钱出来弄菜与他吃，或是有时只说和他园中去顽，在园中厨内另做了汤水与他吃，也无人敢回凤姐。只有秋桐一时撞见了，便去说舌告诉凤姐说：“奶奶的名声，生是平儿弄坏了的。这样好菜好饭浪着不吃，却往园里去偷吃。”凤姐听了，骂平儿说：“人家养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倒咬鸡。”平儿不敢多说，自此也要远着了。又暗恨秋桐，难以出口。

王熙凤把平儿比作猫，把自己比作鸡，因凤与鸡形状类似。鸡爪被称为凤爪。凤凰和鸡，是杰出者与平庸者的关系。在第四十回中，金鸳鸯把猫与平儿相提并论。

园中姊妹和李纨迎春惜春等人，皆为凤姐是好意，然宝黛一干人暗为二姐担心。虽都不便多事，惟见二姐可怜，常来了，倒还都悯恤他。每日常无人处说起话来，尤二姐便淌眼抹泪，又不敢抱怨。凤姐儿又并无露出一点坏形来。贾琏来家时，见了凤姐贤良，也便不留心。

王熙凤“又并无露出一点坏形来”，直接点出王熙凤为隐藏之坏人。

凤姐虽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发脱二姐，自己且抽头，用“借剑杀人”之法，“坐山观虎斗”，等秋桐杀了尤二姐，自己再杀秋桐。主意已定，没人处常又私劝秋桐说：“你年轻不知事。他现是二房奶奶，你爷心坎儿上的人，我还让他三分，你去硬碰他，岂不是自寻其死？”那秋桐听了这话，越发恼了，天天大口乱骂说：“奶奶是软弱人，那等贤惠，我却做不来。奶奶把素日的威风怎都没了。奶奶宽洪大量，我却眼里揉不下沙子去。让我和他这淫妇做一回，他才知道。”凤姐儿在屋里，只装不敢出声儿。气的尤二姐在房里哭泣，饭也不吃，又不敢告诉贾琏。次日贾母见他眼红红的肿了，问他，又不敢说。秋桐正是抓乖卖俏之时，他便悄悄的告诉贾母王夫人等说：“专会作死，好好的成天家号丧，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爷一心一计的过。”贾母听了便说：“人太生娇俏了，可知心就刀。风丫头倒好意待他，他倒这样争锋吃醋的。可是个贱骨头。”因此渐次便不大喜欢。众人见贾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践起来，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还是亏了平儿，时常背着凤姐，看他这般，与他排解排解。

那尤二姐原是个花为肠肚雪作肌肤的人，如何经得这般磨折，不过受了一个月的暗气，便恹恹得了一病，四肢懒动，茶饭不进，渐次黄瘦下去。夜来合上眼，只见他小妹子手捧鸳鸯宝剑前来说：“姐姐，你一生为人心痴意软，终吃了这亏。休信那妒妇花言巧语，外作贤良，内藏奸狡，他发恨定要弄你一死方休。若妹子在世，断不肯令你进来，即进来时，亦不容他这样。此亦系理数应然，你我生前淫奔不才，使人家丧伦败行，故有此报。你依我将此剑斩了那妒妇，一同归至警幻案下，听其发落。不然，你则白白的丧命，且无人怜惜。”

尤三姐对于王熙凤的评价是“花言巧语，外作贤良，内藏奸狡，他发恨定要弄你一死方罢”，隐面下的依据为：“外作贤良”的“贤”暗点魏忠贤的“贤”；王熙凤的原型是大太监魏忠贤。

尤三姐对尤二姐托梦时说“你依我将此剑斩了那妒妇”，“妒妇”指王熙凤。第八十回回目“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中也提到了“妒妇”。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专权太监最“妒”皇帝身边有正直的贤臣；太监祸害朝廷是大明覆亡重要原因之一。

凤姐比贾琏更急十倍，只说：“咱们命中无子，好容易有了一个，又遇见这样没本事的大夫。”于是天地前烧香礼拜，自己通陈祷告说：“我或有病，只求尤氏妹子身体大愈，再得怀胎生一男子，我愿吃长斋念佛。”贾琏众人见了，无不称赞。贾琏与秋桐在一处时，凤姐又做汤做水的着人送与二姐。又骂平儿不是个有福的，“也和我一样。我因多病了，你却无病也不见怀胎。如今二奶奶这样，都因咱们无福，或犯了什么，冲的他这样。”因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来又说：“系属兔的阴人冲犯。”大家算将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属兔，说他冲的。秋桐近见贾琏请医治药，打人骂狗，为尤二姐十分尽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内了。今又听见如此说他冲了，凤姐儿又劝他说：“你暂且别处去躲几个月

再来。”秋桐便气的哭骂道：“理那起瞎肏的混咬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么就冲了他！好个爱八哥儿，在外头什么人不见，偏来了就有人冲了。白眉赤脸，那里来的孩子？他不过指着哄我们那个棉花耳朵的爷罢了。纵有孩子，也不知姓张姓王。奶奶希罕那杂种羔子，我不喜欢！老了谁不成？谁不会养！一年半载养一个，倒还是一点搀杂没有的呢！”骂的众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过来请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说：“二爷奶奶要撵我回去，我没了安身之处，太太好歹开恩。”邢夫人听说，慌的数落凤姐儿一阵，又骂贾琏：“不知好歹的种子，凭他怎不好，是你父亲给的。为个外头来的撵他，连老子都没了。你要撵他，你不如还你父亲去倒好。”

王熙凤对贾琏说“咱们命中无子”，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太监当然无子；天启帝极为宠信魏忠贤；天启七年（1627 年）八月，天启帝朱由校病重，无子继承皇位，遗诏五弟信王朱由检即皇帝位，还说“善视中宫魏忠贤可任也”[①]。

凤姐便和秋桐都上去了。

众人虽素习惧怕凤姐，然想尤二姐实在温和怜下，比凤姐原强，如今死去，谁不伤心落泪，只不敢与凤姐看见。

当下合宅皆知。贾琏进来，搂尸大哭不止。凤姐也假意哭：“狠心的妹妹！你怎么丢下我去了，辜负了我的心！”

贾琏忙进去找凤姐，要银子治办棺椁丧礼。凤姐见抬了出去，推有病，回：“老太太、太太说我病着，忌三房，不许我去。”因此也不出来穿孝，且往大观园中来。绕过群山，至北界墙根下往外听，隐隐绰绰听了一言半语，回来又回贾母说如此这般。贾母道：“信他胡说，谁家痨病死的孩子不烧了一撒，也认真的开丧破土起来。既是二房一场，也是夫妻之分，停五七日抬出来，或一烧或乱葬地上埋了完事。”凤姐笑道：“可是这话。我又不敢劝他。”正说着，丫鬟来请凤姐，说：“二爷等着奶奶拿银子呢。”凤姐只得来了，便问他“什么银子？家里近来艰难，你还不知道？咱们的月例，一月赶不上一月，鸡儿吃了过年粮。昨儿我把两个金项圈当了三百银子，你还做梦呢。这里还有二三十两银子，你要就拿去。”说着，命平儿拿了出来，递与贾琏，指着贾母有话，又去了。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凤姐一应不管，只凭他自去办理。因又年近岁逼，诸务猬集不算外，又有林之孝开了一个人名单子来，共有八个二十五岁的单身小厮应该娶妻成房，等里面有该放的丫头们好求指配。凤姐看了，先来问贾母和王夫人。

王熙凤看需要发配的“人名单子”，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收集东林党名录，制作《点将录》、《天鉴录》，对东林党人进行大规模迫害镇压。

只有凤姐儿和李纨房中粗使的大丫鬟出去了，其余年纪未足。令他们外头自娶去了。

原来这一向因凤姐病了，李纨探春料理家务不得闲暇，接着过年过节，出来许多杂事，竟将诗社搁起。

[①] zh.wikipedia.org/wiki/明熹宗

偏生近日王子腾之女许与保宁侯之子为妻，择日于五月初十日过门，凤姐儿又忙着张罗，常三五日不在家。这日王子腾的夫人又来接凤姐儿，一并请众甥男甥女闲乐一日。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邢夫人王夫人带领尤氏凤姐并族中几个妇，两溜雁翅站在贾母身后侍立。

贾母回头命凤姐儿去把史、薛、林带来，“再只叫你三妹妹陪着来罢。”凤姐答应了，来至贾母这边，只见他姊妹们正吃果子看戏，宝玉也才从庙里跪经回来。凤姐儿说了话。

尤氏答应着退了出来，到凤姐儿房里来吃饭。凤姐儿在楼上看着人收送礼的新围屏，只有平儿在房里与凤姐儿叠衣服。

王熙凤收的礼物放在楼上。

小丫头听了道：“嗳呀，嗳呀，这可反了！怎么你们不传去？你哄那新来了的，怎么哄起我来了！素日你们不传谁传去！这会子打听了梯己信儿，或是赏了那位管家奶奶的东西，你们争着狗颠儿似的传去的，不知谁是谁呢。琏二奶奶要传，你们可也这么回？”

正乱着，只见凤姐儿打发人来请吃饭。尤氏道：“我也不饿了，才吃了几个饽饽，请你奶奶自吃罢。”

一时周瑞家的得便出去，便把方才的事回了凤姐，又说：“这两个婆婆就是管家奶奶，时常我们和他说话，都似狠虫一般。奶奶若不戒饬，大奶奶脸上过不去。”凤姐道：“既这么着，记上两个人的名字，等过了这几日，捆了送到那府里凭大嫂子开发，或是打几下子，或是开恩饶了他们，随他去就是了，什么大事。”周瑞家的听了，巴不得一声儿，素日因与这几个人不睦，出来了便命一个小厮到林之孝家传凤姐的话，立刻叫林之孝家的进来见大奶奶，一面又传人立刻捆起这两个婆子来，交到马圈里派人看守。

邢夫人自为要鸳鸯之后讨了没意思，后来见贾母越发冷淡了他，凤姐的体面反胜自己，且前日南安太妃来了，要见他姊妹，贾母又只令探春出来，迎春竟似有如无，自己心内早已怨忿不乐，只是使不出来。

又值这一干小人在侧，他们心内嫉妒挟怨之事不敢施展，便背地里造言生事，调拨主人。先不过是告那边的奴才，后来渐次告到凤姐“只哄着老太太喜欢了他好就中作威作福，辖治着琏二爷，调唆二太太，把这边的正经太太倒不放在心上。”后来又告到王夫人，说：“老太太不喜欢太太，都是二太太和琏二奶奶调唆的。”邢夫人纵是铁心铜胆的人，妇女家终不免生些嫌隙之心，近日因此着实恶绝凤姐。今听了如此一篇话，也不说长短。

邢夫人“着实恶绝”王熙凤。

直到歇了中台，贾母方进来歇息，命他们取便，因命凤姐儿留下喜鸾四姐儿顽两日再去。凤姐儿出来便和他母亲说，他两个母亲素日都承凤姐的照顾，也巴不得一声儿。他两个也愿意在园内顽耍，至晚便不回家了。

邢夫人直至晚间散时，当着许多人陪笑和凤姐求情说：“我听见昨儿晚上二奶奶生气，打发周管家

的娘子捆了两个老婆子，可也不知犯了什么罪。论理我不该讨情，我想老太太好日子，发狠的还舍钱舍米，周贫济老，咱们家先倒折磨起人家来了。不看我的脸，权且看老太太，竟放了他们罢。”说毕，上车去了。凤姐听了这话，又当着许多人，又羞又气，一时抓寻不着头脑，憋得脸紫涨，回头向赖大家的等笑道：“这是那里的话。昨儿因为这里的人得罪了那府里的大嫂子，我怕大嫂子多心，所以尽让他发放，并不为得罪了我。这又是谁的耳报神这么快。”王夫人因问为什么事，凤姐儿笑将昨日的事说了。尤氏也笑道：“连我并不知道。你原也太多事了。”凤姐儿道：“我为你脸上过不去，所以等你开发，不过是个礼。就如我在你那里有人得罪了我，你自然送了来尽我。凭他是什么好奴才，到底错不过这个礼去。这又不知谁过去没的献勤儿，这也当一件事情去说。”王夫人道：“你太太说的是。就是珍哥儿媳妇也不是外人，也不用这些虚礼。老太太的千秋要紧，放了他们为是。”说着，回头便命人去放了那两个婆子。凤姐由不得越想越气越愧，不觉的灰心转悲，滚下泪来。因赌气回房哭泣，又不使人知觉。偏是贾母打发了琥珀来叫立等说话。琥珀见了，诧异道：“好好的，这是什么原故？那里立等你呢。”凤姐听了，忙擦干了泪，洗面另施了脂粉，方同琥珀过来。

邢夫人，作为王熙凤丈夫贾琏的非亲母亲，竟然要给儿媳妇王熙凤当众求情放人。

王熙凤说“凭他是什么好奴才”的口气便是奴才的口气，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是皇帝的奴才。

贾母因问道：“前儿这些人家送礼来的共有几家有围屏？”凤姐儿道：“共有十六家有围屏，十二架大的，四架小的炕屏。内中只有江南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大红缎子绣丝‘满床笏’，一面是泥金‘百寿图’的，是头等的。还有粤海将军邬家一架玻璃的还罢了。”贾母道：“既这样，这两架别动，好生搁着，我要送人的。”凤姐儿答应了。鸳鸯忽过来向凤姐儿面上只管瞧，引的贾母问说：“你不认得他？只管瞧什么。”鸳鸯笑道：“怎么他的眼肿肿的，所以我诧异，只管看。”贾母听说，便叫进前来，也觑着眼看。凤姐笑道：“才觉的一阵痒痒，揉肿了些。”鸳鸯笑道：“别又是受了谁的气了不成？”凤姐道：“谁敢给我气受，便受了气，老太太好日子，我也不敢哭的。”贾母道：“正是呢。我正要吃晚饭，你在这里打发我吃，剩下的你就和珍儿媳妇吃了。你两个在这里帮着两个师傅替我拣佛豆儿，你们也积积寿，前儿你姊妹们和宝玉都拣了，如今也叫你们拣拣，别说我偏心。”说话时，先摆上一桌素的来。两个姑子吃了，然后才摆上荤的，贾母吃毕，抬出外间。尤氏凤姐儿二人正吃，贾母又叫把喜鸾四姐儿二人也叫来，跟他二人吃毕，洗了手，点上香，捧过一升豆子来。

王熙凤说“十六家有围屏，十二架大的”，“江南甄家一架大屏十二扇”。隐面下的依据为：大明从开国之君明太祖朱元璋到亡国之君崇祯帝朱由检，一共是“十六”位皇帝十二辈人，崇祯帝之前有四位皇帝没有儿子来继承皇位，除此四位外的十二位皇帝犹如“十二架大的”；江南甄家的原型为南京朱棣家；明十三陵中埋葬有朱棣的十二位子孙皇帝，犹如“十二扇”。

鸳鸯早已听见琥珀说凤姐哭之事，又和平儿前打听得原故。晚间人散时，便回说：“二奶奶还是哭的，那边大太太当着人给二奶奶没脸。”贾母因问为什么原故，鸳鸯便将原故说了。贾母道：“这才是凤丫头知礼处，难道为我的生日由着奴才们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也不管罢。这是太太素日没好气，不敢发作，所以今儿拿着这个作法子，明是当着众人给凤儿没脸罢了。”正说着，只见宝琴等进来，也就不说了。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

因知贾琏不在家中，又因这两日凤姐儿声色怠惰了些，不似往日一样，因顺路也来望候。因进入

凤姐院门，二门上的人见是他来，便立身待他进去。

平儿叹道："我的姐姐，你还不知道他的脾气的。别说请大夫来吃药。我看不过，白问了一声身上觉怎么样，他就动了气，反说我咒他病了。饶这样，天天还是察三访四，自己再不肯看破些且养身子。"鸳鸯道："虽然如此，到底该请大夫来瞧瞧是什么病，也都好放心。"平儿道："我的姐姐，说起病来，据我看也不是什么小症候。"鸳鸯忙道："是什么病呢？"平儿见问，又往前凑了一凑，向耳边说道："只从上月行了经之后，这一个月竟淅淅沥沥的没有止住。这可是大病不是？"鸳鸯听了，忙答道："嗳哟！依你这话，这可不成了血山崩了。"平儿忙啐了一口，又悄笑道："你女孩儿家，这是怎么说的，倒会咒人呢。"

血山崩俗称血崩，中医指妇女不在行经期，阴道大量出血的病症。因其出血量多而来势急剧，故名。

王熙凤得的病是血山崩，隐面下的依据为：明成祖开启重用太监的先例，为大明覆亡埋下祸根；王熙凤为天启年间祸国大太监魏忠贤；天启年间，努尔哈赤已经建国后金，与大明为敌，大明却是魏忠贤当政，正如朱棣亲自所说"贤人退，小人进，则山崩"，最终大明覆亡。明成祖朱棣在其发动靖南之役的起兵檄文《移檄》中说："山者公辅之象，贤人退，小人进，则山崩。山无故自崩，国易政，人主失位，必流散也。天火焚其王库者，赏罚不明也。烧宫室者，君不思道，厥妖火烧宫室也。[①]"

贾琏见他去了，只得回来瞧凤姐。谁知凤姐已醒了，听他和鸳鸯借当，自己不便答话，只躺在榻上。听见鸳鸯去了，贾琏进来，凤姐因问道："他可应准了？"贾琏笑道："虽然未应准，却有几分成手，须得你晚上再和他一说，就十成了。"凤姐笑道："我不管这事。倘或说准了，这会子说得好听，到有了钱的时节，你就丢在脖子后头，谁去和你打饥荒去。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倒把我这几年的脸面都丢了。"贾琏笑道："好人，你若说定了，我谢你如何？"凤姐笑道："你说，谢我什么？"贾琏笑道："你说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平儿一旁笑道："奶奶倒不要谢的。昨儿正说，要作一件什么事，恰少一二百银子使，不如借了来，奶奶拿一二百银子，岂不两全其美。"凤姐笑道："幸亏提起我来，就是这样也罢。"贾琏笑道："你们太也狠了。你们这会子别说一千两的当头，就是现银子要三五千，只怕也难不倒。我不和你们借就罢了。这会子烦你说一句话，还要个利钱，真真了不得。"凤姐听了，翻身起来说："我有三千五万，不是赚的你的。如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背着我嚼说我的不少，就差你来说了，可知没家亲引不出外鬼来。我们王家可那里来的钱，都是你们贾家赚的。别叫我恶心了。你们看着你家什么石崇邓通。把我王家的地缝子扫一扫，就够你们过一辈子呢。说出来的话也不怕臊！现有对证：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细看看，比一比你们的，那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贾琏笑道："说句顽话就急了。这有什么这样的，要使一二百两银子值什么，多的没有，这还有，先拿进来，你使了再说，如何？"凤姐道："我又不等着衔口垫背，忙了什么。"贾琏道："何苦来，不犯着这样肝火盛。"凤姐听了，又自笑起来，"不是我着急，你说的话戳人的心。我因为我想着后日是尤二姐的周年，我们好了一场，虽不能别的，到底给他上个坟烧张纸，也是姊妹一场。他虽没留下个男女，也要'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才是。"一语倒把贾琏说没了话，低头打算了半晌，方道："难为你想的周全，我竟忘了。既是后日才用，若明日得了这个，你随便使多少就是了。"

王熙凤说："我们王家可那里来的钱，都是你们贾家赚的。"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贾府的原型为明皇宫；魏忠贤被崇祯帝贬去凤阳时，"忠贤遂将珍宝

[①] 吕毖《明朝小史·永乐纪》

四十辆、马千匹、壮士八百行[①]”；魏忠贤的财富都是从皇宫里“赚的”。

衔口垫背是古代人殓葬时的一种习俗：给死尸口中含珠、玉或米，叫做“衔口”；在死尸褥下放钱，叫做“垫背”。

王熙凤对贾琏说“我又不等着衔口垫背”的意思是“我不会马上死”，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贾琏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魏忠贤正是在朱由校驾崩后三个月即在被贬凤阳的途中自杀身亡，正是“马上死”。

“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的含义为含糊了事，王熙凤说“也要‘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才是”，“也要”应校作“也不要”，其含义为“也要意思一下”。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祸害朝廷，冤杀熊廷弼，传首九边，让镇守边疆的大臣以死终结，后来的辽东总兵吴三桂也对朝廷失去了忠心，正是“前人撒土迷了后人的眼”。

一语未了，只见旺儿媳妇走进来。凤姐便问：“可成了没有？”旺儿媳妇道：“竟不中用。我说须得奶奶作主就成了。”贾琏便问：“又是什么事？”凤姐儿见问，便说道：“不是什么大事。旺儿有个小子，今年十七岁了，还没得女人，因要求太太房里的彩霞，不知太太心里怎么样，就没有计较得。前日太太见彩霞大了，二则又多病多灾的，因此开恩打发他出去了，给他老子娘随便自己拣女婿去罢。因此旺儿媳妇来求我。我想他两家也就算门当户对的，一说去自然成的，谁知他这会子来了，说不中用。”贾琏道：“这是什么大事，比彩霞好的多着呢。”旺儿家的陪笑道：“爷虽如此说，连他家还看不起我们，别人越发看不起我们了。好容易相看准一个媳妇，我只说求爷奶奶的恩典，替作成了。奶奶又说他必肯的，我就烦了人走过去试一试，谁知白讨了没趣。若论那孩子倒好，据我素日私意儿试他，他心里没有甚说的，只是他老子娘两个老东西太心高了些。”一语戳动了凤姐和贾琏，凤姐因见贾琏在此，且不作一声，只看贾琏的光景。贾琏心中有事，那里把这点子事放在心里。待要不管，只是看着他是凤姐儿的陪房，且又素日出过力的，脸上实在过不去，因说道：“什么大事，只管咕咕唧唧的。你放心且去，我明儿作媒打发两个有体面的人，一面说，一面带着定礼去，就说我的主意。他十分不依，叫他来见我。”旺儿家的看着凤姐，凤姐便扭嘴儿。旺儿家的会意，忙爬下就给贾琏磕头谢恩。贾琏忙道：“你只给你姑娘磕头。我虽如此说了这样行，到底也得你姑娘打发个人叫他女人上来，和他好说更好些。虽然他们必依，然这事也不可霸道了。”凤姐忙道：“连你还这样开恩操心呢，我倒反袖手旁观不成。旺儿家你听见，说了这事，你也忙忙的给我完了事来。说给你男人，外头所有的帐，一概赶今年年底下收了进来，少一个钱我也不依的。我的名声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旺儿媳妇笑道：“奶奶也太胆小了。谁敢议论奶奶，若收了时，公道说，我们倒还省些事，不大得罪人。”凤姐冷笑道：“我也是一场痴心白使了。我真个的还等钱作什么，不过为的是日用出的多，进的少。这屋里有的没的，我和你姑爷一月的月钱，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通共一二十两银子，还不够三五天的使用呢。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早不知道到什么破窑里去了。如今倒落了一个放帐破落户的名儿。既这样，我就收了回来。我比谁不会花钱，咱们以后就坐着花，到多早晚是多早晚。这不是样儿：前儿老太太生日，太太急了两个月，想不出法儿来，还是我提了一句，后楼上现有些没要紧的大铜锡家伙四五箱子，拿去弄了三百银子，才把太太遮羞礼儿搪过去了。我是你们知道的，那一个金自鸣钟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没有半个月，大事小事倒有十来件，白填在里头。今儿外头也短住了，不知是谁的主意，搜寻上老太太了。明儿再过一年，各人搜寻到头面衣服，可就好了！”旺儿媳妇笑道：“那一位太太奶奶的头面衣服折变了不够过一辈子的，只是不肯罢了。”凤姐道：“不是我说没了能奈的话，要象这样，我竟不能了。昨晚上忽然作了一个梦，说来也可笑，梦见一个人，虽然面善，却又不知名姓，找我。问他作什么，他说娘娘打发他来要一百匹锦。我问他是那一位娘娘，他说的又不是咱们家的娘娘。我

[①] 《明季北略》卷三

就不肯给他，他就上来夺。正夺着，就醒了。”旺儿家的笑道：“这是奶奶的日间操心，常应候宫里的事。”

王熙凤说“我的名声不好，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士，在天启六年，逼死了高攀龙、杀害了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东林七贤，当然“名声不好”，当然东林党人“要生吃了”他。

王熙凤说“日用出的多，进的少……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早不知道到什么破窑里去了”，实际上这是谎话，盗窃之人正是王熙凤。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在天启年间，辽东战事关乎大明生死存亡，筹办辽东战事的军费（“辽饷”）是首要大政；然而魏忠贤却通过受天启帝宠信的关系，从朝廷获得大量利益。《明熹宗实录》中有多处天启帝朱由校赏赐魏忠贤的记载，如：“户部请给魏良乡田土，得旨，肃宁伯养瞻地土准照例从优给赐七百顷”，“巡按直隶御史何廷枢查拨过肃宁伯魏良卿庄田，坐献县等县赡地七百顷，每岁额徵银二千一百两”，“诏肃宁侯魏良卿照武定侯岁支禄米二千五百石，原给庄田七百顷外再加三百顷”，“诏给魏良卿禄米，照魏国公事例，岁支五千石，所赐庄田再加一千顷以示眷酬”，“加授东安侯魏良栋为太子太保，并赐第宅，给银三万七千一百四十二两，禄米岁支二千五百石，本色一千七百五十石，折色七百五十石，择腴地一千顷为赡田”。魏忠贤被贬去凤阳时携带“珍宝四十辆、马千匹、壮士八百[①]”。

王熙凤说做梦，一个“不是咱们家的娘娘”的娘娘打发一个人“来要一百匹锦。” 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不是咱们家的娘娘”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要一百匹锦”指后金皇太极写信向大明索要金银锻布为和好之礼，当时大明掌权者为魏忠贤。明人记载：“十一月抚宁侯朱国弼疏云：奴贼与我深仇而及其死也，魏忠贤乃遣人吊孝，白送却无数金珠，反取嫚书一纸。边臣不奉忠贤之命，敢径为之乎？此则败坏边事之实又不惟是也。喜则升九天，柳河之败得以钻刺而乔迁，羡干父一认之有灵，其颠倒错乱遂至于此。[②]”

一语未了，人回：“夏太府打发了一个小内监来说话。”贾琏听了，忙皱眉道：“又是什么话，一年他们也搬够了。”凤姐道：“你藏起来，等我见他，若是小事罢了，若是大事，我自有话回他。”贾琏便躲入内套间去。这里凤姐命人带进小太监来，让他椅子上坐了吃茶，因问何事。那小太监便说：“夏爷爷因今儿偶见一所房子，如今竟短二百两银子，打发我来问舅奶奶家里，有现成的银子暂借一二百，过一两日就送过来。”凤姐儿听了，笑道：“什么是送过来，有的是银子，只管先兑了去。改日等我们短了，再借去也是一样。”小太监道：“夏爷爷还说了，上两回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没送来，等今年年底下，自然一齐都送过来。”凤姐笑道：“你夏爷爷好小气，这也值得提在心上。我说一句话，不怕他多心，若都这样记清了还我们，不知还了多少了。只怕没有，若有，只管拿去。”因叫旺儿媳妇来，“出去不管那里先支二百两来。”旺儿媳妇会意，因笑道：“我才因别处支不动，才来和奶奶支的。”凤姐道：“你们只会里头来要钱，叫你们外头算去就不能了。”说着叫平儿，“把我那两个金项圈拿出去，暂且押四百两银子。”平儿答应了，去半日，果然拿了一个锦盒子来，里面两个锦袱包着。打开时，一个金累丝攒珠的，那珍珠都有莲子大小，一个点翠嵌宝石的。两个都与宫中之物不离上下。一时拿去，果然拿了四百两银子来。凤姐命与小太监打叠起一半，那一半命人与了旺儿媳妇，命他拿去办八月中秋的节。那小太监便告辞了，凤姐命人替他拿着银子，送出大门去了。这里贾琏出来笑道：“这一起外

[①] 《明季北略》卷三

[②] 明王在晋撰《三朝辽事实录》

祟何日是了!”凤姐笑道:“刚说着，就来了一股子。”贾琏道:“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一面说，一面平儿伏侍凤姐另洗了面，更衣往贾母处去伺候晚饭。

在第十六回中，“后来还是夏太监出来道喜，说咱们家大小姐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在第二十八回中，袭人说：“昨儿贵妃打发夏太监出来，送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叫在清虚观初一到初三打三天平安醮，唱戏献供，叫珍大爷领着众位爷们跪香拜佛呢。”此处，夏太监问贾府“有现成的银子暂借一二百”，从主动给贾府送银子变为向贾府勒索银子，可见贾府已经衰败。

晚间凤姐已命人唤了彩霞之母来说媒。那彩霞之母满心纵不愿意，见凤姐亲自和他说，何等体面，便心不由意的满口应了出去。今凤姐问贾琏可说了没有，贾琏因说:“我原要说的，打听得他小儿子大不成人，故还不曾说。若果然不成人，且管教他两日，再给他老婆不迟。”凤姐听说，便说:“你听见谁说他不成人？”贾琏道:“不过是家里的人，还有谁。”凤姐笑道:“我们王家的人，连我还不中你们的意，何况奴才呢。我才已竟和他母亲说了，他娘已经欢天喜地应了，难道又叫进他来不要了不成？”贾琏道:“既你说了，又何必退，明儿说给他老子好生管他就是了。”这里说话不提。

王熙凤将王家人与奴才相提并论，暗示了王熙凤与奴才具有关联。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帝宠信的大太监魏忠贤；太监就是皇帝的奴才。

生恐旺儿仗凤姐之势，一时作成，终身为患，不免心中急躁。遂至晚间悄命他妹子小霞进二门来找赵姨娘，问了端的。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独探春出位笑道:“近因凤姐姐身子不好，几日园内的人比先放肆了许多。先前不过是大家偷着一时半刻，或夜里坐更时，三四个人聚在一处，或厉换蚨牌，小小的顽意，不过为熬困。近来渐次放诞，竟开了赌局，甚至有头家局主，或三十吊五十吊三百吊的大输赢。半月前竟有争斗相打之事。”

王熙凤一生病，院内的下人就开了赌局。这说明王熙凤的管理能力是假的，只是通过威吓的方式进行管理，实际上为贾府埋下更大的隐患。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当政期间，捕杀正直的东林党人，让小人当道，朝廷极为败坏，为大明覆亡做了准备。

凤姐虽未大愈，精神因此比常稍减，今见贾母如此说，便忙道:“偏生我又病了。”遂回头命人速传林之孝家的等总理家事四个媳妇到来，当着贾母申饬了一顿。

尤氏便往凤姐处来闲话了一回，因他也不自在，只得往园内寻众姑嫂闲谈。

如今见绣桔立意去回凤姐，估着这事脱不去的，且又有求迎春之事，只得进来，陪笑先向绣桔说:“姑娘，你别去生事。姑娘的金丝凤，原是我们老奶奶老糊涂了，输了几个钱，没的捞梢，所以暂借了去。原说一日半晌就赎的，因总未捞过本儿来，就迟住了。可巧今儿又不知是谁走了风声，弄出事来。虽然这样，到底主子的东西，我们不敢迟误下，终久是要赎的。如今还要求姑娘看从小儿吃奶的情常，往老太太那边去讨个情面，救出他老人家来才好。”

这媳妇被探春说出真病，也无可赖了，只不敢往凤姐处自首。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因此凤姐要治柳家之罪。

平儿到房，凤姐问他："三姑娘叫你作什么？"平儿笑道："三姑娘怕奶奶生气，叫我劝着奶奶些，问奶奶这两天可吃些什么。"凤姐笑道："倒是他还记挂着我。刚才又出来了一件事：有人来告柳二媳妇和他妹子通同开局，凡妹子所为，都是他作主。我想，你素日肯劝我'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就可闲一时心，自己保养保养也是好的。我因听不进去，果然应了些，先把太太得罪了，而且自己反赚了一场病。如今我也看破了，随他们闹去罢，横竖还有许多人呢。我白操一会子心，倒惹的万人咒骂。我且养病要紧，便是好了，我也作个好好先生，得乐且乐，得笑且笑，一概是非都凭他们去罢。所以我只答应着知道了，白不在我心上。"平儿笑道："奶奶果然如此，便是我们的造化。"

王熙凤说"我白操一会子心，倒惹的万人咒骂"，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在后金刚刚建国后的天启年间当政，祸害朝廷，捕杀正人，最终大明覆亡，当然"万人咒骂"。

凤姐儿道："那日并没一个外人，谁走了这个消息。"

凤姐详情说："他们必不敢，倒别委屈了他们。如今且把这事靠后，且把太太打发了去要紧。宁可咱们短些，又别讨没意思。"因叫平儿："把我的金项圈拿来，且去暂押二百银子来送去完事。"贾琏道："越性多押二百，咱们也要使呢。"凤姐道："很不必，我没处使钱。这一去还不知指那一项赎呢。"平儿拿去，吩咐一个人唤了旺儿媳妇来领去，不一时拿了银子来。贾琏亲自送去，不在话下。

王熙凤把自己的"金项圈拿来，且去暂押二百银子"来给邢夫人"八月十五日节间使用"，并说可能就没有钱去赎回来了。隐面下的依据为：邢夫人的原型为李自成；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崇祯末年，崇祯帝没有钱支付军饷，他不知道皇宫内的太监身上就藏着大量金银财宝；李自成入紫禁城后，拷掠明官，四处抄家，从太监身上拷出大量金银。

这里凤姐和平儿猜疑，终是谁人走的风声，竟拟不出人来。凤姐儿又道："知道这事还是小事，怕的是小人趁便又造非言，生出别的事来。当紧那边正和鸳鸯结下仇了，如今听得他私自借给琏二爷东西，那起小人眼馋肚饱，连没缝儿的鸡蛋还要下蛆呢，如今有了这个因由，恐怕又造出些没天理的话来也定不得。在你琏二爷还无妨，只是鸳鸯正经女儿，带累了他受屈，岂不是咱们的过失。"

王熙凤作为主子，竟然怕与丫鬟金鸳鸯"结下仇"。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金鸳鸯的原型为后金开国大汗清太祖努尔哈赤；正是在天启年间魏忠贤祸害朝廷之时，努尔哈赤南下大量攻城掠地。

凤姐儿道："理固如此。只是你我是知道的，那不知道的，焉得不生疑呢。"

一语未了，人报："太太来了。"凤姐听了诧异，不知为何事亲来，与平儿等忙迎出来。只见王夫人气色更变，只带一个贴己的小丫头走来，一语不发，走至里间坐下。凤姐忙奉茶，因陪笑问道："太太今日高兴，到这里逛逛。"王夫人喝命："平儿出去！"

凤姐也着了慌，不知有何等事。只见王夫人含着泪，从袖内掷出一个香袋子来，说：“你瞧。”凤姐忙拾起一看，见是十锦春意香袋，也吓了一跳，忙问：“太太从那里得来？”

王夫人给王熙凤看“十锦春意香袋”。隐面下的依据为：王夫人与贾元“春”的原型都为明成祖朱棣；朱棣篡位后，其皇位只传了“十”个辈分字，到了崇祯帝朱由检的“由”字辈就大明覆亡了。

凤姐听得，也更了颜色，忙问：“太太怎知是我的？”王夫人又哭又叹说道：“你反问我！你想，一家子除了你们小夫小妻，余者老婆子们，要这个何用？再女孩子们是从那里得来？自然是那琏儿不长进下流种子那里弄来。你们又和气。当作一件顽意儿，年轻人儿女闺房私意是有的，你还和我赖！幸而园内上下人还不解事，尚未拣得。倘或丫头们拣着，你婶妹看见，这还了得。不然有那小丫头们拣着，出去说是园内拣着的，外人知道，这性命脸面要也不要？”

凤姐听说，又急又愧，登时紫涨了面皮，便依炕沿双膝跪下，也含泪诉道：“太太说的固然有理，我也不敢辩我并无这样的东西。但其中还要求太太细详其理：那香袋是外头雇工仿着内工绣的，带子穗子一概是市卖货。我便年轻不尊重些，也不要这劳什子，自然都是好的，此其一。二者这东西也不是常带着的，我纵有，也只好在家里，焉肯带在身上各处去？况且又在园里去，个个姊妹我们都肯拉拉扯扯，倘或露出来，不但在姊妹前，就是奴才看见，我有什么意思？我虽年轻不尊重，亦不能糊涂至此。三则论主子内我是年轻媳妇，算起奴才来，比我更年轻的又不止一个人了。况且他们也常进园，晚间各人家去，焉知不是他们身上的？四则除我常在园里之外，还有那边太太常带过几个小姨娘来，如嫣红翠云等人，皆系年轻侍妾，他们更该有这个了。还有那边珍大嫂子，他不算甚老外，他也常带过佩凤等人来，焉知又不是他们的？五则园内丫头太多，保的住个个都是正经的不成？也有年纪大些的知道了人事，或者一时半刻人查问不到偷着出去，或借着因由同二门上小幺儿们打牙犯嘴，外头得了来的，也未可知。如今不但我没此事，就连平儿我也可以下保的。太太请细想。”王夫人听了这一席话大近情理，因叹道：“你起来。我也知道你是大家小姐出身，焉得轻薄至此，不过我气急了，拿了话激你。但如今却怎么处？你婆婆才打发人封了这个给我瞧，说是前日从傻大姐手里得的，把我气了个死。”凤姐道：“太太快别生气。若被众人觉察了，保不定老太太不知道。且平心静气暗暗访察，才得确实，纵然访不着，外人也不能知道。这叫作‘胳膊折在袖内’。如今惟有趁着赌钱的因由革了许多的人这空儿，把周瑞媳妇、旺儿媳妇等等四五个贴近不能走话的人安插在园里，以查赌为由。再如今他们的丫头也太多了，保不住人大心大，生事作耗，等闹出事来，反悔之不及。如今若无故裁革，不但姑娘们委屈烦恼，就连太太和我也过不去。不如趁此机会，以后凡年纪大些的，或有些咬牙难缠的，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一则保得住没有别的事，二则也可省些用度。太太想我这话如何？”

王熙凤为自己的辩解有理有据，口才出色，让王夫人不得不信服。王熙凤特别突出了平儿说“就连平儿我也可以下保的”。

对香袋一事，本来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王熙凤却在这贾府已经入不敷出的时候，建议王夫人小题大做，趁机“拿个错儿撵出去配了人”，好“省些用度”，引起内部矛盾爆发。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在后金在辽东进攻大明之时，在明廷迫切需要文武人才之时，魏忠贤大肆搜捕镇压东林党人，杀害东林六君子与东林七贤，弹劾打赢了宁锦之战的功臣袁崇焕，逼其辞官；其结果是辽东失守，朝廷对农民的赋税加剧，最终大明直接亡于农民军之手。

凤姐听了，即唤平儿进来吩咐出去。

凤姐道："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生得好。论举止言语，他原有些轻薄。方才太太说的倒很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乱说。"

王熙凤说所有丫头"都没晴雯生得好"，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由于天启帝朱由校没有儿子，所以朱由检虽然为天启帝的弟弟，也由"兄终弟及"的原则继位成为皇帝，当然"生得好"；崇祯帝朱由检虽然比他的前代大多皇帝都节俭、勤政、希望力挽狂澜，但大明此时已经大厦将倾，不可避免地走向覆亡，他本人最终自缢身亡，最希望有所作为的皇帝最终如此结局，他出生的时机确实是"生得不好"。

及到了凤姐房中，王夫人一见他钗鞨鬓松，衫垂带褪，有春睡捧心之遗风，而且形容面貌恰是上月的那人，不觉勾起方才的火来。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之人，今既真怒攻心，又勾起往事，便冷笑道："好个美人！真象个病西施了。你天天作这轻狂样儿给谁看？你干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儿揭你的皮！宝玉今日可好些？"

这里王夫人向凤姐等自怨道："这几年我越发精神短了，照顾不到。这样妖精似的东西竟没看见。只怕这样的还有，明日倒得查查。"凤姐见王夫人盛怒之际，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调唆着邢夫人生事，纵有千百样言词，此刻也不敢说，只低头答应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请养息身体要紧，这些小事只交与奴才。如今要查这个主儿也极容易，等到晚上园门关了的时节，内外不通风，我们竟给他们个猛不防，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想来谁有这个，断不单只有这个，自然还有别的东西。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王夫人道："这话倒是。若不如此，断不能清的清白的白。"因问凤姐如何。凤姐只得答应说："太太说的是，就行罢了。"王夫人道："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来。"于是大家商议已定。

提议抄检大观园的是王善保家的，王熙凤在关键时刻只是附和主子王夫人的想法，并未掂量其利害得失。

至晚饭后，待贾母安寝了，宝钗等入园时，王善保家的便请了凤姐一并入园，喝命将角门皆上锁，便从上夜的婆子处抄检起，不过抄检出些多余攒下蜡烛灯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这也是赃，不许动，等明儿回过太太再动。"于是先就到怡红院中，喝命关门。当下宝玉正因晴雯不自在，忽见这一干人来，不知为何直扑了丫头们的房门去，因迎出凤姐来，问是何故。凤姐道："丢了一件要紧的东西，因大家混赖，恐怕有丫头们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一面说，一面坐下吃茶。

回了凤姐，要往别处去。凤姐儿道："你们可细细的查，若这一番查不出来，难回话的。"

凤姐听了，笑道："既如此咱们就走，再瞧别处去。"

说着，一径出来，因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要抄检只抄检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检抄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这个自然。岂有抄起亲戚家来。"凤姐点头道："我也这样说呢。"

王熙凤说只抄自己家里人，抄不得亲戚薛宝钗屋里。王熙凤是典型的窝里横，对内强势对外软弱，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

王善保家的自为得了意，遂忙请凤姐过来验视，又说：“这些东西从那里来的？”凤姐笑道：“宝玉和他们从小儿在一处混了几年，这自然是宝玉的旧东西。这也不算什么罕事，撂下再往别处去是正经。”

在抄检大观园过程中，王熙凤的态度看起来还是和善的。

王善保家的听凤姐如此说，也只得罢了。

又到探春院内，谁知早有人报与探春了。探春也就猜着必有原故，所以引出这等丑态来，遂命众丫鬟秉烛开门而待。众人来了。探春故问何事。凤姐笑道：“因丢了一件东西，连日访察不出人来，恐怕旁人赖这些女孩子们，所以越性大家搜一搜，使人去疑，倒是洗净他们的好法子。”

说着便命丫头们把箱柜一齐打开，将镜奁、妆盒、衾袱、衣包若大若小之物一齐打开，请凤姐去抄阅。凤姐陪笑道：“我不过是奉太太的命来，妹妹别错怪我。何必生气。”因命丫鬟们快快关上。

探春道：“我的东西倒许你们搜阅，要想搜我的丫头，这却不能。我原比众人歹毒，凡丫头所有的东西我都知道，都在我这里间收着，一针一线他们也没的收藏，要搜所以只来搜我。你们不依，只管去回太太，只说我违背了太太，该怎么处治，我去自领。你们别忙，自然连你们抄的日子有呢！你们今日早起不曾议论甄家，自己家里好好的抄家，果然今日真抄了。咱们也渐渐的来了。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凤姐只看着众媳妇们。周瑞家的便道：“既是女孩子的东西全在这里，奶奶且请到别处去罢，也让姑娘好安寝。”凤姐便起身告辞。探春道：“可细细的搜明白了？若明日再来，我就不依了。”凤姐笑道：“既然丫头们的东西都在这里，就不必搜了。”探春冷笑道：“你果然倒乖。连我的包袱都打开了，还说没翻。明日敢说我护着丫头们，不许你们翻了。你趁早说明，若还要翻，不妨再翻一遍。”凤姐知道探春素日与众不同的，只得陪笑道：“我已经连你的东西都搜查明白了。”

王熙凤抄检大观园，贾探春说“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大族人家”指大明；“从外头杀来”，后金从外部攻击大明；“从家里自杀自灭”，魏忠贤杀害东林六君子与东林七贤；魏忠贤专擅朝政，大肆迫害镇压东林党人，让朝廷无正人，全是“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辈，等崇祯帝朱由检登基后，朝廷制度已经被破坏，国家人才已经被杀害，国库储备已经被耗尽，大明这个大厦由于内部的破坏已经开始倾倒，虽然崇祯帝朱由检一生操劳，夜以继日，但已经无法改变大明最终覆亡的结局。

凤姐见他这样，忙说：“妈妈走罢，别疯疯颠颠的。”

凤姐平儿等忙与探春束裙整袂，口内喝着王善保家的说：“妈妈吃两口酒就疯疯颠颠起来。前儿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又劝探春休得生气。

凤姐笑道：“好丫头，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探春冷笑道：“我们作贼的人，嘴里都有三言两语的。这还算笨的，背地里就只不会调唆主子。”

凤姐笑道:“这话若果真呢,也倒可恕,只是不该私自传送进来。这个可以传递,什么不可以传递。这倒是传递人的不是了。若这话不真,倘是偷来的,你可就别想活了。”入画跪着哭道:“我不敢扯谎。奶奶只管明日问我们奶奶和大爷去,若说不是赏的,就拿我和我哥哥一同打死无怨。”凤姐道:“这个自然要问的,只是真赏的也有不是。谁许你私自传送东西的!你且说是谁作接应,我便饶你。下次万万不可。”

王熙凤对入画说“倘是偷来的,你可就别想活了”,这表明王熙凤手段残酷,不顺心的下人就可以杀掉。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以严刑酷法捕杀了大批东林党人与异己之人。

凤姐听说,便命人记下,将东西且交给周瑞家的暂拿着,等明日对明再议。于是别了惜春,方往迎春房内来。

迎春已经睡着了,丫鬟们也才要睡,众人叩门半日才开。凤姐吩咐:“不必惊动小姐。”遂往丫鬟们房里来。因司棋是王善保的外孙女儿,凤姐倒要看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神看他搜检。

一总递与凤姐。凤姐因当家理事,每每看开帖并帐目,也颇识得几个字了。便看那帖子是大红双喜笺帖,上面写道:“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觉察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见,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得说话。千万,千万。再所赐香袋二个,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千万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凤姐看罢,不怒而反乐。别人并不识字。王家的素日并不知道他姑表姊弟有这一节风流故事,见了这鞋袜,心内已是有些毛病,又见有一红帖,凤姐又看着笑,他便说道:“必是他们胡写的帐目,不成个字,所以奶奶见笑。”凤姐笑道:“正是这个帐竟算不过来。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该姓王,怎么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见问的奇怪,只得勉强告道:“司棋的姑妈给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表弟。”凤姐笑道:“这就是了。”因道:“我念给你听听。”说着从头念了一遍,大家都唬了一跳。

王熙凤“也颇识得几个字了”表明王熙凤之前是不识字的。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不识字,“逆贤不识字,从来不批文书,不轮流该正,然颇有记性,只在御前赞扬附和,植党徇私,或危言冷语挑激圣怒。[①]”

凤姐只瞅着他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笑道:“这倒也好。不用你们作老娘的操一点儿心,他鸦雀不闻的给你们弄了一个好女婿来,大家倒省心。”

凤姐见司棋低头不语,也并无畏惧惭愧之意,倒觉可异。料此时夜深,且不必盘问,只怕他夜间自愧去寻拙志,遂唤两个婆子监守起他来。带了人,拿了赃证回来,且自安歇,等待明日料理。谁知到夜里又连起来几次,下面淋血不止。

至次日,便觉身体十分软弱,起来发晕,遂撑不住。请太医来,诊脉毕,遂立药案云:“看得少奶奶系心气不足,虚火乘脾,皆由忧劳所伤,以致任院妹,胃虚土弱,不思饮食。今聊用升阳养荣之剂。”写毕,遂开了几样药名,不过是人参,当归,黄芪等类之剂。一时退去,有老嬷嬷们拿了方子回过王夫人,不免又添一番愁闷,遂将司棋等事暂未理。

[①] 刘若愚《酌中志》卷十三

可巧这日尤氏来看凤姐，坐了一回，到园中去又看过李纨。

惜春道:“你们管教不严，反骂丫头。这些姊妹，独我的丫头这样没脸，我如何去见人。昨儿我立逼着凤姐姐带了他去，他只不肯。我想，他原是那边的人，凤姐姐不带他去，也原有理。我今日正要送过去，嫂子来的恰好，快带了他去。或打，或杀，或卖，我一概不管。”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又告诉他们说:“今日一早不见动静，打听凤辣子又病了。我就打发我妈妈出去打听王善保家的是怎样。回来告诉我说，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顿打，大太太嗔着他多事。”

贾母听了正不自在，恰好见他姊妹来了，因问:“从那里来的？可知凤姐妯娌两个的病今日怎样？”尤氏等忙回道:“今日都好些。”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贾母看时，宝钗姊妹二人不在坐内，知他们家去圆月去了，且李纨凤姐二人又病着，少了四个人，便觉冷清了好些。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话说王夫人见中秋已过，凤姐病已比先减了，虽未大愈，可以出入行走得了，仍命大夫每日诊脉服药，又开了丸药方子来配调经养荣丸。因用上等人参二两，王夫人取时，翻寻了半日，只向小匣内寻了几枝簪挺粗细的。王夫人看了嫌不好，命再找去，又找了一大包须末出来。王夫人焦躁道:“用不着偏有，但用着了，再找不着。成日家我说叫你们查一查，都归拢在一处。你们白不听，就随手混撂。你们不知他的好处，用起来得多少换买来还不中使呢。”彩云道:“想是没了，就只有这个。上次那边的太太来寻了些去，太太都给过去了。”王夫人道:“没有的话，你再细找找。”彩云只得又去找，拿了几包药材来说:“我们不认得这个，请太太自看。除这个再没有了。”王夫人打开看时，也都忘了，不知都是什么药，并没有一枝人参。因一面遣人去问凤姐有无，凤姐来说:“也只有些参膏芦须。虽有几枝，也不是上好的，每日还要煎药里用呢。”王夫人听了，只得向邢夫人那里问去。

王夫人向王熙凤要大补元气的人参，王熙凤说没有了。隐面下的依据为：王夫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正是朱棣重用太监，为后世埋下太监祸国的祸根；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正是“大恶者，则应劫而生”；祸国太监魏忠贤在朝廷中排挤杀害正人君子，拉拢奸邪小人，耗去了大明的元气，最终大明只有走向覆亡。

王夫人说“你们不知他的好处”，是强调人参的作用。

周瑞家的是已和凤姐等人商议停妥，一字不隐，遂回明王夫人。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贾母歇晌后，王夫人便唤了凤姐，问他丸药可曾配来。凤姐儿道:“还不曾呢，如今还是吃汤药。太太只管放心，我已大好了。”王夫人见他精神复初，也就信了。因告诉撵逐晴雯等事，又说:“怎么宝丫头私自回家睡了，你们都不知道？我前儿顺路都查了一查。谁知兰小子这一个新进来的奶子也十分的妖乔，我也不喜欢他。我也说与你嫂子了，好不好叫他各自去罢。况且兰小子也大了，用不着奶子了。我因问你大嫂子:‘宝丫头出去难道你也不知道不成？’他说是告诉了他的，不过住两三日，等你姨妈好了就进来。姨妈究竟没甚大病，不过还是咳嗽腰疼，年年是如此的。他这去必有原故，敢是

有人得罪了他不成？那孩子心重，亲戚们住一场，别得罪了人，反不好了。”凤姐笑道：“谁可好好的得罪着他？况且他天天在园里，左不过是他们姊妹那一群人。”王夫人道：“别是宝玉有嘴无心，傻子似的从没个忌讳，高兴了信嘴胡说也是有的。”凤姐笑道：“这可是太太过于操心了。若说他出去于正经事说正经话去，却象个傻子；若只叫进来在这些姊妹跟前以至于大小的丫头们跟前，他最有尽让，又恐怕得罪了人，那是再不得有人恼他的。我想薛妹妹此去，想必为着前时搜检众丫头的东西的原故。他自然为信不及园里的人才搜检，他又是亲戚，现也有丫头老婆在内，我们又不好去搜检，恐我们疑他，所以多了这个心，自己回避了。也是应该避嫌疑的。”

王熙凤说贾宝玉“若说他出去于正经事说正经话去，象个傻子”，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魏忠贤年少时家境贫穷，喜赌博，好嬉笑，外号正是“傻子”[①]。

王熙凤说薛宝钗搬出大观园的原因是“恐我们疑他”，又说“也是应该避嫌疑的。”这暗示了薛宝钗与五彩绣香囊有关系。

王夫人凤姐都笑着：“你太固执了。正经再搬进来为是，休为没要紧的事反疏远了亲戚。”

宝钗笑道：“这话说的太不解了，并没为什么事我出去。我为的是妈近来神思比先大减，而且夜间晚上没有得靠的人，通共只我一个。二则如今我哥哥眼看要娶嫂子，多少针线活计并家里一切动用的器皿，尚有未齐备的，我也须得帮着妈去料理料理。姨妈和凤姐姐都知道我们家的事，不是我撒谎。三则自我在园里，东南上小角门子就常开着，原是为我走的，保不住出入的人就图省路也从那里走，又没人盘查，设若从那里生出一件事来，岂不两碍脸面。而且我进园里来住原不是什么大事，因前几年年纪皆小，且家里没事，有在外头的，不如进来姊妹相共，或作针线，或顽笑，皆比在外头闷坐着好，如今彼此都大了，也彼此皆有事。况姨娘这边历年皆遇不遂心的事故，那园子也太大，一时照顾不到，皆有关系，惟有少几个人，就可以少操些心。所以今日不但我执意辞去，之外还要劝姨娘如今该减些的就减些，也不为失了大家的体统。据我看，园里这一项费用也竟可以免的，说不得当日的话。姨娘深知我家的，难道我们当日也是这样冷落不成。”凤姐听了这篇话，便向王夫人笑道：“这话竟是，不必强了。”王夫人点头道：“我也无可回答，只好随你便罢了。”

王熙凤在全书八十回最后操办之事便是抄检大观园，结果是薛宝钗搬出大观园，这暗示了当初遗下五彩绣香囊的人与薛宝钗有关系。薛宝钗想要婚配贾宝玉没有得手，但王夫人下令抄检大观园却让贾府陷于内乱，“从家里自杀自灭”。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薛宝钗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在魏忠贤大规模迫害镇压东林党人士的时候，皇太极在天启七年（1627 年）亲率大军发起宁锦之战，但再次大败；清太宗皇太极没有打垮大明，但大太监魏忠贤祸国及朝廷在皇太极之后的不断攻打下征收“三饷”让大明陷入内乱，最终在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直接覆亡了大明。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香菱拍手笑嘻嘻的说道：“我何曾不来。如今你哥哥回来了，那里比先时自由自在的了。才刚我们奶奶使人找你凤姐姐的，竟没找着，说往园子里来了。我听见了这信，我就讨了这件差进来找他。遇见他的丫头，说在稻香村呢。如今我往稻香村去，谁知又遇见了你。我且问你，袭人姐姐这几日可好？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也没了，到底是什么病？二姑娘搬出去的好快，你瞧瞧这地方好空落落的。”宝玉应之不迭，又让他同到怡红院去吃茶。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着琏二奶奶，说完了正经事再

[①] zh.wikipedia.org/wiki/魏忠贤

来。”

香菱说夏金桂在找王熙凤，有正经事。

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岁，生得亦颇有姿色，亦颇识得几个字。若论心中的邱壑经纬，颇步熙凤之后尘。

夏金桂“若论心中的邱壑经纬，颇步熙凤之后尘”，即夏金桂如王熙凤一样有计谋，但没有用在正途。

秋桐

人物：秋桐。
人物关系：先为贾赦的丫鬟，后为贾琏的丫鬟，被王熙凤利用。
人物原型：客（qiě）氏。
命名思路：

秋，秋天；谐音“客（qiě）”。秋天是农民收获的季节，但也是肃杀的季节。《汉书·礼乐志》：“西颢沆砀，秋气肃杀。”梧桐秋天叶落。白居易《长恨歌》有“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之句。客氏的生日是十月十九日。天启七年（1627 年）八月二十二日，明熹宗驾崩，此时为秋天。这个秋天就是客氏的权力随着天启帝病重驾崩而梧桐落叶般飘零之时。八月二十四日，十七岁的信王朱由检即皇帝位，随后籍没太监魏忠贤及客氏。之后魏忠贤在阜城畏罪自杀。同年十一月十七日，乾清宫管事赵本岐奉命将客氏活活笞死于浣衣局，在净乐堂焚尸扬灰。[①]

桐，梧桐；木旁之同。同，同盟。古人有坟墓上种植松柏梧桐的风俗，“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张坟也[②]”。“凤凰非梧桐不栖[③]”，王熙凤是冰山上的“雌凤”，两者相呼应。隐面下，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天启帝朱由校对其乳母客氏极为眷顾。魏忠贤与客氏对食结成同盟，从而极受皇帝宠信。客氏之于魏忠贤，犹如梧桐之于凤凰。朱，本义为赤心木，朱由校五行属木。魏忠贤与客氏为朱由校旁边的同盟，即木旁之同盟，即“桐”。

原文解析

>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
> 贾赦十分欢喜，说他中用，赏了他一百两银子，又将房中一个十七岁的丫鬟名唤秋桐者，赏他为妾。贾琏叩头领去，喜之不尽。见了贾母和家中人，回来见凤姐，未免脸上有些愧色。谁知凤姐儿他反不似往日容颜，同尤二姐一同出迎，叙了寒温。贾琏将秋桐之事说了，未免脸上有些得意之色，骄矜之容。凤姐听了，忙命两个媳妇坐车在那边接了来。心中一刺未除，又平空添了一刺，说不得且吞声忍气，将好颜面换出来遮掩。一面又命摆酒接风，一面带了秋桐来见贾母与王夫人等。贾琏心中也暗暗的纳罕。

贾赦好色。秋桐，本为贾赦的丫鬟，说明其有姿色。秋桐十七岁时被送给贾琏。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秋桐的原型为客氏；客氏本来为平民侯二之妻，生子侯国兴，这就犹如秋桐本来为贾赦的丫鬟；客氏十八岁时成为皇孙朱由校（明熹宗）的乳母，由此进入后宫，这就犹如秋桐十七岁时被送给贾琏。

> 秋桐自为系贾赦之赐，无人僭他的，连凤姐平儿皆不放在眼里，岂肯容他。张口是“先奸后娶没汉子要的娼妇，也来要我的强。”凤姐听了暗乐，尤二姐听了暗愧暗怒暗气。凤姐既装病，便不和尤二姐吃饭了。每日只命人端了菜饭到他房中去吃，那茶饭都系不堪之物。平儿看不过，自拿了钱出来弄

[①] zh.wikipedia.org/wiki/客氏
[②] 《昌言》
[③] 《魏书·王勰传》

菜与他吃，或是有时只说和他园中去顽，在园中厨内另做了汤水与他吃，也无人敢回凤姐。只有秋桐一时撞见了，便去说舌告诉凤姐说："奶奶的名声，生是平儿弄坏了的。这样好菜好饭浪着不吃，却往园里去偷吃。"凤姐听了，骂平儿说："人家养猫拿耗子，我的猫只倒咬鸡。"平儿不敢多说，自此也要远着了。又暗恨秋桐，难以出口。

秋桐把平儿"不放在眼里"，隐面下的依据为：平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秋桐的原型为客氏；客氏是明熹宗朱由校的乳母，受明熹宗宠信，与魏忠贤结成同盟，把持朝政多年，当然不把当时还为信王的朱由检放在眼里。

如这秋桐辈等人，皆是恨老爷年迈昏愦，贪多嚼不烂，没的留下这些人作什么，因此除了几个知礼有耻的，余者或有与二门上小幺儿们嘲戏的。甚至于与贾琏眉来眼去相偷期的，只惧贾赦之威，未曾到手。这秋桐便和贾琏有旧，从未来过一次。今日天缘凑巧，竟赏了他，真是一对烈火干柴，如胶投漆，燕尔新婚，连日那里拆的开。那贾琏在二姐身上之心也渐渐淡了，只有秋桐一人是命。凤姐虽恨秋桐，且喜借他先可发脱二姐，自己且抽头，用"借剑杀人"之法，"坐山观虎斗"，等秋桐杀了尤二姐，自己再杀秋桐。主意已定，没人处常又私劝秋桐说："你年轻不知事。他现是二房奶奶，你爷心坎儿上的人，我还让他三分，你去硬碰他，岂不是自寻其死？"那秋桐听了这话，越发恼了，天天大口乱骂说："奶奶是软弱人，那等贤惠，我却做不来。奶奶把素日的威风怎都没了。奶奶宽洪大量，我却眼里揉不下沙子去。让我和他这淫妇做一回，他才知道。"凤姐儿在屋里，只装不敢出声儿。气的尤二姐在房里哭泣，饭也不吃，又不敢告诉贾琏。次日贾母见他眼红红的肿了，问他，又不敢说。秋桐正是抓乖卖俏之时，他便悄悄的告诉贾母王夫人等说："专会作死，好好的成天家号丧，背地里咒二奶奶和我早死了，他好和二爷一心一计的过。"贾母听了便说："人太生娇俏了，可知心就刀。凤丫头倒好意待他，他倒这样争锋吃醋的。可是个贱骨头。"因此渐次便不大喜欢。众人见贾母不喜，不免又往下踏践起来，弄得这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还是亏了平儿，时常背着凤姐，看他这般，与他排解排解。

秋桐"恨"贾赦"年迈昏愦，贪多嚼不烂"。隐面下的依据为：贾赦的原型为明穆宗隆庆帝朱载垕；坊间传闻明穆宗特别好色，每天要数名美女陪伴，身体每况日下，确实是"贪多嚼不烂"。

秋桐与贾琏"真是一对烈火干柴，如胶投漆，燕尔新婚"。隐面下的依据为：贾琏的原型为明熹宗天启帝朱由校；秋桐的原型为朱由校的乳母客氏；客氏在天启帝面前从来不以乳母自居，而是展现风骚，朝夕侍从左右；客氏还有一种烹饪的绝技，天启帝的膳餐必经客氏调视，方才适口[①]。《明季北略》第二卷记载："熹宗立，年十六，未婚，乳母客氏，侯田儿之妻，年三十，妖艳。熹宗惑之，封为奉圣夫人，出入与俱。"此回回前有脂批说"写秋桐极淫邪，正写凤姐极淫邪"。

秋桐轻信王熙凤的话，被王熙凤利用。隐面下的依据为：秋桐的原型为客氏；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客氏与魏朝、魏忠贤等太监对食，"忠贤告假，则客氏居内；客氏有假，则忠贤留中"；魏朝与魏忠贤为了得到客氏，曾经起过争执，而最后由明熹宗裁决将客氏配给魏忠贤；天启年间，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结成同盟，从而极受皇帝宠信，人称"九千岁"。

王熙凤说"用'借剑杀人'之法，'坐山观虎斗'，等秋桐杀了尤二姐，自己再杀秋桐。"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秋桐的原型为客氏；"剑"谐音"检"；天启年间，

[①] zh.wikipedia.org/wiki/客氏

魏忠贤与皇帝乳母客氏结成同盟，从而极受皇帝宠信，人称“九千岁”；天启七年（1627 年）明熹宗驾崩，无子，遗命由弟朱由检继位，年号崇祯；同年十一月，崇祯帝朱由检诏魏忠贤至凤阳看顾皇室祖坟，魏忠贤在去凤阳途中畏罪自杀；客氏于同月被乾清宫管事赵本岐奉命活活打死。

秋桐在贾母与王夫人面前说尤二姐的坏话，由于贾母与王夫人不能明辨是非，导致下人“踏践起来”，让尤二姐“要死不能，要生不得”。

> 贾琏与秋桐在一处时，凤姐又做汤做水的着人送与二姐。又骂平儿不是个有福的，“也和我一样。我因多病了，你却无病也不见怀胎。如今二奶奶这样，都因咱们无福，或犯了什么，冲的他这样。”因又叫人出去算命打卦。偏算命的回来又说：“系属兔的阴人冲犯。”大家算将起来，只有秋桐一人属兔，说他冲的。秋桐近见贾琏请医治药，打人骂狗，为尤二姐十分尽心，他心中早浸了一缸醋在内了。今又听见如此说他冲了，凤姐儿又劝他说：“你暂且别处去躲几个月再来。”秋桐便气的哭骂道：“理那起瞎肏的混咬舌根！我和他‘井水不犯河水’，怎么就冲了他！好个爱八哥儿，在外头什么人不见，偏来了就有人冲了。白眉赤脸，那里来的孩子？他不过指着哄我们那个棉花耳朵的爷罢了。纵有孩子，也不知姓张姓王。奶奶希罕那杂种羔子，我不喜欢！老了谁不成？谁不会养！一年半载养一个，倒还是一点搀杂没有的呢！”骂的众人又要笑，又不敢笑。可巧邢夫人过来请安，秋桐便哭告邢夫人说：“二爷奶奶要撵我回去，我没了安身之处，太太好歹开恩。”邢夫人听说，慌的数落凤姐儿一阵，又骂贾琏：“不知好歹的种子，凭他怎不好，是你父亲给的。为个外头来的撵他，连老子都没了。你要撵他，你不如还你父亲去倒好。”说着，赌气去了。秋桐更又得意，越性走到他窗户根底下大哭大骂起来。尤二姐听了，不免更添烦恼。

阴人，指妇女或阴险的人。秋桐“属兔的阴人冲犯”尤二姐，明确表示秋桐是对尤二姐不利之人。尤二姐因秋桐刺激言语而被王熙凤借剑杀人。隐面下的依据为：秋桐的原型为客氏；客氏出生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 年）十月十九日，这一年为兔年；贾琏的原型为天启帝朱由校；尤二姐是贾琏的二房；客氏害天启帝的懿安皇后张氏让其堕胎，犹如秋桐害尤二姐；刘若愚《酌中志》记载：“后（懿安皇后）有娠，客、魏尽逐宫人之异己者，而以私人承应。后腰胁伤痛，召宫人使捶之，宫人阴欲损其胎，捶之过猛，竟损元子焉”；客氏还害死过数个曾被熹宗临幸过的嫔妃；张裕妃怀孕临产，客氏竟断其饮食，裕妃饥渴难忍，暴雨之夜，到屋檐下接雨水喝，最后哭喊着断气；客、魏甚至矫诏，逼迫先帝光宗的妃子赵选侍自杀[①]。

> 晚间，贾琏在秋桐房中歇了，凤姐已睡，平儿过来瞧他，又悄悄劝他：“好生养病，不要理那畜生。”

平儿称秋桐为“畜生”。隐面下的依据为：平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秋桐的原型为客氏；崇祯帝继位后让人打死客氏。

> 这里尤二姐心下自思：“病已成势，日无所养，反有所伤，料定必不能好。况胎已打下，无可悬心，何必受这些零气，不如一死，倒还干净。常听见人说，生金子可以坠死，岂不比上吊自刎又干净。”想毕，挣挣起来，打开箱子，找出一块生金，也不知多重，恨命含泪便吞入口中，几次狠命直脖，方咽了下去。于是赶忙将衣服首饰穿戴齐整，上炕躺下了。当下人不知，鬼不觉。到第二日早晨，丫鬟媳妇们见他不叫人，乐得且自己去梳洗。凤姐便和秋桐都上去了。

[①] zh.wikipedia.org/wiki/客氏

生金，《本草纲目·金石部》第八卷记载：“毒金即生金，出交广山石内，赤而有大毒，杀人，炼十余次，毒乃已。”尤二姐胎被打下，“元气十分伤其八九，一时难保就愈”，加上秋桐的语言刺激，因气而吞生金自尽。

“凤姐便和秋桐都上去了”，秋桐最后一次出场是与王熙凤在一起。隐面下的依据为：王熙凤的原型为魏忠贤；秋桐的原型为客氏；魏忠贤与客氏为对食和同盟关系；天启七年（1627 年）十一月，魏忠贤自杀，客氏被打死。

张德辉

人物：张德辉。
别称：无。
人物原型：范文程。
命名思路：

张德辉，与历史上的张德辉同名。历史上的张德辉为山西交城人，在金朝贞佑年间，供职于御史台衙门。金亡后，投降蒙军大将史天泽为经历官，后接受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陈以治国方略，并推举名儒元好问，劝忽必烈以儒学治天下[①]。

德，崇德。崇德（1636 年四月十一日－1643 年）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二个年号，清朝使用此年号共八年。崇德八年（1643 年）八月二十六日清世祖顺治帝福临即位沿用。

范文程（1597 年－1666 年），字宪斗，大清初年谋臣、重臣、汉臣首领。其先世于明初自江西贬往沈阳，“居抚顺所”。万历时中秀才，努尔哈赤攻占抚顺，范文程主动投靠。历事满洲四代君主，清朝开国时的规制大多出自其手，更被视为文臣之首。[②]

范文程，与张德辉类似，都是前朝之人才而供职于新朝，劝新朝的最高统治者以儒学治天下。

原文解析

>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
> 展眼已到十月，因有各铺面伙计内有算年帐要回家的，少不得家内治酒饯行。内有一个张德辉，年过六十，自幼在薛家当铺内揽总，家内也有二三千金的过活，今岁也要回家，明春方来。因说起“今年纸札香料短少，明年必是贵的。明年先打发大小儿上来当铺内照管，赶端阳前我顺路贩些纸札香扇来卖。除去关税花销，亦可以剩得几倍利息。”薛蟠听了，心中忖度：“我如今捱了打，正难见人，想着要躲个一年半载，又没处去躲。天天装病，也不是事。况且我长了这么大，文又不文，武又不武，虽说做买卖，究竟戥子算盘从没拿过，地土风俗远近道路又不知道，不如也打点几个本钱，和张德辉逛一年来。赚钱也罢，不赚钱也罢，且躲躲羞去。二则逛逛山水也是好的。” 心内主意已定，至酒席散后，便和张德辉说知，命他等一二日一同前往。

张德辉，“年过六十，自幼在薛家当铺内揽总”，家在南方。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德辉的原型为范文程；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范文程出生于辽东都指挥使司沈阳中卫文官屯，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 年），努尔哈赤攻占抚顺，二十一岁的范文程与其兄范文采（生卒年不详）主动投靠努尔哈赤，随努尔哈赤征讨大明，攻取辽阳、西平等地；薛姨妈的原型为清太祖努尔哈赤；范文程二十一岁开始跟随努尔哈赤，确实犹如“自幼在薛家当铺内揽总”；范文程享寿六十九岁，确实是“年过六十”。

[①] zh.wikipedia.org/wiki/張德輝
[②] zh.wikipedia.org/wiki/范文程

晚间薛蟠告诉了他母亲。薛姨妈听了虽是欢喜，但又恐他在外生事，花了本钱倒是末事，因此不命他去，只说："好歹你守着我，我还能放心些。况且也不用做这买卖，也不等着这几百银子来用。你在家里安分守己的，就强似这几百银子了。"薛蟠主意已定，那里肯依，只说："天天又说我不知世事，这个也不知，那个也不学。如今我发狠把那些没要紧的都断了，如今要成人立事，学习着做买卖，又不准我了，叫我怎么样呢？我又不是个丫头，把我关在家里，何日是个了日？况且那张德辉又是个年高有德的，咱们和他世交，我同他去，怎么得有舛错？我就一时半刻有不好的去处，他自然说我劝我。就是东西贵贱行情，他是知道的，自然色色问他，何等顺利，倒不叫我去。过两日我不告诉家里，私自打点了一走，明年发了财回家，那时才知道我呢。"说毕，赌气睡觉去了。

薛蟠说张德辉"是个年高有德的，咱们和他世交"，"自然说我劝我"，告知南方"东西贵贱行情"，辅助自己"成人立事，学习着做买卖"。隐面下的依据为：张德辉的原型为出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 年）的范文程；范文程主动投靠跟随努尔哈赤，皇太极即位后引为左右与之商议军国大事，多尔衮摄政后范文程在明亡之际上书奏请立即出兵入关夺取天下；范文程辅佐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三朝，这即"世交"；多尔衮本来犹豫能否打败大顺军，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的道理，且要清军安定人心，以夺天下；范文程坚定了多尔衮的信心，促使其南下迎战李自成军，最后入主北京；此时四十七岁的范文程当然犹如张德辉"年高有德"且"劝"薛蟠让其知道"贵贱行情"。

至次日，薛姨妈命人请了张德辉来，在书房中命薛蟠款待酒饭，自己在后廊下，隔着窗子，向里千言万语嘱托张德辉照管薛蟠。张德辉满口应承，吃过饭告辞，又回说："十四日是上好出行日期，大世兄即刻打点行李，雇下骡子，十四一早就长行了。"薛蟠喜之不尽，将此话告诉了薛姨妈。薛姨妈便和宝钗香菱并两个老年的嬷嬷连日打点行装，派下薛蟠之乳父老苍头一名，当年谙事旧仆二名，外有薛蟠随身常使小厮二人，主仆一共六人，雇了三辆大车，单拉行李使物，又雇了四个长行骡子。薛蟠自骑一匹家内养的铁青大走骡，外备一匹坐马。诸事完毕，薛姨妈宝钗等连夜劝戒之言，自不必备说。

薛姨妈优待薛蟠的谋臣张德辉，"千言万语嘱托张德辉照管薛蟠"，这暗示了如果没有张德辉的辅佐，薛蟠的南行很可能是要吃亏的。张德辉的话中两次点出"十四"。薛蟠骑青骡，"青"谐音"清"。隐面下的依据为：薛姨妈的原型为清太祖努尔哈赤；薛蟠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薛蟠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张德辉的原型为范文程；范文程献计多尔衮南下入主中原，最终大清取代大明，这正如张德辉辅佐薛蟠南下，且结果正是"明年发了财回家"。

碧痕

人物：碧痕。
别称：无。
人物关系：伙伴为秋纹。
人物原型：明末辽东将领祖大寿。
命名思路：

碧，青白色；指代绿水。祖大寿降清，大清五行属水。

痕，痕迹；痕瘕，喻曾犯有罪案的人。崇祯四年（1631 年），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坚守三月因粮尽而降清，后负约，与清兵多次激战。崇祯十五年（1642 年）锦州被困年余，祖大寿粮尽援绝，遂再次降清。祖大寿两次降清，无论对于大明还是大清，都是有罪之人。

原文解析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自己要睡，天气尚早。彼时晴雯、绮霰、秋纹、碧痕都寻热闹，找鸳鸯琥珀等耍戏去了，独见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抹骨牌。

碧痕首次出场，是排在秋纹之后。碧痕与秋纹去找鸳鸯琥珀玩耍。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金鸳鸯的原型为后金开国大汗清太祖努尔哈赤；琥珀的原型为清顺治帝福临，其为皇太极之子；洪承畴与祖大寿在松锦之战后先后降清于清太宗皇太极，但是在大清入关过程中为清顺治帝福临效力，这就犹如秋纹与碧痕去找琥珀玩。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这日晚上，从北静王府里回来，见过贾母，王夫人等，回至园内，换了衣服，正要洗澡。袭人因被薛宝钗烦了去打结子，秋纹，碧痕两个去催水，檀云又因他母亲的生日接了出去，麝月又现在家中养病，虽还有几个作粗活听唤的丫头，估着叫不着他们，都出去寻伙觅伴的玩去了。

秋纹与碧痕“两个去催水”，即让水早点来贾宝玉住的怡红院。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怡红院的原型为明北京皇宫内的女官尚宝司；水，大清五行属水；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洪承畴在崇祯时官至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松锦之战战败后降清，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大学士；洪承畴最早提出清兵入关后首要任务就是剿灭流贼，为此不遗余力献计多尔衮[①]；祖大寿为辽东前锋总兵，驻守锦州，松锦之战战败后降清，清兵入关后祖大寿任总兵[②]；洪承畴与祖大寿都是大明最有实力的军事将领，但都降清，都帮助大清对付大明，让大清入关取代大明的时间提早到来；此即犹如“两个去催水”。

刚说到这句话，只见秋纹，碧痕嘻嘻哈哈的说笑着进来，两个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着衣裳，趔趔趄趄，泼泼撒撒的。那丫头便忙迎去接。那秋纹碧痕正对着抱怨，“你湿了我的裙子”，那个又说

[①] zh.wikipedia.org/wiki/洪承疇
[②] zh.wikipedia.org/wiki/祖大壽

“你踹了我的鞋”。

秋纹与碧痕“嘻嘻哈哈的说笑”，两人是友好关系，“两个人共提着一桶水”。隐面下的依据为：水，大清五行属水；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洪承畴与祖大寿都在崇祯十五年（1642 年）松锦之战战败后降清，受降者为大清皇帝清太宗皇太极[①]。

碧痕道：“明儿我说给他们，凡要茶要水送东送西的事，咱们都别动，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纹道：“这么说，不如我们散了，单让他在这屋里呢。”

在对待林红玉的态度上，碧痕比秋纹更克制。隐面下的依据为：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大清入关后，洪承畴为兵部尚书，被授予“招抚江南各省总督军务大学士”，受多尔衮重用，而祖大寿仅为总兵，不受重用，洪承畴在瓦解南明上用力比祖大寿大得多。

秋纹便问：“明儿不知是谁带进匠人来监工？”那婆子道：“说什么后廊上的芸哥儿。”秋纹，碧痕听了都不知道，只管混问别的话。那小红听见了，心内却明白，就知是昨儿外书房所见那人了。

碧痕与秋纹行为类似。隐面下的依据为：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两者都是大明降清的武将。

第二十五回　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待要迎上去，又不好去的。正想着，忽见碧痕来催他洗脸，只得进去了。

碧痕催贾宝玉洗脸，是用水洗脸。隐面下的依据为：水，大清五行属水；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祖大寿降清。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再往怡红院来，只见院门关着，黛玉便以手扣门。谁知晴雯和碧痕正拌了嘴，没好气，忽见宝钗来了，那晴雯正把气移在宝钗身上，正在院内抱怨说：“有事没事跑了来坐着，叫我们三更半夜的不得睡觉！”

碧痕和晴雯拌嘴，晴雯又抱怨薛宝钗。隐面下的依据为：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薛宝钗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崇桢十四年（1641 年）七月，皇太极率师围锦州，祖大寿在崇祯十五年（1642 年）松锦之战战败后降清，受降者正是清太宗皇太极；祖大寿背叛崇祯帝朱由检，犹如碧痕和晴雯拌嘴。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红玉上来陪笑问道：“姑娘们可知道二奶奶那去了？”探春道：“往你大奶奶院里找去。”红玉听了，才往稻香村来，顶头只见晴雯、绮霰、碧痕、紫绡、麝月、侍书、入画、莺儿等一群人来了。晴雯一见了红玉，便说道：“你只是疯罢！院子里花儿也不浇，雀儿也不喂，茶炉子也不爇，就在外头逛。”红玉道：“昨儿二爷说了，今儿不用浇花，过一日浇一回罢。我喂雀儿的时候，姐姐还睡觉呢。”碧痕道：“茶炉子呢？”红玉道：“今儿不该我爇的班儿，有茶没茶别问我。”绮霰道：“你听听他的嘴！你们别说了，让他逛去罢。”

[①] zh.wikipedia.org/wiki/祖大壽

在对待林红玉的态度上，碧痕有意无意之间与晴雯是站在一边的。隐面下的依据为：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崇祯元年（1628 年）朝廷用袁崇焕督师辽东，赐尚方宝剑，六月，擢祖大寿为辽东前锋总兵，驻守锦州[①]；此时祖大寿当然与崇祯帝朱由检站在一边，他是希望大明战胜大清的，降清是迫不得已。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袭人见拦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纹、麝月等众丫鬟见吵闹，都鸦雀无闻的在外头听消息，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便一齐进来都跪下了。

袭人领头给贾宝玉跪下，紧接着的是碧痕，排名在秋纹之前。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袭人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祖大寿与洪承畴在崇祯十五年（1642 年）松锦之战兵败后先后降清于清太宗皇太极；次年崇祯十六年（1643 年），皇太极去世，多尔衮成为大清摄政王。

宝玉笑道："我才又吃了好些酒，还得洗一洗。你既没有洗，拿了水来咱们两个洗。"晴雯摇手笑道："罢，罢，我不敢惹爷。还记得碧痕打发你洗澡，足有两三个时辰，也不知道作什么呢。我们也不好进去的。后来洗完了，进去瞧瞧，地下的水淹着床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也不知是怎么洗了，笑了几天。我也没那工夫收拾，也不用同我洗去。今儿也凉快，那会子洗了，可以不用再洗。我倒舀一盆水来，你洗洗脸通通头。才刚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叫他们打发你吃。"

晴雯说碧痕帮贾宝玉洗澡，结果是"地下的水淹着床腿，连席子上都汪着水"，故意让人联想。碧痕伺候贾宝玉是真心的。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大明传国宝玺；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大清五行属水；崇祯十五年（1642 年）祖大寿在松锦之战战败后第二次降清；祖大寿的两次降清都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粮食殆尽之时不得已而投降。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袭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纹四个人，每人五钱银子，共是二两。芳官、碧痕、小燕、四儿四个人，每人三钱银子，他们有假的不算，共是三两二钱银子，早已交给了柳嫂子，预备四十碟果子。我和平儿说了，已经抬了一坛好绍兴酒藏在那边了。我们八个人单替你过生日。"

在为贾宝玉过生日一事上，袭人说秋纹出"五钱银子"，碧痕出"三钱银子"，在袭人看来，秋纹的分量高于碧痕。隐面下的依据为：袭人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祖大寿与洪承畴先后降清，在崇祯十七年（1644 年）大明覆亡之际，多尔衮用了洪承畴的计策，先击败大顺李自成，然后稳定北直隶、山东、山西三省之地，大清迁都北京；洪承畴对于大清的贡献确实远大于祖大寿。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宝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进入屋内。看时，只见西边炕上麝月、秋纹、碧痕、紫绡等正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儿呢。却是芳官输与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

贾宝玉"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芳官输与晴雯"之时，碧痕排在秋纹之后，

[①] zh.wikipedia.org/wiki/祖大壽

并列出现。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芳官的原型为清顺治帝福临；大明覆亡后，接管大明江山的是清顺治帝福临；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麝月的原型为李自成；崇祯十七年（1644 年）初，实际上与大明争夺天下的是大清，本来崛起于东北的大清是不容易进入中原夺取大明广大江山的，但是洪承畴与祖大寿的降清，在战略与战役上都增强了大清的优势，帮助了大清击败李自成，迅速入主北京，取代了大明。

> 宝玉就芳官手内吃了半盏，遂向袭人道："我来时已吩咐了茗烟，若珍大哥那边有要紧的客来时，叫他即刻送信；若无要紧的事，我就不过去了。"说毕，遂出了房门，又回头向碧痕等道："如有事往林姑娘处来找我。"于是一径往潇湘馆来看黛玉。

贾宝玉向碧痕说"如有事往林姑娘处来找我"。隐面下的依据为：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祖大寿曾经写信劝其外甥吴三桂投降[①]；"有事"的事件原型应为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李自成兵攻入北京内城；三月十九日，崇祯帝朱由检自缢，大明覆亡。

碧痕与秋纹经常一起出现，但更低调。隐面下的依据为：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洪承畴曾是祖大寿的上级；从明崇祯十二年（1639 年）二月到明崇祯十五年（1642 年）四月在锦州地区进行了大明与大清入关前的最后总决战松锦之战[②]；松锦之战中洪承畴率万人残兵坐困松山城，崇祯十五年（1642 年）最终兵败被俘至盛京，祖大寿粮尽援绝，遂再次降清。

[①] zh.wikipedia.org/wiki/祖大壽
[②] zh.wikipedia.org/wiki/松錦之戰

秋纹

人物：秋纹。
别名：秋丫头。
人物原型：洪承畴。
命名思路：

秋，秋天。秋气肃杀，秋天叶落花谢。谐音“囚”，洪承畴兵败被囚。

纹，器物上的裂痕；水面涟漪。谐音“文”，洪承畴谥号“文襄”。

秋纹的原型为大明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洪承畴在松山败战之后与大明产生裂痕，投降五行属水的大清，犹如水上涟漪，为他人做嫁衣裳。

原文解析

第一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李嬷嬷道：“你们也不必妆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为茶撵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儿有了不是，我再来领！”说着，赌气去了。少时，宝玉回来，命人去接袭人。只见晴雯躺在床上不动，宝玉因问：“敢是病了？再不然输了？”秋纹道：“他倒是赢的。谁知李老奶奶来了，混输了，他气的睡去了。”宝玉笑道：“你别和他一般见识，由他去就是了。”说着，袭人已来，彼此相见。袭人又问宝玉何处吃饭，多早晚回来，又代母妹问诸同伴姊妹好。

李老奶奶即李嬷嬷。秋纹说李嬷嬷来后晴雯就输了。隐面下的依据为：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李嬷嬷的原型为李自成；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崇祯十一年（1638 年）十月，洪承畴大破李自成，李自成败走商洛，只剩下十八个骑兵[①]，此时崇祯帝“倒是赢的”；崇祯十二年（1639 年）洪承畴被调任为蓟辽总督，系东北边防，防卫满洲，给李自成与张献忠留下喘息机会；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内城，崇祯帝自缢，大明覆亡；当然是李自成来了，崇祯帝就“混输了”。

二人正说着，只见秋纹走进来，说：“快三更了，该睡了。方才老太太打发嬷嬷来问，我答应睡了。”宝玉命取表来看时，果然针已指到亥正，方从新盥漱，宽衣安歇，不在话下。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自己要睡，天气尚早。彼时晴雯、绮霰、秋纹、碧痕都寻热闹，找鸳鸯琥珀等耍戏去了，独见麝月一个人在外间房里灯下抹骨牌。

第二十四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袭人因被薛宝钗烦了去打结子，秋纹，碧痕两个去催水，檀云又因他母亲的生日接了出去，麝月又现在家中养病，虽还有几个作粗活听唤的丫头，估着叫不着他们，都出去寻伙觅伴的玩去了。

秋纹与碧痕“两个去催水”，即让水早点来贾宝玉住的怡红院。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

[①] zh.wikipedia.org/wiki/洪承疇

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怡红院的原型为明北京皇宫内的女官尚宝司；水，大清五行属水；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碧痕的原型为祖大寿；洪承畴在崇祯时官至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松锦之战战败后降清，成为大清首位汉人大学士；洪承畴最早提出清兵入关后首要任务就是剿灭流贼，为此不遗余力献计多尔衮[①]；祖大寿为辽东前锋总兵，驻守锦州，松锦之战战败后降清，清兵入关后祖大寿任总兵；洪承畴与祖大寿都是大明最有实力的军事将领，但都降清，都为大清所用，帮助大清对付大明，让大清入关取代大明的时间提早到来，此即犹如“两个去催水”。

那丫头道：“这话我也难说。只是有一句话回二爷：昨儿有个什么芸儿来找二爷。我想二爷不得空儿，便叫焙茗回他，叫他今日早起来，不想二爷又往北府里去了。”刚说到这句话，只见秋纹，碧痕嘻嘻哈哈的说笑着进来，两个人共提着一桶水，一手撩着衣裳，趔趔趄趄，泼泼撒撒的。那丫头便忙迎去接。那秋纹碧痕正对着抱怨，“你湿了我的裙子”，那个又说“你踹了我的鞋”。忽见走出一个人来接水，二人看时，不是别人，原来是小红。二人便都诧异，将水放下，忙进房来东瞧西望，并没个别人，只有宝玉，便心中大不自在。只得预备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脱了衣裳，二人便带上门出来，走到那边房内便找小红，问他方才在屋里说什么。小红道：“我何曾在屋里的？只因我的手帕子不见了，往后头找手帕子去。不想二爷要茶吃，叫姐姐们一个没有，是我进去了，才倒了茶，姐姐们便来了。”秋纹听了，兜脸啐了一口，骂道：“没脸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去催水去，你说有事故，倒叫我们去，你可等着做这个巧宗儿。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了。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了？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碧痕道：“明儿我说给他们，凡要茶要水送东送西的事，咱们都别动，只叫他去便是了。”秋纹道：“这么说，不如我们散了，单让他在这屋里呢。”二人你一句我一句，正闹着，只见有个老嬷嬷进来传凤姐的话说：“明日有人带花儿匠来种树，叫你们严禁些，衣服裙子别混晒混晾的。那土山上一溜都都拦着帏幔呢，可别混跑。”秋纹便问：“明儿不知是谁带进匠人来监工？”那婆子道：“说什么后廊上的芸哥儿。”秋纹，碧痕听了都不知道，只管混问别的话。那小红听见了，心内却明白，就知是昨儿外书房所见那人了。

林红玉不去催水，秋纹骂林红玉是“没脸的下流东西”，这表明秋纹与林红玉之间是对立关系。隐面下的依据为：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崇祯十七年（1644 年）五月十五日，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武英殿，以次年为弘光元年；清顺治帝福临在顺治元年（1644 年）十月于北京登基；顺治帝在大清入关后任命洪承畴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入内院佐理军务并授秘书院大学士，成为清朝首位汉人大学士[①]；此时洪承畴当然与弘光帝朱由崧是对立关系；顺治二年（1645 年）五月，多铎灭南明弘光朝廷。

原来这小红本姓林，小名红玉，只因“玉”字犯了林黛玉、宝玉，便都把这个字隐起来，便都叫他“小红”。原是荣国府中世代的旧仆，他父母现在收管各处房田事务。这红玉年方十六岁，因分人在大观园的时节，把他便分在怡红院中，倒也清幽雅静。不想后来命人进来居住，偏生这一所儿又被宝玉占了。这红玉虽然是个不谙事的丫头，却因他有三分容貌，心内着实妄想痴心的往上攀高，每每的要在宝玉面前现弄现弄。只是宝玉身边一千人，都是伶牙利爪的，那里插的下手去。不想今儿才有些消息，又遭秋纹等一场恶意，心内早灰了一半。

林红玉认为秋纹“伶牙利爪”、“恶意”。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①] zh.wikipedia.org/wiki/洪承疇

袭人见拦不住，只得跪下了。碧痕、秋纹、麝月等众丫鬟见吵闹，都鸦雀无闻的在外头听消息，这会子听见袭人跪下央求，便一齐进来都跪下了。宝玉忙把袭人扶起来，叹了一声，在床上坐下，叫众人起去，向袭人道："叫我怎么样才好！这个心使碎了也没人知道。"

秋纹与碧痕在一起。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刚要回来，只见王夫人使个婆子来，口称"太太叫一个跟二爷的人呢"。袭人见说，想了一想，便回身悄悄告诉晴雯、麝月、檀云、秋纹等说："太太叫人，你们好生在房里，我去了就来。"说毕，同那婆子一径出了园子，来至上房。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袭人、麝月、秋纹三个人正和宝玉顽笑呢，见他两个来了，都忙起来，笑道："你两个怎么来的这么碰巧，一齐来了。"一面说，一面接了下来。

贾宝玉与"袭人、麝月、秋纹三个人"顽笑。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袭人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麝月的原型为大顺皇帝李自成；秋纹的原型为大明军事统帅洪承畴；崇祯十四年（1641 年），松山败战后洪承畴降清于清太宗皇太极，此役明军主力全军覆没；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逼死崇祯帝，覆亡大明；随即吴三桂降清联合多尔衮击败李自成；之后多尔衮领清军入关夺得大明之天下。

宝玉忙道："若走得了，必请太太的安去。疼的比先好些，请太太放心罢。"一面叫他两个坐下，一面又叫秋纹来，把才拿来的那果子拿一半送与林姑娘去。秋纹答应了，刚欲去时，只听黛玉在院内说话，宝玉忙叫："快请。"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贾宝玉叫秋纹送果子给林黛玉，但刚要走，由于林黛玉已经来了，秋纹只有取消去林黛玉住的潇湘馆的行程。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袭人回至房中，拿碟子盛东西与史湘云送去，却见褔子上碟槽空着。因回头见晴雯、秋纹、麝月等都在一处做针黹，袭人问道："这一个缠丝白玛瑙碟子那去了？"众人见问，都你看我我看你，都想不起来。

秋纹笑道："提起瓶来，我又想起笑话。我们宝二爷说声孝心一动，也孝敬到二十分。因那日见园里桂花，折了两枝，原是自己要插瓶的，忽然想起来说，这是自己园里的才开的新鲜花，不敢自己先顽，巴巴的把那一对瓶拿下来，亲自灌水插好了，叫个人拿着，亲自送一瓶进老太太，又进一瓶与太太。谁知他孝心一动，连跟的人都得了福了。可巧那日是我拿去的。老太太见了这样，喜的无可无不可，见人就说：'到底是宝玉孝顺我，连一枝花儿也想的到。别人还只抱怨我疼他。'你们知道，老太太素日不大同我说话的，有些不入他老人家的眼的。那日竟叫人拿几百钱给我，说我可怜见的，生的单柔。这可是再想不到的福气。几百钱是小事，难得这个脸面。及至到了太太那里，太太正和二奶奶、赵姨奶奶、周姨奶奶好些人翻箱子，找太太当日年轻的颜色衣裳，不知给那一个。一见了，连衣裳也不找了，且看花儿。又有二奶奶在旁边凑趣儿，夸宝玉又是怎么孝敬，又是怎样知好歹，有的没的说了两车话。当着众人，太太自为又增了光，堵了众人的嘴。太太越发喜欢了，现成的衣裳就赏了我两件。衣裳也是小事，年年横竖也得，却不象这个彩头。"晴雯笑道："呸！没见世面的小蹄子！那是把

好的给了人，挑剩下的才给你，你还充有脸呢。”秋纹道：“凭他给谁剩的，到底是太太的恩典。”晴雯道：“要是我，我就不要。若是给别人剩下的给我，也罢了。一样这屋里的人，难道谁又比谁高贵些？把好的给他，剩下的才给我，我宁可不要，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软气。”秋纹忙问：“给这屋里谁的？我因为前儿病了几天，家去了，不知是给谁的。好姐姐，你告诉我知道知道。”晴雯道：“我告诉了你，难道你这会退还太太去不成？”秋纹笑道：“胡说。我白听了喜欢喜欢。那怕给这屋里的狗剩下的，我只领太太的恩典，也不犯管别的事。”众人听了都笑道：“骂的巧，可不是给了那西洋花点子哈巴儿了。”裘人笑道：“你们这起烂了嘴的！得了空就拿我取笑打牙儿。一个个不知怎么死呢。”秋纹笑道：“原来姐姐得了，我实在不知道。我陪个不是罢。”裘人笑道：“少轻狂罢。你们谁取了碟子来是正经。”麝月道：“那瓶得空儿也该收来了。老太太屋里还罢了，太太屋里人多手杂。别人还可以，赵姨奶奶一夥的人见是这屋里的东西，又该使黑心弄坏了才罢。太太也不大管这些，不如早些收来正经。”晴雯听说，便掷下针黹道：“这话倒是，等我取去。”秋纹道：“还是我取去罢，你取你的碟子去。”晴雯笑道：“我偏取一遭儿去。是巧宗儿你们都得了，难道不许我得一遭儿？”麝月笑道：“通共秋丫头得了一遭儿衣裳，那里今儿又巧，你也遇见找衣裳不成。”晴雯冷笑道：“虽然碰不见衣裳，或者太太看见我勤谨，一个月也把太太的公费里分出二两银子来给我，也定不得。”说着，又笑道：“你们别和我装神弄鬼的，什么事我不知道。”一面说，一面往外跑了。秋纹也同他出来，自去探春那里取了碟子来。

王夫人把衣服给了裘人，秋纹说是给了“屋里的狗”，然后王夫人“现成的衣裳就赏了”秋纹“两件”，秋纹说这“剩下的”衣裳也是“太太的恩典”，麝月说“秋丫头得了一遭儿衣裳”。秋纹看重衣裳所表达的“恩典”，隐面下的依据为：王夫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裘人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洪承畴与多尔衮之间本来为对立关系，所以可骂多尔衮为“狗”；麝月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崇祯十一年（1638 年）十月，洪承畴大破李自成，李自成败走商洛，只剩下十八个骑兵[①]，但由于此时清兵已经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在清兵撤退后，洪承畴等人均被调往辽东防范清军，李自成在山中得以喘息，然后壮大；崇祯十四年（1641 年），松山败战后兵部尚书洪承畴被俘至盛京（今沈阳）；洪承畴被俘后曾表示要自杀殉国，清太宗皇太极在天气寒冷时召见洪承畴，洪承畴挺立不跪，皇太极将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了，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感动落泪，跪地叩首，降清[②]；洪承畴在降清后最早提出清兵入关后首要任务就是剿灭流贼，他本人为此不遗余力，献计多尔衮[③]。

裘人因问秋纹：“方才可见在三姑娘那里？”秋纹道：“他们都在那里商议起什么诗社呢，又都作诗。想来没话，你只去罢。”嬷嬷听了，便拿了东西出去，另外穿戴了。裘人又嘱咐他：“从后门出去，有小子和车等着呢。”宋妈去后，不在话下。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到房中，药香满屋，一人不见，只见晴雯独卧于炕上，脸面烧的飞红，又摸了一摸，只觉烫手。忙又向炉上将手烘暖，伸进被去摸了一摸身上，也是火烧。因说道：“别人去了也罢，麝月秋纹也这样无情，各自去了？”晴雯道：“秋纹是我撵了他去吃饭的，麝月是方才平儿来找他出去了。两人鬼鬼祟祟的，不知说什么。必是说我病了不出去。”

晴雯说“麝月秋纹也这样无情”，隐面下的依据为：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麝月

[①] zh.wikipedia.org/wiki/洪承疇
[②] zh.wikipedia.org/wiki/洪承疇
[③] zh.wikipedia.org/wiki/洪承疇

的原型为大顺李自成；秋纹的原型为兵部尚书洪承畴；崇祯帝首先遭遇洪承畴兵败降清，然后遭遇李自成攻入北京内城而自杀，当然会说这两人“无情”。

那媳妇听了，无言可对，亦不敢久立，赌气带了坠儿就走。宋妈妈忙道：“怪道你这嫂子不知规矩，你女儿在这屋里一场，临去时，也给姑娘们磕个头。没有别的谢礼，——便有谢礼，他们也不希罕，——不过磕个头，尽了心。怎么说走就走？”坠儿听了，只得翻身进来，给他两个磕了两个头，又找秋纹等。他们也不睬他。那媳妇嗐声叹气，口不敢言，抱恨而去。

坠儿被晴雯撵走时，来与秋纹告别。隐面下的依据为：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坠儿的原型为袁崇焕；秋纹的原型为洪承畴；袁崇焕与洪承畴是大明先后的兵部尚书兼防守辽东的军事统帅；崇祯元年（1628 年），崇祯帝朱由检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崇祯二年（1629 年）十一月，后金可汗皇太极率兵直逼帝都北京城下，袁崇焕千里赴救大战后金军于广渠门，将其击退，然后却在崇祯三年（1630 年）遭崇祯帝朱由检判凌迟处死[①]；崇祯七年（1634 年），洪承畴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崇祯十二年（1640 年），洪承畴任蓟辽总督，防卫满洲；崇祯十四年（1641 年），洪承畴在松锦之战战败后降清于清太宗皇太极[②]。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当下天未二鼓，戏演的是《八义》中《观灯》八出。正在热闹之际，宝玉因下席往外走。贾母因说：“你往那里去！外头爆竹利害，仔细天上吊下火纸来烧了。”宝玉回说：“不往远去，只出去就来。”贾母命婆子们好生跟着。于是宝玉出来，只有麝月秋纹并几个小丫头随着。贾母因说：“袭人怎么不见？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单支使小女孩子出来。”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他妈前日没了，因有热孝，不便前头来。”贾母听了点头，又笑道：“跟主子却讲不起这孝与不孝。若是他还跟我，难道这会子也不在这里不成？皆因我们太宽了，有人使，不查这些，竟成了例了。”

《八义》即《八义记》，是明人徐元改编自《赵氏孤儿》的传奇戏曲，讲述了八位义士舍生救孤、助忠抗奸的故事。八义是指程婴、鉏麑、周坚、张维、提弥明、灵辄、韩厥、公孙杵臼八位义士。“《八义》中《观灯》”指《八义记》中第五出《宴赏元宵》。这出写元宵节“观灯”，与第一回呼应。第一回中说“闲处光阴易过，倏忽又是元霄佳节矣。士隐命家人霍启抱了英莲去看社火花灯”。

在《宴赏元宵》中，“〔末〕醉汉。欠多少酒钱。呀。启驸马。这醉汉面庞与驸马一般。〔生〕王婆。你且去。我还你钱。”驸马赵朔代付了醉汉的酒钱，收留了潦倒的醉汉，这个醉汉就是周坚，第二十一出《周坚替死》中，周坚冒充赵朔使得赵朔躲过一死。

“戏演的是《八义》”之时，贾宝玉“下席往外走”，“只有麝月秋纹并几个小丫头随着”。这暗示了麝月与秋纹将“不义”。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象征大明皇权的明传国宝玺；麝月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秋纹的原型为明兵部尚书但降清的洪承畴；李自成覆亡大明，洪承畴为大清提供战略帮助大清夺取大明江山，两人都对大明“不义”，但这种“不义”是大明逼的；大明皇权向农民征收“三饷”，导致农民民不聊生，被迫起义；大明皇权凌迟处死辽东功臣兵部尚书袁崇焕，在松锦之战时强迫计划步步立营、且战且守的洪承畴进兵，导致惨败，这样的大明皇权怎么能留下义士相助？

[①] zh.wikipedia.org/wiki/袁崇焕
[②] zh.wikipedia.org/wiki/洪承疇

宝玉便走过山石之后去站着撩衣，麝月秋纹皆站住背过脸去，口内笑说："蹲下再解小衣，仔细风吹了肚子。"后面两个小丫头子知是小解，忙先出去茶房预备去了。这里宝玉刚转过来，只见两个媳妇子迎面来了，问是谁，秋纹道："宝玉在这里，你大呼小叫，仔细唬着罢。"那媳妇们忙笑道："我们不知道，大节下来惹祸了。姑娘们可连日辛苦了。"说着，已到了跟前。麝月等问："手里拿的是什么？"媳妇们道："是老太太赏金、花二位姑娘吃的。"秋纹笑道："外头唱的是《八义》，没唱《混元盒》，那里又跑出'金花娘娘'来了。"宝玉笑命："揭起来我瞧瞧。"秋纹麝月忙上去将两个盒子揭开。两个媳妇忙蹲下身子，宝玉看了两盒内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果品菜馔，点了一点头，迈步就走。麝月二人忙胡乱掷了盒盖，跟上来。

《混元盒》是明末清初的一部神魔剧本，是写皮匠陶谦和张天师斗法的故事；陶谦有道术，又有水神金花娘娘的协助；张天师有一件法宝，叫"混元盒"；金花娘娘与张天师有世仇。

秋纹说"外头唱的是《八义》，没唱《混元盒》，那里又跑出'金花娘娘'来了。""金花娘娘"指媳妇们口中的"金、花二位姑娘"，即金鸳鸯与花袭人。金鸳鸯与花袭人被称为"姑娘"，且受贾母赏赐。秋纹在贾宝玉面前提《混元盒》，暗中将金鸳鸯与花袭人都与"水神"联系在一起。隐面下的依据为：大清五行属水；金鸳鸯的原型为清太祖努尔哈赤；花袭人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皇太极改后金国号为大清，多尔衮带领大清取代了大明。

来至花厅后廊上，只见那两个小丫头一个捧着小沐盆，一个搭着手巾，又拿着沤子壶在那里久等。秋纹先忙伸手向盆内试了一试，说道："你越大越粗心了，那里弄的这冷水。"小丫头笑道："姑娘瞧瞧这个天，我怕水冷，巴巴的倒的是滚水，这还冷了。"正说着，可巧见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壶滚水走来。小丫头便说："好奶奶，过来给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哥哥儿，这是老太太泡茶的，劝你走了舀去罢，那里就走大了脚。"秋纹道："凭你是谁的，你不给？我管把老太太茶吊子倒了洗手。"那婆子回头见是秋纹，忙提起壶来就倒。秋纹道："够了。你这么大年纪也没个见识，谁不知是老太太的水！要不着的人就敢要了。"婆子笑道："我眼花了，没认出这姑娘来。"

作为丫鬟的秋纹敢把贾母泡茶的水倒了洗手，即含有不尊重贾母之意。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母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秋纹的原型为大明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洪承畴降清帮助大清取代大明，当然犹如不尊重明太祖朱元璋。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正说着，只见秋纹走来。众媳妇忙赶着问好，又说："姑娘也且歇一歇，里头摆饭呢。等撤下饭桌子，再回话去。"秋纹笑道："我比不得你们，我那里等得。"说着便直要上厅去。平儿忙叫："快回来。"秋纹回头见了平儿，笑道："你又在这里充什么外围的防护？"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儿褥上。平儿悄问："回什么？"秋纹道："问一问宝玉的月钱我们的月钱多早晚才领。"平儿道："这什么大事。你快回去告诉袭人，说我的话，凭有什么事今儿都别回。若回一件，管驳一件；回一百件，管驳一百件。"秋纹听了，忙问："这是为什么了？"平儿与众媳妇等都忙告诉他原故，又说："正要找几件利害事与有体面的人开例作法子，镇压与众人作榜样呢。何苦你们先来碰在这钉子上。你这一去说了，他们若拿你们也作一二件榜样，又碍着老太太、太太；若不拿着你们作一二件，人家又说偏一个向一个，仗着老太太、太太威势的就怕，也不敢动，只拿着软的作鼻子头。你听听罢，二奶奶的事，他还要驳两件，才压的众人口声呢。"秋纹听了，伸舌笑道："幸而平姐姐在这里，没的臊一鼻子灰。我赶早知会他们去。"说着，便起身走了。

秋纹说平儿“你又在这里充什么外围的防护”，暗示秋纹认为自己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外围的防护。隐面下的依据为：平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秋纹的原型为大明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崇祯十二年（1640 年），洪承畴任蓟辽总督，系东北边防，防卫满洲，确实为“外围的防护”；崇祯十七年（1644 年），崇祯帝朱由检因李自成攻入北京内城，“天子守社稷”而自缢身亡。

秋纹要去问贾探春何时领月钱，暗示了秋纹缺钱，犹如“《八义》中《观灯》”中的醉汉周坚。平儿说别问这事。这意味着秋纹并不能按时领到月钱，就不会象领到酒钱的周坚为赵朔替死一样去保护贾宝玉。隐面下的依据为：秋纹的原型为大明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洪承畴降清，并为大清提供了取代大明的战略方针。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袭人笑道：“你放心，我和晴雯、麝月、秋纹四个人，每人五钱银子，共是二两。芳官、碧痕、小燕、四儿四个人，每人三钱银子，他们有假的不算，共是三两二钱银子，早已交给了柳嫂子，预备四十碟果子。我和平儿说了，已经抬了一坛好绍兴酒藏在那边了。我们八个人单替你过生日。”

袭人说“我和晴雯、麝月、秋纹四个人，每人五钱银子”，即这四个人被划分为一类。隐面下的依据为：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麝月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袭人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秋纹的原型为大明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朱由检、李自成、洪承畴、多尔衮，这四个人正是导致大清取代大明的最重要的四个人物。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佩

宝玉遂一手拉了晴雯，一手携了芳官，进入屋内。看时，只见西边炕上麝月、秋纹、碧痕、紫绡等正在那里抓子儿赢瓜子儿呢。却是芳官输与晴雯，芳官不肯叫打，跑了出去。晴雯因赶芳官，将怀内的子儿撒了一地。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且说宝玉送了黛玉回来，想着黛玉的孤苦，不免也替他伤感起来。因要将这话告诉袭人，进来时却只有麝月秋纹在房中。因问：“你袭人姐姐那里去了？”麝月道：“左不过在这几个院里，那里就丢了他。一时不见，就这样找。”

宝玉听了，便不言语。秋纹倒了茶来，宝玉漱了一口，递给小丫头子，心中着实不自在，就随便歪在床上。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晴雯道：“我原是跟老太太的人。因老太太说园里空大人少，宝玉害怕，所以拨了我去外间屋里上夜，不过看屋子。我原回过我笨，不能伏侍。老太太骂了我，说：‘又不叫你管他的事，要伶俐的作什么。’我听了这话才去的。不过十天半个月之内，宝玉闷了大家顽一会子就散了。至于宝玉饮食起坐，上一层有老奶奶老妈妈们，下一层又有袭人麝月秋纹几个人。我闲着还要作老太太屋里的针线，所以宝玉的事竟不曾留心。太太既怪，从此后我留心就是了。”王夫人信以为实了，忙说：“阿弥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劳你费心。既是老太太给宝玉的，我明儿回了老太太，再撵你。”

晴雯说贾宝玉饮食起坐“下一层又有袭人麝月秋纹几个人”，将之前袭人说的“我和晴

雯、麝月、秋纹四个人”的四人组，进一步划分为两边，一边是晴雯一人，一边是“袭人麝月秋纹”三人。隐面下的依据为：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袭人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麝月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秋纹的原型为大明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李自成攻明、洪承畴降清、多尔衮夺明，都站在崇祯帝的对立面。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袭人道：“你有甚忌讳的，一时高兴了，你就不管有人无人了。我也曾使过眼色，也曾递过暗号，倒被那别人已知道了，你反不觉。”宝玉道：“怎么人人的不是太太都知道，单不挑出你和麝月秋纹来？”袭人听了这话，心内一动，低头半日，无可回答，因便笑道：“正是呢。若论我们也有顽笑不留心的孟浪去处，怎么太太竟忘了？想是还有别的事，等完了再发放我们，也未可知。”宝玉笑道：“你是头一个出了名的至善至贤之人，他两个又是你陶冶教育的，焉得还有孟浪该罚之处！只是芳官尚小过于伶俐些，未免倚强压倒了人，惹人厌。四儿是我误了他，还是那年我和你拌嘴的那日起，叫上来作些细活，未免夺占了地位，故有今日。只是晴雯也是和你一样，从小儿在老太太屋里过来的，虽然他生得比人强，也没甚妨碍去处。就是他的性情爽利，口角锋芒些，究竟也不曾得罪你们。想是他过于生得好了，反被这好所误。”说毕，复又哭起来。

孟浪，鲁莽轻率，出自《庄子·齐物论》：“夫子以为孟浪之言，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

贾宝玉说麝月秋纹是袭人“陶冶教育的”，即将她们三人归为一类，但袭人地位最高。隐面下的依据为：袭人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麝月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秋纹的原型为大明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洪承畴先大破李自成军，后降清于清太宗皇太极，为多尔衮献夺取大明之计；多尔衮用之击败李自成，然后带领大清取代了大明，是真正的高人。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当下麝月秋纹已带了两个丫头来等候，见宝玉辞了贾母出来，秋纹便将笔墨拿起来，一同随宝玉进园来。宝玉满口里说“好热”，一壁走，一壁便摘冠解带，将外面的大衣服都脱下来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绫子夹袄，袄内露出血点般大红裤子来。秋纹见这条红裤是晴雯手内针线，因叹道：“这条裤子以后收了罢，真是物件在人去了。”麝月忙也笑道：“这是晴雯的针线。”又叹道：“真真物在人亡了！”秋纹将麝月拉了一把，笑道：“这裤子配着松花色袄儿、石青靴子，越显出这靛青的头，雪白的脸来了。”宝玉在前只装听不见，又走了两步，便止步道：“我要走一走，这怎么好？”

贾宝玉的大衣临时给麝月拿着，露出晴雯作的血点红裤。秋纹说这是“物件在人去了”，麝月说这是“物在人亡”。秋纹的说法比麝月稍委婉些。红，即朱。“血点般大红”，即不祥之朱。隐面下的依据为：晴雯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麝月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秋纹的原型为大明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城，逼死崇祯帝朱由检，两人为敌对关系，当然说“物在人亡”；洪承畴与崇祯帝朱由检曾经为臣君关系，崇祯帝自缢，但大明江山还在，洪承畴为大清谋划如何夺取大明江山，当然说“物件在人去了”。

茜雪

人物：茜雪。
别称：无。
人物原型：洪承畴。
命名思路：

茜，音 qiàn，草名，又指大红色。茜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根可做红色染料。第二十八回中，茜香国女国王的原型应为女真国领袖即后金开国大汗女真人努尔哈赤。

雪，谐音“薛”，指薛家。雪为白色。

茜雪，大红色之雪或指先红后白。“红”谐音“洪”。

洪承畴，本为大明兵部尚书蓟辽总督，当然颜色属朱，即大红，即茜。隐面下，薛宝钗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大清都城在会下大雪的盛京（今沈阳）。朱明洪承畴降于大清皇太极，犹如先红后白。第七回中焦大说过“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出来”。

原文解析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宝玉道：“宝姐姐在家作什么呢？怎么这几日也不过这边来？”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宝玉听了，便和丫头说：“谁去瞧瞧？只说我和林姑娘打发了来请姨太太姐姐安，问姐姐是什么病，现吃什么药。论理我该亲自来的，就说才从学里来，也着了些凉，异日再亲自来看罢。”说着，茜雪便答应去了。周瑞家的自去，无话。

茜雪首次出场，是当着周瑞家的的面代表贾宝玉与林黛玉去看生病的薛宝钗。隐面下的依据为：薛宝钗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茜雪的原型为洪承畴；崇祯十四年（1641 年），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松锦之战中对战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带病急援松锦之战，史载“上行急，鼻衄不止，承以椀”；这就犹如茜雪去见生病的薛宝钗；洪承畴战败被俘至盛京（今沈阳），最终降于清太宗皇太极。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因又问晴雯道：“今儿我在那府里吃早饭，有一碟子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爱吃，和珍大奶奶说了，只说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过来的，你可吃了？”晴雯道：“快别提。一送了来，我知道是我的，偏我才吃了饭，就放在那里。后来李奶奶来了看见，说：‘宝玉未必吃了，拿了给我孙子吃去罢。’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接着茜雪捧上茶来。宝玉因让：“林妹妹吃茶。”众人笑说：“林妹妹早走了，还让呢。”

晴雯说李嬷嬷拿走了包子，接着茜雪捧上茶。茶为水。

宝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来，因问茜雪道：“早起沏了一碗枫露茶，我说过，那茶是三四次后才出色的，这会子怎么又沏了这个来？”茜雪道：“我原是留着的，那会子李奶奶来了，他要尝尝，就给他吃了。”宝玉听了，将手中的茶杯只顺手往地下一掷，豁啷一声，打了个粉碎，泼了茜雪一

裙子的茶。又跳起来问着茜雪道:“他是你那一门子的奶奶，你们这么孝敬他？不过是仗着我小时候吃过他几日奶罢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还大了。如今我又吃不着奶了，白白的养着祖宗作什么！撵了出去，大家干净！” 说着便要去立刻回贾母，撵他乳母。

枫露茶，枫叶为红色，茶为水。贾宝玉因茜雪把枫露茶给了李嬷嬷吃而大怒，要撵走李嬷嬷。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朱明传国宝玺；朱，即红色，大清五行属水；茜雪的原型为洪承畴，“红”谐音“洪”；崇祯十一年（1638 年）十月，洪承畴大破李自成，李自成败走商洛，只剩下十八个骑兵[①]，但由于此时清兵已经发动了第四次入关作战，在清兵撤退后，洪承畴等人均被调往辽东防范清军，李自成在山中得以喘息，然后壮大，最终在洪承畴降清之后覆亡大明；洪承畴因清军入侵而给了李自成喘息壮大的机会，犹如茜雪因枫露茶而给了李嬷嬷喘息的机会，当然贾宝玉会怒气冲冲。

第一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这些丫头们明知宝玉不讲究这些，二则李嬷嬷已是告老解事出去的了，如今管不着他们。因此只顾顽，并不理他。

李嬷嬷确实是离开了贾府，但不是被撵出去的，而是“告老解事出去的”，否则也不会回来看望贾宝玉。下文李嬷嬷说茜雪被撵走。这说明在枫露茶事件中，李嬷嬷利益没有被大损，受损的是茜雪。隐面下的依据为：茜雪的原型为洪承畴；李嬷嬷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崇祯十一年（1638 年）十月，洪承畴大破李自成，李自成败走商洛，只剩下十八个骑兵[②]；洪承畴在李自成被击败只剩下十八个骑兵之时，没有乘胜追击，却被调往辽东，这是大明巨大的战略失败。

李嬷嬷道:“你们也不必妆狐媚子哄我，打量上次为茶撵茜雪的事我不知道呢。明儿有了不是，我再来领!”说着，赌气去了。

在第八回中，贾宝玉说要撵走李嬷嬷，但此回李嬷嬷说茜雪被撵走了。

如今且说袭人自幼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自是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荡弛纵，任性恣情，最不喜务正。每欲劝时，料不能听，今日可巧有赎身之论，故先用骗词，以探其情，以压其气，然后好下箴规。今见他默默睡去了，知其情有不忍，气已馁堕。自己原不想栗子吃的，只因怕为酥酪又生事故，亦如茜雪之茶等事，是以假以栗子为由，混过宝玉不提就完了。于是命小丫头子们将栗子拿去吃了，自己来推宝玉。

袭人怕“茜雪之茶”这样的“事故”再次发生，即袭人目击茜雪离开贾府出去之事。隐面下的依据为：茜雪的原型为蓟辽总督洪承畴；袭人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崇祯十五年（1642 年）二月，洪承畴在松锦之战中被皇太极打败，被俘至沈阳，后降清，这就犹如茜雪离开贾府的“茜雪之茶”的“事故”，茶为水，大清五行属水；松锦之战中，多尔衮曾任清军总指挥一段时间，当然清楚洪承畴降清之事；降清之后，在大明覆亡之际，洪承畴建议“出其不意，从蓟州、密云近京处，疾行而进”，直趋北京，多尔衮用之，终杀败大顺军；然后洪承畴建言将目标对准大顺军，招纳故明遗臣，很快清廷稳定北直隶、山东、山西三省之地，

[①] zh.wikipedia.org/wiki/洪承疇
[②] zh.wikipedia.org/wiki/洪承疇

迁都燕京[①]。

第二十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李嬷嬷见他二人来了，便拉住诉委屈，将当日吃茶，茜雪出去，与昨日酥酪等事，唠唠叨叨说个不清。可巧凤姐正在上房算完输赢账，听得後面一片声嚷，便知是李嬷嬷老病发了，排揎宝玉的人。

李嬷嬷再次提及“茜雪出去”，即茜雪出去的起因是李嬷嬷当日吃茶，但没有提及导致“茜雪出去”的具体经过。

第二十六回　蘅芜院设言传密语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甲戌眉批:“狱神庙”红玉、茜雪一大回文字惜迷失无稿。】

脂批暗示茜雪与林红玉同时出场或相遇，与“狱神庙”有关。隐面下的依据为：茜雪的原型为蓟辽总督洪承畴；洪承畴在松锦之战败后被俘至盛京囚在三官庙；林红玉的原型为南明弘光帝朱由崧；洪承畴与朱由崧先后被大清俘虏，先后都到达北京；被俘虏者当然关押在“狱”中。

狱神庙，应指嶽神庙。东岳（繁体为“嶽”）大帝是泰山的山神，是道教的山神五岳大帝之首，也是阴间的统治神。北京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有东岳庙，其为道教正一派在华北地区最大的宫观。

[①] zh.wikipedia.org/wiki/洪承疇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鸳鸯红了脸，向平儿冷笑道："这是咱们好，比如袭人、琥珀、素云、紫鹃、彩霞、玉钏儿、麝月、翠墨，跟了史姑娘去的翠缕，死了的可人和金钏，去了的茜雪，连上你我，这十来个人，从小儿什么话儿不说？什么事儿不作？这如今因都大了，各自干各自的去了，然我心里仍是照旧，有话有事，并不瞒你们。这话我且放在你心里，且别和二奶奶说：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这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聘的娶我去作大老婆，我也不能去。"

鸳鸯提"去了的茜雪"在她的小时候朋友名单中。隐面下的依据为：鸳鸯的原型为清太祖努尔哈赤；这个名单上人物的原型都是明末反明之人；袭人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紫鹃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麝月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茜雪的原型为明军统帅洪承畴；洪承畴降清，成为大清入关前后的重要谋臣。

柳家的

人物：柳家的。
别称：柳嫂子、柳家媳妇、柳氏。
人物关系：哥哥在贾府守门，妹妹在贾府聚赌，丈夫还在，女儿为柳五儿。
人物原型：洪承畴。
命名思路：

柳，从柳五儿之父。

家，柳五儿之家。

原文解析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正说着，忽见芳官走来，扒着院门，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妇说道：“柳嫂子，宝二爷说了：晚饭的素菜要一样凉凉的酸酸的东西，只别搁上香油弄腻了。”柳家的笑道：“知道。今儿怎遣你来了告诉这么一句要紧话。你不嫌脏，进来逛逛儿不是？”芳官才进来，忽有一个婆子手里托了一碟糕来。芳官便戏道：“谁买的热糕？我先尝一块儿。”蝉儿一手接了道：“这是人家买的，你们还希罕这个。”柳家的见了，忙笑道：“芳姑娘，你喜吃这个？我这里有才买下给你姐姐吃的，他不曾吃，还收在那里，干干净净没动呢。”说着，便拿了一碟出来，递与芳官，又说：“你等我进去替你顿口好茶来。”一面进去，现通开火顿茶。

柳家的尊重并招待芳官，因为芳官是贾宝玉的丫鬟，柳家的有求于芳官。

这里柳家的见人散了，忙出来和芳官说：“前儿那话儿说了不曾？”芳官道：“说了。等一二日再提这事。偏那赵不死的又和我闹了一场。前儿那玫瑰露姐姐吃了不曾，他到底可好些？”柳家的道：“可不都吃了。他爱的什么似的，又不好问你再要的。”芳官道：“不值什么，等我再要些来给他就是了。”

原来这柳家的有个女儿，今年才十六岁，虽是厨役之女，却生的人物与平、袭、紫、鸳皆类。因他排行第五，便叫他是五儿。因素有弱疾，故没得差。近因柳家的见宝玉房中的丫鬟差轻人多，且又闻得宝玉将来都要放他们，故如今要送他到那里应名儿。正无头路，可巧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役，他最小意殷勤，伏侍得芳官一干人比别的干娘还好。芳官等亦待他们极好，如今便和芳官说了，央芳官去与宝玉说。宝玉虽是依允，只是近日病着，又见事多，尚未说得。

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役”，“伏侍得芳官一干人比别的干娘还好”。柳家的的月钱谁发呢？自然是贾府。芳官是贾家买来唱戏的，扮正旦，戏班解散后成服侍贾宝玉。柳家的为什么要特别把一个半路转行丫鬟的芳官服侍得很好呢？隐面下的依据为：梨香院象征后金；芳官的原型为大清顺治帝福临；柳家的的原型为崇祯年间明军统帅洪承畴；洪承畴在松锦之战中战败后降清于皇太极，在皇太极手下没被重用，到顺治帝继位后，他为大清如何取代大明献计献策不遗余力；洪承畴正是清廷的“差役”。

芳官便自携了瓶与他去。正值柳家的带进他女儿来散闷，在那边犄角子上一带地方逛了一回，便

回到厨房内，正吃茶歇脚儿。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迎亮照看，里面小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还道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母女两个忙说："快拿旋子烫滚水，你且坐下。"芳官笑道："就剩了这些，连瓶子都给你们罢。"五儿听了，方知是玫瑰露，忙接了，谢了又谢。芳官又问他"好些？"五儿道："今儿精神些，进来逛逛。这后边一带，也没什么意思，不过见些大石头大树和房子后墙，正经好景致也没看见。"芳官道："你为什么不往前去？"柳家的道："我没叫他往前去。姑娘们也不认得他，倘有不对眼的人看见了，又是一番口舌。明儿托你携带他有了房头，怕没有人带着逛呢，只怕逛腻了的日子还有呢。"芳官听了，笑道："怕什么，有我呢。"柳家的忙道："扔哟，我的姑娘，我们的头皮儿薄，比不得你们。"说着，又倒了茶来。芳官那里吃这茶，只漱了一口就走了。柳家的说道："我这里占着手，五丫头送送。"

芳官送给柳家的与柳五儿玫瑰露。

内中有一小伙叫唤钱槐者，乃系赵姨娘之内侄。他父母现在库上管账，他本身又派跟贾环上学。因他有些钱势，尚未娶亲，素日看上了柳家的五儿标致，和父母说了，欲娶他为妻。也曾央中保媒人再四求告。柳家父母却也情愿，争奈五儿执意不从，虽未明言，却行止中已带出，父母未敢应允。近日又想往园内去，越发将此事丢开，只等三五年後放出来，自向外边择婿了。钱家见他如此，也就罢了。怎奈钱槐不得五儿，心中又气又愧，发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愿。今日也同人来瞧望柳侄，不期柳家的在内。

柳家的的丈夫还在，她同意柳五儿嫁给钱槐，但柳五儿不愿意。柳家的不愿意见到钱槐，因钱槐违背柳五儿的意愿"发恨定要弄取成配"。隐面下的依据为：柳家的的原型为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洪承畴；柳五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钱槐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崇祯十一年（1638 年）十月，洪承畴大破李自成，李自成败走商洛，只剩下十八个骑兵，崇祯帝将洪承畴调往辽东防卫大清，给予李自成、张献忠喘息之机，这就犹如柳家的回避钱槐。

柳家的忽见一群人来了，内中有钱槐，便推说不得闲，起身便走了。他哥嫂忙说："姑妈怎么不吃茶就走？倒难为姑妈记挂。"柳家的因笑道："只怕里面传饭，再闲了出来瞧侄子罢。"他嫂子因向抽屉内取了一个纸包出来，拿在手内送了柳家的出来，至墙角边递与柳家的，又笑道："这是你哥哥昨儿在门上该班儿，谁知这五日一班，竟偏冷淡，一个外财没发。只有昨儿有粤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篓子茯苓霜。余外给了门上人一篓作门礼，你哥哥分了这些。这地方千年松柏最多，所以单取了这茯苓的精液和了药，不知怎么弄出这怪俊的白霜儿来。说第一用人乳和着，每日早起吃一钟，最补人的；第二用牛奶子；万不得，滚白水也好。我们想着，正宜外甥女儿吃。原是上半日打发小丫头子送了家去的，他说锁着门，连外甥女儿也进去了。本来我要瞧瞧他去，给他带了去的，又想主子们不在家，各处严紧，我又没什甚么差使，有要没紧跑些什么。况且这两日风声，闻得里头家反宅乱的，倘或沾带了倒值多的。姑娘来的正好，亲自带去罢。"柳氏道了生受，作别回来。刚到了角门前，只见一个小幺儿笑道："你老人家那里去了？里头三次两趟叫人传呢，我们三四个人都找你老去了，还没来。你老人家却从那里来了？这条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疑心起来。"那柳家的笑骂道："好猴儿崽子，……"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柳家的的哥哥与嫂子也在贾府。柳家的的哥哥在荣国府负责守门。柳家的的哥嫂送给她茯苓霜，说适合柳五儿吃。还说"闻得里头家反宅乱的"。但说"粤东""这地方千年松柏最多"是有矛盾的，是一种故意的提示，因为松柏树是寒带和高山生长的树木，不可能在炎热的广东"千年松柏最多"。柳家的的哥嫂说话的口气犹如柳家的的哥哥犹如她的下级。隐面下的依据为：柳家的的原型为崇祯年间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柳家的的守门的哥哥的原

型应为辽东总兵吴三桂；柳家的的哥嫂的原型应为蓟辽总督王永吉；荣国府的原型为明北京皇宫；柳五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粤东的官”暗示“辽东的官”，其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茯苓”谐音“福临”；“这五日一班”“粤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篓子茯苓霜”，即来自辽东的大官携茯苓经过守门人进入了贾府，其事件原型为崇祯十七年（1644 年）阴历“五”月初一芒种，阳历 6 月“5”日，清军进入北京，多尔衮将自己安置在明皇宫武英殿，四个月后多尔衮在北京大门迎接福临，随后为其举行登基仪式；吴三桂在崇祯十七年（1644 年）降清前奉命驻守宁远，是明廷的“守门人”；吴三桂降清，领清军入关，联合多尔衮击败李自成，帮助多尔衮轻松入主北京皇宫，这就如柳家的的守门的哥哥将带着茯苓的粤东的官放入荣国府。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瞒赃　判冤决狱平儿行权

那柳家的笑道：“好猴儿崽子，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有什么疑的！别讨我把你头上的枵子盖似的几根尻毛撏下来！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这小厮且不开门，且拉着笑说：“好婶子，你这一进去，好歹偷些杏子出来赏我吃。我这里老等。你若忘了时，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也不答应你，随你干叫去。”柳氏啐道：“发了昏的，今年不比往年，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奶奶了。一个个的不象抓破了脸的，人打树底下一过，两眼就象那鼹鸡似的，还动他的果子！昨儿我从李子树下一走，偏有一个蜜蜂儿往脸上一过，我一招手儿，偏你那好舅母就看见了。他离的远看不真，只当我摘李子呢，就尻声浪嗓喊起来，说又是‘还没供佛呢’，又是‘老太太、太太不在家还没进鲜呢，等进了上头，嫂子们都有分的’，倒象谁害了馋痨等李子出汗呢。叫我也没好话说，抢白了他一顿。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怎不和他们要的，倒和我来要。这可是‘仓老鼠和老鸹去借粮——守着的没有，飞着的有’。”小厮笑道：“哎哟哟，没有罢了，说上这些闲话！我看你老以后就用不着我了？就便是姐姐有了好地方，将来更呼唤着的日子多，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柳氏听了，笑道：“你这个小猴精，又捣鬼吊白的，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那小厮笑道：“别哄我了，早已知道了。单是你们有内牵，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牵不成？我虽在这里听哈，里头却也有两个姊妹成个体统的，什么事瞒了我们！”

门人让柳家的“偷些杏子出来”，说明柳家的可能有过前科。柳家的说自己“从李子树下一走”时被人骂以为她偷李子，即指出自从实行承包责任制后，人人为了自己利益“一个个的不象抓破了脸的”。门人小厮进一步说柳家的为柳五儿谋求工作的私密之事自己知道。

正说着，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小猴儿们，快传你柳婶子去罢，再不来可就误了。”柳家的听了，不顾和小厮说话，忙推门进去，笑说：“不必忙，我来了。”一面来至厨房，——虽有几个同伴的人，他们都不敢自专，单等他来调停分派——一面问众人：“五丫头那去了？”众人都说：“才往茶房里找他们姊妹去了。”

柳家的听了，便将茯苓霜搁起，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馔。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司棋姐姐说了，要碗鸡蛋，炖的嫩嫩的。”柳家的道：“就是这样尊贵。不知怎的，今年这鸡蛋短的很，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昨儿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四五个买办出去，好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我那里找去？你说给他，改日吃罢。”莲花儿道：“前儿要吃豆腐，你弄了些馊的，叫他说了我一顿。今儿要鸡蛋又没有了。什么好东西，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别叫我翻出来。”一面说，一面真个走来，揭起菜箱一看，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说道：“这不是？你就这么利害！吃的是主子的，我们的分例，你为什么心疼？又不是你下的蛋，怕人吃了。”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便上来说道：“你少满嘴里混嗖！你娘才下蛋呢！通共留下这几个，预备菜上的浇头。姑娘们不要，还不肯做上去呢，预备接急的。你们吃了，倘或一声要起来，没有好的，连鸡蛋都没了。你们深宅大院，水来伸手，饭来张

口，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别说这个，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我劝他们，细米白饭，每日肥鸡大鸭子，将就些儿也罢了。吃腻了膈，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鸡蛋、豆腐，又是什么面筋、酱萝卜炸儿，敢自倒换口味。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一处要一样，就是十来样。我倒别伺候头层主子，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莲花听了，便红了脸，喊道：“谁天天要你什么来？你说上这两车子话！叫你来，不是为便宜却为什么。前儿小燕来，说晴雯姐姐要吃芦蒿，你怎么忙的还问肉炒鸡炒？小燕说：‘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少搁油才好。’你忙的倒说自己发昏，赶着洗手炒了，狗颠儿似的亲捧了去。今儿反倒拿我作筏子，说我给众人听。”柳家的忙道：“阿弥陀佛！这些人眼见的。别说前儿一次，就从旧年一立厨房以来，凡各房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谁不是先拿了钱来，另买另添。有的没的，名声好听，说我单管姑娘厨房省事，又有剩头儿，算起帐来，惹人恶心：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两只鸭子，十来斤肉，一吊钱的菜蔬。你们算算，够作什么的？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还搁的住这个点这样，那个点那样，买来的又不吃，又买别的去。既这样，不如回了太太，多添些分例，也象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天天转着吃，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连前儿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儿来，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来给我，我倒笑起来了，说：‘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也吃不了五百钱的去。这三二十个钱的事，还预备的起。’赶着我送回钱去，到底不收，说赏我打酒吃，又说：‘如今厨房在里头，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一盐一酱，那不是钱买的。你不给又不好，给了你又没的赔。你拿着这个钱，全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没的赵姨奶奶听了又气不忿，又说太便宜了我，隔不了十天，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寻那样，我倒好笑起来。你们竟成了例，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那里有这些赔的。”

正乱时，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说他：“死在这里了，怎么就不回去？”莲花儿赌气回来，便添了一篇话，告诉了司棋。司棋听了，不免心头起火。此刻伺候迎春饭罢，带了小丫头们走来，见了许多人正吃饭，见他来的势头不好，都忙起身陪笑让坐。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凡箱柜所有的菜蔬，只管丢出来喂狗，大家赚不成。”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七手八脚抢上去，一顿乱翻乱掷的。众人一面拉劝，一面央告司棋说：“姑娘别误听了小孩子的话。柳嫂子有八个头，也不敢得罪姑娘，说鸡蛋难买是真。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凭是什么东西，也少不得变法儿去。他已经悟过来了，连忙蒸上了。姑娘不信瞧那火上。”

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方将气劝的渐平。小丫头们也没得摔完东西，便拉开了。司棋连说带骂，闹了一回，方被众人劝去。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嘟了一回，蒸了一碗蛋令人送去。司棋全泼了地下了。那人回来也不敢说，恐又生事。

柳家的为了自己利益即将女儿柳五儿安排进怡红院，对怡红院丫鬟晴雯、芳官热情巴结，对于贾迎春的大丫鬟司棋没有利益关系所以并不照顾。这导致司棋领人打砸小厨房。在这种情况下，柳家的最后竟然屈服满足司棋的蒸蛋要求。隐面下的依据为：柳家的的原型为崇祯年间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司棋的原型为大清第一位皇帝清太宗皇太极；司棋领人打砸小厨房的事件原型为皇太极在松锦之战中消灭明军主力，俘虏洪承畴，后来洪承畴在盛京降清。

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回汤，吃了半碗粥，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五儿听罢，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遂用纸另包了一半，趁黄昏人稀之时，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

柳五儿要将母亲给的茯苓霜送给芳官。柳家的没有马上让柳五儿吃茯苓霜试试，自己也没吃。隐面下的依据为：柳五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茯苓”谐音“福临”；芳官的原型正是清顺治帝福临。

五儿急的便说:“那原是宝二爷屋里的芳官给我的。”林之孝家的便说:“不管你方官圆官，现有了赃证，我只呈报了，凭你主子前辩去。”一面说，一面进入厨房，莲花儿带着，取出露瓶。恐还有偷的别物，又细细搜了一遍，又得了一包茯苓霜，一并拿了，带了五儿，来回李纨与探春。

那时李纨正因兰哥儿病了，不理事务，只命去见探春。探春已归房。人回进去，丫鬟们都在院内纳凉，探春在内盥沐，只有待书回进去。半日，出来说:“姑娘知道了，叫你们找平儿回二奶奶去。”林之孝家的只得领出来。到凤姐儿那边，先找着了平儿，平儿进去回了凤姐。凤姐方才歇下，听见此事，便吩咐:“将他娘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许进二门。把五儿打四十板子，立刻交给庄子上，或卖或配人。”

对于柳五儿被冤枉一事，王熙凤不加审理，直接下令把柳五儿的娘柳家的“打四十板子，撵出去，永不许进二门”。隐面下的依据为：柳家的的原型为洪承畴；王熙凤的原型为大太监魏忠贤；从明廷的角度，洪承畴因为战败后降清而是个罪人，然而洪承畴之所以松锦之战战败很大原因在于明廷，因为明廷不懂军事之人催促洪承畴出战又架空其兵权，结果洪承畴步步为营拖垮清军之方略无法实施，不得已出战，最终败降。

谁知和他母女不和的那些人，巴不得一时撵出他们去，惟恐次日有变，大家先起了个清早，都悄悄的来买转平儿，一面送些东西，一面又奉承他办事简断，一面又讲述他母亲素日许多不好。平儿一一的都应着，打发他们去了，却悄悄的来访袭人，问他可果真芳官给他露了。

柳家的平日有得罪人，这些人在平儿面前讲其坏话，平儿不为所动。隐面下的依据为：柳家的的原型为崇祯年间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平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洪承畴在松锦大战兵败的讯息传到明廷后，崇祯帝以为洪承畴战死，设了十六坛哭祭之。

平儿带他们来至自己这边，已见林之孝家的带领了几个媳妇，押解着柳家的等够多时。林之孝家的又向平儿说:“今儿一早押了他来，恐园里没人伺候姑娘们的饭，我暂且将秦显的女人派了去伺候。姑娘一并回明奶奶，他倒干净谨慎，以后就派他常伺候罢。”

凤姐儿道:“虽如此说，但宝玉为人不管青红皂白爱兜揽事情。别人再求求他去，他又搁不住人两句好话，给他个炭篓子戴上，什么事他不应承。咱们若信了，将来若大事也如此，如何治人。还要细细的追求才是。依我的主意，把太太屋里的丫头都拿来，虽不便擅加拷打，只叫他们垫着磁瓦子跪在太阳地下，茶饭也别给吃。一日不说跪一日，便是铁打的，一日也管招了。又道是‘苍蝇不抱无缝的蛋’。虽然这柳家的没偷，到底有些影儿，人才说他。虽不加贼刑，也革出不用。朝廷家原有挂误的，倒也不算委屈了他。”平儿道:“何苦来操这心！‘得放手时须放手’，什么大不了的事，乐得不施恩呢。依我说，纵在这屋里操上一百分的心，终久咱们是那边屋里去的。没的结些小人仇恨，使人含怨。况且自己又三灾八难的，好容易怀了一个哥儿，到了六七个月还掉了，焉知不是素日操劳太过，气恼伤着的。如今乘早儿见一半不见一半的，也倒罢了。”

王熙凤认为要把柳家的屈打成招，以树立威风。平儿认为没有必要，要“施恩”，还是向着柳家的。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柳家的母女忙向上磕头，林家的带回园中，回了李纨探春，二人皆说:“知道了，能可无事，很好。”

探春因说道:“可巧今儿里头厨房不预备饭，一应下面弄菜都是外头收拾。咱们就凑了钱叫柳家的来揽了去，只在咱们里头收拾倒好。”众人都说是极。探春一面遣人去问李纨、宝钗、黛玉，一面遣人去传柳家的进来，吩咐他内厨房中快收拾两桌酒席。柳家的不知何意，因说外厨房都预备了。探春笑道:“你原来不知道，今儿是平姑娘的华诞。外头预备的是上头的，这如今我们私下又凑了分子，单为平姑娘预备两桌请他。你只管拣新巧的菜蔬预备了来，开了帐和我那里领钱。”柳家的笑道:“原来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说着，便向平儿磕下头去，慌的平儿拉起他来。柳家的忙去预备酒席。

柳家的回归小厨房，为平儿生日预备酒席并跪下磕头。隐面下的依据为：平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隐面下的依据为：柳家的的原型为崇祯帝的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洪承畴在崇祯十五年（1642 年）松锦之战战败后降清，此战明军全军覆没；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崇祯帝因李自成攻入北京，无明军守卫救援而自缢。

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不惯吃那个面条子，早起也没好生吃。才刚饿了，我已告诉了柳嫂子，先给我做一碗汤盛半碗粳米饭送来，我这里吃了就完事。若是晚上吃酒，不许教人管着我，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我先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学了这劳什子，他们说怕坏嗓子，这几年也没闻见。乘今儿我是要开斋了。”宝玉道:“这个容易。”说着，只见柳家的果遣了人送了一个盒子来。小燕接着揭开，里面是一碗虾丸鸡皮汤，又是一碗酒酿清蒸鸭子，一碟腌的胭脂鹅脯，还有一碟四个奶油松瓤卷酥，并一大碗热腾腾碧荧荧蒸的绿畦香稻粳米饭。小燕放在案上，走去拿了小菜并碗箸过来，拨了一碗饭。芳官便说:“油腻腻的，谁吃这些东西。”只将汤泡饭吃了一碗，拣了两块腌鹅就不吃了。

芳官仅告知柳家的要一碗汤饭，柳家的就派人送来远超其丫鬟身份的菜品，芳官却不以为然。这其中的费用自然也是贾府出。隐面下的依据为：柳家的的原型为洪承畴；芳官的原型为清顺治帝福临；洪承畴于崇祯十五年（1642 年）降清于皇太极，皇太极次年去世，顺治帝福临继位，因此洪承畴的辅佐对象为顺治帝，他为大清取代大明出谋划策不遗余力。

小燕道:“我都知道，都不用操心。但只这五儿怎么样？”宝玉道:“你和柳家的说去，明儿直叫他进来罢，等我告诉他们一声就完了。”芳官听了，笑道:“这倒是正经。”小燕又叫两个小丫头进来，伏侍洗手倒茶，自己收了家伙，交与婆子，也洗了手，便去找柳家的，不在话下。

贾宝玉同意接收柳五儿进入怡红院。这背后有可能有芳官的劝说。

第七十三回　痴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查得大头家三人，小头家八人，聚赌者通共二十多人，都带来见贾母，跪在院内磕响头求饶。贾母先问大头家名姓和钱之多少。原来这三个大头家，一个就是林之孝家的两姨亲家，一个就是园内厨房内柳家媳妇之妹，一个就是迎春之乳母。

柳家的的妹妹竟然也在贾府内，还作为聚赌大头家之一向贾母求饶。隐面下的依据为：崇祯年间有三大明军将领降清，即洪承畴、祖大寿、吴三桂；柳家的的妹妹的原型为祖大寿；祖大寿两次降清，无论对于大明还是大清，都是有罪之人。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话说平儿听迎春说了正自好笑，忽见宝玉也来了。原来管厨房柳家媳妇之妹，也因放头开赌得了不是。这园中有素与柳家不睦的，便又告出柳家来，说他和他妹子是伙计，虽然他妹子出名，其实赚了钱两个人平分。因此凤姐要治柳家之罪。那柳家的因得此信，便慌了手脚，因思素与怡红院人最为深厚，故走来悄悄地央求晴雯金星玻璃告诉了宝玉。宝玉因思内中迎春之乳母也现有此罪，不若来约同迎春讨情，比自己独去单为柳家说情又更妥当，故此前来。

王熙凤要治柳家之罪。柳家的求自己曾经巴结过的晴雯与芳官要贾宝玉为自己说情。隐面下的依据为：柳家的的原型为洪承畴；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晴雯的原型为大明亡国之君崇祯帝朱由检；芳官的原型为大清第一位入主北京的皇帝清世祖顺治帝福临；崇祯帝与顺治帝是洪承畴先后辅佐过的皇帝；从大明的角度，洪承畴之罪是降清并辅助大清取代大明。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芳官笑辩道："并不敢调唆什么。"王夫人笑道："你还强嘴。我且问你，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是谁调唆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了？幸而那丫头短命死了，不然进来了，你们又连伙聚党遭害这园子呢。你连你干娘都欺倒了，岂止别人！"

从王夫人口中可知，是芳官得了柳家的的利益后，说服贾宝玉收柳五儿入怡红院。显然，丫鬟芳官已经俨然成为一个可以影响贾宝玉决定之人。

夏金桂

人物：夏金桂。
别称：夏家小姐、金桂、奶奶。
人物关系：丈夫为薛蟠。
人物原型：吴三桂。
命名思路：

夏，华夏，指代大明。《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金，字形中藏有吴三桂的“三”字；大清的前身为后金。

桂，吴三桂的“桂”。

金桂，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载：“花有白者名银桂，黄者名金桂，红者名丹桂；有秋花者、春花者、四季花者、逐月花者”。

夏金桂，即“桂”者先为华夏即大明之桂，后为金国即大清之桂。隐面下的依据为：夏金桂的原型为吴三桂；吴三桂本为大明辽东总兵，却在崇祯十七年（1644 年）崇祯帝朱由检自缢后降清，引清兵入关。

原文解析

第一十七回　会芳园试才题对额　贾宝玉机敏动诸宾

贾政道：“此处这所房子，无味的很。”因而步入门时，忽迎面突出插天的大玲珑山石来，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而且一株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巅，或穿石隙，甚至垂檐绕柱，萦砌盘阶，或如翠带飘摇，或如金绳盘屈，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芬气馥，非花香之可比。贾政不禁笑道：“有趣！只是不大认识。”有的说：“是薜荔藤萝。”

贾政看到的“异草”中“花如金桂”。有人说“异草”是“薜荔藤萝”。薛，古书上指一种蒿类植物。薛，薛宝钗之姓。隐面下的依据为：夏金桂的原型为吴三桂；薛家的原型为大清皇家；吴三桂降清，犹如“桂”移入“薜荔藤萝”之中。

第七十九回　薛文龙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香菱道：“此刻竟不能，等找着琏二奶奶，说完了正经事再来。”宝玉道：“什么正经事这么忙？”香菱道：“为你哥哥娶嫂子的事，所以要紧。”宝玉道：“正是。说的到底是那一家的？只听见吵嚷了这半年，今儿又说张家的好，明儿又要李家的，后儿又议论王家的。这些人家的女儿他也不知道造了什么罪了，叫人家好端端议论。”香菱道：“这如今定了，可以不用搬扯别家了。”宝玉忙问：“定了谁家的？”香菱道：“因你哥哥上次出门贸易时，在顺路到了个亲戚家去。这门亲原是老亲，且又和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也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户。前日说起来，你们两府都也知道的。合长安城中，上至王侯，下至买卖人，都称他家是‘桂花夏家’。”宝玉笑问道：“如何又称为‘桂花夏家’？”香菱道：“他家本姓夏，非常的富贵。其余田地不用说，单有几十顷地独种桂花，凡这长安城里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贡奉，因此才有这个浑号。如今太爷也没了，只有老奶奶带

着一个亲生的姑娘过活，也并没有哥儿兄弟，可惜他竟一门尽绝了。”宝玉忙道：“咱们也别管他绝后不绝后，只是这姑娘可好？你们大爷怎么就中意了？”香菱笑道：“一则是天缘，二则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当年又是通家来往，从小儿都一处厮混过。叙起亲是姑舅兄妹，又没嫌疑。虽离开了这几年，前儿一到他家，夏奶奶又是没儿子的，一见了你哥哥出落的这样，又是哭，又是笑，竟比见了儿子的还胜。又令他兄妹相见，谁知这姑娘出落得花朵似的了，在家里也读书写字，所以你哥哥当时就一心看准了。连当铺里老朝奉伙计们一群人蹧扰了人家三四日，他们还留多住几日，好容易苦辞才放回家。你哥哥一进门，就咕咕唧唧求我们奶奶去求亲。我们奶奶原也是见过这姑娘的，且又门当户对，也就依了。和这里姨太太凤姑娘商议了，打发人去一说就成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所以我们忙乱的很。我也巴不得早些过来，又添一个作诗的人了。”宝玉冷笑道：“虽如此说，但只我听这话不知怎么倒替你耽心虑后呢。”香菱听了，不觉红了脸，正色道：“这是什么话！素日咱们都是厮抬厮敬的，今日忽然提起这些事来，是什么意思！怪不得人人都说你是个亲近不得的人。”一面说，一面转身走了。

宝玉见他这样，便怅然如有所失，呆呆的站了半天，思前想后，不觉滴下泪来，只得没精打彩，还入怡红院来。一夜不曾安稳，睡梦之中犹唤晴雯，或魇魔惊怖，种种不宁。次日便懒进饮食，身体作热。此皆近日抄检大观园、逐司棋、别迎春、悲晴雯等羞辱惊恐悲凄之所致，兼以风寒外感，故酿成一疾，卧床不起。贾母听得如此，天天亲来看视。王夫人心中自悔不合因晴

香菱说“这门亲原是老亲”，“他家本姓夏，非常的富贵。其余田地不用说，单有几十顷地独种桂花，凡这长安城里城外桂花局俱是他家的，连宫里一应陈设盆景亦是他家贡奉”。这说明夏家本来是皇帝的支持者，又说夏桂花家“一门尽绝了”，薛蟠“顺路到了个亲戚家去”，“当时就一心看准了”，“只是娶的日子太急”。贾宝玉知道后“睡梦之中犹唤晴雯，或魇魔惊怖”。隐面下的依据为：夏金桂的原型为大明辽东总兵吴三桂，父亲是锦州总兵吴襄，吴家当然是大明皇帝的支持者；薛蟠的原型为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吴三桂镇守辽东就是为了防大清皇太极与多尔衮的进攻，互相都有所了解，犹如“原是老亲”；皇太极曾两次赞誉吴三桂，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及“吴三桂果是汉子！得此人归降，天下唾手可得矣！”，多尔衮是皇太极的弟弟，为得大明天下当然“一心看准了”吴三桂；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帝朱由检自缢后，李自成决定“灭吴保关”，于四月十三日亲率大军，奔赴山海关攻讨吴三桂；四月二十二，吴军初败，吴三桂求救于多尔衮，多尔衮受降吴三桂[①]，两人从分离的敌人关系，结合为亲近的上下级关系，当然如“娶的日子太急”；李自成在一片石战役中败给吴三桂后，回北京杀了吴三桂的全家，因此吴三桂“一门尽绝了”；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吴三桂军为大明仅剩的一只军队，吴三桂与多尔衮的结合，导致多尔衮乘机入主中原，带领异族大清取代了大明，比李自成的大顺与南明并存的情况更坏，作为传国宝玺当然就感觉“魇魔惊怖”了；吴三桂只有一个儿子吴应熊，降清后娶清太宗皇太极的第十四女硕恪纯长公主为妻，当然吴三桂就成了皇太极弟弟多尔衮的亲戚，“老”一辈的成了“亲”戚；吴三桂降清三十年后发动三藩之乱，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月，吴三桂儿子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被绞死，因此吴三桂“绝后”了。

原来这夏家小姐今年方十七岁，生得亦颇有姿色，亦颇识得几个字。若论心中的邱壑经纬，颇步熙凤之后尘。只吃亏了一件，从小时父亲去世的早，又无同胞弟兄，寡母独守此女，娇养溺爱，不啻珍宝，凡女儿一举一动，彼母皆百依百随，因此未免娇养太过，竟酿成个盗跖的性气。爱自己尊若菩萨，窥他人秽如粪土；外具花柳之姿，内秉风雷之性。在家中时常就和丫鬟们使性弄气，轻骂重打的。今日出了阁，自为要作当家的奶奶，比不得作女儿时腼腆温柔，须要拿出这威风来，才钤压得住人；况且见薛蟠气质刚硬，举止骄奢，若不趁热灶一气炮制熟烂，将来必不能自竖旗帜矣；又见有香菱这等一个才貌俱全的爱妾在室，越发添了“宋太祖灭南唐”之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心。因他家多桂花，他小名就唤做金桂。他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二字来，凡有不留心误道一字者，他便

定要苦打重罚才罢。他因想桂花二字是禁止不住的，须另换一名，因想桂花曾有广寒嫦娥之说，便将桂花改为嫦娥花，又寓自己身分如此。

盗跖，传说中的大盗。《庄子·杂篇·盗跖第二十九》载，跖为鲁国大夫展禽（柳下惠）之弟，说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

夏金桂“竟酿成个盗跖的性气”。隐面下的依据为：夏金桂的原型为吴三桂；吴三桂不顾民族大义而引清军入关，犹如大盗。

夏金桂“若不趁热灶一气炮制熟烂，将来必不能自竖旗帜矣”，隐面下的依据为：夏金桂的原型为吴三桂；吴三桂在投降满清三十年后又反清，于康熙十七年（1678 年）在湖南衡阳称帝，国号为周，立妻子张氏为皇后[①]；吴三桂称帝即“自竖旗帜”。

夏金桂有“宋太祖灭南唐”之意、“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之心。隐面下的依据为：夏金桂的原型为吴三桂；“南明”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吴三桂追兵入缅甸，最终缅王莽白交出永历帝，由吴三桂带回昆明处死；吴三桂于康熙十七年（1678 年）在湖南衡阳称帝，国号为周，为“周太祖”；周太祖吴三桂曾灭南明永历帝，犹如“宋太祖灭南唐”。

夏金桂“他在家时不许人口中带出金桂二字来，凡有不留心误道一字者，他便定要苦打重罚才罢。”这暗示了夏金桂对“金桂”二字不满。隐面下的依据为：金，后金，指大清，因大清的前身为后金；桂，吴三桂之桂；夏金桂的原型为吴三桂；康熙十二年（1673 年），康熙帝玄烨商议撤藩，吴三桂不满，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起兵反清；“误道一字”的“误”与“吴”谐音，且字形中包含吴三桂的“吴”字，言字旁的含义为“道”。

夏金桂“因想桂花曾有广嫦娥之说，便将桂花改为嫦娥花，又寓自己身分如此。”这明确指出夏金桂将自己比喻为嫦娥。李商隐有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隐面下的依据为：夏金桂的原型为吴三桂；吴三桂的字为“月所”，犹如指嫦娥所住的月宫。

“蟾宫折桂”旧喻科举考试登科。在第九回中，林黛玉说贾宝玉将要“蟾宫折桂”。在第七十五回中，贾赦说贾环“一日蟾宫折桂”。

薛蟠本是个怜新弃旧的人，且是有酒胆无饭力的，如今得了这样一个妻子，正在新鲜兴头上，凡事未免尽让他些。那夏金桂见了这般形景，便也试着一步紧似一步。一月之中，二人气概还都相平；至两月之后，便觉薛蟠的气概渐次低矮了下去。一日薛蟠酒后，不知要行何事，先与金桂商议，金桂执意不从。薛蟠忍不住便发了几句话，赌气自行了，这金桂便气的哭如醉人一般，茶汤不进，装起病来。请医疗治，医生又说“气血相逆，当进宽胸顺气之剂。”薛姨娘恨的骂了薛蟠一顿，说：“如今娶了亲，眼前抱儿子了，还是这样胡闹。人家凤凰似的，好容易养了一个女儿，比花朵儿还轻巧，原看的你是个人物，才给你作老婆。你不说收了心安分守己，一心一计和和气气的过日子，还是这样胡闹，撞嗓了黄汤，折磨人家。这会子花钱吃药白遭心。”一席话说的薛蟠后悔不迭，反来安慰金桂。金桂见婆婆如此说丈夫，越发得了意，便装出些张致来，总不理薛蟠。薛蟠没了主意，惟自怨而已，好容易十天半月之后，才渐渐的哄转过金桂的心来，自此便加一倍小心，不免气概又矮了半截下来。那金桂

[①] zh.wikipedia.org/wiki/吴三桂

见丈夫旗纛渐倒，婆婆良善，也就渐渐的持戈试马起来。先时不过挟制薛蟠，后来倚娇作媚，将及薛姨妈，又将至薛宝钗。宝钗久察其不轨之心，每随机应变，暗以言语弹压其志。金桂知其不可犯，每欲寻隙，又无隙可乘，只得曲意附就。一日金桂无事，因和香菱闲谈，问香菱家乡父母。香菱皆答忘记，金桂便不悦，说有意欺瞒了他。回问他“香菱”二字是谁起的名字，香菱便答：“姑娘起的。”金桂冷笑道：“人人都说姑娘通，只这一个名字就不通。”香菱忙笑道：“嗳哟，奶奶不知道，我们姑娘的学问连我们姨老爷时常还夸呢。”欲明后事，且见下回。

夏金桂“丈夫旗纛渐倒，婆婆良善，也就渐渐的持戈试马起来。先时不过挟制薛蟠，后来倚娇作媚，将及薛姨妈，又将至薛宝钗。宝钗久察其不轨之心”，隐面下的依据为：夏金桂的原型为吴三桂；薛蟠的原型为大清摄政王多尔衮；顺治七年（1650 年）十二月，多尔衮因坠马不治而死，“旗纛渐倒”；吴三桂在投降满清受命镇守云南后，形成割据势力，酝酿反清，有“不轨之心”；在康熙十二年（1673 年）十二月因康熙帝议撤藩，吴三桂便起兵反清。

第八十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话说金桂听了，将脖项一扭，嘴唇一撇，鼻孔里哧了两声，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谁闻见香来着？若说菱角香了，正经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极！”香菱道：“不独菱角花，就连荷叶莲蓬，都是有一股清香的。但他那原不是花香可比，若静日静夜或清早半夜细领略了去，那一股香比是花儿都好闻呢。就连菱角、鸡头、苇叶、芦根得了风露，那一股清香，就令人心神爽快的。”金桂道：“依你说，那兰花桂花倒香的不好了？”香菱说到热闹头上，忘了忌讳，便接口道：“兰花桂花的香，又非别花之香可比。”一句未完，金桂的丫鬟名唤宝蟾者，忙指着香菱的脸儿说道：“要死，要死！你怎么真叫起姑娘的名字来！”香菱猛省了，反不好意思，忙陪笑赔罪说：“一时说顺了嘴，奶奶别计较。”金桂笑道：“这有什么，你也太小心了。但只是我想这个‘香’字到底不妥，意思要换一个字，不知你服不服？”香菱忙笑道：“奶奶说那里话，此刻连我一身一体俱属奶奶，何得换一名字反问我服不服，叫我如何当得起。奶奶说那一个字好，就用那一个。”金桂笑道：“你虽说的是，只怕姑娘多心，说：‘我起的名字，反不如你？你能来了几日，就驳我的回了。’”香菱笑道：“奶奶有所不知，当日买了我来时，原是老奶奶使唤的，故此姑娘起得名字。后来我自伏侍了爷，就与姑娘无涉了。如今又有了奶奶，益发不与姑娘相干。况且姑娘又是极明白的人，如何恼得这些呢。”金桂道：“既这样说，‘香’字竟不如‘秋’字妥当。菱角菱花皆盛于秋，岂不比‘香’字有来历些。”香菱道：“就依奶奶这样罢了。”自此后遂改了秋字，宝钗亦不在意。

只因薛蟠天性是“得陇望蜀”的，如今得娶了金桂，又见金桂的丫鬟宝蟾有三分姿色，举止轻浮可爱，便时常要茶要水的故意撩逗他。宝蟾虽亦解事，只是怕着金桂，不敢造次，且看金桂的眼色。金桂亦颇觉察其意，想着："正要摆布香菱，无处寻隙，如今他既看上了宝蟾，如今且舍出宝蟾去与他，他一定就和香菱疏远了，我且乘他疏远之时，便摆布了香菱。那时宝蟾原是我的人，也就好处了。"打定了主意，伺机而发。

夏金桂舍出自己人宝蟾去给薛蟠，以便摆布香菱。

这日薛蟠晚间微醺，又命宝蟾倒茶来吃。薛蟠接碗时，故意捏他的手。宝蟾又乔装躲闪，连忙缩手。两下失误，豁啷一声，茶碗落地，泼了一身一地的茶。薛蟠不好意思，佯说宝蟾不好生拿着。宝蟾说：“姑爷不好生接。”金桂冷笑道：“两个人的腔调儿都够使了。别打谅谁是傻子。”薛蟠低头微笑不语，宝蟾红了脸出去。一时安歇之时，金桂便故意的撵薛蟠别处去睡，“省得你馋痨饿眼。”薛蟠只是笑。金桂道：“要作什么和我说，别偷偷摸摸的不中用。”薛蟠听了，仗着酒盖脸，便趁势跪在被上拉着金桂笑道：“好姐姐，你若要把宝蟾赏了我，你要怎样就怎样。你要人脑子也弄来给你。”金桂笑道：“这话好不通。你爱谁，说明了，就收在房里，省得别人看着不雅。我可要什么呢。”薛蟠得了这

话，喜的称谢不尽，是夜曲尽丈夫之道，奉承金桂。次日也不出门，只在家中厮奈，越发放大了胆。

至午后，金桂故意出去，让个空儿与他二人。薛蟠便拉拉扯扯的起来。宝蟾心里也知八九，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谁知金桂是有心等候的，料必在难分之际，便叫丫头小舍儿过来。原来这小丫头也是金桂从小儿在家使唤的，因他自幼父母双亡，无人看管，便大家叫他作小舍儿，专作些粗笨的生活。金桂如今有意独唤他来吩咐道："你去告诉秋菱，到我屋里将手帕取来，不必说我说的。"小舍儿听了，一径寻着香菱说："菱姑娘，奶奶的手帕子忘记在屋里了。你去取来送上去岂不好？"香菱正因金桂近日每每的折挫他，不知何意，百般竭力挽回不暇。听了这话，忙往房里来取。不防正遇见他二人推就之际，一头撞了进去，自己倒羞的耳面飞红，忙转身回避不迭。那薛蟠自为是过了明路的，除了金桂，无人可怕，所以连门也不掩，今见香菱撞来，故也略有些惭愧，还不十分在意。无奈宝蟾素日最是说嘴要强的，今遇见了香菱，便恨无地缝儿可入，忙推开薛蟠，一径跑了，口内还恨怨不迭，说他强奸力逼等语。薛蟠好容易圈哄的要上手，却被香菱打散，不免一腔兴头变作了一腔恶怒，都在香菱身上，不容分说，赶出来啐了两口，骂道："死娼妇，你这会子作什么来撞尸游魂！"香菱料事不好，三步两步早已跑了。薛蟠再来找宝蟾，已无踪迹了，于是恨的只骂香菱。至晚饭后，已吃得醺醺然，洗澡时不防水略热了些，烫了脚，便说香菱有意害他，赤条精光赶着香菱踢打了两下。香菱虽未受过这气苦，既到此时，也说不得了，只好自悲自怨，各自走开。

彼时金桂已暗和宝蟾说明，今夜令薛蟠和宝蟾在香菱房中去成亲，命香菱过来陪自己先睡。先是香菱不肯，金桂说他嫌脏了，再必是图安逸，怕夜里劳动伏侍，又骂说："你那没见世面的主子，见一个，爱一个，把我的人霸占了去，又不叫你来。到底是什么主意，想必是逼我死罢了。"薛蟠听了这话，又怕闹黄了宝蟾之事，忙又赶来骂香菱："不识抬举！再不去便要打了！"香菱无奈，只得抱了铺盖来。金桂命他在地下铺睡。香菱无奈，只得依命。刚睡下，便叫倒茶，一时又叫捶腿，如是一夜七八次，总不使其安逸稳卧片时。那薛蟠得了宝蟾，如获珍宝，一概都置之不顾。恨的金桂暗暗的发恨道："且叫你乐这几天，等我慢慢的摆布了来，那时可别怨我！"一面隐忍，一面设计摆布香菱。

宝蟾本来是"心里也知八九，也就半推半就，正要入港"，却还说薛蟠"强奸力逼等语"，即把责任都推到薛蟠身上。蟾，蟾蜍，俗称"癞蛤蟆"。"彼时金桂已暗和宝蟾说明，今夜令薛蟠和宝蟾在香菱房中去成亲"，即是夏金桂促成了薛蟠的成亲。隐面下的依据为：夏金桂的原型为吴三桂；香菱的原型为明英宗朱祁镇；香菱房的原型为明北京皇宫中明英宗之住处；薛蟠的原型为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崇祯十七年（1644 年），多尔衮入北京后入住皇宫东苑中的重华殿，而重华殿为大明土木堡之变后，明英宗朱祁镇返国后被软禁之地；正是吴三桂降清，促成了多尔衮入主明北京皇宫重华殿。

半月光景，忽又装起病来，只说心疼难忍，四肢不能转动。请医疗治不效，众人都说是香菱气的。闹了两日，忽又从金桂的枕头内抖出纸人来，上面写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针钉在心窝并四肢骨节等处。于是众人反乱起来，当作新闻，先报与薛姨妈。薛姨妈先忙手忙脚的，薛蟠自然更乱起来，立刻要拷打众人。金桂笑道："何必冤枉众人，大约是宝蟾的镇魇法儿。"薛蟠道："他这些时并没多空儿在你房里，何苦赖好人。"金桂冷笑道："除了他还有谁，莫不是我自己不成！虽有别人，谁可敢进我的房呢。"薛蟠道："香菱如今是天天跟着你，他自然知道，先拷问他就知道了。"金桂冷笑道："拷问谁，谁肯认？依我说竟装个不知道，大家丢开手罢了。横竖治死我也没什么要紧，乐得再娶好的。若据良心上说，左不过你三个多嫌我一个。"说着，一面痛哭起来。薛蟠更被这一席话激怒，顺手抓起一根门闩来，一径抢步找着香菱，不容分说便劈头劈面打起来，一口咬定是香菱所施。香菱叫屈，薛姨妈跑来禁喝说："不问明白，你就打起人来了。这丫头伏侍了你这几年，那一点不周到，不尽心？他岂肯如今作这没良心的事！你且问个清浑皂白，再动粗卤。"金桂听见他婆婆如此说着，怕薛蟠耳软心活，便益发嚎啕大哭起来，一面又哭喊说："这半个多月把我的宝蟾霸占了去，不容他进我的房，唯有秋菱跟着我睡。我要拷问宝蟾，你又护到头里。你这会子又赌气打他去。治死我，再拣富贵的标致的

娶来就是了，何苦作出这些把戏来！”薛蟠听了这些话，越发着了急。薛姨妈听见金桂句句挟制着儿子，百般恶赖的样子，十分可恨。无奈儿子偏不硬气，已是被他挟制软惯了。如今又勾搭上丫头，被他说霸占了去，他自己反要占温柔让夫之礼。这魇魔法究竟不知谁作的，实是俗语说的“清官难断家务事”，此事正是公婆难断床帏事了。因此无法，只得赌气喝骂薛蟠说：“不争气的孽障！骚狗也比你体面些！谁知你三不知的把陪房丫头也摸索上了，叫老婆说嘴霸占了丫头，什么脸出去见人！也不知谁使的法子，也不问青红皂白，好歹就打人。我知道你是个得新弃旧的东西，白辜负了我当日的心。他既不好，你也不许打，我立即叫人牙子来卖了他，你就心净了。”说着，命香菱“收拾了东西跟我来”，一面叫人去，“快叫个人牙子来，多少卖几两银子，拔去肉中刺，眼中钉，大家过太平日子。”薛蟠见母亲动了气，早也低下头了。金桂听了这话，便隔着窗子往外哭道：“你老人家只管卖人，不必说着一个扯着一个的。我们很是那吃醋拈酸容不下人的不成，怎么‘拔出肉中刺，眼中钉’？是谁的钉，谁的刺？但凡多嫌着他，也不肯把我的丫头也收在房里了。”薛姨妈听说，气的身战气咽道：“这是谁家的规矩？婆婆这里说话，媳妇隔着窗子拌嘴。亏你是旧家人家的女儿！满嘴里大呼小喊，说的是些什么！”薛蟠急的跺脚说：“罢哟，罢哟！看人听见笑话。"金桂意谓一不作，二不休，越发发泼喊起来了，说："我不怕人笑话！你的小老婆治我害我，我倒怕人笑话了！再不然，留下他，就卖了我。谁还不知道你薛家有钱，行动拿钱垫人，又有好亲戚挟制着别人。你不趁早施为，还等什么？嫌我不好，谁叫你们瞎了眼，三求四告的跑了我们家作什么去了！这会子人也来了，金的银的也赔了，略有个眼睛鼻子的也霸占去了，该挤发我了！"一面哭喊，一面滚搡，自己拍打。薛蟠急的说又不好，劝又不好，打又不好，央告又不好，只是出入咳声叹气，抱怨说运气不好。当下薛姨妈早被薛宝钗劝进去了，只命人来卖香菱。宝钗笑道：“咱们家从来只知买人，并不知卖人之说。妈可是气的胡涂了，倘或叫人听见，岂不笑话。哥哥嫂子嫌他不好，留下我使唤，我正也没人使呢。”薛姨妈道：“留着他还是淘气，不如打发了他倒干净。”宝钗笑道：“他跟着我也是一样，横竖不叫他到前头去。从此断绝了他那里，也如卖了一般。”香菱早已跑到薛姨妈跟前痛哭哀求，只不愿出去，情愿跟着姑娘，薛姨妈也只得罢了。

自此以后，香菱果跟随宝钗去了，把前面路径竟一心断绝。虽然如此，终不免对月伤悲，挑灯自叹。本来怯弱，虽在薛蟠房中几年，皆由血分中有病，是以并无胎孕。今复加以气怒伤感，内外折挫不堪，竟酿成干血之症，日渐羸瘦作烧，饮食懒进，请医诊视服药亦不效验。那时金桂又吵闹了数次，气的薛姨妈母女惟暗自垂泪，怨命而已。薛蟠虽曾仗着酒胆挺撞过两三次，持棍欲打，那金桂便递与他身子随意叫打；这里持刀欲杀时，便伸与他脖项。薛蟠也实不能下手，只得乱闹了一阵罢了。如今习惯成自然，反使金桂越发长了威风，薛蟠越发软了气骨。虽是香菱犹在，却亦如不在的一般，虽不能十分畅快，就不觉的碍眼了，且姑置不究。如此又渐次寻趁宝蟾。宝蟾却不比香菱的情性，最是个烈火干柴，既和薛蟠情投意合，便把金桂忘在脑后。近见金桂又作践他，他便不肯服低容让半点。先是一冲一撞的拌嘴，后来金桂气急了，甚至于骂，再至于打。他虽不敢还言还手，便大撒泼性，拾头打滚，寻死觅活，昼则刀剪，夜则绳索，无所不闹。薛蟠此时一身难以两顾，惟徘徊观望于二者之间，十分闹的无法，便出门躲在外厢。金桂不发作性气，有时欢喜，便纠聚人来斗纸牌、掷骰子作乐。又生平最喜啃骨头，每日务要杀鸡鸭，将肉赏人吃，只单以油炸焦骨头下酒。吃的不奈烦或动了气，便肆行海骂，说：“有别的忘八粉头乐的，我为什么不乐！”薛家母女总不去理他。薛蟠亦无别法，惟日夜悔恨不该娶这搅家星罢了，都是一时没了主意。于是宁荣二宅之人，上上下下，无有不知，无有不叹者。

此时宝玉已过了百日，出门行走。亦曾过来见过金桂，“举止形容也不怪厉，一般是鲜花嫩柳，与众姊妹不差上下的人，焉得这等样情性，可为奇之至极”。因此心下纳闷。这日与王夫人请安去，又正遇见迎春奶娘来家请安，说起孙绍祖甚属不端，“姑娘惟有背地里淌眼抹泪的，只要接了来家散诞两日”。

“忽又从金桂的枕头内抖出纸人来，上面写着金桂的年庚八字，有五根针钉在心窝并四

肢骨节等处”，“何必冤枉众人，大约是宝蟾的镇魇法儿”。第二十五回回目为“魇魔法姊弟逢五鬼”。

金桂骂薛蟠“嫌我不好，谁叫你们瞎了眼”，隐面下的依据为：夏金桂的原型为吴三桂；薛蟠的原型为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吴三桂降清多年之后，又发动三藩之乱反清。

夏金桂“只单以油炸焦骨头下酒”，暗示夏金桂之狠毒。隐面下的依据为：夏金桂的原型为吴三桂；吴三桂引领清军入关，还为大清率军攻打陕西、四川等地的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明军余部，最后在云南处死南明永历帝，这一系列行为，就犹如“油炸焦骨头”，彻底埋葬了反清力量，大明复国无望。

夏金桂说“有别的忘八粉头乐的，我为什么不乐”。在六十七回中，王熙凤说柳湘莲：“这个人还算造化高，省了当那出名儿的忘八。”隐面下，“忘八”形容从大明投降大清的无廉耻之文官武将。

贾宝玉见过夏金桂，评价她“举止形容也不怪厉，一般是鲜花嫩柳，与众姊妹不差上下的人，焉得这等样情性，可为奇之至极。”这为贾宝玉下文寻“贴女人的妒病方子”埋下伏笔。

卍儿

人物：卍儿。
别称：无。
人物关系：男友为茗烟。
人物原型：吴三桂。
命名思路：

卍，武则天所特制之文字。武则天自立为武周皇帝；吴三桂称帝时国号为周，也是周皇帝。与“吴”同声母。

儿，男子。吴三桂为男子，锦州总兵吴襄之子。

原文解析

第一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贾珍、贾琏、薛蟠等只顾猜枚行令，百般作乐，也不理论，纵一时不见他在座，只道在里边去了，故也不问。至于跟宝玉的小厮们，那年纪大些的，知宝玉这一来了，必是晚上才散，因此偷空也有去会赌的，也有往亲友家去吃年茶的，更有或嫖或饮，都私散了，待晚间再来；那些小的，都钻进戏房里瞧热闹去了。

贾宝玉的小厮们中有去“嫖”的，为茗烟的出场进行了气氛渲染。

宝玉见一个人没有，因想“这里素日有个小书房，内曾挂着一轴美人，极画的得神。今日这般热闹，想那里自然无人，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想着，便往书房里来。刚到窗前，闻得房内有呻吟之韵。宝玉倒唬了一跳：敢是美人活了不成？乃乍着胆子，舔破窗纸，向内一看，那轴美人却不曾活，却是茗烟按着个一女孩子，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宝玉禁不住大叫：“了不得！”一脚踹进门去，将那两个唬开了，抖衣而颤。

贾宝玉认为书房中有一幅美人画。在第五回中，贾宝玉看到秦可卿的房间内挂有一幅画，“唐伯虎画的《海棠春睡图》”，图上画的是杨贵妃。杨贵妃被认为是祸国红颜，象征祸国之人。

茗烟见是宝玉，忙跪求不迭。宝玉道：“青天白日，这是怎么说。珍大爷知道，你是死是活？”一面看那丫头，虽不标致，倒还白净，些微亦动人处，羞的面红耳赤，低首无言。宝玉跺脚道：“还不快跑！”一语提醒了那丫头，飞也似去了。宝玉又赶出去，叫道：“你别怕，我是不告诉人的。”急的茗烟在后叫：“祖宗，这是分明告诉人了！”宝玉因问：“那丫头十几岁了？”茗烟道：“大不过十六七岁了。”宝玉道：“连他的岁属也不问问，别的自然越发不知了。可见他白认得你了。可怜，可怜！”又问：“名字叫什么？”茗烟大笑道：“若说出名字来话长，真真新鲜奇文，竟是写不出来的。据他说，他母亲养他的时节做了一个梦，梦见得了一匹锦，上面是五色富贵万不断头的花样，所以他的名字叫作卍儿。”宝玉听了笑道：“真也新奇，想必他将来有些造化。”说着，沉思一会。

卍儿母亲梦见得了一匹锦，贾宝玉说卍儿将来有些造化，这个构思很可能基于典故

江淹梦锦，但反其用之。自从江淹梦到他所借的锦缎被夺去之后，文章大为减色。第七十六回中，林黛玉提到“江淹《青苔赋》”。《南史·江淹传》：

> 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蹇矣。

宋代法云撰《翻译名义集》卷六引它著说“卍”字之所以读“万”音是武则天于长寿二年（693 年）定的：“案卍字本非是字，大周主上（武则天）权制此文，着于天枢，音之为万，谓吉祥万德所集也。”

贾宝玉看到“却是茗烟按着一个女孩子，也干那警幻所训之事”，女孩子叫“卍儿”，隐面下的依据为：“警幻所训之事”的原型为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子孙如何掌握传国宝玺所象征的皇权；卍儿的原型为吴三桂；茗烟的原型为吴三桂之印；康熙十二年（1673 年）吴三桂于起兵反清，并发动三藩之乱，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自称周王；康熙十七年（1678 年）在湖南衡阳称帝，国号为周，建元昭武，同年在长沙病逝[①]，确实如贾宝玉所说“有些造化”；公元 690 年，武则天改国号唐为周，自立为武周皇帝；吴三桂自立为周王，称帝时的国号也为周，被吴世璠尊之为周太祖高皇帝；吴三桂的皇权持续时间极为短暂，就如“茗烟”一样；当初朱棣反叛，现在吴三桂反叛。

茗烟说卍儿年龄“大不过十六七岁”，点出“十七”二字。隐面下的依据为：卍儿的原型为吴三桂；大明覆亡于崇祯“十七”年（1644 年），这年吴三桂联合多尔衮击败了李自成，引清军入关，大清随即取代了大明；吴三桂称帝时间是在康熙“十七”年（1678 年），国号为周，同年病逝。

[①] zh.wikipedia.org/wiki/吴三桂

王善保家的

人物：王善保家的。
别称：无。
人物关系：主子为邢夫人、外孙女为秦司棋。
人物原型：吴三桂。
命名思路：

王，吴三桂降清后被封为平西王。
善，善于。
保，吴三桂镇守辽东保卫大明。
家，皇帝的家为皇宫。

“善保”，史载吴三桂部“胆勇倍奋，士气益鼓”。吴三桂治军严谨，精锐骑兵一千人，分二十队，五十人一队，每队设一领骑官，吴三桂在自己的靴筒上放这二十名领骑官姓名，一旦抽中谁，便呼叫某领骑官，该领骑官即统五十人骑队，跟随他冲锋陷阵，可谓“无往不利”，是明末最后一支有战力的铁骑部队。[①]

“保家”，保家卫国。

王善保仅在“司棋是王善保的外孙女儿”中单独出现过一次。王善保家的，从其煽动王夫人抄检大观园来看，这个名字是反语，不是“善保家”而是“善害家”。隐面下，王善保家的的原型为辽东总兵吴三桂；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吴三桂掌握大明最后一支军队，却在回京救援途中缓行，结果十九日崇祯帝朱由检等不到救援而自缢；之后李自成决定“灭吴保关”，于四月十三日亲率大军，奔赴山海关攻讨吴三桂；四月二十二，吴军初败，吴三桂求救于多尔衮，多尔衮受降吴三桂[①]，两军联合击败李自成；随后大清入主北京取代了大明。

原文解析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避嫌隙杜绝宁国府

一时，周瑞家的与吴兴家的、郑华家的、来旺家的、来喜家的现在五家陪房进来，余者皆在南方各有执事。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见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来，方才正是他送香囊来的。王夫人向来看视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等原无二意，今见他来打听此事，十分关切，便向他说：“你去回了太太，也进园内照管照管，不比别人又强些。”这王善保家正因素日进园去那些丫鬟们不大趋奉他，他心里大不自在，要寻他们的故事又寻不着，恰好生出这事来，以为得了把柄。又听王夫人委托，正撞在心坎上，说：“这个容易。不是奴才多话，论理这事该早严紧的。太太也不大往园里去，这些女孩子们一个个倒象受了封诰似的。他们就成了千金小姐了。闹下天来，谁敢哼一声儿。不然，就调唆姑娘的丫头们，说欺负了姑娘们了，谁还耽得起。”王夫人道：“这也有的常情，跟姑娘的丫头原比别的娇贵些。你们该劝他们。连主子们的姑娘不教导尚且不堪，何况他们。”王善保家的道：“别的都还罢了。太太不知道，一个宝玉屋里的晴雯，那丫头仗着他生的模样儿比别人标致些。又生了一张巧嘴，天天打扮的象个西施的样子，在人跟前能说惯道，掐尖要强。一句话不投机，他就立起两个骚眼睛来

[①] zh.wikipedia.org/wiki/吴三桂

骂人，妖妖趫趫，大不成个体统。”王夫人听了这话，猛然触动往事，便问凤姐道：“上次我们跟了老太太进园逛去，有一个水蛇腰，削肩膀，眉眼又有些像你林妹妹的，正在那里骂小丫头。我的心里很看不上那狂样子，因同老太太走，我不曾说得。后来要问是谁，又偏忘了。今日对了坎儿，这丫头想必就是他了。”凤姐道：“若论这些丫头们，共总比起来，都没晴雯生得好。论举止言语，他原有些轻薄。方才太太说的倒很像他，我也忘了那日的事，不敢乱说。”王善保家的便道：“不用这样，此刻不难叫了他来太太瞧瞧。”

在“吴兴家的”唯一一次出场后，王善保家的首次出场：“王夫人正嫌人少不能勘察，忽见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走来，方才正是他送香囊来的。”邢夫人让心腹王善保家的把香囊送给王夫人，引起王夫人抄检大观园的腥风血雨。隐面下，“吴兴家的”的“吴”正是吴三桂之吴。

王善保家的因为“丫鬟们不大趋奉他”而抹黑晴雯，在王夫人面前说晴雯“立起两个骚眼睛来骂人”，“大不成个体统”。而此时掌握实权的王熙凤都“不敢乱说”，反而维护晴雯，说“这些丫头们”“都没晴雯生得好”。

王善保家的把香囊给了王夫人，由于私人怨气说晴雯的坏话，结果晴雯被王夫人赶出大观园，病死。隐面下的依据为：王善保家的的原型为吴三桂；崇祯十七年（1644 年），辽东总兵吴三桂奉旨入卫首都北京，三月十六抵山海关，一路上“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三月二十日吴三桂抵达河北丰润时，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已进入北京，崇祯自缢景山（煤山），吴三桂则引兵退保山海关；王善保家的因私心害晴雯，犹如吴三桂因保存实力的私心间接害了崇祯帝。吴三桂之所以慢行军，原因有二：一是崇祯二年袁崇焕救援北京却被崇祯帝判以凌迟处死的前车之鉴，二是之前吴三桂提出放弃关外收缩战线但被明廷否决之事。

王夫人信以为实了，忙说：“阿弥陀佛！你不近宝玉是我的造化，竟不劳你费心。既是老太太给宝玉的，我明儿回了老太太，再撵你。”因向王善保家的道：“你们进去，好生防他几日，不许他在宝玉房里睡觉。等我回过老太太，再处治他。”喝声“去！站在这里，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妆扮！”晴雯只得出来，这气非同小可，一出门便拿手帕子握着脸，一头走，一头哭，直哭到园门内去。

这里王夫人向凤姐等自怨道：“这几年我越发精神短了，照顾不到。这样妖精似的东西竟没看见。只怕这样的还有，明日倒得查查。”凤姐见王夫人盛怒之际，又因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耳目，常调唆着邢夫人生事，纵有千百样言词，此刻也不敢说，只低头答应着。王善保家的道：“太太请养息身体要紧，这些小事只交与奴才。如今要查这个主儿也极容易，等到晚上园门关了的时节，内外不通风，我们竟给他们个猛不防，带着人到各处丫头们房里搜寻。想来谁有这个，断不单只有这个，自然还有别的东西。那时翻出别的来，自然这个也是他的。”王夫人道：“这话倒是。若不如此，断不能清的清白的白。”因问凤姐如何。凤姐只得答应说：“太太说的是，就行罢了。”王夫人道：“这主意很是，不然一年也查不出来。”于是大家商议已定。

“常调唆着邢夫人生事”的王善保家的给王夫人建议把大观园的门关了后“猛不防”“搜寻”，迅速成为王夫人的得力干将。隐面下的依据为：王善保家的的原型为吴三桂；崇祯末年，吴三桂镇守山海关并受封“平西伯”。

至晚饭后，待贾母安寝了，宝钗等入园时，王善保家的便请了凤姐一并入园，喝命将角门皆上锁，

便从上夜的婆子处抄检起，不过抄检出些多余攒下蜡烛灯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这也是赃，不许动，等明儿回过太太再动。"于是先就到怡红院中，喝命关门。

抄检大观园的行动，是由王夫人下令，王善保家的与王熙凤执行。隐面下，覆亡大明的行动，是由历朝的皇帝、大臣、大太监共同实施的。

王善保家的"喝命将角门皆上锁"、"喝命关门"。隐面下，王善保家的的原型为吴三桂；吴三桂镇守的山海关就如大明的东北大门。

凤姐道："丢了一件要紧的东西，因大家混赖，恐怕有丫头们偷了，所以大家都查一查去疑。"一面说，一面坐下吃茶。王善保家的等搜了一回，又细问这几个箱子是谁的，都叫本人来亲自打开。袭人因见晴雯这样，知道必有异事，又见这番抄检，只得自己先出来打开了箱子并匣子，任其搜检一番，不过是平常动用之物。

袭人等方欲代晴雯开时，只见晴雯挽着头发闯进来，豁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捉着底子，朝天往地下尽情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王善保家的也觉没趣，看了一看，也无甚私弊之物。回了凤姐，要往别处去。

说着，一径出来，因向王善保家的道："我有一句话，不知是不是。要抄检只抄检咱们家的人，薛大姑娘屋里，断乎检抄不得的。"王善保家的笑道："这个自然。岂有抄起亲戚家来。"凤姐点头道："我也这样说呢。"

王善保家的说"岂有抄起亲戚家来"，结果下文抄出外孙女儿司棋的东西。

那个王善保家的带了众人到丫鬟房中，也一一开箱倒笼抄检了一番。因从紫鹃房中抄出两副宝玉常换下来的寄名符儿，一副束带上的披带，两个荷包并扇套，套内有扇子。打开看时皆是宝玉往年往日手内曾拿过的。王善保家的自为得了意，遂忙请凤姐过来验视，又说："这些东西从那里来的？"凤姐笑道："宝玉和他们从小儿在一处混了几年，这自然是宝玉的旧东西。这也不算什么罕事，撂下再往别处去是正经。"紫鹃笑道："直到如今，我们两下里的东西也算不清。要问这一个，连我也忘了是那年月日有的了。"王善保家的听凤姐如此说，也只得罢了。

探春又问众人："你们也都搜明白了不曾？"周瑞家的等都陪笑说："都翻明白了。"那王善保家的本是个心内没成算的人，素日虽闻探春的名，那是为众人没眼力没胆量罢了，那里一个姑娘家就这样起来，况且又是庶出，他敢怎么。他自恃是邢夫人陪房，连王夫人尚另眼相看，何况别个。今见探春如此，他只当是探春认真单恼凤姐，与他们无干。他便要趁势作脸献好，因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嘻嘻笑道："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果然没有什么。"凤姐见他这样，忙说："妈妈走罢，别疯疯颠颠的。"一语未了，只听"拍"的一声，王家的脸上早着了探春一掌。探春登时大怒，指着王家的问道："你是什么东西，敢来拉扯我的衣裳！我不过看着太太的面上，你又有年纪，叫你一声妈妈，你就狗仗人势，天天作耗，专管生事。如今越性了不得了。你打谅我是同你们姑娘那样好性儿，由着你们欺负他，就错了主意！你搜检东西我不恼，你不该拿我取笑。"说着，便亲自解衣卸裙，拉着凤姐儿细细的翻。又说："省得叫奴才来翻我身上。"凤姐平儿等忙与探春束裙整袂，口内喝着王善保家的说："妈妈吃两口酒就疯疯颠颠起来。前儿把太太也冲撞了。快出去，不要提起了。"又劝探春休得生气。

王善保家的“越众向前拉起探春的衣襟，故意一掀”，还说“连姑娘身上我都翻了”。贾探春“登时大怒”打了王善保家的一个耳光问“你是什么东西”。王善保家的作为奴才，竟然欺负主子小姐贾探春，非常大胆，行为越上。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探春的原型为明代宗景泰帝朱祁钰；王善保家的的原型为武将吴三桂；武将石亨为求自己获益而发动夺门之变，欺负生病的景泰帝朱祁钰，将其赶下皇位；景泰帝朱祁钰是打赢北京保卫战的皇帝，却遭到打赢北京保卫战的大功臣的陷害，这就犹如贾探春遭遇王善保家的的非礼；崇祯十七年（1644年），但崇祯帝需要吴三桂舍弃关外保卫北京时，吴三桂一路慢行，途中时崇祯帝自缢。

那王善保家的讨了个没意思，在窗外只说：“罢了，罢了，这也是头一遭挨打。我明儿回了太太，仍回老娘家去罢。这个老命还要他做什么！”探春喝命丫鬟道：“你们听他说的这话，还等我和他对嘴去不成。”

因司棋是王善保的外孙女儿，凤姐倒要看看王家的可藏私不藏，遂留神看他搜检。先从别人箱子搜起，皆无别物。及到了司棋箱子中搜了一回，王善保家的说：“也没有什么东西。”才要盖箱时，周瑞家的道：“且住，这是什么？”说着，便伸手掣出一双男子的锦带袜并一双缎鞋来。又有一个小包袱，打开看时，里面有一个同心如意并一个字帖儿。一总递与凤姐。凤姐因当家理事，每每看开帖并帐目，也颇识得几个字了。便看那帖子是大红双喜笺帖，上面写道：“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觉察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见，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得说话。千万，千万。再所赐香袋二个，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千万收好。表弟潘又安拜具。”凤姐看罢，不怒而反乐。别人并不识字。王家的素日并不知道他姑表姊弟有这一节风流故事，见了这鞋袜，心内已是有些毛病，又见有一红帖，凤姐又看着笑，他便说道：“必是他们胡写的帐目，不成个字，所以奶奶见笑。”凤姐笑道：“正是这个帐竟算不过来。你是司棋的老娘，他的表弟也该姓王，怎么又姓潘呢？”王善保家的见问的奇怪，只得勉强告道：“司棋的姑妈给了潘家，所以他姑表兄弟姓潘。上次逃走了的潘又安就是他表弟。”凤姐笑道：“这就是了。”因道：“我念给你听听。”说着从头念了一遍，大家都唬了一跳。这王家的一心只要拿人的错儿，不想反拿住了他外孙女儿，又气又臊。周瑞家的四人又都问着他：“你老可听见了？明明白白，再没的话说了。如今据你老人家，该怎么样？”这王家的只恨没地缝儿钻进去。凤姐只瞅着他嘻嘻的笑，向周瑞家的笑道：“这倒也好。不用你们作老娘的操一点儿心，他鸦雀不闻的给你们弄了一个好女婿来，大家倒省心。”

王善保家的抄检大观园结果抄出外孙女儿司棋的东西，因此司棋被关被撵出大观园。隐面下的依据为：王善保家的的原型为吴三桂；司棋的原型为大清第一位皇帝皇太极；崇祯十六年（1643 年），吴三桂镇守辽东时，皇太极驾崩。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探春知他畏事不肯多言，因笑道：“你别装老实了。除了朝廷治罪，没有砍头的，你不必畏头畏尾。实告诉你罢，我昨日把王善保家那老婆子打了，我还顶着个罪呢。不过背地里说我些闲话，难道他还打我一顿不成！”宝钗忙问因何又打他，探春悉把昨夜怎的抄检，怎的打他，一一说了出来。尤氏见探春已经说了出来，便把惜春方才之事也说了出来。探春道：“这是他的僻性，孤介太过，我们再傲不过他的。”又告诉他们说：“今日一早不见动静，打听凤辣子又病了。我就打发我妈妈出去打听王善保家的是怎样。回来告诉我说，王善保家的挨了一顿打，大太太嗔着他多事。”

王善保家的因为“丫鬟们不大趋奉他”而抹黑晴雯并建议王夫人“搜寻”大观园。邢夫人打王善保家的，“嗔着他多事”，这暗示邢夫人与王善保家的之间存在对立关系。隐面下的依据为：王善保家的的原型为吴三桂；邢夫人的原型为李自成；李自成与吴三桂之间为对立

关系；崇祯十七年（1644 年）四月，李自成决定“灭吴保关”，于四月十三日亲率大军，奔赴山海关攻讨吴三桂。

邢大舅道：“老贤甥，你不知我邢家底里。我母亲去世时我尚小，世事不知。他姊妹三个人，只有你令伯母年长出阁，一分家私都是他把持带来。如今二家姐虽也出阁，他家也甚艰窘，三家姐尚在家里，一应用度都是这里陪房王善保家的掌管。我便来要钱，也非要的是你贾府的，我邢家家私也就够我花了。无奈竟不得到手，所以有冤无处诉。”

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的陪房，掌管邢夫人的钱财。这说明邢夫人并不善于理财。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周瑞家的回道：“前日那边太太嗔着王善保家的多事，打了几个嘴巴子，如今他也装病在家，不肯出头了。况且又是他外孙女儿，自己打了嘴，他只好装个忘了，日久平服了再说。如今我们过去回时，恐怕又多心，倒象似咱们多事似的。不如直把司棋带过去，一并连赃证与那边太太瞧了，不过打一顿配了人，再指个丫头来，岂不省事。如今白告诉去，那边太太再推三阻四的，又说‘既这样你太太就该料理，又来说什么’，岂不反耽搁了。倘那丫头瞅空寻了死，反不好了。如今看了两三天，人都有个偷懒的时候，倘一时不到，岂不倒弄出事来。”王夫人想了一想，说：“这也倒是。快办了这一件，再办咱们家的那些妖精。”

周瑞家的提王善保家的被邢夫人“打了几个嘴巴子”，说明王善保家虽然掌管钱财，仍然是邢夫人的奴才。

王夫人吩咐，只许把他贴身衣服撂出去，余者好衣服留下给好丫头们穿。又命把这里所有的丫头们都叫来一一过目。原来王夫人自那日着恼之后，王善保家的去趁势告倒了晴雯，本处有人和园中不睦的，也就随机趁便下了些话。王夫人皆记在心中。因节间有事，故忍了两日，今日特来亲自阅人。

“王善保家的去趁势告倒了晴雯”，直接指出王善保家的的谗言是晴雯被撵出的直接原因。前文王夫人说王善保家的是“邢夫人之得力心腹人”。隐面下的依据为：王夫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邢夫人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大顺皇帝李自成；王善保家的的原型为辽东总兵吴三桂；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时，吴三桂出于私心没有及时回京救援，结果崇祯帝朱由检自缢而亡，这就犹如吴三桂作为邢夫人的“得力心腹人”“趁势告倒了晴雯”。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姽婳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箝诐奴之口，讨岂从宽；剖悍妇之心，忿犹未释！

贾宝玉为晴雯写《芙蓉女儿诔》，其中“剖悍妇之心”的“悍妇”指王善保家的，因王善保家的以谗言害死晴雯。贾宝玉因而极为仇恨王善保家的。

第 八 十 回　美香菱屈受贪夫棒　王道士胡诌妒妇方

话说金桂听了，将脖项一扭，嘴唇一撇，【庚辰双行夹批：画出一个悍妇来。】鼻孔里哧了两声，拍着掌冷笑道：“菱角花谁闻见香来着？若说菱角香了，正经那些香花放在那里？可是不通之极！”

脂批称夏金桂也为“悍妇”。隐面下，悍妇王善保家与悍妇夏金桂的原型都为吴三桂。

邢岫烟

人物：邢岫烟。
别称：邢姑娘、邢大姑娘、邢女儿。
人物关系：父亲为邢忠，母亲为邢夫人之兄嫂，与薛蝌订了婚。
人物原型：吴三桂。
命名思路：

邢，从邢夫人的邢家之姓。邢夫人的原型为李自成。邢岫烟的原型为吴三桂。

岫，《尔雅》：“山有穴曰岫”。王维曾说“凡画山水，平夷顶尖者巅，峭峻相连者岭。有穴者岫，峭壁者崖，悬石者岩。”《吴都赋》中有“崖深岫险，云生岭上”之句。明天启元年（1621 年），努尔哈赤占领岫岩堡（今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其特产岫岩玉为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名玉之一。吴岫，吴地的山。南朝谢朓《休沐重还道中》诗：“云端楚山见，林表吴岫微。”

烟，指山中的雾气或云气。桂烟，指笼罩在桂树间的雾气。唐代温庭筠《题翠微寺二十二韵》：“受朝松霞晓，颁朔桂烟凉。”茗烟的原型为吴三桂之印。

岫烟，山中云。宋代曾巩《池上即席送梁况之赴宣城》诗：“远岫烟云供醉眼，双谿鱼鸟付新诗。”魏晋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

岫烟，吴岫桂烟，即可暗含“吴”“桂”二字。“山”谐音吴三桂的“三”。

原文解析

>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
>
> 原来邢夫人之兄嫂带了女儿岫烟进京来投邢夫人的，可巧凤姐之兄王仁也正进京，两亲家一处打帮来了。走至半路泊船时，正遇见李纨之寡婶带着两个女儿——大名李纹，次名李绮——也上京。大家叙起来又是亲戚，因此三家一路同行。

邢岫烟“进京来投邢夫人”，隐面下的依据为：邢夫人的原型为李自成；邢岫烟的原型为辽东总兵吴三桂；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大明覆亡之际，李自成曾多次招降吴三桂；陈圆圆和吴家亲人都成了李自成的人质，为保全家人性命，吴三桂答应与李自成议和[①]；吴三桂欲投降已占据北京的李自成，就犹如邢岫烟“进京来投邢夫人”。

> 贾母便和邢夫人说：“你侄女儿也不必家去了，园里住几天，逛逛再去。”邢夫人兄嫂家中原艰难，这一上京，原仗的是邢夫人与他们治房舍，帮盘缠，听如此说，岂不愿意。邢夫人便将岫烟交与凤姐儿。凤姐儿筹算得园中姊妹多，性情不一，且又不便另设一处，莫若送到迎春一处去，倘日后邢岫烟有些不遂意的事，纵然邢夫人知道了，与自己无干。从此后若邢岫烟家去住的日期不算，若在大观园住到一个月上，凤姐儿亦照迎春的分例送一分与岫烟。凤姐儿冷眼歧路岫烟心性为人，竟不象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却是温厚可疼的人。因此凤姐儿又怜他家贫命苦，比别的姊妹多疼他些，邢夫人倒不大理论了。

[①] zh.wikipedia.org/wiki/吴三桂

邢岫烟“家中原艰难”，投奔邢夫人是为了“治房舍，帮盘缠”，是带着经济利益目的的。王熙凤认为邢岫烟“温厚可疼”，而不是邢夫人那样“禀性愚犟”。隐面下的依据为：邢夫人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邢岫烟的原型为辽东总兵吴三桂；王熙凤的原型为天启年间大太监魏忠贤；吴三桂为大明崇祯年间的官员，魏忠贤对于大明武官的评价当然要高于反朝廷的农民军领袖；吴三桂如投降李自成，按道理应享受高官厚禄，当然“治房舍，帮盘缠”的目的可达到；邢夫人不关心邢岫烟，犹如李自成没有处理好他与吴三桂之间的关系，没有给予吴三桂应得的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

此时大观园中比先更热闹了多少。李纨为首，余者迎春、探春、惜春、宝钗、黛玉、湘云、李纹、李绮、宝琴、邢岫烟，再添上凤姐儿和宝玉，一共十三个。叙起年庚，除李纨年纪最长，他十二个人皆不过十五六七岁，或有这三个同年，或有那五个共岁，或有这两个同月同日，那两个同刻同时，所差者大半是时刻月分而已。

李纨“年纪最长”，邢岫烟年龄“不过十五六七岁”，即最小“十五”岁，最大“十七”岁。隐面下的依据为：邢岫烟的原型为辽东总兵吴三桂；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内城，大明覆亡，吴三桂引兵退保山海关；李纨的原型正是李自成。

只见众姊妹都在那边，都是一色大红猩猩毡与羽毛缎斗篷，独李纨穿一件青哆罗呢对襟褂子，薛宝钗穿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羓丝的鹤氅；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并无避雪之衣。

猩猩毡，东晋《华阳国志》记载：“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但此并非事实。

邢岫烟“仍是家常旧衣，并无避雪之衣”，为后文当衣埋下伏笔，并含有邢岫烟“不避雪”之意。

李纨道：“我这里虽好，又不如芦雪广好。我已经打发人笼地炕去了，咱们大家拥炉作诗。老太太想来未必高兴，况且咱们小顽意儿，单给凤丫头个信儿就是了。你们每人一两银子就够了，送到我这里来。”指着香菱、宝琴、李纹、李绮、岫烟，“五个不算外，咱们里头二丫头病了不算，四丫头告了假也不算，你们四分子送了来，我包总五六两银子也尽够了。”宝钗等一齐应诺。

第五十回　芦雪广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创制春灯谜
岫烟道：冻浦不闻潮。易挂疏枝柳，

湘云正渴了，忙忙的吃茶，已被岫烟道：空山泣老鴉。阶墀随上下，

谁知邢岫烟、李纹、薛宝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写了出来。众人便依“红梅花”三字之序看去，写道是：

咏红梅花得“红”字　邢岫烟
桃未芳菲杏未红，冲寒先已笑东风。
魂飞庾岭春难辨，霞隔罗浮梦未通。
绿萼添妆融宝炬，缟仙扶醉跨残虹。
看来岂是寻常色，浓淡由他冰雪中。

“霞隔罗浮梦未通”中“罗浮梦”用“罗浮梅花”之典故。唐柳宗元在《龙城录·赵师雄醉憩梅花下》一文中记载：“隋开皇中，赵师雄遣罗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间，因憩仆车于松林间，酒肆旁舍，见一女人，淡妆素服，出迓师雄。与语，但觉芳香袭人。至酒家共饮，有绿衣童子，笑歌戏舞。师雄醉寐，但觉风寒相袭，久之东方已白，师雄起视，乃在大梅花树下。”文中“芳香袭人”指梅花仙子。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小螺笑道：“我们二位姑娘都在林姑娘房里呢，我如今也往那里去。”宝玉听了，转步也便同他往潇湘馆来。不但宝钗姊妹在此，且连邢岫烟也在那里，四人围坐在熏笼上叙家常。紫鹃倒坐在暖阁里，临窗作针黹。一见他来，都笑说：“又来了一个！可没了你的坐处了。”宝玉笑道：“好一副‘冬闺集艳图’！可惜我迟来了一步。横竖这屋子比各屋子暖，这椅子上坐着并不冷。”

贾宝玉说的“冬闺集艳图”中的人物为：林黛玉、薛宝钗、薛宝琴、邢岫烟，紫鹃。隐面下的依据为：“冬”为大明之冬；“冬闺集艳”的五人的原型为明末时大明、大清、大顺三大势力的关键人物，且都曾称帝；林黛玉的原型为明崇祯帝朱由检；邢岫烟的原型为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其于康熙十七年（1678 年）短暂称帝，国号为周；薛宝钗与紫鹃的原型都为清太宗皇太极；薛宝琴的原型为清顺治帝福临；皇太极持续攻打大明，在明清决战松锦之战中大败明军，明军全军覆没；崇祯帝朱由检失去军事支持，两年后李自成攻入北京内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大明覆亡，李自成入主明北京皇宫但很快因在一片石战役中败于吴三桂与多尔衮联军而撤退；随后大清入主明北京皇宫，清顺治帝福临再次登基，大清取代了大明。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一面说，一面只见凤姐儿命平儿将昨日那件石青刻丝八团天马皮褂子拿出来，与了袭人。又看包袱，只得一个弹墨花绫水红绸里的夹包袱，里面只包着两件半旧棉袄与皮褂。凤姐儿又命平儿把一个玉色绸里的哆罗呢的包袱拿出来，又命包上一件雪褂子。平儿走去拿了出来，一件是件旧大红猩猩毡的，一件是半旧大红羽缎的。袭人道：“一件就当不起了。”平儿笑道：“你拿这猩猩毡的。把这件顺手带出来，叫人给邢大姑娘送去，昨儿那么大雪，人人都穿着不是猩猩毡、就是羽缎的，十来件大红衣裳，映着大雪，好不齐整。只有他穿着那几件旧衣裳，越发显的拱肩缩背，好不可怜见的，如今把这件给他罢。”凤姐笑道：“我的东西，他私自就要给人。我一个还花不够，再添上你提着，更好了！”

平儿因邢岫烟雪天穿旧衣裳可怜，私自要把“半旧大红羽缎”送给邢岫烟。在第五十七回中，邢岫烟说“前儿我悄悄的把绵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这个值钱的“绵衣服”很可能就是平儿送她的在雪天穿的“半旧大红羽缎”。如此则似乎邢岫烟背叛了平儿，但她确实有典当棉衣的权利。红，即“朱”。隐面下，平儿的原型为明崇祯帝朱由检；邢岫烟的原型为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崇祯帝先于崇祯四年（1631 年）封吴三桂为辽东总兵镇守山海关，后于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初，任吴三桂为平西伯，让其入卫京师；朱明崇祯帝给吴三桂的官职头衔，犹如“半旧大红羽缎”。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只因李纨亦因时气感冒；邢夫人又正害火眼，迎春岫烟皆过去朝夕侍药；李婶之弟又接了李婶和李纹李绮家去住几日；宝玉又见袭人常常思母含悲，晴雯犹未大愈：因此诗社之日，皆未有人作兴，便空了几社。

邢岫烟为邢夫人“朝夕侍药”。

故下面方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位，再下便是尤氏、李纨、凤姐、贾蓉之妻。西边一路便是宝钗、李纹、李绮、岫烟、迎春姊妹等。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莽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因薛姨妈看见邢岫烟生得端雅稳重，且家道贫寒，是个钗荆裙布的女儿，便欲说与薛蟠为妻。因薛蟠素习行止浮奢，又恐糟塌人家的女儿。正在踌躇之际，忽想起薛蝌未娶，看他二人恰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因谋之于凤姐儿。

蝌，蝌蚪，蛙或蟾蜍的幼体，黑色，身体椭圆，有长尾，生活在水中，最后变成蛙或蟾蜍。

薛姨妈看邢岫烟与薛蝌是“一对天生地设的夫妻”，实际上这两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与感情基础，这说明薛姨妈的目的是以婚姻为手段扩大薛家在贾府的势力。隐面下的依据为：薛姨妈的原型为清太祖努尔哈赤；薛蝌的原型为顺治帝福临；邢岫烟的原型为吴三桂；崇祯十七年（1644 年）四月，大明覆亡之际，大清受降吴三桂，即谋取了吴三桂为大清顺治帝福临效力，这就犹如邢岫烟被说给薛蝌。

贾母十分喜欢，忙命人请了薛姨妈来。二人见了，自然有许多谦辞。邢夫人即刻命人去告诉邢忠夫妇。他夫妇原是此来投靠邢夫人的，如何不依，早极口的说妙极。贾母笑道：“我爱管个闲事，今儿又管成了一件事，不知得多少谢媒钱？”薛姨妈笑道：“这是自然的。纵抬了十万银子来，只怕不希罕。但只一件，老太太既是主亲，还得一位才好。”

邢岫烟的父母为邢忠夫妇，“原是此来投靠邢夫人的”，竟然也在贾府。隐面下的依据为：邢夫人的原型为李自成；邢岫烟的原型为吴三桂；吴三桂的父亲为吴襄；邢夫人通过邢岫烟的父母来定邢岫烟的婚姻，犹如李自成通过吴三桂的父亲来招降吴三桂；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初，流寇事变，闯王李自成破大同、真定，朝廷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史称“秦寇势迫，调襄入京协守”，甲申之变，流寇破燕京，活捉吴襄，李自成派部将唐通以四万两银犒赏吴三桂军，并胁吴襄作书招降吴三桂[①]；李自成在一片石战役失败后斩杀了吴襄并族灭吴家三十四口，这确实是“刑”。

薛姨妈口中的谢媒钱就可达“十万银子”，可见薛姨妈看重邢岫烟对薛家的价值，在对待人才方面舍得重金。

如今薛姨妈既定了邢岫烟为媳，合宅皆知。邢夫人本欲接出岫烟去住，贾母因说：“这又何妨，两个孩子又不能见面，就是姨太太和他一个大姑，一个小姑，又何妨？况且都是女儿，正好亲香呢。”邢夫人方罢。

薛姨妈“定了邢岫烟为媳”，这是薛姨妈的主观拉拢。薛姨妈征求了贾母与邢夫人的意见，却没有征求邢岫烟本人的意见，似乎她认为邢岫烟内心一定是同意的。

蝌岫二人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大约二人心中也皆如意。只是邢岫烟未免比先时拘泥了些，不好与宝钗姊妹共处闲语；又兼湘云是个爱取戏的，更觉不好意思。幸他是个知书达礼的，虽有女儿

[①] zh.wikipedia.org/wiki/吴襄

身分，还不是那种佯羞诈愧一味轻薄造作之辈。宝钗自见他时，见他家业贫寒，二则别人之父母皆年高有德之人，独他父母偏是酒糟透之人，于女儿分中平常；邢夫人也不过是脸面之情，亦非真心疼爱；且岫烟为人雅重，迎春是个有气的死人，连他自己尚未照管齐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凡闺阁中家常一应需用之物，或有亏乏，无人照管，他又不与人张口，宝钗倒暗中每相体贴接济，也不敢与邢夫人知道，亦恐多心闲话之故耳。如今却出人意料之外奇缘作成这门亲事。岫烟心中先取中宝钗，然后方取薛蝌。有时岫烟仍与宝钗闲话，宝钗仍以姊妹相呼。

邢岫烟与薛蝌之间仅仅“前次途中皆曾有一面之遇”，文中并没有在一起的情节，也没有交谈的情节。两人之间仅是订了婚，并没有成为正式夫妻。

薛宝钗认为邢岫烟“为人雅重”，为人比邢夫人、邢夫人兄嫂、贾迎春三者都更好，所以进行暗中笼络，“每相体贴接济”。

邢岫烟“心中先取中宝钗，然后方取薛蝌”，愿意嫁给薛家，主要就是因为薛宝钗能识别人才，能善待人才。邢岫烟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不是首先考虑与薛蝌感情是否融洽，而是首先考虑来自薛宝钗的利益，即以利益为上，而非以爱情为上。隐面下的依据为：邢岫烟的原型为吴三桂；薛宝钗的原型为清太宗皇太极；皇太极曾经赞叹吴三桂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吴三桂在降清问题面前，由于家人安全即个人利益受到严重损害，难于以民族大义为上。

这日宝钗因来瞧黛玉，恰值岫烟也来瞧黛玉，二人在半路相遇。宝钗含笑唤他到跟前，二人同走至一块石壁后，宝钗笑问他：“这天还冷的很，你怎么倒全换了夹的？”岫烟见问，低头不答。宝钗便知道又有了原故，因又笑问道：“必定是这个月的月钱又没得。凤丫头如今也这样没心没计了。”岫烟道：“他倒想着不错日子给，因姑妈打发人和我说，一个月用不了二两银子，叫我省一两给爹妈送出去，要使什么，横竖有二姐姐的东西，能着些儿搭着就使了。姐姐想，二姐姐也是个老实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东西，他虽不说什么，他那些妈妈丫头，那一个是省事的，那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虽在那屋里，却不敢很使他们，过三天五天，我倒得拿出钱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因一月二两银子还不够使，如今又去了一两。前儿我悄悄的把绵衣服叫人当了几吊钱盘缠。”宝钗听了，愁眉叹道：“偏梅家又合家在任上，后年才进来。若是在这里，琴儿过去了，好再商议你这事。离了这里就完了。如今不先定了他妹妹的事，也断不敢先娶亲的。如今倒是一件难事。再迟两年，又怕你熬煎出病来。等我和妈再商议，有人欺负你，你只管耐些烦儿，千万别自己熬煎出病来。不如把那一两银子明儿也越性给了他们，倒都歇心。你以后也不用白给那些人东西吃，他尖刺让他们去尖刺，很听不过了，各人走开。倘或短了什么，你别存那小家儿女气，只管找我去。并不是作亲后方如此，你一来时咱们就好的。便怕人闲话，你打发小丫头悄悄的和我说去说是了。”岫烟低头答应了。宝钗又指他裙上一个碧玉珮问道：“这是谁给你的？”岫烟道：“这是三姐姐给的。”宝钗点头笑道：“他见人人皆有，独你一个没有，怕人笑话，故此送你一个。这是他聪明细致之处。但还有一句话你也要知道，这些妆饰原出于大官富贵之家的小姐，你看我从头至脚可有这些富丽闲妆？然七八年之先，我也是这样来的，如今一时比不得一时了，所以我都自己该省的就省了。将来你这一到了我们家，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只怕还有一箱子。咱们如今比不得他们了，总要一色从实守分为主，不比他们才是。”岫烟笑道：“姐姐既这样说，我回去摘了就是了。”宝钗忙笑道：“你也太听说了。这是他好意送你，你不佩着，他岂不疑心。我不过是偶然提到这里，以后知道就是了。”岫烟忙又答应，又问：“姐姐此时那里去？”宝钗道：“我到潇湘馆去。你且回去把那当票叫丫头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早晚好穿，不然风扇了事大。但不知当在那里了？”岫烟道：“叫作‘恒舒典’，是鼓楼西大街的。”宝钗笑道：“这闹在一家去了。伙计们倘或知道了，好说‘人没过来，衣裳先过来’了。”岫烟听说，便

知是他家的本钱，也不觉红了脸一笑，二人走开。

薛宝钗对于邢岫烟的态度是“含笑唤他到跟前”，这不是朋友的关心态度，而是上级对下级的态度。

邢岫烟把棉衣当了，拿了当票，得了几吊钱。薛宝钗说“若是在这里，琴儿过去了，好再商议你这事。离了这里就完了。如今不先定了他妹妹的事，也断不敢先娶亲的。”这其实就是薛宝钗明说要考察考察邢岫烟，再娶亲，而且把薛宝琴的婚事放在第一位。然后薛宝钗说邢岫烟不应有“大官富贵之家”的习气，要把贾探春给的标志贾府信物的碧玉珮摘掉。薛宝钗是在去林黛玉住的潇湘馆的路上告诉邢岫烟要把她的棉衣给她退回去的，也就是要邢岫烟白得当铺的几吊钱。崇祯年间，一吊钱大约值一两银子。邢岫烟的月钱是一个月二两银子，她的旧棉衣就可在“天下老鸹一般黑”的当铺当几两银子，那么新棉衣肯定更贵，其实际价值大约应为十两银子或几十两银子。

当铺，即典当行，其以金钱打折收纳天下有价之物。薛宝钗家把当铺开到了北京鼓楼西大街，当铺名字叫“恒舒典”。邢岫烟当衣就是在这个当铺。在第二十二回中，王熙凤点过一出诨戏《刘二当衣》。《刘二当衣》应依据明代沈采《裴度香山还带记》第十三出《刘二勒债》改编。裴度是唐朝中期名相。剧演书生裴度即将赴京赶考，遣老仆裴旺到妻弟刘二当铺典当衣物，不料刘二为富不仁，不仅不当，还将衣物抵为利息，在此过程中，刘二装痴卖傻、插科打诨，唱一些异腔别调来搪塞裴旺。这正是符合“贾母喜热闹，更喜谑笑科诨”的特点。

隐面下的依据为：邢岫烟的原型为明辽东总兵吴三桂；薛宝钗的原型为大清第一位皇帝清太宗皇太极；贾府的原型为明北京皇宫；崇祯十五年（1642 年），洪承畴松山兵败被俘至盛京；洪承畴开始要自杀殉国，当范文程劝降洪承畴时屋顶上灰尘掉落，洪承畴怕污了衣服，急急擦拭；范文程便告诉皇太极说：“洪承畴不想死。连一件衣服都如此爱惜，何况命呢？”；皇太极于是召见洪承畴，天气甚冷，洪承畴挺立不跪，皇太极将自己身上的貂皮大衣脱了，披在洪承畴身上，洪感动落泪，跪地叩首，降清；清太宗皇太极因衣服而笼络了洪承畴，犹如薛宝钗因衣服而笼络了邢岫烟，只是邢岫烟的原型不是洪承畴而是其曾经的下属吴三桂，因吴三桂对大清的实际贡献超过洪承畴；邢岫烟那贵重衣服的原型应是大明官服，因吴三桂既然降清了，大明官服当然就用不着了，其所代表的大明官员的身份就成了换取利益的物品；吴三桂作为明军最后一只军队首领，犹如老仆裴旺；皇太极犹如大清这个当铺的主人；皇太极曾经赞叹吴三桂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吴三桂降清于皇太极的弟弟多尔衮，犹如老仆裴旺去刘二的当铺以衣物换取钱财。

“恒舒典”谐音“横竖点”，即“下”字。《说文解字》对“降”的注释为“下也”。所以此处“下”指“降”，投降之义。从地图上看，北京鼓楼西大街的“鼓楼”的正“下”方就是明北京皇宫的中心，鼓楼在其中轴线上。隐面下的依据为：邢岫烟的原型为明辽东总兵吴三桂；薛宝钗的原型为大清第一位皇帝清太宗皇太极；吴三桂“降”清，引清军入关联合击败李自成，为大清南“下”入关并入主鼓楼的正“下”方的明北京皇宫立下汉马功劳。

薛姨妈忙也笑劝，用手分开方罢。又向宝钗道：“连那女儿我还怕你哥哥糟踏了他，所以给你兄弟说了。别说这孩子，我也断不肯给他。前儿老太太因要把你妹妹说给宝玉，偏生又有了人家，不然倒是一门好亲。前儿我说定了那女儿，老太太还取笑说：‘我原要说他的人，谁知他的人没到手，倒被他说了我们的一个去了。’虽是顽话，细想来倒有些意思。……”

薛姨妈称邢岫烟为“邢女儿”，转述贾母说“我原要说他的人，谁知他的人没到手，倒被他说了我们的一个去了”。此处特意突出双方对于邢岫烟的争夺。隐面下的依据为：贾母的原型为明太祖朱元璋；邢岫烟的原型为辽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当然是大明“我们的人”；薛姨妈的原型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吴三桂降于努尔哈赤的儿子清摄政王多尔衮，“被他说了我们的一个去了”，犹如成了努尔哈赤的“儿”；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帮助大清迅速入主中原。

一语未了，忽见湘云走来，手里拿着一张当票，口内笑道：“这是个帐篇子？”黛玉瞧了，也不认得。地下婆子们都笑道：“这可是一件奇货，这个乖可不是白教人的。”宝钗忙一把接了，看时，就是岫烟才说的当票，忙折了起来。

史湘云拿着邢岫烟的当票，林黛玉不认得当票。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薛姨妈只得也挪进园来。因宝钗处有湘云香菱；李纨处日今李婶母女虽去，然有时亦来住三五日不定，贾母又将宝琴送与他去照管；迎春处有岫烟；探春因家务冗杂，且不时有赵姨娘与贾环来嘈聒，甚不方便；惜春处房屋狭小；况贾母又千叮咛万嘱咐托他照管林黛玉，薛姨妈素习也最怜爱他的，今既巧遇这事，便挪至潇湘馆来和黛玉同房，一应药饵饮食十分经心。

宝玉因想道：“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倒‘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因此仰望杏子不舍。又想起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一事，虽说是男女大事，不可不行，但未免又少了一个好女儿。不过两年，便也要“绿叶成荫子满枝”了。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因此不免伤心，只管对杏流泪叹息。

“邢岫烟已择了夫婿”，实际上是在薛姨妈与薛宝钗的主动拉拢下，邢岫烟做出此决定。

贾宝玉说邢岫烟嫁给薛家是“少了一个好女儿”，“绿叶成荫子满枝”，“乌发如银，红颜似槁”。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象征大明皇权；邢岫烟的原型为吴三桂；吴三桂降清，当然是“少了一个好女儿”，从大明之朱“红”转为大清之雪“银”；“绿叶成荫”如“三桂”，“乌”谐音“吴”。

“绿叶成阴子满枝”出自唐代杜牧《叹花》诗：“自是寻春去校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阴子满枝。”其上句“狂风落尽深红色”可用于形容朱明覆亡。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宝玉笑说走乏了，便歪在床上。方吃了半盏茶，只听外面咭咭呱呱，一群丫头笑进来，原来是翠墨、小螺、翠缕、入画，邢岫烟的丫头篆儿，并奶子抱巧姐儿，彩鸾、绣鸾八九个人，都抱着红毡笑着走来，说：“拜寿的挤破了门了，快拿面来我们吃。”刚进来时，探春、湘云、宝琴、岫烟、惜春也都来了。

邢岫烟作为外来者，还有丫头篆儿。

湘云拉宝琴岫烟说：“你们四个人对拜寿，直拜一天才是。”探春忙问：“原来邢妹妹也是今儿？我

怎么就忘了。”忙命丫头：“去告诉二奶奶，赶着补了一分礼，与琴姑娘的一样，送到二姑娘屋里去。”丫头答应着去了。岫烟见湘云直口说出来，少不得要到各房去让让。

与贾宝玉同一天生日的为平儿、薛宝琴、邢岫烟。然而在平儿、薛宝琴、邢岫烟三人中，贾宝玉真正与之有过交往并有感情的只有平儿。四儿“背地里说的，同日生日就是夫妻”。这就暗示了邢岫烟与贾宝玉之间也具有名义上的重要关系。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象征大明皇权；邢岫烟的原型为吴三桂；崇祯十七年（1644 年），吴三桂奉旨入卫首都北京，三月十六抵山海关，一路上“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三月二十抵达河北丰润时，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已进入北京，崇祯自缢景山（煤山），三桂则引兵退保山海关；康熙十二年（1673 年），康熙帝玄烨商议撤藩，吴三桂心不安，以反清复明为号召，于同年十二月处决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周王，以“大明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名义起兵反清；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三月，吴三桂为了振奋军心，在湖南衡阳登基称帝，国号为周，建元昭武，立妻子张氏为皇后，同年八月在长沙病逝，享年六十七岁[①]；吴三桂以大明的名义反清而后称帝，犹如邢岫烟与贾宝玉名义上“同日生日就是夫妻”。

探春等方回来。终久让宝琴岫烟二人在上，平儿面西坐，宝玉面东坐。探春又接了鸳鸯来，二人并肩对面相陪。

探春道：“我吃一杯，我是令官，也不用宣，只听我分派。”命取了令骰令盆来，“从琴妹掷起，挨下掷去，对了点的二人射覆。”宝琴一掷，是个三，岫烟宝玉等皆掷的不对，直到香菱方掷了一个三。

大家轮流乱划了一阵，这上面湘云又和宝琴对了手，李纨和岫烟对了点子。李纨便覆了一个“瓢”字，岫烟便射了一个“绿”字，二人会意，各饮一口。

“李纨和岫烟对了点子”，犹如对手。隐面下的依据为：李纨的原型为农民军领袖李自成；邢岫烟的原型为吴三桂；李自成与吴三桂为对手，李自成招降吴三桂不成，吴三桂投降大清多尔衮改变了势力格局，在一片石之战中击败了李自成，帮助大清迅速入主中原。

[①] zh.wikipedia.org/wiki/吴三桂

探春便和宝琴下棋，宝钗岫烟观局。林黛玉和宝玉在一簇花下唧唧哝哝不知说些什么。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刚过了沁芳亭，忽见岫烟颤颤巍巍的迎面走来。宝玉忙问："姐姐那里去？"岫烟笑道："我找妙玉说话。"宝玉听了诧异，说道："他为人孤癖，不合时宜，万人不入他目。原来他推重姐姐，竟知姐姐不是我们一流的俗人。"岫烟笑道："他也未必真心重我，但我和他做过十年的邻居，只一墙之隔。他在蟠香寺修炼，我家原寒素，赁的是他庙里的房子，住了十年，无事到他庙里去作伴。我所认的字都是承他所授。我和他又是贫贱之交，又有半师之分。因我们投亲去了，闻得他因不合时宜，权势不容，竟投到这里来。如今又天缘凑合，我们得遇，旧情竟未易。承他青目，更胜当日。"宝玉听了，恍如听了焦雷一般，喜的笑道："怪道姐姐举止言谈，超然如野鹤闲云，原来有本而来。正因他的一件事我为难，要请教别人去。如今遇见姐姐，真是天缘巧合，求姐姐指教。"说着，便将拜帖取与岫烟看。岫烟笑道："他这脾气竟不能改，竟是生成这等放诞诡僻了。从来没见拜帖上下别号的，这可是俗语说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个什么道理。"宝玉听说，忙笑道："姐姐不知道，他原不在这些人中算，他原是世人意外之人。因取我是个些微有知识的，方给我这帖子。我因不知回什么字样才好，竟没了主意，正要去问林妹妹，可巧遇见了姐姐。"岫烟听了宝玉这话，且只顾用眼上下细细打量了半日，方笑道："怪道俗语说的'闻名不如见面'，又怪不得妙玉竟下这帖子给你，又怪不得上年竟给你那些梅花。既连他这样，少不得我告诉你原故。他常说：'古人中自汉晋五代唐宋以来皆无好诗，只有两句好，说道："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所以他自称'槛外之人'。又常赞文是庄子的好，故又或称为'畸人'。他若帖子上是自称'畸人'的，你就还他个'世人'。畸人者，他自称是畸零之人；你谦自己乃世中扰扰之人，他便喜了。如今他自称'槛外之人'，是自谓蹈于铁槛之外了；故你如今只下'槛内人'，便合了他的心了。"宝玉听了，如醍醐灌顶，嗳哟了一声，方笑道："怪道我们家庙说是'铁槛寺'呢，原来有这一说。姐姐就请，让我去写回帖。"岫烟听了，便自往栊翠庵来。宝玉回房写了帖子，上面只写"槛内人宝玉熏沐谨拜"几字，亲自拿了到栊翠庵，只隔门缝儿投进去便回来了。

关于吴三桂的生年，史书极少记载，唯孙旭撰《平吴录》记为壬子年，《清史稿·吴三桂传》只记卒年六十七岁，即生于万历四十年（1612 年，壬子年）。但是大明兵部在崇祯十二年（1639 年）十月开出的一份吴三桂履历则显示吴三桂时年三十二岁，按虚岁算法倒推，则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①]。从资料的时间与权威性来看，大明兵部开出的吴三桂履历应更为准确。

邢岫烟与妙玉"做过十年的邻居，只一墙之隔"，"赁的是他庙里的房子，住了十年"，"所认的字都是承他所授"。隐面下的依据为：妙玉的原型为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邢岫烟的原型为降清的明军总兵吴三桂；依大明兵部资料，吴三桂出生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按吴三桂本人给清廷的上书中说他的祖坟与家产都在中后所，那他出生地点应在山海关外的辽东广宁前屯卫中后所，九边之一的辽东镇正是在广宁卫；吴三桂人生的前十二年是在万历朝，如从其能记事算起则约为"十年"，这十年也是其最初识字习武的阶段；"一墙"指辽东镇长城，辽东镇长城西接蓟镇长城，东至辽宁省丹东虎山长城历经葫芦岛、锦州、阜新、盘锦、鞍山、辽阳、沈阳、铁岭、抚顺、本溪、丹东等地，直达丹东东北虎山南麓鸭绿江畔之江沿台止。

邢岫烟说妙玉"拜帖上下别号"是"男不男，女不女"，因妙玉行事不受世俗规则约束。

[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 032 本，第 311—317 页：兵部等部为推补吴三桂任团练辽东总兵员缺事题行稿 崇祯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邢岫烟又说妙玉说过“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隐面下的依据为：妙玉的原型为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邢岫烟的原型为降清的吴三桂；吴三桂正是帮助大清让已经覆亡的大明进入土馒头即坟墓之人；明神宗万历帝与吴三桂都是大明覆亡的干系人。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中说万历帝：“克抚顺之年，尔南京出一石碑有云：「阴不阴，阳不阳。」岂非大明将亡之兆也，天意如此，人岂能违乎”。“女不女，男不男”，这句式与含义与“阴不阴，阳不阳”相似。

藕官

人物：藕官。
别称：无。
人物关系：主人是林黛玉。
人物原型：吴三桂。
命名思路：

藕，藕断丝连。吴三桂作为大明辽东总兵降清，二十九年后打出反清复明的口号，确实与大明“藕断丝连”。吴三桂于崇祯十七年（1644 年）降清，引清兵入关，被封为“平西王”。康熙十二年（1673 年），康熙帝玄烨商议撤藩，吴三桂心不安，以反清复明为号召，于同年十二月处决云南巡抚朱国治，自称周王，以“大明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之名义起兵反清，发动三藩之乱。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三月，吴三桂称帝，国号为周，同年八月病逝[①]。

官，《说文解字》：吏事君也。

原文解析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贾母便留下文官自使，将正旦芳官指与宝玉，将小旦蕊官送了宝钗，将小生藕官指与了黛玉，将大花面葵官送了湘云，将小花面豆官送了宝琴，将老外艾官送了探春，尤氏便讨了老旦茄官去。

藕官是林黛玉的丫鬟。隐面下的依据为：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藕官的原型为大明崇祯年间的辽东总兵吴三桂。

正胡思间，忽见一股火光从山石那边发出，将雀儿惊飞。宝玉吃一大惊，又听那边有人喊道：“藕官，你要死，怎弄些纸钱进来烧？我回去回奶奶们去，仔细你的肉！”宝玉听了，益发疑惑起来，忙转过山石看时，只见藕官满面泪痕，蹲在那里，手里还拿着火，守着些纸钱灰作悲。宝玉忙问道：“你与谁烧纸钱？快不要在这里烧。你或是为父母兄弟，你告诉我姓名，外头去叫小厮们打了包袱写上名姓去烧。”藕官见了宝玉，只不作一声。宝玉数问不答，忽见一婆子恶恨恨走来拉藕官，口内说道：“我已经回了奶奶们了，奶奶气的了不得。”藕官听了，终是孩气，怕辱没了没脸，便不肯去。婆子道：“我说你们别太兴头过余了，如今还比你们在外头随心乱闹呢。这是尺寸地方儿。”指宝玉道：“连我们的爷还守规矩呢，你是什么阿物儿，跑来胡闹。怕也不中用，跟我快走罢！”宝玉忙道：“他并没烧纸钱，原是林妹妹叫他来烧那烂字纸的。你没看真，反错告了他。”藕官正没了主意，见了宝玉，也正添了畏惧，忽听他反掩饰，心内转忧成喜，也便硬着口说道：“你很看真是纸钱了么？我烧的是林姑娘写坏了的字纸！”那婆子听如此，亦发狠起来，便弯腰向纸灰中拣那不曾化尽的遗纸，拣了两点在手内，说道：“你还嘴硬，有据有证在这里。我只和你厅上讲去！”说着，拉了袖子，就拽着要走。宝玉忙把藕官拉住，用杖敲开那婆子的手，说道：“你只管拿了那个回去。实告诉你：我夜作了一个梦，梦见杏花神和我要一挂白纸钱，不可叫本房人烧，要一个生人替我烧了，我的病就好的快。所以我请了白钱，巴巴儿的和林姑娘烦了他来，替我烧了祝赞。原不许一个人知道的，所以我今日才能起来，偏你看见了。我这会子又不好了，都是你冲了！你还要告他去。藕官，只管去，见了他们你就照依我这话说。等老太太回来，我就说他故意来冲神祇，保佑我早死。”藕官听了益发得了主意，反倒拉着婆子要走。

[①] zh.wikipedia.org/wiki/吴三桂

那婆子听了这话，忙丢下纸钱，陪笑央告宝玉道："我原不知道，二爷若回了老太太，我这老婆子岂不完了？我如今回奶奶们去，就说是爷祭神，我看错了。"

藕官烧纸钱，"一股火光从山石那边发出"，贾宝玉说"林妹妹叫他来烧那烂字纸的"，"和林姑娘烦了他来，替我烧了祝赞。"祝赞，向神明祷告，以祈求福祉。隐面下的依据为：林黛玉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藕官的原型为大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内城，崇祯帝自缢，大明覆亡之时，吴三桂军为大明剩下的唯一一支军队；吴三桂不惜降清在"山"海关一片"石"击败李自成，犹如藕官为死去的相好烧纸。

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 年）三月初，李自成破大同、真定，"京师为之震动"，初四日，崇祯决定放弃关外，任吴三桂为平西伯，飞檄三桂入卫京师，起用吴襄提督京营。崇祯十七年（1644 年），吴三桂奉旨入卫首都北京，三月十六抵山海关，一路上"迁延不急行，简阅步骑"，三月二十抵达河北丰润时，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已进入北京，崇祯自缢景山（煤山），三桂则引兵退保山海关[①]。

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兵六万，与驻守山海关的明军将领吴三桂在一片石展开战斗。战至四月二十二日，吴军渐渐不支。吴三桂乃降于清朝摄政王多尔衮，两军联手击溃李自成，主将刘宗敏受伤，急令撤退。二十六日（5 月 31 日）李自成逃到京城，仅三万馀人，怒杀吴三桂家大小三十四口[②]。

藕官因方才护庇之情感激于衷，便知他是自己一流的人物，便含泪说道："我这事，除了你屋里的芳官并宝姑娘的蕊官，并没第三个人知道。今日被你遇见，又有这段意思，少不得也告诉了你，只不许再对人言讲。"又哭道："我也不便和你面说，你只回去背人悄问芳官就知道了。"说毕，佯常而去。

这里宝玉和他只二人，宝玉便将方才从火光发起，如何见了藕官，又如何谎言护庇，又如何藕官叫我问你，从头至尾，细细的告诉他一遍，又问他祭的果系何人。芳官听了，满面含笑，又叹一口气，说道："这事说来可笑又可叹。"宝玉听了，忙问如何。芳官笑道："你说他祭的是谁？祭的是死了的葯官。" 宝玉道："这是友谊，也应当的。"芳官笑道："那里是友谊？他竟是疯傻的想头，说他自己是小生，葯官是小旦，常做夫妻，虽说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场，皆是真正温存体贴之事，故此二人就疯了，虽不做戏，寻常饮食起坐，两个人竟是你恩我爱。葯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我们见他一般的温柔体贴，也曾问他得新弃旧的。他说：'这又有个大道理。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续，孤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你说可是又疯又呆？说来可是可笑？"宝玉听说了这篇呆话，独合了他的呆性，不觉又是欢喜，又是悲叹，又称奇道绝，说："天既生这样人，又何用我这须眉浊物玷辱世界。"因又忙拉芳官嘱道："既如此说，我也有一句话嘱咐他，我若亲对面与他讲未免不便，须得你告诉他。"

藕官祭的死了的葯官（戏中两人为夫妻关系；葯，古代指莲子），补了蕊官后，又爱蕊官，其理由是男子丧妻后应续弦，但不忘旧妻。隐面下的依据为：藕官的原型为大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崇祯帝自缢，大明覆亡之时，吴三桂降清于多尔衮，引清军入关；蕊官的原型正是大清摄政王多尔衮；吴三桂在康熙年间以"大明天下都招

[①] zh.wikipedia.org/wiki/吴三桂
[②] zh.wikipedia.org/ wiki /李自成

讨兵马大元帅”之名义起兵反清；吴三桂降清犹如男子丧妻后续弦，吴三桂反清犹如男子续弦后不忘亡妻。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云轩里召将飞符

莺儿应了才去时，蕊官便说：“我同你去，顺便瞧瞧藕官。”说着，一径同莺儿出了蘅芜苑。

二人你言我语，一面行走，一面说笑，不觉到了柳叶渚，顺着柳堤走来。因见柳叶才吐浅碧，丝若垂金，莺儿便笑道：“你会拿着柳条子编东西不会？”蕊官笑道：“编什么东西？”莺儿道：“什么编不得？顽的使的都可。等我摘些下来，带着这叶子编个花篮儿，采了各色花放在里头，才是好顽呢。”

黄金莺与蕊官一起去看藕官。

莺儿答应了出来，便到紫鹃房中找蕊官。只见藕官与蕊官二人正说得高兴，不能相舍，因说：“姑娘也去呢，藕官先同我们去等着岂不好？”紫鹃听如此说，便也说道：“这话倒是，他这里淘气的也可厌。”一面说，一面便将黛玉的匙箸用一块洋巾包了，交与藕官道：“你先带了这个去，也算一趟差了。”

紫鹃说藕官“可厌”。

藕官接了，笑嘻嘻同他二人出来，一径顺着柳堤走来。莺儿便又采些柳条，越性坐在山石上编起来，又命蕊官先送了硝去再来。他二人只顾爱看他编，那里舍得去。莺儿只顾催说：“你们再不去，我也不编了。”藕官便说：“我同你去了，再快回来。”二人方去了。

这里莺儿正编，只见何婆的小女春燕走来，笑问：“姐姐织什么呢？”正说着，蕊藕二人也到了。春燕便向藕官道：“前儿你到底烧什么纸？被我姨妈看见了，要告你没告成，倒被宝玉赖了他一大些不是，气的他一五一十告诉我妈。你们在外头这二三年积了些什么仇恨，如今还不解开？”藕官冷笑道：“有什么仇恨？他们不知足，反怨我们了。在外头这两年，别的东西不算，只算我们的米菜，不知赚了多少家去，合家子吃不了，还有每日买东买西赚的钱。在外逢我们使他们一使儿，就怨天怨地的。你说说可有良心？”春燕笑道：“他是我的姨妈，也不好向着外人反说他的。……后来老姊妹二人都派到梨香院去照看他们，藕官认了我姨妈，芳官认了我妈，这几年着实宽裕了。如今挪进来也算撒开手了，还只无厌。你说好笑不好笑？我姨妈刚和藕官吵了，接着我妈为洗头就和芳官吵。……”

藕官不满她的干妈，即春燕的姨妈。

“春燕笑道”后的一段话，接上文应是对藕官说话的，直接提“藕官”，不妥。似乎这句前少了一句话，因从春燕这段长篇大论的内容来看，应是对黄金莺说的，而不是对藕官说的。

一语未了，他姑娘果然拄了拐走来。莺儿春燕等忙让坐。那婆子见采了许多嫩柳，又见藕官等都采了许多鲜花，心内便不受用；看着莺儿编，又不好说什么，便说春燕道：“我叫你来照看照看，你就贪住顽不去了。倘或叫起你来，你又说我使你了，拿我做隐身符儿你来乐。”

春燕的姨妈不满藕官。

那婆子深妒袭人晴雯一干人，已知凡房中大些的丫鬟都比他们有些体统权势，凡见了这一干人，心中又畏又让，未免又气又恨，亦且迁怒于众，复又看见了藕官，又是他令姊的冤家，四处凑成一股怒气。

何婆子看到藕官，认为这是她姊的冤家，产生怒气。隐面下的依据为：何婆子的原型为李自成；藕官的原型为大明辽东总兵吴三桂；农民军领袖李自成与官军总兵吴三桂之间为敌对关系；崇祯十七年（1644 年），李自成在一片石之战中败于吴三桂与多尔衮联军，逃到京城后怒杀吴三桂家大小几十口人。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赵姨娘直进园子，正是一头火，顶头正遇见藕官的干娘夏婆子走来。

藕官的干娘叫夏婆子。夏金桂也姓夏。隐面下，夏金桂与藕官的原型都为吴三桂。

当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处作耍，湘云的大花面葵官，宝琴的豆官，两个闻了此信，慌忙找着他两个说："芳官被人欺侮，咱们也没趣，须得大家破着大闹一场，方争过气来。"四人终是小孩子心性，只顾他们情分上义愤，便不顾别的，一齐跑入怡红院中。豆官先便一头，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跌。

蕊官藕官两个一边一个，抱住左右手；葵官豆官前后头顶住。四人只说："你只打死我们四个就罢！"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哭得死过去。

藕官与蕊官都维护芳官。

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说："都是夏妈和我们素日不对，每每的造言生事。前儿赖藕官烧纸，幸亏是宝玉叫他烧的，宝玉自己应了，他才没话说。今儿我与姑娘送手帕去，看见他和姨奶奶在一处说了半天，喊喊喳喳的，见了我才走开了。"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茵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说着，来到沁芳亭边，只见袭人、香菱、待书、素云、晴雯、麝月、芳官、蕊官、藕官等十来个人都在那里看鱼作耍。

藕官与蕊官并列，芳官为首。

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不惯吃那个面条子，早起也没好生吃。……"

藕官与蕊官并列。

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个人，都满园中顽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

藕官与蕊官并列，芳官为首。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夭风流　美优伶斩情归水月

一时候他父子二人等去了，方欲过贾母这边来时，就有芳官等三个的干娘走来，回说："芳官自前日蒙太太的恩典赏了出去，他就疯了似的，茶也不吃，饭也不用，勾引上藕官蕊官，三个人寻死觅活，只要剪了头发做尼姑去。我只当是小孩子家一时出去不惯也是有的，不过隔两日就好了。谁知越闹越凶，打骂着也不怕。实在没法，所以来求太太，或者就依他们做尼姑去，或教导他们一顿，赏给别人

作女儿去罢，我们也没这福。”

芳官为首，与藕官蕊官形成了势力集团，“三个人寻死觅活”。隐面下的依据为：芳官的原型为清顺治帝福临；蕊官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藕官的原型为吴三桂；大明辽东总兵吴三桂降清，引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帮助大清轻松入主中原取代了大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正是吴三桂与多尔衮帮助福临成为了大清第一位入主中原的皇帝。

当下因八月十五日各庙内上供去，皆有各庙内的尼姑来送供尖之例，王夫人曾于十五日就留下水月庵的智通与地藏庵的圆心住两日，至今日未回，听得此信，巴不得又拐两个女孩子去作活使唤，因都向王夫人道：“……”……从此芳官跟了水月庵的智通，蕊官藕官二人跟了地藏庵的圆心，各自出家去了。再听下回分解。

圆心，元心。《楞严经》中说“一切世间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元心；心精遍圆，含裹十方。”

从“八月十五日各庙内上供去，……住两日，至今日未回”这句话来看，今日日期可能为八月十六日或八月十七日。

蕊官藕官跟了地藏庵的圆心出家，即此三人为一组。隐面下的依据为：蕊官的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藕官的原型为曾为大明辽东总兵的吴三桂；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三月，吴三桂在湖南衡阳登基称帝，国号为周，同年农历“八月十七日”夜吴三桂病死[①]；多尔衮与吴三桂，都是军事统帅，都有巨大功绩，都先为王后有帝号，都属于智通与圆心口中的“迷人不醒”之类。

吴三桂的前辈袁崇焕为辽东督师，守卫山海关及辽东，己巳之变中千里赴救北京，却被崇祯帝下狱凌迟处死；袁崇焕被处死日期为“八月十六日”。崇祯三年（1630 年）八月十六日，崇祯帝于平台正式向百官宣布袁崇焕“市米资盗”、“谋款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等罪状及凌迟的判决，百官无异议，然后命刑部侍郎涂国鼎出宫监刑[②]，同日行刑于西市，袁崇焕惨叫了半天后死去。袁，同音圆心的“圆”。

[①] zh.wikipedia.org/wiki/吴三桂

[②] 《崇祯长编》，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条

柳家的的哥哥与嫂子

人物：柳家的的哥哥与嫂子。
别称：你哥哥、哥嫂。
人物关系：柳家的的女儿为柳五儿。
人物原型：吴三桂与王永吉。

原文解析

柳家的忽见一群人来了，内中有钱槐，便推说不得闲，起身便走了。他哥嫂忙说："姑妈怎么不吃茶就走？倒难为姑妈记挂。"柳家的因笑道："只怕里面传饭，再闲了出来瞧侄子罢。"他嫂子因向抽屉内取了一个纸包出来，拿在手内送了柳家的出来，至墙角边递与柳家的，又笑道："这是你哥哥昨儿在门上该班儿，谁知这五日一班，竟偏冷淡，一个外财没发。只有昨儿有粤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篓子茯苓霜。余外给了门上人一篓作门礼，你哥哥分了这些。这地方千年松柏最多，所以单取了这茯苓的精液和了药，不知怎么弄出这怪俊的白霜儿来。说第一用人乳和着，每日早起吃一钟，最补人的；第二用牛奶子；万不得，滚白水也好。我们想着，正宜外甥女儿吃。原是上半日打发小丫头子送了家去的，他说锁着门，连外甥女儿也进去了。本来我要瞧瞧他去，给他带了去的，又想主子们不在家，各处严紧，我又没什甚么差使，有要没紧跑些什么。况且这两日风声，闻得里头家反宅乱的，倘或沾带了倒值多的。姑娘来的正好，亲自带去罢。"柳氏道了生受，作别回来。刚到了角门前，只见一个小幺儿笑道："你老人家那里去了？里头三次两趟叫人传呢，我们三四个人都找你老去了，还没来。你老人家却从那里来了？这条路又不是家去的路，我倒疑心起来。"那柳家的笑骂道："好猴儿崽子，……"要知端的，且听下回分解。

柳家的的哥哥与嫂子也在贾府。柳家的的哥哥在荣国府负责守门。柳家的的哥嫂送给她茯苓霜，说适合柳五儿吃。还说“闻得里头家反宅乱的”。但说“粤东”“这地方千年松柏最多”是有矛盾的，是一种故意的提示，因为松柏树是寒带和高山生长的树木，不可能在炎热的广东“千年松柏最多”。柳家的的哥嫂说话的口气犹如柳家的的哥哥犹如她的下级。隐面下的依据为：柳家的的原型为崇祯年间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柳家的的守门的哥哥的原型应为辽东总兵吴三桂；柳家的的哥嫂的原型应为蓟辽总督王永吉；荣国府的原型为明北京皇宫；柳五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粤东的官”暗示“辽东的官”，其原型为清摄政王多尔衮；“茯苓”谐音“福临”；“这五日一班”“粤东的官儿来拜，送了上头两小篓子茯苓霜”，即来自辽东的大官携茯苓经过守门人进入了贾府，其事件原型为崇祯十七年（1644 年）阴历“五”月初一芒种，阳历 6 月“5”日，清军进入北京，多尔衮将自己安置在明皇宫武英殿，四个月后多尔衮在北京大门迎接福临，随后为其举行登基仪式；吴三桂在崇祯十七年（1644 年）降清前奉命驻守宁远，是明廷的“守门人”；吴三桂降清，领清军入关，联合多尔衮击败李自成，帮助多尔衮轻松入主北京皇宫，这就如柳家的的守门的哥哥将带着茯苓的粤东的官放入荣国府。

柳湘莲

人物：柳湘莲。
别称：小柳儿、姓柳的、柳相公。
人物原型：李成栋。
命名思路：

柳，柳树摇摆不定。柳湘莲反悔与尤三姐的定亲即是摇摆不定。“柳”字含有“李”字的音。

湘，湘江；史湘云之“湘”。李成栋因反清被清兵追杀，在渡外桃江时溺死。

莲，谐音“连”。甄英莲之“莲”，水上之莲。

隐面下的依据为：柳湘莲的原型为李成栋；李成栋原为李闯军部将，降明、降清，后又反清复明，一生叛降无常，如柳；柳五儿的原型为大明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史湘云的原型为大清第一位皇帝清太宗皇太极；崇祯年间，李成栋以李自成农民军部将身份降明，官至总兵，为崇祯帝朱由检守徐州；大明覆亡后，李成栋降清，为大清除灭南明二帝隆武帝朱聿键与绍武帝朱聿鐭；之后李成栋又归顺南明反清。

原文解析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苦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贾母高兴，便带了王夫人薛姨妈及宝玉姊妹等，到赖大花园中坐了半日。那花园虽不及大观园，却也十分齐整宽阔，泉石林木，楼阁亭轩，也有好几处惊人骇目的。外面厅上，薛蟠、贾珍、贾琏、贾蓉并几个近族的，很远的也没来，贾赦也没来。赖大家内也请了几个现任的官长并几个世家子弟作陪。因其中有柳湘莲，薛蟠自上次会过一次，已念念不忘。又打听他最喜串戏，且串的都是生旦风月戏文，不免错会了意，误认他作了风月子弟，正要与他相交，恨没有个引进，这日可巧遇见，竟觉无可不可。且贾珍等也慕他的名，酒盖住了脸，就求他串了两出戏。下来，移席和他一处坐着，问长问短，说此说彼。

风月子弟，沉湎于风月场的人。

柳湘莲首次出场是在赖大花园中，陪的是“几个现任的官长”。在第六十六回中，尤二姐说“五年前我们老娘家里做生日，妈和我们到那里给老娘拜寿。他家请了一起串客，里头有个作小生的叫作柳湘莲，他看上了，如今要是他才嫁。”“薛蟠自上次会过一次”，可能指“五年前”那次。

那柳湘莲原是世家子弟，读书不成，父母早丧，素性爽侠，不拘细事，酷好耍枪舞剑，赌博吃酒，以至眠花卧柳，吹笛弹筝，无所不为。因他年纪又轻，生得又美，不知他身分的人，却误认作优伶一类。那赖大之子赖尚荣与他素习交好，故他今日请来作陪。不想酒后别人犹可，独薛蟠又犯了旧病。他心中早已不快，得便意欲走开完事，无奈赖尚荣死也不放。赖尚荣又说：“方才宝二爷又嘱咐我，才一进门虽见了，只是人多不好说话，叫我嘱咐你散的时候别走，他还有话说呢。你既一定要去，等我叫出他来，你两个见了再走，与我无干。”说着，便命小厮们到里头找一个老婆子，悄悄告诉“请出宝

二爷来。”那小厮去了没一盏茶时，果见宝玉出来了。赖尚荣向宝玉笑道：“好叔叔，把他交给你，我张罗人去了。”说着，一径去了。

世家子弟，指门第高，世代做官人家的子弟。优伶，指具有身段本事突出的演艺人员。

柳湘莲“酷好耍枪舞剑”，好武，“赌博吃酒”又“吹笛弹筝”，集低俗与高雅的矛盾爱好于一身。赖尚荣把柳湘莲交给贾宝玉。隐面下的依据为：贾宝玉的原型为明传国宝玺，象征朱明皇权；柳湘莲的原型为李成栋；李成栋，字廷贞，宁夏人，陕西宁夏卫军籍，初为李自成农民军部将，后于崇祯年间降明，官至徐州总兵，维护朱明皇权。

宝玉便拉了柳湘莲到厅侧小书房中坐下，问他这几日可到秦钟的坟上去了。湘莲道：“怎么不去？前日我们几个人放鹰去，离他坟上还有二里，我想今年夏天的雨水勤，恐怕他的坟站不住。我背着众人，走去瞧了一瞧，果然又动了一点子。回家来就便弄了几百钱，第三日一早出去，雇了两个人收拾好了。”宝玉道：“怪道呢，上月我们大观园的池子里头结了莲蓬，我摘了十个，叫茗烟出去到坟上供他去，回来我也问他可被雨冲坏了没有。他说不但不冲，且比上回又新了些。我想着，不过是这几个朋友新筑了。我只恨我天天圈在家里，一点儿做不得主，行动就有人知道，不是这个拦就是那个劝的，能说不能行。虽然有钱，又不由我使。”湘莲道：“这个事也用不着你操心，外头有我，你只心里有了就是。眼前十月初一，我已经打点下上坟的花消。你知道我一贫如洗，家里是没的积聚，纵有几个钱来，随手就光的，不如趁空儿留下这一分，省得到了跟前扎煞手。”宝玉道：“我也正为这个要打发茗烟找你，你又不大在家，知道你天天萍踪浪迹，没个一定的去处。”湘莲道：“这也不用找我。这个事不过各尽其道。眼前我还要出门去走走，外头逛个三年五载再回来。”宝玉听了，忙问道：“这是为何？”柳湘莲冷笑道：“你不知道我的心事，等到跟前你自然知道。我如今要别过了。”宝玉道：“好容易会着，晚上同散岂不好？”湘莲道：“你那令姨表兄还是那样，再坐着未免有事，不如我回避了倒好。”宝玉想了一想，道：“既是这样，倒是回避他为是。只是你要果真远行，必须先告诉我一声，千万别悄悄的去了。”说着便滴下泪来。柳湘莲道：“自然要辞的。你只别和别人说就是。”说着便站起来要走，又道：“你们进去，不必送我。”

柳湘莲与贾宝玉之间为友好的朋友关系。柳湘莲针对秦钟的坟告诉贾宝玉“我想今年夏天的雨水勤，恐怕他的坟站不住。”并说“眼前我还要出门去走走，外头逛个三年五载再回来……我如今要别过了……自然要辞的。”隐面下的依据为：秦钟的原型为建文帝的明传国宝玺，其由朱元璋刻制；贾宝玉的原型为朱棣推翻建文帝后重刻的明传国宝玺；柳湘莲的原型为李成栋，崇祯中后期为徐州总兵；“今年夏天的雨水勤”的背景为，大清五行属水，摄政王多尔衮领清军于崇祯十七年（1644 年）夏天的五月初一（1644 年 6 月 5 日），入北京城，次日五月初二为芒种；大明已经覆亡，曾经象征大明皇权的秦钟当然连“坟”也“站不住”了；柳湘莲给秦钟上坟的时间为“十月初一”，十月初一为寒衣节，又称祭祖节、十月朝，祭祀时人们把冥衣焚化给祖先，叫做“送寒衣”；相传明初朱元璋在南京称帝时，在十月初一这天早朝，行“授衣”之礼，并把刚收获的赤豆、糯米做成热羹赐给群臣尝新；崇祯十七年十月初一（1644 年 10 月 30 日），十天前才入京的六岁的福临被带到北京南郊的天坛祭拜天地；大明覆亡后，为大明徐州总兵的李成栋当然就要离开大明，另谋生路了，犹如柳湘莲告辞贾宝玉。

柳湘莲说“外头逛个三年五载再回来”，隐面下的依据为：柳湘莲的原型为大明武将李成栋；他在顺治二年（1645 年）四月投降大清，又于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 年）四月在广州发动兵变反正，归附南明永历朝廷，这期间为三年；顺治六年（永历三年，1649 年）

三月，清军攻信丰城，明军溃败，李成栋在渡江时溺死；南明朝廷封李成栋谥号为忠烈，封宁夏王[1]；“三年五载”中的“三年”可指李成栋降清的三年或永历三年；从大明覆亡的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到李成栋被清兵追杀而死的永历三年（1649 年）三月，一共整整五年，正是“三年五载”中的“五载”。

一面说，一面出了书房。刚至大门前，早遇见薛蟠在那里乱嚷乱叫说：“谁放了小柳儿走了！”柳湘莲听了，火星乱迸，恨不得一拳打死，复思酒后挥拳，又碍着赖尚荣的脸面，只得忍了又忍。薛蟠忽见他走出来，如得了珍宝，忙趔趄着上来一把拉住，笑道：“我的兄弟，你往那里去了？”湘莲道：“走走就来。”

薛蟠笑道：“好兄弟，你一去都没兴了，好歹坐一坐，你就疼我了。凭你有什么要紧的事，交给哥，你只别忙，有你这个哥，你要做官发财都容易。”湘莲见他如此不堪，心中又恨又愧，早生一计，便拉他到避人之处，笑道：“你真心和我好，假心和我好呢？”薛蟠听这话，喜的心痒难挠，乜斜着眼忙笑道：“好兄弟，你怎么问起我这话来？我要是假心，立刻死在眼前！”湘莲道：“既如此，这里不便。等坐一坐，我先走，你随后出来，跟到我下处，咱们替另喝一夜酒。我那里还有两个绝好的孩子，从没出门。你可连一个跟的人也不用带，到了那里，伏侍的人都是现成的。”薛蟠听如此说，喜得酒醒了一半，说：“果然如此？”湘莲道：“如何！人拿真心待你，你倒不信了！”薛蟠忙笑道：“我又不是呆子，怎么有个不信的呢！既如此，我又不认得，你先去了，我在那里找你？”湘莲道：“我这下处在北门外头，你可舍得家，城外住一夜去？”薛蟠笑道：“有了你，我还要家做什么！”湘莲道：“既如此，我在北门外头桥上等你。咱们席上且吃酒去。你看我走了之后你再走，他们就不留心了。”薛蟠听了，连忙答应。于是二人复又入席，饮了一回。那薛蟠难熬，只拿眼看湘莲，心内越想越乐，左一壶右一壶，并不用人让，自己便吃了又吃，不觉酒已八九分了。

薛蟠对柳湘莲说“有你这个哥，你要做官发财都容易”，其依据何在呢？

湘莲便起身出来，瞅人不防去了，至门外，命小厮杏奴：“先家去罢，我到城外就来。”说毕，已跨马直出北门，桥上等候薛蟠。没顿饭时工夫，只见薛蟠骑着一匹大马，远远的赶了来，张着嘴，瞪着眼，头似拨浪鼓一般不住左右乱瞧。及至从湘莲马前过去，只顾望远处瞧，不曾留心近处，反踩过去了。湘莲又是笑，又是恨，便也撒马随后赶来。薛蟠往前看时，渐渐人烟稀少，便又圈马回来再找，不想一回头见了湘莲，如获奇珍，忙笑道：“我说你是个再不失信的。”湘莲笑道：“快往前走，仔细人看见跟了来，就不便了。”说着，先就撒马前去，薛蟠也紧紧跟来。

湘莲见前面人迹已稀，且有一带苇塘，便下马，将马拴在树上，向薛蟠笑道：“你下来，咱们先设个誓，日后要变了心，告诉人去的，便应了誓。”薛蟠笑道：“这话有理。”连忙下了马，也拴在树上，便跪下说道：“我要日久变心，告诉人去的，天诛地灭！”一语未了，只听“噗”的一声，颈后好似铁锤砸下来，只觉得一阵黑，满眼金星乱迸，身不由己，便倒下来。湘莲走上来瞧瞧，知道他是个笨家，不惯捱打，只使了三分气力，向他脸上拍了几下，登时便开了果子铺。薛蟠先还要挣挫起来，又被湘莲用脚尖点了两点，仍旧跌倒，口内说道：“原是两家情愿，你不依，只好说，为什么哄出我来打我？”一面说，一面乱骂。湘莲道：“我把你瞎了眼的，你认认柳大爷是谁！你不说哀求，你还伤我！我打死你也无益，只给你个利害罢。”说着，便取了马鞭过来，从背至胫，打了三四十下。薛蟠酒已醒了大半，觉得疼痛难禁，不禁有“嗳哟”之声。湘莲冷笑道：“也只如此！我只当你是不怕打的。”一面说，一面又把薛蟠的左腿拉起来，朝苇中泞泥处拉了几步，滚的满身泥水，又问道：“你可认得我了？”薛蟠不应，只伏着哼哼。湘莲又掷下鞭子，用拳头向他身上擂了几下。薛蟠便乱滚乱叫，说：“肋条折了。我知道你是正经人，因为我错听了旁人的话了。”湘莲道：“不用拉别人，你只说现在的。”薛蟠道：“现

[1] zh.wikipedia.org/wiki/李成棟_(明朝)

在没什么说的。不过你是个正经人，我错了。”湘莲道：“还要说软些才饶你。”薛蟠哼哼着道：“好兄弟。”湘莲便又一拳。薛蟠“嗳哟”了一声道：“好哥哥。”湘莲又连两拳。薛蟠忙“嗳哟”叫道：“好老爷，饶了我这没眼睛的瞎子罢！从今以后我敬你怕你了。”湘涟道：“你把那水喝两口！”薛蟠一面听了，一面皱眉道：“那水脏得很，怎么喝得下去！”湘莲举拳就打。薛蟠忙道：“我喝，喝。”说着，只得俯头向苇根下喝了一口，犹未咽下去，只听“哇”的一声，把方才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湘莲道：“好脏东西，你快吃尽了饶你。”薛蟠听了，叩头不迭道：“好歹积阴功饶我罢！这至死不能吃的。”湘莲道：“这样气息，倒薰坏了我。”说着丢了薛蟠，便牵马认镫去了。这里薛蟠见他已去，心内方放下心来，后悔自己不该误认了人。待要挣挫起来，无奈遍身疼痛难禁。

柳湘莲暴打薛蟠。

贾蓉仍往赖家回复贾珍，并说方才形景。贾珍也知为湘莲所打，也笑道：“他须得吃个亏才好。”至晚散了，便来问候。薛蟠自在卧房将养，推病不见。

贾母等回来各自归家时，薛姨妈与宝钗见香菱哭得眼睛肿了。问其原故，忙赶来瞧薛蟠时，脸上身上虽有伤痕，并未伤筋动骨。薛姨妈又是心疼，又是发恨，骂一回薛蟠，又骂一回柳湘莲，意欲告诉王夫人，遣人寻拿柳湘莲。宝钗忙劝道：“这不是什么大事，不过他们一处吃酒，酒后反脸常情。谁醉了，多挨几下子打，也是有的。况且咱们家无法无天，也是人所共知的。妈不过是心疼的缘故。要出气也容易，等三五天哥哥养好了出的去时，那边珍大爷琏二爷这干人也未必白丢开了，自然备个东道，叫了那个人来，当着众人替哥哥赔不是认罪就是了。如今妈先当件大事告诉众人，倒显得妈偏心溺爱，纵容他生事招人，今儿偶然吃了一次亏，妈就这样兴师动众，倚着亲戚之势欺压常人。”薛姨妈听了道：“我的儿，到底是你想的到，我一时气糊涂了。”宝钗笑道：“这才好呢。他又不怕妈，又不听人劝，一天纵似一天，吃过两三个亏，他倒罢了。”薛蟠睡在炕上痛骂柳湘莲，又命小厮们去拆他的房子，打死他，和他打官司。薛姨妈禁住小厮们，只说柳湘莲一时酒后放肆，如今酒醒，后悔不及，惧罪逃走了。薛蟠听见如此说了，要知端的——

薛宝钗自己说薛家“无法无天”。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贾琏问是谁，尤二姐笑道：“这人此刻不在这里，不知多早才来，也难为他眼力。自己说了，这人一年不来，他等一年；十年不来，等十年；若这人死了再不来了，他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吃长斋念佛，以了今生。”贾琏问：“到底是谁，这样动他的心？”二姐笑道：“说来话长。五年前我们老娘家里做生日，妈和我们到那里给老娘拜寿。他家请了一起串客，里头有个作小生的叫作柳湘莲，他看上了，如今要是他才嫁。旧年我们闻得柳湘莲惹了一个祸逃走了，不知可有来了不曾？”贾琏听了道：“怪道呢！我说是个什么样人，原来是他！果然眼力不错。你不知道这柳二郎，那样一个标致人，最是冷面冷心的，差不多的人，都无情无义。他最和宝玉合的来。去年因打了薛呆子，他不好意思见我们的，不知那里去了一向。后来听见有人说来了，不知是真是假。一问宝玉的小子们就知道了。倘或不来，他萍踪浪迹，知道几年才来，岂不白耽搁了？”尤二姐道：“我们这三丫头说的出来，干的出来，他怎样说，只依他便了。”

柳湘莲五年前就去过尤二姐的“老娘家里做生日”，与尤二姐的上一辈尤老娘认识。尤三姐自杀之前，贾琏说柳湘莲“最是冷面冷心的”，“无情无义”，其事实依据是什么呢？仅仅是为柳湘莲反悔定亲埋下伏笔吗？隐面下的依据为：柳湘莲的原型为李成栋；1645 年（南明弘光元年，清朝顺治二年）在清军攻破嘉定后，曾效忠于大顺和明朝的清军将领李成栋由

于其弟在此前的一江伏击战中被杀而三次下令对城中平民进行大屠杀，此事件史称嘉定三屠[①]；因嘉定三屠，李成栋确实是“冷面冷心”、“无情无义”。

二人正说之间，只见尤三姐走来说道：“姐夫，你只放心。我们不是那心口两样人，说什么是什么。若有了姓柳的来，我便嫁他。从今日起，我吃斋念佛，只伏侍母亲，等他来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来，我自己修行去了。”说着，将一根玉簪，击作两段，“一句不真，就如这簪子！”说着，回房去了，真个竟非礼不动，非礼不言起来。贾琏无了法，只得和二姐商议了一回家务，复回家与凤姐商议起身之事。一面着人问茗烟，茗烟说：“竟不知道。大约未来；若来了，必是我知道的。”一面又问他的街坊，也说未来。贾琏只得回复了二姐。

尤三姐说自己一定要嫁给柳湘莲。

是日一早出城，就奔平安州大道，晓行夜住，渴饮饥餐。方走了三日，那日正走之间，顶头来了一群驮子，内中一夥，主仆十来骑马，走的近来一看，不是别人，竟是薛蟠和柳湘莲来了。贾琏深为奇怪，忙伸马迎了上来，大家一齐相见，说些别后寒温，大家便入酒店歇下，叙谈叙谈。贾琏因笑说：“闹过之后，我们忙着请你两个和解，谁知柳兄踪迹全无。怎么你两个今日倒在一处了？” 薛蟠笑道：“天下竟有这样奇事。我同伙计贩了货物，自春天起身，往回里走，一路平安。谁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遇一伙强盗，已将东西劫去。不想柳二弟从那边来了，方把贼人赶散，夺回货物，还救了我们的性命。我谢他又不受，所以我们结拜了生死弟兄，如今一路进京。从此后我们是亲弟亲兄一般。到前面岔口上分路，他就分路往南二百里有他一个姑妈，他去望候望候。我先进京去安置了我的事，然后给他寻一所宅子，寻一门好亲事，大家过起来。”

本来为对立关系的柳湘莲与薛蟠两人竟然“结拜了生死弟兄”。

柳湘莲与薛蟠之间先敌后友，隐面下的依据为：柳湘莲的原型为李成栋；薛蟠的原型为大清摄政王多尔衮；顺治二年（1645 年）四月，清军下江南，大明总兵李成栋率部降清；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 年）初，李成栋在广州发动兵变反清，归附南明永历朝廷；李成栋与多尔衮之间的关系是先敌后友，然后先友后敌。

贾琏听了道：“原来如此，倒教我们悬了几日心。”因又听道寻亲，又忙说道：“我正有一门好亲事堪配二弟。”说着，便将自己娶尤氏，如今又要发嫁小姨一节说了出来，只不说尤三姐自择之语。又嘱薛蟠且不可告诉家里，等生了儿子，自然是知道的。薛蟠听了大喜，说：“早该如此，这都是舍表妹之过。”湘莲忙笑说：“你又忘情了，还不住口。”薛蟠忙止住不语，便说：”既是这等，这门亲事定要做的。”湘莲道：“我本有愿，定要一个绝色的女子。如今既是贵昆仲高谊，顾不得许多了，任凭裁夺，我无不从命。”贾琏笑道：“如今口说无凭，等柳兄一见，便知我这内娣的品貌是古今有一无二的了。”湘莲听了大喜，说：“既如此说，等弟探过姑娘，不过月中就进京的，那时再定如何?”贾琏笑道：“你我一言为定，只是我信不过柳兄。你乃是萍踪浪迹，倘然淹滞不归，岂不误了人家。须得留一定礼。”湘莲道：“大丈夫岂有失信之理。小弟素系寒贫，况且客中，何能有定礼。”薛蟠道：“我这里现成，就备一分二哥带去。”贾琏笑道：“也不用金帛之礼，须是柳兄亲身自有之物，不论物之贵贱，不过我带去取信耳。”湘莲道：“既如此说，弟无别物，此剑防身，不能解下。囊中尚有一把鸳鸯剑，乃吾家传代之宝，弟也不敢擅用，只随身收藏而已。贾兄请拿去为定。弟纵系水流花落之性，然亦断不舍此剑者。”说毕，大家又饮了几杯，方各自上马，作别起程。正是:将军不下马，各自奔前程。

[①] zh.wikipedia.org/wiki/嘉定三屠

柳湘莲带“鸳鸯剑”，如“将军不下马”中的将军。

他小妹子果是个斩钉截铁之人，每日侍奉母姊之余，只安分守己，随分过活。虽是夜晚间卖独枕，不惯寂寞，奈一心丢了众人，只念柳湘莲早早回来完了终身大事。这日贾琏进门，见了这般景况，喜之不尽，深念二姐之德。大家叙些寒温之后，贾琏便将路上相遇湘莲一事说了出来，又将鸳鸯剑取出，递与三姐。三姐看时，上面龙吞夔护，珠宝晶莹，将靶一掣，里面却是两把合体的。一把上面錾着一“鸳”字，一把上面錾着一“鸯”字，冷飕飕，明亮亮，如两痕秋水一般。三姐喜出望外，连忙收了，挂在自己绣房床上，每日望着剑，自笑终身有靠。

秋水，比喻光芒逼人的剑气。王世德著《崇祯遗录》记载崇祯帝自缢前曾取“古剑二口，光澄秋水”：“先是查盘大内库藏，有朱漆匣一具，尘封尺许。启之则古剑二口，光澄秋水。上取入，至是手刃皇后、公主、嫔御。野史遂传刘诚意秘藏绘图之说。”

柳湘莲赠尤三姐的鸳鸯剑“如两痕秋水”，被收在尤二姐尤三姐住的花枝巷新房中。隐面下的依据为：鸳鸯，丫鬟金鸳鸯的原型为清太祖努尔哈赤；秋水，大清五行属水；柳湘莲的原型为李成栋；李成栋降清后，为大清除灭南明二帝，犹如大清的两把剑。

谁知八月内湘莲方进了京，先来拜见薛姨妈，又遇见薛蝌，方知薛蟠不惯风霜，不服水土，一进京时便病倒在家，请医调治。听见湘莲来了，请入卧室相见。薛姨妈也不念旧事，只感新恩，母子们十分称谢。又说起亲事一节，凡一应东西皆已妥当，只等择日。柳湘莲也感激不尽。

次日又来见宝玉，二人相会，如鱼得水。湘莲因问贾琏偷娶二房之事，宝玉笑道：“我听见茗烟一千人说，我却未见，我也不敢多管。我又听见茗烟说，琏二哥哥着实问你，不知有何话说？”湘莲就将路上所有之事一概告诉宝玉，宝玉笑道：“大喜，大喜！难得这个标致人，果然是个古今绝色，堪配你之为人。”湘莲道：“既是这样，他那里少了人物，如何只想到我。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厚，也关切不至此。路上工夫忙忙的就那样再三要来定，难道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我自己疑惑起来，后悔不该留下这剑作定。所以后来想起你来，可以细细问个底里才好。”宝玉道：“你原是个精细人，如何既许了定礼又疑惑起来？你原说只要一个绝色的，如今既得了个绝色便罢了，何必再疑？”湘莲道：“你既不知他娶，如何又知是绝色？”宝玉道：“他是珍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两位小姨。我在那里和他们混了一个月，怎么不知？真真一对尤物，他又姓尤。”湘莲听了，跌足道：“这事不好，断乎做不得了。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宝玉听说，红了脸。湘莲自惭失言，连忙作揖说：“我该死胡说。你好歹告诉我，他品行如何？”宝玉笑道：“你既深知，又来问我作甚么？连我也未必干净了。”湘莲笑道：“原是我自己一时忘情，好歹别多心。”宝玉笑道：“何必再提，这倒是有心了。”湘莲作揖告辞出来，若去找薛蟠，一则他现卧病，二则他又浮躁，不如去索回定礼。主意已定，便一径来找贾琏。

贾宝玉说尤二姐与尤三姐是一对“尤物”。在第九回的脂批中有“诙谐得妙，又似李笠翁书中之趣语。”李笠翁即李渔。李渔对“尤物”的观点如下：

古云：“尤物足以移人。”尤物维何？媚态是已。世人不知，以为美色，乌知颜色虽美，是一物也，乌足移人？加之以态，则物而尤矣。如云美色即是尤物，即可移人，则今时绢做之美女，画上之娇娥，其颜色较之生人，岂止十倍，何以不见移人，而使之害相思成郁病耶？是知“媚态”二字，必不可少。媚态之在人身，犹火之有焰，灯之有光，珠贝金银之有宝色，是无形之物，非有形之物也。惟其是物而非物，无形似有形，是以名为“尤物”。尤物者，怪物也，不可解说之

事也。[1]

柳湘莲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这说出柳湘莲反悔定亲的原因。

柳湘莲说“我不做这剩忘八”。隐面下的依据为：柳湘莲的原型为降清的李成栋；剩忘八的原型为降清的洪承畴；清军入关后，有人送给洪承畴一副对联，“忠义孝悌礼仪廉，一二三四五六七”，骂洪承畴为“无耻”“忘八”；李成栋降清之后又反清，正如因为“我不做这剩忘八”。

贾琏正在新房中，闻得湘莲来了，喜之不禁，忙迎了出来，让到内室与尤老相见。湘莲只作揖称老伯母，自称晚生，贾琏听了诧异。吃茶之间，湘莲便说：“客中偶然忙促，谁知家姑母于四月间订了弟妇，使弟无言可回。若从了老兄背了姑母，似非合理。若系金帛之订，弟不敢索取，但此剑系祖父所遗，请仍赐回为幸。”贾琏听了，便不自在，还说：“定者，定也。原怕反悔所以为定。岂有婚姻之事，出入随意的？还要斟酌。”湘莲笑道：“虽如此说，弟愿领责领罚，然此事断不敢从命。”贾琏还要饶舌，湘莲便起身说：“请兄外坐一叙，此处不便。”那尤三姐在房明明听见。好容易等了他来，今忽见反悔，便知他在贾府中得了消息，自然是嫌自己淫奔无耻之流，不屑为妻。今若容他出去和贾琏说退亲，料那贾琏必无法可处，自己岂不无趣。一听贾琏要同他出去，连忙摘下剑来，将一股雌锋隐在肘内，出来便说：“你们不必出去再议，还你的定礼。”一面泪如雨下，左手将剑并鞘送与湘莲，右手回肘只往项上一横。可怜“揉碎桃花红满地，玉山倾倒再难扶”，芳灵蕙性，渺渺冥冥，不知那边去了。当下唬得众人急救不迭。尤老一面嚎哭，一面又骂湘莲。贾琏忙揪住湘莲，命人捆了送官。尤二姐忙止泪反劝贾琏：“你太多事，人家并没威逼他死，是他自寻短见。你便送他到官，又有何益，反觉生事出丑。不如放他去罢，岂不省事。”贾琏此时也没了主意，便放了手命湘莲快去。湘莲反不动身，泣道：“我并不知是这等刚烈贤妻，可敬，可敬。”湘莲反扶尸大哭一场。等买了棺木，眼见入殓，又俯棺大哭一场，方告辞而去。

出门无所之，昏昏默默，自想方才之事。原来尤三姐这样标致，又这等刚烈，自悔不及。正走之间，只见薛蟠的小厮寻他家去，那湘莲只管出神。那小厮带他到新房之中，十分齐整。忽听环珮叮当，尤三姐从外而入，一手捧着鸳鸯剑，一手捧着一卷册子，向柳湘莲泣道：“妾痴情待君五年矣，不期君果冷心冷面，妾以死报此痴情。妾今奉警幻之命，前往太虚幻境修注案中所有一干情鬼。妾不忍一别，故来一会，从此再不能相见矣。”说着便走。湘莲不舍，忙欲上来拉住问时，那尤三姐便说：“来自情天，去由情地。前生误被情惑，今既耻情而觉，与君两无干涉。”说毕，一阵香风，无踪无影去了。

湘莲警觉，似梦非梦，睁眼看时，那里有薛家小童，也非新室，竟是一座破庙，旁边坐着一个跣腿道士捕虱。湘莲便起身稽首相问：“此系何方？仙师仙名法号？”道士笑道：“连我也不知道此系何方，我系何人，不过暂来歇足而已。”柳湘莲听了，不觉冷然如寒冰侵骨，掣出那股雄剑，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便随那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后回便见

因柳湘莲反悔定亲，尤三姐用柳湘莲的鸳鸯剑中的雌锋自杀，并托梦说“待君五年”。隐面下的依据为：柳湘莲的原型为降清的李成栋；李成栋在大明覆亡时为徐州总兵，大明覆亡后降清，降清后又反清，这犹如柳湘莲悔亲一样反复不定；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三任君主绍武帝朱聿鐭；朱聿鐭于隆武二年十一月五日继位称帝，十二月十五日就被李成栋率清军俘虏，然后自缢殉国，结束其四十日的统治；朱聿鐭自杀犹如尤三姐自杀；金鸳鸯的原型为清太祖努尔哈赤，鸳鸯剑象征大清之武力；李成栋除灭隆武帝朱聿键与绍武帝朱聿鐭兄弟俩，犹如用两把鸳鸯剑分别杀死二帝；“待君五年”，点出“待”、“五”二字，谐音“待武”，绍

[1] 李渔著《闲情偶记·态度》

武帝朱聿鐭在位仅四十天，还来不及使用“绍武”这个年号，处于“等待绍武”时期，即“待武”。

稽首，是古时的一种跪拜礼，叩头至地，是九拜中最恭敬的。《周礼·春官·大祝》中记载：“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贾公彦疏：“一曰稽首，其稽，稽留之字；头至地多时，则为稽首也。此三者（稽首、顿首、空首)正拜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

柳湘莲向道士稽首，即臣拜君之拜。隐面下的依据为：柳湘莲的原型为李成栋；道士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

> 第六十七回　见土仪颦卿思故里　闻秘事凤姐讯家童
>
> 柳湘莲见尤三姐身亡，痴情眷恋，却被道人数句冷言打破迷关，竟自截发出家，跟随疯道人飘然而去，不知何往。暂且不表。

柳湘莲“随疯道人飘然而去，不知何往”。在第一回中，那僧“说着，便袖了这石，同那道人飘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两处道人都是“飘然而去”，方向不知。隐面下的依据为：道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柳湘莲的原型为李成栋；李成栋降清后，又叛清，顺治五年（永历二年，1648 年）初，李成栋在广州发动兵变反清，归附南明永历朝廷[①]；李成栋归附南明，犹如柳湘莲跟随了疯道人。

> 正在猜疑，宝钗从园里过来，薛姨妈便对宝钗说道：“我的儿，你听见了没有？你珍大嫂子的妹妹三姑娘，他不是已经许定给你哥哥的义弟柳湘莲了么，不知为什么自刎了。那柳湘莲也不知往那里去了。真正奇怪的事，叫人意想不到。”宝钗听了，并不在意，便说道：“俗语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日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倒是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贩了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计们辛辛苦苦的，回来几个月了，妈妈和哥哥商议商议，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别叫人家看着无理似的。”

薛宝钗对尤三姐的死“并不在意”。

> 母女正说话间，见薛蟠自外而入，眼中尚有泪痕。一进门来，便向他母亲拍手说道：“妈妈可知道柳二哥尤三姐的事么？”薛姨妈说：“我才听见说，正在这里和你妹妹说这件公案呢。”薛蟠道：“妈妈可听见说柳湘莲跟着一个道士出了家了么？”薛姨妈道：“这越发奇了。怎么柳相公那样一个年轻的聪明人，一时糊涂，就跟着道士去了呢。我想你们好了一场，他又无父母兄弟，只身一人在此，你该各处找找他才是。靠那道士能往那里远去，左不过是在这方近左右的庙里寺里罢了。”
>
> 大家果然都想起来，问着薛蟠道：“怎么不请琏二爷和柳二爷来？”薛蟠闻言，把眉一皱，叹口气道：“琏二爷又往平安州去了，头两天就起了身的。那柳二爷竟别提起，真是天下头一件奇事。什么是柳二爷，如今不知那里作柳道爷去了。”众人都诧异道：“这是怎么说？”薛蟠便把湘莲前后事体说了一遍。众人听了，越发骇异，因说道：“怪不的前日我们在店里仿仿佛佛也听见人吵嚷说，有一个道士三言两语把一个人度了去了，又说一阵风刮了去了。只不知是谁。我们正发货，那里有闲工夫打听这个事去，到如今还是似信不信的。谁知就是柳二爷呢。早知是他，我们大家也该劝他劝才是。任他怎

[①] zh.wikipedia.org/wiki/李成棟_(明朝)

么着，也不叫他去。”内中一个道：“别是这么着罢？”众人问怎么样，那人道：“柳二爷那样个伶俐人，未必是真跟了道士去罢。他原会些武艺，又有力量，或看破那道士的妖术邪法，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摆布他，也未可知。”薛蟠道：“果然如此倒也罢了。世上这些妖言惑众的人，怎么没人治他一下子。”众人道：“那时难道你知道了也没找寻他去？”薛蟠说：“城里城外，那里没有找到？不怕你们笑话，我找不着他，还哭了一场呢。”言毕，只是长吁短叹无精打彩的，不象往日高兴。众伙计见他这样光景，自然不便久坐，不过随便喝了几杯酒，吃了饭，大家散了。

众人说柳湘莲“会些武艺，又有力量”，“特意跟他去，在背地摆布他”，即认为柳湘莲对道人会是先友后敌的态度。隐面下的依据为：道人的原型为明成祖朱棣；柳湘莲的原型李成栋；李成栋降明后，又降清，还除灭南明两帝，后又反清，其态度反复，犹如柳湘莲给众人留下的印象。

凤姐又问道：“谁和他住着呢。”兴儿道：“他母亲和他妹子。昨儿他妹子各人抹了脖子了。”凤姐道：“这又为什么？”兴儿随将柳湘莲的事说了一遍。凤姐道：“这个人还算造化高，省了当那出名儿的忘八。”因又问道：“没了别的事了么？”

王熙凤说柳湘莲“省了当那出名儿的忘八”。隐面下的依据为：“那出名儿的忘八”指洪承畴；清军入关后，有人送给洪承畴一副对联，“忠义孝悌礼仪廉，一二三四五六七”，骂洪承畴为“无耻”“忘八”。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如今仲春天气，虽得了工夫，争奈宝玉因冷遁了柳湘莲，剑刎了尤小妹，金逝了尤二姐，气病了柳五儿，连连接接，闲愁胡恨，一重不了一重添。弄得情色若痴，语言常乱，似染怔忡之疾。慌的袭人等又不敢回贾母，只百般逗他顽笑。

贾宝玉对几件事的回忆是按时间顺序，由近及远的，由后及先的。隐面下的依据为：柳五儿的原型为崇祯帝朱由检；尤二姐的原型为南明隆武帝朱聿键；尤三姐的原型为南明第三任君主绍武帝朱聿鐭；柳湘莲的原型为降清的李成栋；崇祯帝自缢大明覆亡后，李成栋降清，后除灭了南明二帝隆武帝朱聿键与绍武帝朱聿鐭。